

##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	( 1 )
第二章	年青的日子 .....	( 21 )
第三章	尼采和在托里普森的瓦格纳 .....	( 50 )
第四章	尼采在拜洛特与瓦格纳 .....	( 100 )
第五章	康复与危机 .....	( 164 )
第六章	艰难创作 .....	( 195 )
第七章	最后的孤独 .....	( 259 )

# 尼 采 传

丹尼尔·哈列维

# 第一章 童年时代

卡尔—路德维希·尼采，这位路德派教会的青年牧师，出身于牧师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教过神学，而其妻子的祖父和父亲也是牧师。因为忽视现代新思潮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焦虑和愿望，所以他沿着这条由上帝用来启示其信徒的、由君主用来指引其臣民的、具有双重传统的平安道路前进。上司们都很器重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甚至还屈尊把他放置在自己的庇护之下；要不是他有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也许他有希望仕途通达。而正是这疾病，使休息成为了必要。

因为他要求负责一个乡村教区，所以被任命到了洛肯。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甚至算得上贫穷的乡村。村里的小房子就建在撒克逊与普鲁士边境的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十分荒凉。但是尼采喜爱这个地方，因为隐居对他来说比较适宜。他是一位非常不错的音乐家，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教堂里，在制作粗糙的风琴上演奏；这时候，教区里那群善良的村民们就会站在门外倾听他的演奏，称赞不已。

年轻的牧师盼了四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出生于1844年10月15日，与国王的生日恰巧相同。这一巧合为父亲增添了欢乐。“啊，十月，多么神圣的月份！”他兴奋地在教区的登记册上写道，“你总是用欢乐把我淹没。但在你带给我的

## 尼采传

所有欢乐中，最深沉、最动人的就是我为我的第一个孩子洗礼。……我的第一个孩子，弗莱德里克·威廉，这就是你的名字，用来纪念和你同日诞生的高贵恩主。”

不久以后，这个孩子就有了一个弟弟。接着，他又有了一个妹妹。村里许多妇女直到现在还记得弗莱德里克的幼年，还有那段笼罩在尼采家庭里的短暂的欢乐时光。弗莱德里克学说话学得很慢。他总是用一种很严肃的目光注视着一切，沉默寡言。一直到两岁半他才说第一句话。但牧师非常喜欢这个不爱说话的小男孩，总是带着他一起散步。弗莱德里克·尼采永远不会忘记，当他拉着父亲有力的手和父亲一起散步时，越过那布满许多小池塘的宽阔平原，还隐约从远处传来的钟声。

灾难很快就到来了。1848年8月的一天，牧师不小心从自己家门的石阶顶上摔下来，他的头撞在一块石阶的边上，导致了一场可怕疾病的发作，也许只是加速了原有疾病的恶化，对此人们很难断定。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失去了理智，一年后，在受尽心理失常和体力消耗的折磨后，他去世了。当时尼采才四岁。在这段悲剧性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事变：深夜的报警、家人的哭泣、恐怖的密室、死一般的寂静、尽情发泄的悲哀、丧钟声、赞美诗、葬礼时的布道、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太早知道这些事，所以完全被震慑了。深夜，他经常被梦搅得不得安宁，他对早年的灾难有一种预感。他做过许多梦——这是他在十四岁时记下来的一段真实描写：

“当一棵树被掠去花冠后，整棵树就枯萎了，鸟儿也不愿意再栖息于枝头。我们家的花冠被掠走的时候，欢乐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心房，浓浓的悲哀却成了我们的所有物。心灵的创伤

## 尼采传

还未愈合就又被痛苦地割开了。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里我听到了凄婉的风琴声，如同在葬礼上听到的一样。当我试着找出这风琴声的起因时，一座坟墓忽然裂开，父亲穿着寿衣走出来。他穿过了教堂，回来的时候抱着一个小孩。坟墓再次裂开，父亲消失在里面了，墓石又移回原处。风琴的哀诉也停止了，我忽然惊醒了。第二天清晨，我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但紧接着我的弟弟约瑟夫生病了，在几个小时的神经性危机之后他也去世了。我们非常悲伤，我的梦全部得到了应验，因为弟弟就被安葬在父亲的怀里。在这次双重灾难后，我们惟一的安慰就是上帝。这是将近 1850 年的年底。”

那年春天，牧师的妻子离开了教区的住宅，迁居到萨勒河畔南堡附近的一个小镇，那儿离她的亲人很近，她的亲戚住在附近的乡间。她和她丈夫的母亲和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小房子里，孩子们刚开始很不喜欢那幢小房子，逐渐地也就习惯了。

南堡是一个受到霍亨索伦王朝的眷顾并忠于自己的王朝的高贵城市。在长满绿草的城堡土堤内，居住着由官吏和牧师组成的、还包括一些官员家属和乡绅的一个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他们通过五个城门出入，每到夜晚这些城门都要关闭。他们的生活不但严谨，而且有规律。大主教区教堂里的钟乐声传遍整个小镇，把它唤醒，将它送进梦乡，还召集它庆贺国家和宗教的节日。虽然只是一个孩子，尼采的生活也是严谨而有规律的。他的许多天性都和南堡的习俗相一致，而他那活跃的心灵也经常发现自己新生活的美。对于阅兵、带风琴伴奏和合唱的宗教仪式以及盛大的周年庆祝典礼，他总是赞叹不已。他为每年圣诞节的莅临感动。他自己的生日虽然不如圣诞节那么深深地打动他，却也是一个巨大快乐的源泉。

## 尼采传

“我的生日同样也是我们敬爱的国王的生日，”他这样写道，“在生日那天，我经常被军乐声唤醒，总是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庆祝仪式很早就结束了，然后我们一起去教堂。尽管布道并非是对我的特别祝福，但我却总是拣其中最好的话送给自己。此后我们都聚集在学校里庆祝这个重大的节日。……在集会结束之前，大家一起唱一支爱国歌曲，最后主持人宣布散会。但接着，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刻到来了：我的朋友们都来了，然后我们在一起度过欢乐的一天。”

弗莱德里克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的父亲，并且希望以父亲为榜样，像家族里的其他男子一样，成为一名牧师，成为一个接近上帝并以上帝的名义说话的选民。他无法想像还有其他什么更崇高的职业，也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当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颗苛求和过于细致的心。即使是最轻微的斥责也会使他痛苦万分，而且他喜欢独行其事，拒绝别人帮忙。当他感到心神不宁的时候，就会藏到一个别人难以发现的角落里审查自己的内心，在没有谨慎地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批评或辩护之前，他肯定不会和妹妹玩。曾经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母亲见他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虽然没带雨伞或斗篷，仍然像往常一样慢慢地走着。她喊他，他才慢慢向她走来。“老师常常教导我们不要在街上乱跑，”他辩解道。当他朗诵《圣经》里的某一章节给伙伴们听时，他们总是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伙伴们都管他叫“小牧师”。

他十分关注自己的声誉。他表情严肃地教导妹妹：“一个人要想成为全世界的主人，首先应成为自己的主人。”尼采家族的高贵血统使他骄傲且深信不疑。他的祖母喜欢讲述这个家族的传奇，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总是对此充满了想像。他们的

## 尼采传

远祖姓尼兹克，世袭伯爵，原先在波兰居住。宗教改革运动年代，他们不顾宗教打击迫害，与天主教会一刀两断。打这以后，他们悲惨地流浪达三年多，被别人从一个乡村驱逐到另一个乡村，无家可归。他们随身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母亲以高贵纯洁的慈爱抚养了这个孩子，所以即使受到多种磨难，他的健康仍然令人感到惊异，高寿而终，并且使他那一族的后代也具有了强健和长寿的双重优点。

弗莱德里克对如此优美的传奇从不厌倦。他还常常让人讲述波兰民族的历史给他听。他被那种由聚集在大平原中央骑着马的贵族们举行的选举国王的仪式和那种在表决时哪怕是地位卑微的选民也能充分行使自己意志的选举权深深地打动了，使他充满了敬佩：他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尼兹克伯爵是从不说谎话的。”他对妹妹说。是的，这些将在三、四十年之后鼓舞他工作的激情和强烈愿望，已经使这个孩子突出的前额和骄傲的大眼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而那几位不幸的妇女用爱置他们兄妹俩于自己温柔的怀抱之中。到了九岁时，他的兴趣进一步扩大了。有一次在教堂里听到一支由韩德尔作曲的合唱歌曲，从此，音乐在他面前慢慢展现出来了。于是他开始练习弹钢琴，并且常常即兴演奏，为自己颂唱《圣经》伴奏。心中装着丈夫命运的母亲为此十分忧虑，因为他也和这孩子一样，时常在洛肯用风琴独奏或即兴演奏。

创作的天赋——一种业已施虐的本能——抓住了他。他为他的波兰祖先创作了歌曲狂想曲和一首又一首马厝卡舞曲。他还写诗，当周年纪念时，他总赠给他的母亲、祖母、姑姑和妹妹一首自己写的配乐诗。游戏变成了工作的借口。他起草了包括各种原则和忠告的说教性的论文，并把它们给伙伴们看。他

## 尼采传

先教他们建筑学，接着，在 1854 年塞巴斯顿围困期间，他研究了弹道学和设防地的防御，塞巴斯顿被占领后，他因此而伤心地哭了——因为他热爱所有的斯拉夫人，而对革命的法兰西充满憎恨。同时，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艺术剧院，演出古剧和早期文明剧，《奥克达》和《奥林匹斯众神》就是由他创作的。

小学毕业后他在南堡读中学。在那儿他一开始就显示出杰出的才能，以致老师们都劝说他母亲送他到一个较高级的学校里去。让人怜爱的母亲犹豫了，她更愿意和孩子在一起。

此时已到了 1858 年，尼采这年的假期十分重要。他如同往常一样在波布莱的乡间度假，村子躲藏在树木参天的丛峦下，坐落在水声潺潺的萨勒河岸上，每天清晨他都到河里去洗澡。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安排他和妹妹伊丽莎白同他们住在一起。他对这种十分充实而丰富的生活感到满足。可是他的心里却因为自己的前途未卜而忧心忡忡。

他正处于青春期。可能因为他快要离开自己的亲人，所以重交朋友、更换住所。他带着某种担忧想像着即将展现于眼前的新的生活历程。他想起了幼稚可笑的往事，想起了童年时期充满了早期的慈爱和忧伤、充满了对一种壮志凌云的灵魂骄傲的渴望、以及充满了对诗歌和音乐的杰出表现的十三个年头的漫长岁月。对此，他是无可讥讽的。大量的感人回忆栩栩如生地涌现了，天生充满豪情的尼采突然被自己陶醉了。

他欣然拿起笔，花了十二天时间写完了自己的童年史。他为此高兴极了。

“此时此刻，我的第一本笔记已在适当的地方告一段落，”他写道，“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我始终以一种极大



## 尼采传

的乐趣写作，一点疲倦都没有。想一下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审视一下自己灵魂的发展轨迹，这对一个人来说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已经诚实表述了所有的事实，不带诗样的语言，没有任何文学上的修饰。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多写一些这样的东西！”

紧接着是四行小诗：  
生活是一面镜子  
我们努力寻求的  
第一件事  
就是从中辨认出自己。

普尔塔学校在萨勒河岸边，距离南堡有五里远。普尔塔自德国存在时起就已经有了教师和学生。公元十二世纪，延绵于萨勒河两岸的土地的所有权被一些来自拉丁西部、企图使斯拉夫人改变宗教信仰的西妥教团的修道僧们获得，他们修建了高高的围墙，造了房子和教堂，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至今流传的传统。

到了十六世纪，撒克逊君王把他们驱逐了出去，可是他们的学校完整无损，他们的教学法也由在那里定居的路德教派的信徒们延续下来。

在1540年的一份训诫上这样写道：“孩子们应该接受宗教生活的方面教育，他们必须花费六年时间在文学知识和道德戒律方面接受训练。”学生们必须离家和教师们一起住校。学校有固定不变的规章制度和习惯，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将被禁止。高年级的学生要照管低年级的学生，每个教师必须指导二

## 尼采传

十名学生。所教的主要课程有宗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在这所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式的学校里，新教伦理和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严谨、人文主义精神结成了一种奇特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形成了一种极具成效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情操。许多著名的人物：诺瓦利斯、施雷格尔兄弟、费希特——包括哲学家、教育家、爱国者以及令这所学校感到骄傲的主要人物费希特，都认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应归功于普尔塔。尼采早就渴望能够去普尔塔读书，1858年10月，他获得一份奖学金，于是就离家进了这所住宿学校。

这时候，他从我们的视野里暂时不见了。第一学年里他给人们留的惟一记忆是关于一件英雄式的、并且略有稚气的轶事。左撇子英雄穆西乌斯的故事一些同学根本不信；他们拒绝承认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没人敢把自己的手往火里放，”这些没有经验的评论家们如此认为。尼采对此不屑一顾，只是从高温的火炉里抓起一块正在燃烧的煤放在自己的手掌里。这块被烧伤的印记伴随了他整整一生，而且他为了使这引以为自豪的伤痕保留住原来的样子和防止烧伤面进一步扩大，就用融化的蜡流过伤痕，以至于使这块伤痕格外明显。

理所当然地，他无法忍受这种新生活。他不愿玩耍，也不愿接近他人；还有就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家庭给他带来的温柔的生活习惯，使他适宜去接受普尔塔的严格的纪律约束。他每周只外出一次，那时候他的母亲、妹妹还有南堡的两个朋友来与他在校门口会面，并和他在靠近学校的酒吧里共进晚餐。

1859年7月，尼采自由了一个月。普尔塔的学生们获得了最长的假期。他再次拜访了自己喜爱的地方和人，还到耶拿和魏玛短途旅行了一次。在过去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只写了

## 尼采传

作为功课必须写的东西；而现在，他身上又重新出现了写作的灵感和兴趣，于是他把自己在夏日的感受写成一篇感情丰富而没有忧伤凄凉情调的散文。

“当我们离开黝黑的围场时，已近傍晚。背后，天空闪着金色的光芒万丈；头上云朵显出玫瑰红的色彩；眼前看到的是安静地沐浴着傍晚柔风的城市。啊！我对我的朋友威廉说，世上还有比我们结伴漫游更快乐的事吗？呵，欢乐、诚挚的友谊！呵，这迷人的夏夜气息哟，这花香，还有这灿烂的晚霞！难道你没觉得自己的思潮，就像那欢唱的云雀停留在金色的云端高歌吗？多么美妙的景色啊！我面前的人生就是如此。我的生命就像是一部分封闭于黑暗的阴影而另一部分则存在于无忧无虑的空气中！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撕人耳膜的尖叫传进了我的耳朵。这些声音是疯人院里发出的。我们彼此抓紧了对方的手，仿佛有个恶魔向我们扑来。离我远点，你这该死的恶魔！这个世界虽然美丽，可仍有不幸的灵魂！可他们悲惨的遭遇又是什么呢？”

8月初，他伤心地回到了普尔塔。他实在不能接受和适应这里如此粗暴的约束。因为无法停止自我反省，所以他一连几个星期都详细地记着日记，这些日记让我们明白他如何使用时间和他每天的心情。起初我们在他日记里所发现的是老师们说的、并经过改写的抵抗枯燥无味的豪言壮语；接着是他对平时自己的学习、娱乐、阅读还有可怕的疾病的描写。那颗极具想象力的童心时而顺从，时而反抗着自己的想法，时而又要受某种戒律的制约。当情感驱策他时，他就不再喜欢散文，因为散文的音乐性无法揭示他心中的痛苦。于是韵律和节奏出现了；当他有灵感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写一首四行诗或者六行诗的韵

## 尼采传

文。可是他的灵感消失之后，他却不想办法抓住这种诗情的激荡；他只是当激情在心里迸发时，才追逐它；而且那种激情一旦冷却，他又开始写散文，就如同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对话。

但是，普尔塔的生活也因此而变得快乐和幸福。尼采同别人一样，也和其他学生们一起外出散步、唱歌、洗澡，对此还作了描述。由于天气太热，读书的时间少了，而游泳的时间却多了起来。二百多个学生就会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歌儿，一起到河边去游泳。他们经常会在水中按原来的队形顺流而下，直到没有一丝力气，才会停住。这些小孩子会在听到老师的哨声后爬上河岸，而且会很快穿上校服；接着他们会像来时一样，仍然唱着歌、秩序井然地列队回校，继续做他们没完成的功课。“真的太好了！”尼采正是这样说的。

时光如梭，8月就这样快结束了。日记先是中断了八天，接下来是六天，最后却是一个月。当他再次翻开日记本时，他觉得应该打住了。

“自从开始写日记，我的想法和思想就在慢慢改变，到如今我的心情已全改变了。来普尔塔的时候，我们置身在生气盎然的盛夏，可现在，唉！已是丰收的季节。当时我是一个读小学的小男孩，而现在我已是高年级的学生。……年复一年，我长大了——往日那快乐的时光太短暂，就好像那溪流中的水沫。

“此刻，我感到自己对知识、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兴趣。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冲动，是洪保的一篇小说引起的，我刚刚读了他的作品。希望它能像我对诗的喜爱那样长久！”

他立即制订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学习计划。他将地质学、植物学、天文学与拉丁文作家们的各种读物、希伯来文、军事科

## 尼采传

学和各种技能的学习结合在一起，写进了他的计划书里。“宗教这门一切知识的基础是首先要学习的。”他说：“知识的领域就像宇宙一样广阔无比，真理的探索永远没尽头的。”

冬天和春天在这位年青人不懈的研读中过去了。暑假又到了，这已是第二个暑假。暑假结束，尼采又要回学校了；其时生长在普尔塔校园的橡树被秋天脱去了绿装。十七岁的弗莱德里克·尼采感到很悲哀。他一直迫使自己作痛苦的听命，可这样的情况又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尼采已经读了席勒、霍德林、拜伦这些作家的作品；这使他幻想着希腊众神和忧伤的曼弗雷德，这位全能的幻术家已厌倦于自己的万能并徒然地在已被自己征服了的死亡中寻求那份安宁。于是他开始深思如下几句出自于浪漫主义诗人之手的诗句：

知识是忧伤；

对忧伤有深刻体会的人才会对命运的真相感到深深悲哀

生命之树决非知识之树。

他开始讨厌这些东西了。他希望从今以后那些该死的占据了他全部生活的日常课程和作业全部滚开。他总是一个人聆听心灵的倾诉，并用这种方法理解从头脑里出现的那些奇怪的幻觉。他把心思告诉妹妹和母亲，并且告诉她们已经不再对那些让人头痛的文化知识感兴趣了。现在他想做音乐家，而不是教授，因为他觉得大学太讨厌了。母亲讲道理给他听，才使他平静下来。可是他还是没有平静多久。他的老师去世了，从而结束了他混乱的内心状态。他不再认真学习，常常是一个人想着

## 尼采传

什么，他变得很孤僻。

他经常写作。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具备了一定的写作才能。他不断地写着，在他内心深处的阴影毫无保留地向我们暴露出来了。他考察了阴沉、纷扰、无情的科学的广阔领域和浪漫主义庞大的思想体系，这种广泛的浏览不仅使他惊恐，也使他着迷。小时候各种虔诚的习惯仍然在影响他，他像对待罪恶似地谴责自己对宗教的否定倾向和亵渎。他尽量保持渐渐减弱的宗教信仰。他没有用激烈的办法摒弃这种信仰，而是缓慢地非常谨慎地减弱对宗教的信仰。缓慢，是因为尼采对过去的一切有深深的痕迹，因为过去的一切代表着他对父亲和自己家庭回忆的那些教义以及信条怀有敬意；非常谨慎，是因为他明白抛却原有的信仰，暂时就无法找到信仰来取代原有信仰的位置，并且会引起一大堆问题。他沉思着这些利害关系。

“做这样一件带冒险性而复杂的艰巨工作，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人们仅仅用一种小孩子的想法当作武器，就敢于推翻两千年来由各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们认可过的权威；仅仅靠着不成熟的思想 and 纯粹的想像，就敢否定所有那些曾经深深渗透于历史之中的宗教的祝福和痛苦，这似乎有很大的困难。

“要一次性解决几千年来人类思想从未停过的交锋所牵涉的哲学问题；要否定那些极具权威人士承认了的、而且第一次将人提升到真实人生之上的宗教信仰；要使自然科学与哲学相结合，尽可能地超过对任何一门学科的一般成果的了解；最后，要在人类对事物的判断力既没有掌握宇宙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也没有明确其最简单的法则时，从自然科学中拿出一些事实；——这真是一件不通过大脑而去办的事。……

## 尼采传

“人类又是什么呢？是发生过程中的一个时期？是整体中的一个阶段？还是上帝随心创造出来的某个物体？我们根本不了解。经过植物动物世界间形态的变化，人类与石头相比没有一点进步吗？从此他是不是成了某种完美的存在？历史又为他留下了什么呢？这种进化是不是永远没有停下来的一天？这个巨大的生命之钟又是谁给了他生生不息的力量呢？这些问题的结论我们不得继续找下去；可是不管历史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它们在各个时刻都是相同的。历史上的每个转折点被铭刻在这座巨钟的刻度盘上：指针移动着，当它指到十二点时，就必须开始新的旅程：人类历史也就这样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没有指南或向导，在这处处隐藏疑问的汪洋大海里冒险，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就预示着随时可能结束年轻的生命；很多探险者都被风暴制服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找到了新大陆。……如今存在的一切哲学体系在我看来往往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巴比塔。……作为其本身独立的结果，它对人们的思想具有一种永不完结的侵害；当人们知道基督教的全部教义都是骗人的谎言时，我们必须推翻关于基督教的一切。上帝的存在、不朽、《圣经·启示录》的权威，一直都是问题。我企图推翻这一切：但是，唉！推翻是简单的，可再创造新的就难了！”

这些文字显露出尼采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呵！他提出这些疑问，全神贯注地思考，而且打算作出明确的回答。这些答案将搅乱人们的内心：人类是上帝随便创造出来的；一次荒谬的发生将人类驱向无限的开端，永远不变的生死重复；所有主权都被力量所控制，而力量是毫无目标的，仅仅听命于机会……

尼采没有下结论：他不喜欢在重大问题上简简单单地下定

## 尼采传

论。只要还存在破绽，他就不会和它们正面接触。然而一旦确定，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为此献身，其时他不想表露自己的想法，可这些想法不由自主地从他的笔下冒出。他写道：“当我们没有退路而必须看待生命时，屈服上帝的意志和人性只是借以摒弃在当时所感到的害怕和软弱的意志罢了。”这简短的几句话蕴含了尼采对哲学的伦理观和英雄主义。

我们曾说过尼采当时所喜爱的作家：席勒、拜伦、霍德林——他最喜欢在那时没有名气的霍德林。尼采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让人难以致信的是，这位少年的人生与这位去世不久的诗人的一生很相似。霍德林也是牧师的儿子，也曾想继承父业，1780年黑格尔、谢林和他在都宾根大学一起研究神学。正是那个时候他终止了宗教信仰，开始触及卢梭、歌德、席勒以及浪漫主义思潮。他也喜欢希腊人的清醒和大自然的神秘，并希望有一天能在一部德语作品里把两者的美融合在一块。他没有钱，只得过一个贫困诗人所过的那种困难生活。他做过家教，忍受着有钱人家里的无聊，在有钱人家里当家教，他常常被人看不起，只有一次他得到了过份的爱——他和一个女人相恋过，可没有结果。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因为他爱那里的一切。他一边工作，一边用空余时间写作，可是靠别人生活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又一次出走了。他发表了一些诗，在他发表的诗篇里，这位没有名气的德国天才唤来了奥林匹斯众神们，使他们生活在莱茵河地区和苏比亚茂密的森林地带；可是许多人对此没有兴趣。倒霉的霍德林希望有一天能有更广阔的创造，这只是他的梦而已。德国和古希腊是两个不同世界，歌德的启示是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变化成一个世界，并以永恒的语言倾注浮士德强夺海伦成功时的狂喜心情。霍德林



## 尼采传

用散文抒写了其中几个片断：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他为自己的民族和查拉图斯特拉软弱的祖先的毁灭感到痛心，他要求复兴一种勇猛无畏的人性。他为英雄恩培多克勒、阿格里真图的专制统治者、诗人、哲学家，以及那些高贵的民众鼓舞者，一个因自身的非常伟大而独立于本民族的希腊人，一个具有正常人的一切自然本性的幻术家勾画了三个悲剧性的场面：他讨厌生活所提供一个人的各种快乐，来到埃特纳火山绝顶，送走家人、朋友和苦苦哀求的群众，在一个傍晚，他在落日的余晖中纵身跳进了火山口。

霍德林放弃了这篇充满力量的作品。他的忧郁使他变得既亢奋又衰弱。他想离开这个让他痛苦的德国，他更不愿因为自己而连累亲人。他来到了法国，并在那儿找到了工作，于是他消失了。半年后，他晒得黝黑，非常狼狈地回到家里。人们询问他的近况，可他却不愿回答。最后有人得知他在八月的烈日下独自穿越了法兰西。他丧失了理智，他的一生有四十年在麻痹状态中度过，最后他耗尽了心力。1843年，他死在尼采出生前几个月。柏拉图主义者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这是灵魂与躯体的交换。的确，这同样富于浪漫气质、渴望不朽、并最终被其愿望击溃的日尔曼灵魂，让这两位男子都充满了生命气息，同时这也注定他们会是同样的命运。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有人也许对这个空间不断的生育觉得奇怪，这个民族由于追随其一成不变的习惯，在不断地给这个世界输送了一个又一个能经受相同磨难的孩子。

那年快到夏天时，尼采得了眼疾和严重的头痛症。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很有可能是由神经系统引起的。这个假期他只好在病床上度过。但是他设法在南堡住到8月底，这样延长

## 尼采传

了闲暇，并给他带来了一些欢乐，补偿了他得病时而丢失的美好时光。

他愉快地回到了普尔塔。虽然他仍没有搞清楚那些疑问，但是他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探索，而且还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又一次成为一名勤奋的学生。他愿意继续广泛的阅读。每过一个月他都按时地给南堡的两个朋友寄去哲学方面的论文和诗、歌曲、舞曲以及评论。不过他不让这些事情阻碍自己的学业。他在一些优秀教师的指导下，学习了古代文学和语言。

如果没有那些迫在眉睫的职业问题和前途开始扰乱他，他一定会过得相当愉快。

“我常常考虑前途问题，”他在 1862 年 5 月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许多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使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似乎比较麻烦而且难以决定，我相信我有能力在我所选择的事业上获得成功。然而我又没有能力把许多感兴趣的、形形色色的事情放在一边。我将做些什么呢？我脑子里还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想法，然而这个忙没有任何人能帮得上。惟一没有疑问的是，不管研究什么，我都想揭开最后的谜底。不过这一事实只会使我的选择更加困难，因为难点在于要找到一种我感到能够为之献出自己一切的事业。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失望。而一个人又有可能因为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而走上一条后悔莫及的道路啊！选择职业预示着使一个人将开始一场骆驼游戏，在这种游戏中总有许多人一无所获，当然也会有极少数人得到自己想要的。此刻我的状况令人担心。我已经将兴趣扩大到许多领域，如果要使我的兴趣得到满足，肯定会使我变成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否则我将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职业上的可怜

## 尼采传

虫。眼下我已有了很明确的方向，就是要放弃现有的许多爱好，同时再寻找新的爱好。可是哪些是我们应该抛弃的爱好呢？可能要抛弃的会是最喜爱的爱好！……”

最后一个暑假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最后一个学年紧接着开始了。尼采没有烦恼地回到了马上要从那里毕业的学校。学校的教条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紧了，而且尼采获得了某些自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他常常被邀请参加一些教授的宴会，这样，即使在这个修道院里，他也尝到了世间的快乐。在一个导师家里，他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好几天，他的梦里全都是那个女孩的身影，或是他正想借这位女孩的书，或是和她一起弹奏钢琴。他的情感是美妙的。可是尼采心目中的那个女孩子很快离开了普尔塔，于是尼采也只好把心重新放到学业上。在尼采正常的学习时间外，他喜欢看柏拉图的《宴会》、埃思库勒斯的一些悲剧。他常常在晚饭前坐在钢琴边弹舒曼或贝多芬的乐曲，或者即兴演奏，后来成为他好朋友的两位同学，就是他当时的听众，这两位听众是格斯道夫和保尔·杜森。

他总是喜欢诗歌。只要有一点空余的时间，他就会再次变成抒情诗人。在复活节清晨，他放假回家，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那里一个人思考了很久；他被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想法困扰着。他怀着很长时间不曾有过的强烈的兴奋写下了自己的感触。下面的这一段文字简直就是查拉图斯特拉的一个片段。

“复活节晚上。外面下着细雨。我坐在火边，裹着晨衣。四周静得可怕。在桌子上躺着一张白纸，我看着它，陷入了沉思，我的钢笔在指间转动着；我被一些无法摆脱的想法和问题、感觉搅得烦躁不安，它们一步一步地靠近我，并要求我将它们写出来。其中有些亢奋激昂、喧闹呼叫：这些是年轻的思

## 尼采传

想，对生活充满了渴望与激情。而其余的也在那儿打着手势、奋力作战：它们与激情的思想相当成熟，很谨慎，也非常清楚；它们如同一些上了年纪的绅士，很不服气地看着那些充满活力、充满朝气的思想之间的混战。正是他们之间的这种战斗决定了我们的思绪；而作战的状态，某一方的成功和另一方的失败，一直都被称为我们的心情和情绪。……不断地，当我偷看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并以虔诚的静默对它进行了解时，我就觉得，就像带着剧烈的内部磨擦所特有的那种骚动和忙碌，空气撕裂了，颤抖着，就如同某只鹰穿梭而过或某种思想，一直向太阳冲去。

“战斗是粮食，它让灵魂充满力量。灵魂具有从拼斗中得到甜蜜而使成果辉煌的本事。它在寻找新鲜养料的期望驱使下，大肆破坏，它奋不顾身地战斗着——可是当它把战利品捏在自己手中，然后将它完全吸收消化时，它又会多么大方呵。

“那种在当时构成你所有痛苦或欢乐的感觉也许会突然悄无声息地逃离，并仅仅因为某种感觉的帷幕而更加深厚，那种感觉就会消失在某种更强烈、更成熟的东西面前。正因为我们的感觉永远独一无二、无法形容、具有生气、来势快而猛，因此越来越深地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此时，我正想着一些我喜欢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容貌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有了变化，变得更深刻、更完美无缺了；不过这是事实：不管是这些回忆中的哪一个片断，一旦再次拥有它，总会将我引向一种新的感觉，因为精神无法包容回复到一个它早已经过的高度；它需要不停补充。我向你致敬，亲爱的感觉，不安之灵魂的奇特波澜。你与大自然一样丰富，但你比大自然还要壮观，因为你在

## 尼采传

不停地增殖和力争——相反，植物的香味却一直没有改变。我现在爱的和几个星期前爱的就不相同，而且我感到，此时我的情绪就与刚才拿笔的时候不一样了。”

尼采来到普尔塔进行毕业考试。由于数学成绩不好他差点没有通过考试。不过教师们没在乎他的数学成绩，依然将毕业证书给了他。他离开母校时心情非常痛苦。他的内心容易适应任何一个所处的位置，并能以均等的力量一直恪守悲哀的印象和欢快的记忆。

在期末解散时，这个学校总要举行一种流传下来的仪式。那时，学生们都在一起进行最后的祈祷；接着那些快要毕业的学生向他们的教师奉献早已写好的感谢信。弗莱德里克·尼采的感谢信写得非常好，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开头，他向上帝致意：“我首先感谢上帝，是他给予了我一切。除了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激和对其爱的诚信，我还能向上帝奉献什么呢？是他让我度过了这段美好的时光。希望他，这个大方的万物之主，永远监护我。”接着他感谢国王：“由于他的仁慈和善良，我才能够来这所学校……我希望有一天能为他和我的祖国做出贡献。这是我的决心。”接着他向尊敬的老师、可爱的同学们致辞：“我非常感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就要分别了，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你们说，但又不知该说什么。我明白，当要把一棵植物从滋养它的土壤里挖出来时，它会怎么样；只有将他慢慢地从泥土里取出，再将他慢慢地移植到下一块土壤，他才能慢慢地适应下去，不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现在就像植物。再见吧！”

这篇感谢信还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感情，于是他又为自己写了一首诗，再次表达他的激情：

## 尼采传

就这样吧——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  
让我的人生如同其他人的人生一样：  
他们出发了，脆弱的心灵已无法在他们心中存在，  
没人能告诉我们取代这些脆弱的是什么。  
再见吧，再见！汽笛已响起，他正在向我呼喊，  
船长也开始不耐烦了，他让我快点，别在犹豫，  
不要畏惧暗礁、巨浪和风暴，大胆驾船前进。  
再见，再见啦！……

## 第二章 年青的日子

尼采告别南堡，和保尔·杜森还有杜森的一个表兄弟一块去了波恩大学。这时是1862年10月中旬。这几位年轻人无忧无虑地踏上了行程。他们在莱茵河边停了下来，不过停留的时间不长。他们很快乐，将一切烦恼抛之脑后，尽情享受着自由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保尔·杜森现在是基尔大学里的教授，他带着一个很有规矩的布尔乔亚所能有的一切满足，告诉我们那些曾经拥有过欢笑的日子，他回想起曾经做过的恶作剧而笑了起来。

他们骑着马在乡间漫游。尼采在附近的酒店喝多了啤酒，显得有些醉意，结果连自己骑的是马还是驴他都分不清了。他仔细测量了一下坐骑的耳朵，硬说：“这是一头驴。”另一位朋友和杜森回答说，“这是一匹马。”尼采又开始打量了一下自己坐的马，非常固执地说：“这是一头驴！”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才回去。他们一路上大声嚷嚷，招来了居民们的讨厌。尼采还唱起了动听的情歌，许多女孩子听到他的歌声都深深地被吸引，在窗帘后面躲躲闪闪地看着他们。最后，一位正直可敬的居民出来将他们赶上了回客店的路。

他们在波恩住了下来。当时，许多大学都有非凡的名誉和地位。只有它们仍然保持着自由，并在分裂的德国，以一个微不足道的群体坚持着一种强有力的生活。它们曾经都有值得骄

## 尼采传

傲的历史，而它们的传说更值得骄傲。每个人都明白耶拿、海德堡、柏林、莱比锡和波恩的年轻学子们是如何在他们老师的鼓舞下武装起来，为拯救他们的民族而与拿破仑进行战斗的；人们还知道，这些无畏的学生为反对残暴的统治者和僧侣们葬送德国自由的基本原则，会永远战斗下去，直到彻底的胜利。祖国喜欢并且尊重这些激昂的青年和庄严的教师，他们象征着祖国的尊严，象征着为劳动而武装起来的勤劳的祖国。所有少年都把自己的学生时代想成是一生中最没有忧愁的时光，所有温柔的女孩都会对一个心地纯洁、品德高尚的学生充满幻想；而在所有这些对理想德国的想像之中，大学的幻想是最具诱惑力的。祖国为这些拥有知识、勇气、欢乐和美德的出名的学校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尼采和他的伙伴来到波恩被这里的一切所感动。他曾以自己的生活为题写过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写道：“我到达了波恩，对眼前多姿多彩的景象怀着一种无比自豪的感觉。”他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希望快点与新的同学们相识。

波恩大学的许多学生都呈群体状态。尼采也想与人结盟，但他有些迟疑。考虑到与同学之间的友谊，他加入了其中的一个联盟。他写信告诉朋友格斯道夫：“我想了很久才走了这一步，采取这种放弃自己个性的作法，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

在下面的几个星期里，他接受新生活秩序的安排。无疑的是他绝对不会抽烟喝酒。不过尼采喜欢学术讨论、水上荡舟、在河边小酒店里轻松愉快的时光，还有傍晚回家路上和大家临时合唱的表演。他还想进行一场决斗，以便使自己能成为一名“完美的”学生；由于没有敌人，他找了一个合意的同学作



## 尼采传

“敌人”。“我是新来的，”他对那位同学说，“我想进行一场决斗。我想你比较合适。让我们开始吧。”“好啊，我愿奉陪，”那位同学回答说。

尼采不喜欢没有波澜的生活。不久，所有的快乐没有了。刚进入12月，他开始避开这种生活。烦恼重新一步步靠近他。他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渡过了圣诞节和新年，这让他的心情更加难过。在他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我们能够读懂他当时的心情。

“我喜欢各种节日。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我们才得到了那些时光，可以让灵魂短暂处于某种停顿状态，从而使我们察觉自己存在的一个片断。没有疑问，我们经常能经历这样一些时刻，但是这样的时间太少了。有些事情的发生它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时刻里，我习惯于再次翻出去年所写的信件和手稿，并且仅仅为自己，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觉。在一两个小时里，一个人就像超越了时空，将自身的存在延长了。一个人在对过去所做的事回顾感觉正确的，这会让他以后的路上做选择时更加坚定，更加有信心。而且，当美好的愿望和家人的祝福细雨般洒向心灵时——啊！那是多么美好的感觉啊！”

对于这位学生的生活轨迹，我们可以从他“仅仅为自己”所写的感想中看出来。他悔恨自己不珍惜时间，从而确定了一种更严谨、更专注的生活。然而当他准备与他的同学们停止交往时，他又下不了决心了。他们有些粗鲁和俗气，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对一切毫不畏惧。他该怎么办？这种选择使他感到苦恼；也许由于许多时间经常的放纵，他能够接受那种粗俗的生活方式，并不知不觉地受他们的影响。“习惯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格斯道夫，“当一

## 尼采传

个人不再怀疑生活中出现的有害东西时，他可以说已误入了歧途。他决定开始学习一门难度非常深的三年级课程，他想和朋友们好好地谈谈并希望自己能对他们产生某种影响，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变得高尚。这样，他就可以开始更好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他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思想能够影响德国。因此他提出改变自己所在联盟的一些规定与法则，他要求在联盟中禁止或减少吸烟饮酒。

然而这项建议没有得到支持。他因此受到冷落，被排挤在一边。尼采受冷落和挖苦后，他开始反驳并讥讽对方，不曾想这一行动使他丧失了他与所有同学做朋友的机会。他品味到了那种被击败者所特有的孤独。他最后被人家赶出了这个联盟。由于他骄傲，所以他在波恩的生活变得非常糟糕。他于是将精力投入学习，却总是闷闷不乐。他埋头钻研自己并不喜欢的语言学。这是一种能帮助自己锻炼记忆力、改正模糊不清的神秘主义倾向和混乱的思维方式的练习。然而对希腊文的细微分析一点都不能使他满足，因为他凭直觉就感受到希腊文中那种意想不到的美。他的语言学老师里奇尔希望他专心一致地学好一门学科，他说：“假如你想成为一个强人，就应该这样做。”尼采接纳了老师的意见。他放弃了自己一度痴迷的神学研究的想法。12月份，他写了许多美妙的乐章，并决定在以后一年的时间里不再享受这种没意思的乐趣；他要让自己接受无聊。他的痛苦得到了补偿，他已能够写出其严密和才华都得到他的语文老师表扬的论文。

这是一种多么可怜的快乐呵！有人认为尼采应该这样。他经常听同学们说话。有些人没有任何想法地一遍遍重复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完全失去了激

## 尼采传

发人的力量。另一些特别喜欢实证科学的人则阅读比希纳和福格特的唯物主义论文。尼采读了这些论文后，他一点都不喜欢。他是一个诗人，需要具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和激情、直觉，不能受限于科学世界的冷静和清晰。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的年青人还自称是民主主义者，他们到处鼓吹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而尼采不仅太像诗人，而且在气质和修养上非常像一个贵族，这就让他无法对平民政治感兴趣。他觉得美、善、力量、英雄主义是应该追随的目标，并且希望自己达到这些目标。他从不奢望过幸福的生活，即一种舒适而安宁的生活，所以他无法对一般人的幸福、快乐、痛苦这样一种让他觉得可怜的生活理想产生喜好。

当他对和他一起共同成长的那些人的种种趋向非常不满时，他能觉得什么是快乐呢？当他对一种低俗的政治、一种没有生气的形而上学、一种狭隘的科学觉得恶心时，他的精神寄托又在哪里呢？当然，他有自己的喜好。他对他所选择的兴趣深信不疑。他非常喜欢希腊诗人，喜爱巴赫、贝多芬、拜伦。但是他到底倾向于哪种思想呢？

他对人生问题还没作出任何回答。在二十一岁的今天，他还像十七岁时那样，把自己控制在一种习惯沉默之中，宁可保持缄默也不愿意发表违背心愿的意见。他在写信、交谈和书信中，用词一直很小心。他的朋友杜森觉得祈祷没有半点作用，只不过使内心得到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尼采尖锐地回答说：“那是费尔巴哈所说的蠢话，”同一个杜森在另一个场合谈论施特劳斯刚刚出版的《耶稣传》，并对书中的意见表示认可。尼采不愿在这个问题上说明自己的看法。“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说，“要是你信奉耶稣，你就应该信奉上帝。”这些

## 尼采传

语言好像反映出尼采对基督教还没完全放弃。他写给妹妹的一封信表明他已完全放弃基督教。这个有宗教信仰的姑娘写信对他说：“一个人应该在最悲伤的事情中寻觅真理。如今一个人要相信基督教的玄义非常困难，所以基督教玄义是可信的。”她立即收到了尼采的回信，这封信言辞强硬，表明尼采非常不认同妹妹的意见。

“你认为要接受并承认一切这些使我们生长里面、每一点每一滴深深地埋藏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被我们的亲友和一大批突出的人们看作真理的、而且不管它们是否非常可信地在激励和安慰着人们的信仰真有那么困难吗？难道你认为这样一种接受比一场在孤独和怀疑中进行的、由于诸多精神上的痛苦甚至悔恨而变得阴沉的、与一个人的一切习惯完全抗衡的斗争，一场经常会将一个人放置于破灭的希望之中、而且一直在不停追寻通往真、善、美的新途径的斗争还要困难吗？”

“这一切会发生如何的后果呢？难道我们应该把那些曾经了解的关于上帝、现世和赎罪的种种观念进行复制吗？对于真正的探索者，他辛勤努力的探索结果难道就不能推翻曾出现过的东西吗？我们到底在找什么？是幸福和安宁吗？绝对不是，而是真理，尽管它或许是可怕的、痛苦的。

“……这就是早已区分出来的许多人该走的路；如果你向往灵魂的幸福与安宁，就信仰吧；如果你要与真理相伴，就探索吧……”

尼采打算继续过着这种悲痛的生活。他经常去乡村的田野间散步，并且喜欢一个人在自己的居室里研究贝多芬的生活和艺术史。这些努力没有任何作用，他始终怀念着波恩的人们。他曾两次去科伦，在那里过音乐节，可每次回来他都闷闷不

乐。最后他告别了这个城市。

“我如同一位被通缉的歹徒一样离开了波恩。子夜时分，我的朋友 M 君和我一起站在莱茵河的码头上，等待从科伦出发的轮船。在即将告别这繁荣美丽的城市 and 很多青年朋友的时刻，我丝毫没有感到痛苦。相反的是，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我不愿意如同以前那样对它们进行不恰当的评判。可是处身其中，我的天性并不觉得要退却。我依然没有太多的自信，并且没法子在这么多正在影响我人生的人们中间一直扮好自己的角色。一切都阻止我，因此我没有办法支配我身边的一切。……我发现自己在科学和生活中一无是处，只是在用荒谬的想法搪塞自己，想到这些，我就会变得心情沉重。我坐上轮船离开这里。在雾气腾腾的夜色中，我在驾驶台上看着那些填充波恩城河岸的小灯渐渐离我远去，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一种亡命天涯的感觉。”

他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与他在一起的一位同学的爸爸是一个经常爱后悔和指责的富商。“普鲁士完了，”这位老人很果断地说，“犹太人和自由党人已经因他们的胡说八道毁灭了一切。……他们葬送掉了传统、信仰、和思想本身。”尼采非常爱听这些尖刻的话。他用波恩大学的学生们为凭据来评价德国，于是随处看到自己病态的不自在。在听音乐会时，他会因为附和粗俗的观众而感到痛苦。不管是谁请他上哪个咖啡馆，在咖啡馆里他总是既不喝酒抽烟，也不和别人介绍给他的那些人交谈。

他打算去莱比锡读完所学的课程，而不再回波恩他一到这个从未来过的城市，就立即去莱比锡大学注册。这天是校庆日，学生们正在听着校长训话。他对学生们说：“在一个世纪

## 尼采传

前的今天，歌德曾经和他们的先辈们在这里注过册。”“天才他们有自己的道路，”这位非常小心的校长立即补充说：“继续走这些道路是危险的。歌德是一个坏学生；在读书年代，你们不要学他。”“嗨！嗨！”青年们欢快地叫了起来；被人群淹没了的弗莱德里克·尼采正巧在这样一个纪念日来莱比锡，这使他觉得很快乐。

他将一些夹在作业本里的诗烧掉，再次投入学习，并训练自己以极其严密的办法攻读语言学。但是，不久他又感到厌倦了。他很怕波恩那一年的情形再次上演，他的笔记和书信里又写满了雷同的抱怨。没过多长时间发生的一件大事解救了他的灵魂，从而结束了他的抱怨。他在书摊上偶尔看到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亚瑟·叔本华所写的一部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看了几页，那文章写得太棒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明白是什么精灵在我耳边小声地说：‘拿上那本书回家去吧。’一回到住所我就立即打开这本如同宝贝一样的书，并慢慢地感觉到那种书中充满激情而又非常具备忧郁的天才的强大力量。”

这本书的序非常有“气势”，其中包括那位被忽视的作者在间隔较长的时间里分别为1818年、1844年和1859年三个版本所写的三篇序。这些序文尖刻而傲慢，但是看不出一点烦躁不安的心情；它们富于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表现出俾斯麦敏锐的写实主义与歌德诗歌的抒情风格相结合的倾向。它们具有那种在德国文学中非常少见的富于韵律而典雅的美。书中的高尚气质、艺术情感和纯粹的自由精神征服了弗莱德里克·尼采。叔本华写道：“我觉得，一个人所寻找到的真理，或者他投射在某个暗点上的光，也许有一天会让另一个思索者认

## 尼采传

可，会让他感动、狂喜，并带给他安慰；正是对这样一个人，我要说，就像其他一些与我们一样的精灵在这人生的荒漠中曾经对我们倾诉过、并安慰过我们一样。”尼采备受感动，在尼采眼里，这就如同是一个突然相遇的天才在同他单独交流一样。

叔本华笔下的世界是让人害怕的。那里没有神的操纵，也不存在什么上帝，只有各种没办法变动的法则借时间和空间掌握着它；然而世界的本质却未把各种法则放在眼里，与理性格格不入的是驱策人们投入生活的毫无目的的意志。宇宙里的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意志的反映，就像一年中的白天都是同一个太阳的反射一样。意志是永不变更的，意志只受空间的约束和分割。“它凭自身滋养自己，因为除了意志本身以外，它痛苦，因为生活的本身就是永无止境的欲望，还因为它是一种饥饿的意志。”所以，它致使自己拥有痛苦和烦恼。生活没有任何支撑点，它是独立的。十九世纪的伟人们坚信人类的发展和尊严，都被迷信所欺骗着。意志不受那些“刚刚降临地球、平均只活十三年的人们”的支配。发展是哲学家们在民众启发下的一种没有经过头脑的发明。意志就像是理性的一种自然反射，它不但没有开端，同样也没有结果；它是可笑的，而它却无意识地推动着宇宙。……

尼采仔细看着这种共有二千多页的非常全面的书，这本书曾经以其惊人的思想内涵影响了十九世纪的一切幼稚的信仰，戳穿了人类幼稚的头脑里一切美好的想像。他感受到一种奇特的、足以使人颤栗的激情。叔本华虽然否定生命，然而在他身上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虽然在这部作品里他指责生命，但是人们能看到的并且值得赞叹的却仍是生命。尼采几乎整整两

## 尼采传

一个星期没有休息，他凌晨两点上床，六点起床，起床后便在这本书和钢琴边度过一天的时光，他思索着写了一篇《启应祷告文》。他的灵魂充满朝气与活力了：它看到了自身的真面目。这种真相是残酷且无情的，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本能早就警告过他，因此他在看到自己真面目前早已做好了准备。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早已说过：“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是安宁与宁静吗？不，我们寻求的是痛苦和可怕的真理。”他不否认叔本华笔下这个阴郁的世界。对此，他早在很小的时候的冥思幻想中，在阅读埃斯库勒斯、歌德和拜伦的作品时，就有过一种预感；他曾经通过基督教的象征看清了这个世界。这种可怕的意志，是欲望的奴隶，用另一句话来说，那种由使徒绘制的、现在因为丧失了救世主曾给予的神圣光辉而更像是悲剧的堕落的本性是什么呢？这位小伙子因为害怕自己的鲁莽和不成熟，曾经在这种堕落的本性前屈服过。如今他不怕它了。因为他孤立无援了。由于对叔本华的才智没有丝毫的怀疑，他让自己最深切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他把叔本华当成了他的老师。他甚至将叔本华当成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父亲就应该像叔本华一样，具有那无人能及的才智。他高兴极了，紧接着，突来的遗憾又将他的狂喜压了下去。原来六年前叔本华已经死了，他本想接近他、聆听他的教诲，可这些都已无法办到了。他起初的快乐被强烈的悲哀所代替。他变得神经质起来，他想做出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工作和睡眠，可总是徒劳。

青年人都尝试过一种赞美的感觉，它就像爱一样。当他们爱和赞美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苦恼将很快过去；尼采也和这些年青人一样。因为有了叔本华这个老师，他不再那么厌倦语



## 尼采传

言学。他加入了里奇尔的一些学生所举办的研究会，并在1866年1月18日，即在读完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几个星期后，向研究会的同学们发表了对泰奥格尼斯的一些手稿和他的《诗歌选集》的研究成果。这次他的观点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尼采喜欢成功的感觉，并且他对自己的虚荣心总是直言不讳，他很高兴。当里奇尔赞扬他的论文写得非常成功时，他更快乐了。他希望成为他老师所喜爱的学生的愿望实现了。

毫无疑问，他一直不重视语言学，仅仅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智能的训练，所以他的心灵总是得不到满足；可是知足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在一天无聊的工作之后，他常常感伤忧郁；然而有哪个富于激情而充满朝气的灵魂没有品尝过感伤忧郁的味道呢？他的悲哀已不再那么令人担心，以下面所摘录的一封信里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例子，值得以哀叹开始，以炽热的情感抒发结束，丰富的联想大大超出了精神上的痛苦。

这封信是1866年4月写的。“有三件事值得我安慰，这些安慰对我来说太不容易得到了。这分别是叔本华、舒曼的音乐，以及独自个人的散步。昨天，一场强烈的暴雨即将来临，我快步走向临近的小山岗，并且爬上了这座小山，山的名字叫洛伊施。你能告诉我洛伊施是什么意思吗？在山顶上，我看到一所小房子和一个男子，那个男人正在宰羔羊，他的孩子们在旁边看着。暴风雨发疯似地下了起来，雷声隆隆，冰雹飞袭；我感到一身轻松，浑身充满了激情和力量；而且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要熟悉大自然，就必须像我刚才那样，抛开一切烦恼和一切沉重的束缚，到大自然身边去身临其境地体验。在那个时候，人类及其令人苦恼的意志又与我有什么关系！上帝的‘你不该’和‘你应该’又与我有什么关系！闪电、暴

## 尼采传

雨、冰雹，这些自然现象是多么的神奇啊！这些自然现象与苦恼的意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们的力量是多么幸福、多么强大啊！”

1866年初夏，尼采那些日子整天都是在莱比锡图书馆里看书。他正着手翻译一些拜占庭时候的且特别不好理解的稿本。突然，一种从未有过的奇观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非常谨慎地生活了五十年的普鲁士又一次充当了好战者的角色。腓特烈大帝拥有的王国被一名叫俾斯麦的贵族所占有，他希望最终实现所有德国人的愿望，在各个小国之上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俾斯麦和奥地利发生了矛盾，于是毛奇浴血奋战二十天，最终奥地利惨败蒙耻。在尼采的一份备忘录里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在萨多瓦节的一个星期里，我正好完成为《莱茵博物馆》撰写的《泰奥格尼斯》。”他依然继续工作着，然而这些万人瞩目的政治事件进入了他的思绪。他因为自己的国家打了胜仗而骄傲；他把自己当成是一名普鲁士爱国主义者，他的兴奋中掺杂着一丝惊愕。“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非常难得的快乐，”他写道。接着，他反思了这一胜利，他意识到了这场胜利的结果，并把它清楚地表达了出来。

“我们即将胜利；可是只要欧洲的中心依然是巴黎，一切就都只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必须努力打破这种平衡，或者我们应该试一下扰乱这种局面。如果不成功，那么就让我们所有的人，在与法国人的战斗中丧生。”

他没有为未来的展望而担心，因为这种展望适合他的悲观和忧郁趣味。相反的是，他变得精神饱满，并随时准备着抒发自己的赞美之情。

他写道：“在有些时候，我尽量使我的看法脱离那种由瞬

## 尼采传

间的激情和对普鲁士与生俱来的同情所引起的晕头转向，而在那些时刻我所见到的却是：这一行动是由某个政府、某个领袖庄严地指挥着而进行的一种实际创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所造成的行动；毫无疑问，它一点都不符合道德伦理，然而对于那些希望有这样结果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事。”

尼采在那个暴风雨天气里，在那座名字奇怪的洛伊施小山上，怀着平静的心情站在一边看那位农夫宰杀两头羔羊时所感受到的难道不是现在所感觉到的那种情感吗？“没有任何道德意识的自由之力！那些不被理性所束缚的纯粹的意志是如此的幸福和强大！”

在莱比锡生活的第二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完全享受到了皈依叔本华所得到的智慧上的肯定与收获。他写信对他的好友杜森说：“你让我证实了叔本华是对的，我只能简单地对你这样说：我之所以自由而勇敢地看待人生，是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踏实的支点。生动地说，忧郁的潮水之所以没有将我冲离自己的道路，是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将我淹没、让我低头；在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如同回到了舒适而自在的家。”

这是充满友情而沉静的一年。他没有因为国事而烦恼。普鲁士刚胜利就进入了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接着一些有名望的人们按新闻界和评论界的意志行动，尼采对这些行为非常讨厌。他写道：“有许多没能力的人在忙于各种具有现实结果和现实重要性的事情啊！这真是一种让人吃惊的思潮。”可能他为自己以前受一件富于戏剧性的事件的诱惑而觉得不该呢！然而他明白——叔本华曾经教导过他——政治和历史都是虚无飘渺

## 尼采传

的，它们将成为过眼云烟。他写下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弄清楚平庸的意识和人的激情的价值。

“历史如果不是为了利益进行永无止境的生存较量又是什么呢？许多人都相信自己从永无止境的利益斗争中找到了这种较量的直接动力的‘思想’，只不过是在汹涌澎湃的海面上掠过的反光。对大海本身它们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尘；可是它们修饰海浪，并给注意它们的人造成错觉，这种情况会时儿发生。至于这束光是从太阳或月亮，还是从某个灯塔上发射出来的，这都没什么关系；海浪在它的修饰下时暗时亮——它们就是这样。”

尼采除了思索和对艺术、以及对古代语言特征的探索，他没有别的嗜好。他敬爱他的老师里奇尔。“他是我科学征途上的照明灯”，他说。他参与研究会所举办的各种气氛友好的晚会，参加讨论和演讲。他制订出许多计划，但却没有时间去。他选择了第欧根尼·拉尔修——这位为我们保留了古希腊哲学家们非常宝贵材料的编辑者的原始资料作为研究课题。他思索着写一篇不仅观察仔细、逻辑严密，而且语言优美的研究报告。他写信对杜森说：“你自己一定觉察到，所有好的作品总会对世人产生精神上的影响。我把那种收集如今保存完好的材料、寻找一种和它相磨合的形式的努力比喻成一块投进我们内心生活之潭的石头：它激起的第一圈水波很小，可是第一圈水波会慢慢变大，而且其他一圈圈更大的波纹就从这第一圈水波中荡开。”

进入4月份，尼采将所有的笔记集中并对所有的笔记系统化，一心思索着如何把文章写得更好。他不愿意像那些不懂词语的含意和句子是否顺畅而乱写文章的学生一样。他希望用典

## 尼采传

雅而深奥的语言写作。

“任何一种尺度都从我眼前溜掉了，”他写道，“我已经在一种文体风格的国家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你应该写作，你一定要这样做，’这没有任何理由的命令把我弄醒了。我曾经想过必须用心写出优美的文章。自从告别普尔塔以后，写作的事就一直被我放在脑后，所以我如今拿起笔却无从下手了。我没办法写出好的文章，我经常发脾气。莱辛、利希滕伯格、叔本华他们所形成的那种有关文体风格的各种原则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翻腾。惟一可以使我安心的是，起码我还没忘记，这三位作家都认为要想写出有影响的好文章那是要经过一番磨难的，没有人天生就写得出色，而且一个人要掌握某种写作技巧，就必须努力和下苦功，像砍伐坚硬的树木一样。……首先，我想将某种愉快的心情限制在自己的文体中，我要如同用心弹琴一样地用心写作，并且我希望自己最后弹出的不仅是曾经接触的一些片断，而是自由奔放的幻想曲，尽可能地自由，又一直优美动听和合乎逻辑。”

一件具有感情色彩的快乐的事情使他的欢乐更加丰满：他寻觅到了一个朋友。尼采一直忠实于小时候在一起的玩伴：有一个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则因为事业和生活的关系已有十年没有得到过对方的音讯。在普尔塔，他得到了诚挚的格斯道夫和好学的杜森的友情。现在，他们一个在柏林读书，另一个在都宾根。他很愿意给两位朋友写信，可是光靠信件来往，尼采觉得这种方式使他对友谊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这种对友谊的强烈需要却是他内心的一种本能。最后他和活泼聪明的欧文·罗德成了朋友，并一下子喜欢上了他。他赞美他，因为他不会爱一个人而不赞美这个人；他以充溢于自己心灵的高

## 尼采传

尚气质使他生辉。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这两个年轻人就聚在一起。他们不是散步就是骑马，边走还边说着话。尼采以前写道：“我首次品味到这种建立在哲学和精神基础上的友谊的欢乐。我们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因为我们在好多观点上不能形成某种共识。可是它足以使我们的交谈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不久，各种不一致的想法停止了争执，存在于我们俩之间的只有完全的一致和一种平静。”

他俩约好暑假的前几个星期在一起度过。8月初，两人都放假后，便告别莱比锡，在人烟稀少的波希米亚边区进行徒步旅行。那是一个树木丛生的高原地带，那里的景色使人想起法国的孚日山脉，尽管比不上孚日山脉那么壮丽与美观。罗德和尼采过着属于哲学家的漫游生活。他们的行礼非常轻便，书也不带，从一个旅店走到另一个旅店，他们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的愉快。他们谈论叔本华、贝多芬，还有德意志、古希腊。他们带着只有年青人才拥有的那种机敏评判着、抨击着；他们总是讨厌毁谤科学。“啊，愚蠢的博学！”他们说道，“发现古希腊民族精神的人是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是歌德。就是他将这种精神告诉了德国人，并且经常借助于虚无的梦幻境界，将它变成一种清晰而丰富的美的典范，一种完美的方式。教授们追随着歌德。他们对古代社会作了解释，而且因为他们的目光短浅，那种奇妙的艺术工作已形成了一项科学命题。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已没有东西可研究了。夺格、泰西塔斯、动名词在非洲的拉丁文作家中的不断进化；他们还分析了《伊里亚特》语言上很细微的细节，并且肯定它在什么地方与某种雅利安语有关系。这些研究又有什么意思呢？《伊里亚特》的美是独树一帜的；这一点歌德早已就察觉到了，而他们却对此不闻不问。我

## 尼采传

们要阻止这种游戏，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有必要恢复歌德的传统；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研究古希腊民族精神，我们要让这种精神永存于世，并且教育和引导人们去感受。学者们开展深入的研究的时间已经很长的了，到该停止的时候了。我们这一代人要继承过去遗留下来的重大遗产，这些事情是没有疑问该做的。科学一样应该为进步服务。”

在一个月谈论之后，这两个年轻人告别森林而去了迈宁根。在这个小城里，悲观派音乐家们正在进行一组音乐会。尼采的一封信保留了对这场演奏的描述。他写道：“指挥乐队的是神父李斯特，他们表演了汉斯·冯·布娄作曲的交响诗《涅槃》，这首诗其中包含的意义在节目单上用叔本华的语言进行诠释。不过音乐非常差劲。相反地，李斯特在他的部分宗教作品里，拿他的《祝福》来说，在探索《涅槃》的印度文化特征方面得到了成功。”尼采和罗德在音乐节结束后，就分手了并各自回家。

来到南堡后，尼采一个人做着不同的工作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拜读了哈特曼、杜林、朗格、培森这些德国青年哲学家们的书籍，他觉得这些哲学家就如同他的战友一样，因此他非常想结识他们，并且希望和他们一起合作创办一份评论性的刊物。他想好了一篇短文，是一篇关于叔本华，这位他希望成为那个时候所有人的老师的宣言。“他是一切哲学家中最具毅力的。”他写道，“他的心灵不会被任何虚伪的想法所束缚。他无畏，这是一个领袖首先要具备的。”弗莱德里克·尼采接着指出：“叔本华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时代：叔本华的时代是建立在理想之上的清醒的悲观主义；那种表露人的强大力量的庄严，

## 尼采传

那种对健全而单纯的事物的喜好。叔本华是复兴德国的古希腊文化、重振古典主义精神的哲学家……”

正当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的时候，他的生活突然被打乱了。起初他因为近视，一直被免服兵役，可 1867 年，普鲁士军队因要补充大量兵员，他只好应征了，并被分配到南堡的一个炮兵团。

然而这件特别麻烦的事却被尼采利用了起来。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机遇，并从生活中吸收丰富多彩多姿的生命情节所提供的素材，就如同艺术家们所做的那样，这一直都是尼采生活中的一条准则。所以，自从他当兵开始，他就下定决心适应这新的生活。作战时期，军事任务具有一种如今所没有的严肃。尼采发现合上辞典、骑上马背是一件好事，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成为一名炮手，一名优秀的炮兵，成为一个报效祖国的苦行者，从事军事演习。“ etwas aóκρóis zu treiben，” 他用掺合希腊文的德语写道。

“这种生活具有太多不便，”他接着写道，“可是，就像是在正菜之外应该品尝附加的点心一样，我觉得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它对人的生命力具有某种永恒不变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作为医治那种软弱无力的怀疑主义的解毒剂，具有非常独到的功效；至于这种怀疑主义引发的很坏的结果，我们早已清楚地见识了。在营地，一个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性格，并且明白在不相识的人中间——这些人许多都很粗鲁而具野性——应该表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所有的人，包括首长和士兵，都对我非常爱护与亲切；还有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诚去做所有我应该做的事。当一个士兵在三十名新兵中成为最出色的骑手而受人注目时，他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实上，那比一张



语言学的文凭更来之不易。”

接下来，他在整篇文章中引用了老里奇尔为表扬他的学术论文《De fontibus Laertii Diogenii》所写的美妙的、具有西塞罗风格的拉丁文推荐信。他毫不掩饰自己成功后的快乐。这一事实让他非常开心。他写道：“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了解这种表扬象征着什么，因此，一种愉快的笑容总会毫不掩饰地在我们的脸上流露出来。”

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状态只保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尼采很快就承认，当一个人酷爱文学，并且连吃饭时都在思考德谟克利特的哲学问题时，做马背上的炮兵的确是很难办好的事。

他为自己受别人的指使而感到悲哀，最后因为一次突然的事故使他总算获得了解脱。他从马背上掉下来，胁部摔伤了。他忍受着痛苦，不过这下他又可以从容不迫地开展他一生中最喜爱的沉思和研究了。然而，当漂亮的五朔节到来时，他已在病床上度过了整整一个月，因此他变得心烦意乱，甚至又渴望羡慕起演习操练的时光。“我以前可是经常在非常险要的山峦上骑行的呀！”他写信对格斯道夫说。为了让自己分散注意力，他对西蒙尼底斯的一首诗《达那厄的哀诉》进行了短时间的研究。他改正了原文上存在疑问的词，并且将这一切写信告诉了里奇尔。他在信中写道：“从当学生的时候开始，这支描写达那厄的美妙诗歌就成了一曲无法忘记的旋律溶入了我的记忆里：在这五朔节的时间里，一个人除了变得更抒情一些外，还能干些什么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至少这一次，你在我的文章里看不到过于‘抒情的’词句。”

他忙于研究《达那厄的哀诉》，但是在他的信件中，这位连同其孩子一起被抛弃在汹涌波涛中的女神的悲惨倾述，同时

## 尼采传

也掺杂着他自己的许多怨言。因为他正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一天，一块骨头的碎片从正在流脓的伤口处冒了出来。“我对这一情景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印象，”他写道，“我慢慢地了解，我的考试计划，以及去巴黎旅行的想法会很轻易地遭到挫折。人体的脆弱，从来没有像一个人在刚刚看到自己的一小片骨骼时的瞬间体现得那么刺眼。”

这里所说的巴黎之行，是他最近想到的，也是他最想去做的。每次想到这个打算，他就充满了柔情，而且因为从不喜欢一个人独自享乐，他必定要写信告诉格斯道夫，然后告诉罗德和另外两位朋友罗默特和克莱默保尔。他对他们说：“我希望在最后一次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能一起去巴黎，让我们暂时抛开学业；让我们跳一回康康舞，喝次绿色的苦艾酒，我们会喜欢上这种酒的；让我们像兄弟一样地生活在巴黎，让我们在宽阔的大道上迈步，让我们在那里表现出叔本华风貌和日尔曼精神；我们并非没有一点可做的事，我们将向报刊杂志投稿，向整个世界揭露一些巴黎的有趣事情；过上一年半或两年，我们回到学校进行考试。”由于罗德答应了尼采的想法，尼采才相当有耐力地忍受了生病后的痛苦。恢复期一直持续到这年夏天。

他的病终于好了。10月初，由于南堡没办法让他享受到音乐、社交、交谈、剧院的乐趣，他又去了莱比锡。回到学校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快乐，同学们和老师都热烈地迎接他。他还不满二十四岁，可是荣耀的曙光已开始向他射来。柏林一家很有权威的评论杂志约他写一些关于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他接受了约稿。莱比锡一家音乐评论杂志请他当编辑，杂志社再三请求他，最后他还是没答应。他在给当时居住在另一所大学城

## 尼采传

里的罗德的信中写道：“推辞并断然拒绝。”

除了政治，他对什么事都感兴趣。他忍受不了人们在公共集会上的骚乱和喧哗。他说：“我一定不当一个愚蠢的政治家。”他还写信给朋友格斯道夫，后者刚刚告诉他一些有关议会在柏林的阴谋的材料。

“这一连串的事情都让我觉得意外吃惊；可我既不明白，也没有办法接纳，除非我从群众中抽出并分别想清楚某个铁腕人物曾经所干过的事情。俾斯麦让我获得了较大的满足。读他的演讲文就如同喝度数极高的酒；我总喜欢含着酒，尽可能地咽得慢些，从而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兴奋。至于他告诉我他对手们的阴谋，我能毫不费力地想像出来；不论任何卑劣、狭隘、偏执和缺乏创见的东西都一定会反抗这样的天性，同时与它们开始一场永无止境的争斗。”

紧接着，在许多原来就有的和刚增加的令人中意的事情中，又增加了一个很大的欢乐。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天才：理查·瓦格纳。整个德意志几乎是同时发现了她，他早已结识并喜欢这个易激动的诗人、作曲家、政论家、哲学家；他在德累斯顿是一个革命者，在巴黎是一个“该死的”作家，在慕尼黑宫廷里又是一个宠儿；德国研究过他的作品，嘲笑过他的那件猩红色的长袍和债务。要对这掺合着虚伪和真诚、伟大和卑贱的生活，这种有时异常强烈而有时又如此詠嗦的思想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理查·瓦格纳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不守本份的灵魂？还是一个天才？人们根本无法知道，尼采也曾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能作出判断。《特雷斯坦和依索尔德》使他备受感动，而其他作品却使他觉得心烦，“我刚刚读完《女武神》，”他在1866年10月写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我察

## 尼采传

觉自己获得的印象非常混乱，致使我没有办法作出结论。它那崇高的善和美被那么多同样伟大的缺陷和不足所抵销： $0 + a + (-a)$  等于  $0$ ，计算结果就是这样。”“瓦格纳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他在另一个地方说道。相比之下，他当时更喜欢的音乐家是舒曼。

瓦格纳有一种将自己的荣耀强加于这个世界的本事。1868年7月，他在慕尼黑表演了《音乐协会》，这是一出不拘一格而华丽的诗剧。在剧中，德国群众、作战英雄以他们的雄辩、娱乐、劳动、爱以及因德意志民族独特的艺术、音乐而显得光彩夺目的自身赢得了观众的心。当时德国正感到这种强烈的自尊需要，她还具有一种敢于认可艺术家天才的热忱和自信。大家都为瓦格纳喝彩欢呼；在1868年最后几个月的日子里，他越过了那条无形的界线，在这条界线上，一个人常常被拔高和美化，超越荣耀自身，而进入永不毁灭的光芒之中。

尼采听了《音乐协会》，他为剧中独特的美所打动，他的吹毛求疵的毛病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写信对罗德说：“要评价这样一个人，还得有些激情。……我打算尝试用一种清醒的、有所保留的态度去欣赏他的音乐，可是没有收获，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动……”这种奇特的艺术抱紧了他；他祈盼他的朋友们能够分享这种新的感受，他向他们谈论了自己对瓦格纳的印象，他写道：“在昨天晚上的音乐会上，《音乐协会》的序曲引起我长时间的激动，以至于在我所曾经产生过的这类情感中，这次是时间最长的。”瓦格纳的妹妹布劳克豪斯夫人正巧在莱比锡居住。她是一位很特别的女士，她的朋友们说在她身上能够看出她哥哥的某种气质。尼采希望认识她，他这一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 尼采传

他给罗德写信说：“在几天前的一个夜里，我回家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非常短：‘如果你答应和理查·瓦格纳见面，请在3点45分去电影院咖啡厅。——温德克。’请见谅，这个消息的确让我觉得自豪，我感到自己如同被一阵旋风刮得不知东南西北。我立即离开住所去找那个好样的温德克，他可以给我讲一些更进一步的情况。他对我讲，瓦格纳如今正在莱比锡，隐姓埋名、小心谨慎地住在他妹妹家里，新闻界对他的到来没得到任何消息，希劳克豪斯家的佣人们就像一群穿侍从制服的掘墓人那样封锁消息。布劳克豪斯夫人只向瓦格纳引见了一位客人：里奇尔夫人，她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你是明白的；借此她不但可以在哥哥面前为自己的朋友而觉得自豪，而且还能够在朋友面前为自己的哥哥而骄傲，多么幸福的人呵！里奇尔夫人去作客的时候，瓦格纳弹奏了《音乐协会》中的抒情曲，这出诗剧你是非常了解的；于是这位尊贵的夫人告诉瓦格纳，因为我的原因，她对这段乐曲很早就了解了。对此，瓦格纳感到既吃惊又高兴：他急切想和我私下会面。他们准备星期五晚上邀请我去。温德克解释说，因为职务、工作和别的限制，那天我没办法应邀，于是他们建议在星期天下午。那天我和温德克一起去了那幢房子，见到教授一家都在那儿，可理查却不在：他用一些古怪的头饰盖住自己的头外出了。我被介绍给这个非常了不起的家庭，并且接受了礼拜天晚上非常热情的邀请。

“不瞒你说，以后几天我总是想入非非、异常激动：你不可否认，在我刚进入社交圈的时候，在这位很难的英雄四周，环绕着某种似乎离奇的东西。

“要参加如此重要的 Party，我准备好好打扮一下。凑巧我的裁缝告诉在星期天会为我做好一件黑色的燕尾服：看来一切

## 尼采传

如意。星期天天气很坏，下起了雨和雪，雨雪交加，人们甚至一想到出门就会不寒而栗。尽管如此，我对罗君一个下午的到来感到高兴，——他向我讲述了一些埃利亚学者及其宇宙观中上帝的本质——因为作为候选人，他正在写由亚伯伦斯命题的论文《亚里斯多德之前上帝思想的发展》，以此获得学校里设立的奖学金，其时，罗默特正在解答‘有关意志’的问题。又到晚上了，裁缝没来，罗默特向我辞行回家了。他和我一起出门，来到裁缝那里的缝纫店。刚进店门，就看见裁缝手下的缝纫工做着我的衣服，老板答应在三个小时内把衣服送到。我离开缝纫店，对一切都觉得非常不错；回家路上，我路过京茨基，读了《风言风语》，很得意地在上面看到了一条新闻，大意说瓦格纳正在瑞士，而慕尼黑正在为他盖一幢非常体面的房子。而我呢，我明白很快就要见到他了，还晓得他昨天收到了那个年轻国王给他写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寄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

“我回到家里，裁缝还没把衣服送来。我心怀若谷地看着一篇关于欧多西亚的论文，外面一阵阵讨厌的嘈杂声让我时常分心。好不容易，我听到了那扇旧铁格子窗上的敲叩声。……”

敲窗的正是那位裁缝。尼采将衣服穿在身上，非常合身；他向这位裁缝表示谢意，可那裁缝依然站在那儿要求付钱。因为钱不够，尼采跟裁缝讨价还价要求少付点，裁缝不愿意降低收费，尼采不愿付钱，那裁缝便带着衣服走掉了，房间里留下尼采一个人尴尬地呆着。他沮丧地想起一件常用的黑色礼服，无法决定这是不是“为理查做的”。最后，他只得把这件衣服再次穿上。

## 尼采传

“已经八点一刻了，门外仍下着大雨！温德克八点半要和我在剧场咖啡厅里见面。在漆黑的雨夜，我向咖啡厅跑去，我这人太穷了，浑身上下一身黑，就连买一套燕尾服的钱都没有，不过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老天保佑我，在这个雪夜里，大街上好像也笼罩上了某种神秘奇异的色彩。

“我们来到布劳克豪斯家让人舒服的客厅，那里只有几个关系很近的亲戚和我们俩。我被介绍给了理查，我用简短的话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敬意；他则非常仔细地问我如何爱上他的音乐的，并且大声地诅咒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除了他在慕尼黑写的那些让人称赞的作品例外；他还嘲讽管弦乐队的指挥们，他们总是像父亲似地忠告说：‘来吧，你要是愿意，激动一点，再激动一点！’他学莱比锡口音非常像。

“我多想给你形容一下那天夜晚的快乐呵，那种快乐如此生动，如此奇特，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恢复那晚激动的心情，因而我的讲述没有办法做得比唠叨一个‘童话’更好些。瓦格纳在晚饭之前演奏了《音乐协会》中所有的主题音乐，他自己还学了各种声部：许多无法形容的细节只好靠你自己去想像了。他说话时思路敏捷、绘声绘色，表情之幽默和丰富能让看他表演的人捧腹大笑。其间，他和我长时间谈论了叔本华。他将自己才能归功于叔本华，并且告诉我，在哲学家中，只有叔本华一个人是了解音乐本质的人；啊，你要清楚，当我听到他异常激动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快乐呵！接着，他希望了解最近哲学界对叔本华的态度，他纵情取笑布拉格的哲学协会，并且谈到了哲学家的家庭生活。接着，他为我们朗诵了他正在着手写作的回忆录中的一个细节，那是他在莱比锡的学生生活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片断；就算是这个时候，当我一想到这段描

## 尼采传

写，便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他思绪顺畅，有趣之极，简直让人吃惊。

“最后，当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他异常高兴地和我握了手，并希望我下次再来与他一起讨论哲学和音乐。他还希望我能够帮助他的双亲和妹妹理解他的音乐，这是一个我不容置疑而应该去帮的忙。当我在以后能相当客观地回忆这个晚上时，我会更仔细地向你描绘这个夜晚。此致，真诚的问候，并由衷地希望你身体安康。”

尼采所期盼的那个能够平静下来仔细回忆一下的时光始终一直没有来临。他碰到了圣人。他感觉到天才的冲击，他的内心一直在为那晚的相遇而震撼。他仔细地看了瓦格纳的著作，以前他一直没有注意这些作品；并对这些独具魅力的艺术作品的思想，那种将诗歌、造型艺术以及和声这些单纯的美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进行了严肃的思考。透过瓦格纳的思想，他看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变化，自此，他那敏捷的心灵就向着这个方向前行。

一日，里奇尔对他说：“我会使你意外惊奇。你愿意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吗？”尼采的确感到很吃惊，他那时还不满 25 岁，还没有得到毕业学位呢。里奇尔只好将刚才的话再说了一遍。他告诉尼采，巴塞尔大学给他来了一封来信，询问他在《莱茵博物馆》杂志上刊登那篇颇具特色的论文的作者尼采先生是怎么样的人，能不能担当语言学教授的职务？里奇尔在回信时说，弗莱德里克·尼采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青年。他还写道，尼采先生是个天才。这件事虽然没有定下来，但基本上已经有了结论。



## 尼采传

这个消息让他感到很不安。他对这件事既感到自豪，同时也感到伤心。因为他不能再像过去一年那样自在逍遥了，接下来他还得放弃他的学习计划、旅行和广泛阅读的打算。他就快告别一种充满幻想的美好生活。他无法拒绝这样如此让人高兴的建议。与一切的良好感觉相反，他似乎还有某种里奇尔不得不据理力争的理由。这位上了岁数的学者对这位不可多得的学生，这个有独到见解的语言学家、诗人和形而上学家怀着一种真诚的慈爱；他不仅喜爱他，还特别相信他。但是他有一种忧虑，担心尼采在似乎太多的、过于卓越的天生的性格之不断诱惑下，他的精力将会分散在过多的课题上，从而浪费了他的天赋。在四年的学习时间里，他耳边经常听人重复着相同的忠告：想让自己变得强有力就得约束自己；如今里奇尔又再三重复了这个忠告。尼采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作了退步。他立刻写信给欧文·罗德：“以前我们的巴黎之行打算，别再去想它了！我肯定得去巴塞尔大学当教授了；我这个人哪，还想研究化学呢！从今往后，我得放弃一些东西。没有一个能如同优美的三度音调、小调或长调那样在思想上引起共鸣的朋友，我将会是多么的孤单啊！”

由于他的平常表现和眼前的这种特殊情况，他不经过考试就得到了毕业文凭。莱比锡大学的教授们可不想对自己的巴塞尔同行进行考核。

在南堡，尼采和家人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星期。他们一家充满了骄傲和欢乐：弗莱兹如此年纪就担任大学教授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尼采反驳道：“世上只是又多了一个教书的而已！”4月13日，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格斯道夫：

“明天清晨，我就要离开我的家人投身于这个大世界，在

## 尼采传

一种充满束缚和责任的沉重而无法容忍的气氛中开始从事一名教授的工作。我只能又一次对那一种充满艺术、充满欢乐并且拥有自由的时代说再见。现在，被无情女神主宰日常工作的时代开始了。《Bemoosten Bursche zich'ich aus》。……你一定会忘记那首充满忧伤的校园歌曲。是啊，是啊！现在我要变成一个平凡的人了！

“ 谚语随时随地都会变成真实的事情发生。在得到显位或官职的同时总会受点损失，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明白自己被迫戴上的是绳索还是铁镣。我依然有充足的勇气在有利的时机冲击某一环节，并冒着某种堕落的危险去试一试那种充满艰险的日子。到现在，我还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一点当教授而必须具备的条件。众穆斯林们与宙斯使我比较幸运地没有变成一个庸人和人群中的一个无知之徒！而且，我无法想像自己用什么办法让自己变成一个教授，因为我的天性是自由的，而这恰恰与当教授应该具备的天性相反。某种平常的工作、对某些问题和事情的不停止的看法，会像秤砣一样压迫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并且完全摧毁哲学方面的判断力。但是，我坚信自己有能力注视这种危险，因为哲学家所特有的严肃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有关思想和生命的各种真实且基本的问题由神秘信条的传播者、伟大的叔本华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了，以至于我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对自己的‘思想’产生怀疑。这种新鲜的血液使我的科学研究充满生气；把叔本华哲学的诚挚性讲给我的听众听，正是这种诚挚让这位崇高的思想家的额头焕发异彩——这不仅是我的渴念，也是我的大胆梦想：我要比一个有名誉的学者所意谓的教师做得更多。我正在考虑我们这个年代教师的责任；我期待着，我的内心充满着对我们的儿女的关切。既然我

## 尼采传

们不得不接受人生，那就让我们充分利用它，从而在我们死亡的时候，至少使人生在其他人的心目中拥有某种价值。”

其实弗莱德里克·尼采不需要自己让自己痛苦烦恼。要是他能够预知他将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他一定会觉得无比快乐。理查·瓦格纳就住在离巴塞尔很近的地方，尼采和他就快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了。

### 第三章 尼采和在托里普森的瓦格纳

尼采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活，他找到了住所，并和同事们开始建立友谊。可是他总是想起理查·瓦格纳。来到巴塞尔三个星期以后，他和朋友一起去四郡湖游玩。一天清晨，他离开朋友们，独自一人顺着河岸去这位老师的隐居地托里普森。托里普森是一个伸入四郡湖中的一块陆地的名字，那里有一个幽静的花园和一座宁静的别墅，从远处就能看见许多种植在园中的高高的白杨，白茫茫地连成一片。

大门关上，他上前敲响门铃。这所房子被树木所掩映。他一边等待主人来开门，一边观察四周。他听见了一阵和声的回响，不久一阵脚步声代替了这阵和声。一个仆人打开大门，尼采递给了他一张名片，仆人将这张名片拿去给主人看，而尼采仍在外边等待。主人看过名片，让仆人来询问来拜访的是不是那位有一天晚上在莱比锡曾经见过面的尼采先生。“不错，”尼采回答说。“你愿意下午再来吗？尼采只得表示不行，因为朋友们在等他呢。仆人再次去询问主人该怎么办，回来时带了另一个口信。“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一，你能再来托里普森吗？”尼采接受了这个邀请。

尼采认识瓦格纳的时候是在瓦格纳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这个了不起的人，不喜欢与太多的人打交道，他爱清静，喜欢独自一个享受生活。他刚刚和李斯特与德古特夫人的女儿汉斯

## 尼采传

·冯·布娄夫人相爱，并很快和她结了婚。她是一个继承了父母两个家族的天赋的让人佩服的女子。可是这却使所有有陈旧观念的德国法利赛教徒们愤慨和震惊。理查·瓦格纳此刻正在隐居，并创作着他的作品：这是一部一组四联歌剧，其中的每一出都是非常庞大的；一部不是为了使人高兴，而是为了拯救并扰乱人们的灵魂而构思的作品；这部作品非常奇怪且巨大，以至于没有一个观众有资格听它，也没有一个歌唱队有资格演唱它。总的来说，没有哪个舞台足够宽广或辉煌到能演出它。这是如何的不可思议啊！整个世界都必须听命于理查·瓦格纳，不是听命于他这个人，而是听命于他的作品。他已经完成了《女武神》、《莱茵河的金子》，《齐格弗里特》也快要完成了。他开始品尝到了驾驭自己的作品、并最终能把这些作品视为一个整体的创造者的快乐。他的快乐中掺合着愤怒与不安，因为他不是那种希望受到社会名流赞扬的人。他一直为人类所有的各种虚无的幻想所感动，并希望自己的作品反过来打动所有的人。他渴望得到观众，希望众人倾听自己的作品，而且从不放弃召唤德意志群众，尽管他们追随他的步子总是如此沉重、缓慢。“帮助我，”他在自己的笔下大声疾呼，“因为你们慢慢强大起来。不要因为你们力量变得强大而蔑视康德、路德、贝多芬和席勒这些以前主宰你们灵魂的人们，我是他们的继承人。帮助我，我需要一个能够自由支配的舞台，给我吧！我需要一个能够欣赏我音乐的人，你来当那个听众吧！帮助我吧，这是你们的职责。作为回报，我会使你们自豪。”

我们可以幻想一下首次拜访的情形：尼采举止温和，眼神含蓄而有神，讲话时声音因激动而显得紧张不安，尽管蓄着长而飘垂的胡须，那张脸却仍然那么年轻；瓦格纳在没有怯懦的

## 尼采传

叹息的情形下度过了五十九个年头，具有丰富的经历和直觉，满怀着期待和愿望，他说话时流露的表情中充溢着他那种年龄所特有的力量。他们第一次会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瓦格纳在说话的时候也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在书中写过的话，并急迫地说：“年轻人，我需要你的帮忙！”

那天夜晚的景色非常漂亮，他们的交谈也很活跃。当夜色渐深，尼采打算回家的时候，瓦格纳提议要送他一程。于是他们一块走在沿河的路上。尼采特别高兴，他期待多时的愿望如今终于变成现实了。他一直期盼去爱、去赞美、去听从，如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做他老师的人，一个没有对爱 and 任何赞美显得过分的人。他完全放弃了自己，决定跟随于这个富于灵感而孤独的人，决心和他一起与迟钝的群众，与德国的学院、教堂、议会和宫廷进行斗争。瓦格纳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毫无疑问，他也觉得非常高兴。他从一开始就发现在这位年轻的来访者身上有种不简单的天赋。他能够和他交谈，交谈就预示着索取和给予。而在此以前很少有人能像尼采一样和他交谈得如此愉快。

5月22日，在尼采与瓦格纳交谈的八天后，几个要好的朋友从德国来到托里普森庆祝他们老师的六十岁生日。尼采受到了邀请，可是他要作第一次演讲的准备，他不得不拒绝这次邀请。他希望尽快把自己业已形成的有关本学科及其教育的想法告诉世人。荷马的风格问题被他选择为自己的课题，这是一个喜爱荷马作品的艺术家与分析古人的学者之间存有分歧的问题。尼采的论点是，学者就应该以接纳艺术家的观点来解决这场争论。他们的考订，经过大量使用历史结论，已经恢复了大

## 尼采传

部分的框架和这两部史诗的传说，可是这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毕竟《奥德赛》和《伊里亚特》以清晰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了，如果歌德说：“这两部史诗出自同一个诗人。”——学者就无话可说了。语言学家的工作是有限的，却又是值得尊敬和有用的。我们要记住尼采在就职演说完毕时曾说的话：就在几年前，这些伟大的希腊杰作还被一大堆偏见所掩埋。是学者们辛勤的劳动为我们拯救了这些杰作。语言学既不是穆斯，也不是葛莱斯，她更没有创造过这个世界，创造这些绝世音乐的也不是语言学。但她是艺术的收藏家，我们应该感激她，正是因为她，这些早已被遗忘并几乎无法辨认的音调才能够再次标读出来。这的确是一项巨大的功劳。“于是，就像以前穆斯们降临在那些愚蠢而倒霉的比欧修农夫中间一样，现在这个使者也来到了一个充斥着恶毒而阴沉的幽灵、充满了不可救药而深沉的悲惨的世界，并且以唤醒我们对所有神灵美丽光辉之形象的记忆、唤醒我们对一个奇特、蔚蓝、幸福而遥远的家园的回忆来安慰我们。……”

巴塞尔的布尔乔亚们对尼采的演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们觉得他的演讲精彩极了，他们纷纷前来倾听这位早已得到公认的天才青年教师的讲演。成功使他兴奋；而且他的想法传到了奇异、遥远而蔚蓝的托里普森。6月4日，尼采看到一张便笺：

“我们想和你一起住两天。”瓦格纳写道，“我们想弄清楚你是用什么做成的。我到现在还没有从我的同胞那儿获得过如此的快乐呢。来改变我一直坚信着的永不改变的信仰吧！和歌德及其他一些人那样，我把这种信仰视为德国的自由。”

尼采愿意挤出这两天时间，而且从此之后，他就成了瓦格

## 尼采传

纳家里的常客。他写信对朋友们说：

“瓦格纳让我们所有的希望得以实现：他是一个才华横溢、有独特见解且让人喜欢与他交往的人……不过我得闭上嘴巴了，因为我在歌功颂德呢。……”

他又接着写道：“真切的希望你不要相信那些记者和评论者们写的任何关于瓦格纳的事情，那都是不真实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了解瓦格纳，所以他们也不能对他进行评头论足；因为整个世界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这种根基不是属于他的，并且在他的艺术气氛中根本找不到这种根基。瓦格纳受到如此纯粹的理想主义、如此深沉感人的人性的支配，这使我觉得瓦格纳就是神。……”

瓦格纳曾经应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的要求写过一篇有关社会形而上学的文章。这篇一直被看成是蛊惑一个浪漫而年轻的王子的作品被婉转地阻止出版，只在一些朋友中传看。瓦格纳把它给了尼采，尼采回家后读了，这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他。这篇论文给当时社会所起到的影响可以在尼采的作品中见到，在这里我们需要将这篇论文的性质作一下介绍。

在1848年瓦格纳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篇论文就从解释他以前的这个过错开始。这个过错并不说明他曾经拥护过人人平等的思想；他只是期盼和向往美好和有秩序的生活。换句话说，热爱优越的心灵，不可能乐意接纳这样一种思想。但是他希望一种从比较低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性能够通过很小的努力，升华到一种对艺术的感悟。但是他想错了，就像他此刻所觉察到的那样。

瓦格纳在文章中写道：“虽然我的许多朋友有超越生死的



勇气，但他们还是全被征服了；他们努力的失败向我证实了他们是一种根本性谬见的牺牲品，他们向世人所提出的要求是世人没有可能办到的。”

他的文章所提出的观点鲜明，他觉得世人是没有力量的，他们的付出是白费心机的，他们之间的协议是不保险的。他以前相信群众可以为历史带来一种文化上的提高。现在他发现这些群众不会同心协力地保护好已得的文化。他们只在乎那些平庸、短暂的和基本的需要。对他们而言，所有高尚的目标都是没办法实现的。因此现实迫使我们去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想出办法让大众尊崇一种总是超过他们理解力之上的文化？怎样使他们带着热诚与爱，甚至不顾生命地去尊崇这种文化？一切政治都包括在这一似乎难以解决问题中。想想大自然：谁也不知道她将来的结果，但是人类还是尊崇她。大自然是如何获得人们对生命的执着的呢？大自然蒙蔽了她的创造物。他们将他们置于存在却不会实现的幸福之中。但愿她给予他们那样的天性，这些天性迫使最恭顺的动物去忍受自愿的痛苦和漫长的牺牲。她把所有的生灵置于梦幻之中，并以此让他们用坚定不移的忠诚去忍受、去挣扎。

瓦格纳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社会应该用相同的方法来维持。是欲望与幻想保证了社会的继续发展，那位统治者的职责就是应该巩固并发展已有的幻觉。最基本的幻觉是爱国之心。应该教育所有孩子喜欢自己的君王——这个国家存在的代表，而且这种喜欢一定要发自人的本能，强烈到足以使最难的克制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

爱国的幻觉能够保证国家的长久性，但是还不能够保证一种高度的文化。它庇护残忍，割裂人性、偏狭和敌视。目光总

## 尼采传

是俯视着自己国家的君王，总是注意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清楚扩大这一范围代表着什么。这样就必须有第二重幻觉，那就是宗教的幻觉，其教理以广博的爱和深刻的联合为象征。君王一定要在他的臣民中维持这种幻觉。

一般人要是深受这双重幻觉的影响，就能够在一种有价值且幸福的环境中生活：他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他得救了。而君王和贵族的生活则比较危险和沉重。因为他们传播各种幻觉，所以他们是他们所传播的幻觉的评判者。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暴露的，他们清楚人生是怎样的一种悲剧。瓦格纳写道：“伟大、卓越的人在普通人对人生失去希望并有求于自杀的同样条件下，每天都在踏踏实实地寻找自我。”君王和他周围的上层人物，以及他的贵族们，都以他们的勇猛为武器，抵抗着如此懦怯的引诱。但是这些人经历了一种必须“背对世界”的痛苦。他们为自己找寻一种安静的幻觉，或许他们同时是这种幻觉的附庸和创造者。在这儿艺术成为解救他们的特殊媒介，并不是为了激起群众朴实的激情，而是为了让贵族们减轻生活的不幸并使他们持续勇猛。在给路易二世的信中，理查·瓦格纳写道：“我将艺术当成温和的希望之乡送给我最要好的朋友。如果艺术不能真正地、彻底地将我们提升到高于生活的境界，至少它通过生活本身上升到一个极高的领域。它赋予生活一种游戏的外观，它让我们摆脱于共同的命运，它慰藉我们，让我们陶醉。”

1869年8月4日这天，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尼采写道：“昨天我刚好在看瓦格纳给我的一份名为《关于国家与宗教》的手稿，这篇手稿是为了向‘他年轻的朋友’巴伐利亚小国王解释他对宗教和国家的独特理解而写作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跟

## 尼采传

自己的国王用比这更可敬、更具有哲理意味的口气说话。我觉得我被那种似乎不断地由叔本华的精神所激起的理想而振奋和感动。国王应该比任何普通人都更清楚地明白人生的悲剧性本质。”

9月，尼采在德国住了几天以后，再次回到了巴塞尔和托里普森生活。在巴塞尔，尼采有一份工作，有那些认真听他讲课的学生与关系融洽的同事们。他的才智和音乐才华，还有他和瓦格纳的友谊，以及他那优雅的仪表和举止，让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最上等的家庭都喜欢和他来往，而尼采也从不拒绝他们的邀请。不过社交场上的一切欢乐无法与最单纯的友谊相比，在布尔乔亚城市里，尼采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只有在托里普森，他才觉得满足。

尼采在给那时正在罗马居住的欧文·罗德写信时说：“现在，我也有了意大利，但是我只可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拜访它。托里普森就是我的意大利，托里普森如同就是我的家。最近我去了那儿四次，除此之外，几乎每星期都会给你写一封信。朋友，我感觉要把我在托里普森所看到、听到和学到的所有的一切向你详细地写出来是不可能的。相信我，歌德与叔本华，埃斯库勒斯和品达仍然活着。”

尼采每次回到巴塞尔都心情不安。一种孤独的情感袭击着他。在向欧文·罗德讲述自己对工作所怀有的希望时，他吐露了这种孤独的心情。

“唉，我亲爱的罗德，”他说，“我几乎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孤独，不尽的孤独，我一直咀嚼它们。唉！我宁愿生一场重病，如果能够用重病换取和你交谈一个晚上。写信也丝毫

## 尼采传

消除不了我多少孤独！……人总是需要助产士的帮助才能降临于人世，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将被送往几乎没有什么计划与思想的职业学校和各种小旅馆里。可是当我们将自己的想法孕育成功时，却根本不会有人支持我们，即便在痛苦的分娩时刻也不会有人来帮助我们：这种时刻是那么的忧郁和阴沉。我们只可以将那些还很不成形和沉重的想法产生在某个黑暗的洞穴里。友谊的阳光永远不会将它们照耀。”

他接着说道：“我慢慢变成孤独散步这种艺术的爱好者。”还补充道：“对此，我的友情呈现某种病态。”然而他从内心深处觉得幸福。后来他也这样说过，并且告诉他的罗德不要相信他以前写的信。

“事件交往具有那种与之相关联的麻烦：一个人总喜欢表露出自己最好的方面，而事实上一个人往往所显露的是最暂时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和弦而不是永恒的旋律。每次给你写信时，我总会回忆起霍德林所说的话，‘年华易逝，爱能使人付出他最好的东西。’我至今还不曾忘记，我最近给你写的一封信里你看到了什么？空虚、矛盾、怪僻、孤独。然而秋季与宙斯神美的天空理解它。一股非常强大的激流经常将我推向正确的思想，我每天都沉浸在真实的想象和丰富的感觉所带给我的充实而快乐的时间里。——在这种感觉激烈升起的时候，我从没失去机会给你写一封信誓旦旦、思潮澎湃的长信；我将它抛向蔚蓝的天空，坚信它能够借助联系着我们心灵的激情飞到你的身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这些珍贵的感想，明确的思想，因为我们拥有这位青年的所有笔记，与此同时也清楚这位正在不停努力以得到优势和力量的年轻人一切的谬误。

## 尼采传

他给里奇尔写信说：“读书时代对我来说是一种纵横于艺术领域和语言学的自由的漫游。因而此刻我对你的感激之情非常强烈，直到如今你依然是我生活中的‘命运之神’。我因此明白你的帮助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就是这种帮助使我从彷徨者变成一颗恒星，并且迫使我去多次尝试那种有规律而烦琐的工作，那种的确不变的研究对象的乐趣。当一个人被自己同行神圣的 *ἀνάγκη* 的帮助的时候，他的工作完全成了另外一回事；他的睡眠是如此的安宁，而且睡醒以后，他在工作中能够运用的知识又是如此的可信。的确，那里没有任何的庸俗味道。我觉得自己如同要将一大堆散乱的笔记纳入一本书里。”

尼采表达其指导思想的这本书就是《悲剧的诞生》。他对古希腊历史作了大胆的思考；并且以古希腊人的思想为重点，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他觉得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敏锐的观察能力，将历史当成一个整体来考察。他在笔记中写道：“语言学方面一切的大进展都是具有创造性的认真观察的结果。”歌德见到了一个宁静而明亮的古希腊。由于无法脱离歌德天才的束缚，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发掘领悟他很早以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为自己去发现、去探索。歌德注意的是亚历山大时代的文化。尼采却忽略这一点。他对未开化的、野蛮的原始时代更感兴趣，十八岁的时候，他选择了贵族泰奥格尼斯的对句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自此，他的本能就开始牵引他向那个方向发展。他在那里吸取了一种活力，一种思索、行动、承受痛苦和忍耐的力量，一种让他的灵魂充满快乐的富于生命力的梦幻和诗意。

最后，他在这同一个古希腊再次发现了他的老师瓦格纳的精神。瓦格纳祈盼更改悲剧，而且想将剧院当成超越世俗的工

## 尼采传

具，以此来呼唤人们心灵中渐渐减弱的对诗的意识。“悲剧性的”希腊人也有过一种同样的雄心；他们希望通过对神话极其生动的召唤来唤醒希腊这个民族，并使这个民族再次崇高起来。他们的事业是高尚的，但它没成功，因为皮雷埃夫斯的做生意的人们、每个城镇里的平民阶级还有市场和港口上那些粗俗的人们对抒情性艺术丝毫没有兴趣，这种艺术实质上确定了一种过于深奥的思想方式和过于强烈的贵族性质。征服了贵族，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理查·瓦格纳遇到了相同的敌人——他们是那些生活安宁幸福的卑鄙的预言家和民主人士、枯燥乏味的思想家。

“我们的世界正在日渐犹太化，那些沉湎于政治的爱说大话的人们对瓦格纳那种深刻的、理想主义者的艺术充满了敌意。”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尼采写道，“他那骑士般的天性与他们合不来。难道瓦格纳的艺术也同另一个时代埃斯库勒斯的艺术那样无法避免失败吗？”弗莱德里克·尼采老是忙于类似这样的一种斗争。

他向他的老师透露了自己的新看法。他对老师说：“我们有必要更新有关古希腊文化的思想，我们一直依靠着虚伪的老生常谈的生活。我们总是讨论希腊人的欢乐和沉静；其实这种沉静、欢乐是乏味的、迟熟的果实，缺少奴隶制时代的那种魅力。柏拉图的温和，苏格拉底的诡谲，就已经有了衰落的痕迹。我们应该研究更久远的时代，研究公元前六世纪、七世纪。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觉察到那种原始的活力，那种质朴的力量。在埃斯库勒斯的戏剧这些人类成年时期的表现艺术和荷马史诗这些人类幼年时期的传奇文学之间，希腊人经过较长时间努力，熟悉了各种训练方式和自己的天性。我们要去研究的正

## 尼采传

是这些时代，因为我们和它们所处的时代很相似。今天的欧洲人和当时的希腊人同样深信取决于自然力的天命，而他们同时认为人类应该为自己创造偶像和美德。他们感受到一种并不逃避生活的勇敢的悲观主义的激动。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是一种完全的一致和平行；悲观主义、勇气还有期待建立一种新型的美的愿望……”

瓦格纳对尼采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从而在生活中和他交往越来越密切。一日，弗莱德里克·尼采在场时，他收到了从德国传来的消息：由于没接受他的指导和忠告，《女武神》和《莱茵河的金子》演得非常差劲，都以失败告终。他觉得很悲哀，并且毫不掩饰失望心情。他早就为这部庞大的作品指定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观众和剧场，如今这一切就在自己的眼下失败了，他为作品的贬值痛苦异常。他那种崇高的痛苦使尼采深受感动。

尼采专心从事教师的工作。那时瓦格纳正在给《众神的黄昏》作曲。作品一页页不紧不慢地在增加，好像是从一股看不见的泉源中有规律地流出一样。然而再困难的创作都无法消耗瓦格纳的全部精力，在作曲的这些天里，他还完成一部自传。瓦格纳将这部自传和自费印刷的十二部说明寄给了尼采。尼采还受到瓦格纳的邀请，并给瓦格纳提供了一些帮助。圣诞节的时候，瓦格纳正在给他的孩子准备一场裘迪和帕切的表演，他需要一些惟妙惟肖的天使和魔鬼的小塑像，瓦格纳夫人请尼采在巴塞尔替他们买一些。她笑着地说：“我不记得你是学者和教授，还是一个语言学家，我只清楚你才二十五岁。”他把巴塞尔的各种小塑像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感到都不满意，于是写信去巴黎订购了所能想像到的最美丽的天使和最可怕的魔鬼。

## 尼采传

尼采被允许观看了裘迪和帕切的表演，并与瓦格纳夫妇一家在非常亲密的气氛中度过了圣诞节。科茜玛·瓦格纳送给尼采一本法文版的蒙田集作为圣诞礼物；尼采当时好像还不清楚蒙田，可没过多久他就深深地爱上了他。那天科茜玛不够小心，因为对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来说，蒙田的作品是极具危险的读物。

9月份前后，尼采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拜伦·冯·格斯道夫：“冬天我要就古希腊悲剧的审美观进行两次演讲，瓦格纳会从托里普森来听我演讲。”虽然后来瓦格纳没去，但是有很多人听了尼采的演讲。

他勾画了一个为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陶醉和神秘觉得烦恼，并将这种烦恼、陶醉溶入诗、歌以及悲剧的沉思而陌生的古希腊。他似乎想对这种不朽的浪漫主义精神作一个结论，在他看来，这种精神不管在公元十三世纪的欧洲还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都是一样的；不用问，在托里普森激励着瓦格纳的也正是这种精神。不过尼采尽可能不提后者的名字。

“看伟大的狄俄尼索斯悲剧的雅典人在心中迸发出那种自然力的火花，悲剧正是诞生于这种自然力。这是青春期无法控制的情感发泄；在春天里，那种谵妄而狂暴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冲击着每一个原始人的灵魂，也同样冲击着整个大自然的生活。大家都知道，被基督教教会歪曲了的狂欢节和复活节，开始是春天的节日。在古希腊原始土壤中诞生出了富于热烈感情的人民；在中世纪时期，圣维塔斯节和圣约翰节的喜庆舞蹈也用一样的方式把大批群众吸引出来，他们载歌载舞，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不停扩大自己的队伍：一切这样的事实都能



够追溯到一种非常顽固的天性。当然，医生们可以将这些现象视为病态，可我们则高兴地说，古代戏剧正是这种病态的精华，而且现代艺术如果不是从那种神秘的源泉中冒出来的清泉，那么这种艺术则是可悲的。”

在第二个演讲里，尼采认真考察了悲剧艺术的终结。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古希腊其他的艺术都在昌盛之后慢慢地衰落下去，悲剧却一点都没有衰落的预兆。而在索福克勒斯以后，似乎遭到一场大灾难的侵袭，悲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尼采仔细描述了这场灾难，并且指出其原因就是苏格拉底。

他竟敢指责最受尊敬的人们。正是苏格拉底抑制了古代诗歌。苏格拉底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艺术家；他既不著述，也不说教，甚至连话也不是经常说；他只是在公共场所，叫住来往的人，以他滑稽的逻辑令这些人大吃一惊，使他们认同自己的愚蠢和无知；他取笑他们，并让他们自己取笑自己。他的嘲笑让给予这个民族的祖先以力量的纯朴的信仰和支撑其美德的神话受到了耻辱，他小视悲剧，并且公开表明自己对悲剧的看不起；那就足够了。欧里庇得斯也因此忧虑不安，从而阻抑了他的灵感；同时，或许能够超过索福克勒斯本人的年轻的柏拉图相信了他的话，毁掉了以前所写的诗稿，并丢弃了艺术。他对古希腊人原有的豪放不羁的天性进行了破坏，并且借助于被他引诱而堕落的柏拉图之口，强把古人还没知道的对大自然的幻觉视为人的理性能够明白的东西，而人类在那个时候仍完全处于这种幻觉之中，并且始终和睦融洽地生活着。弗莱德里克·尼采准备把这些段落描绘进他的著作《悲剧的诞生》里。

对苏格拉底的公开指责让巴塞尔的听众非常吃惊。瓦格纳获悉这一消息后，在 1870 年 9 月给尼采写了一封极其精辟而

## 尼采传

热情洋溢的信：

“拿我来说，我要向你大声地说：对啦！真理已经被你抓住，你以高度的准确性接触到了要害。我期待这些作品问世，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会与广为人知的教条主义谬误进行斗争。不过你还是让我觉得不放心，我衷心地希望你成功。我同时还想奉劝你，不要在篇幅有限的小册子里仔细记述你那些必然让人难以接受的新思想。我感觉你的想法已经将你深深打动了，你应该将这些想法写成一部规模较大的著作。那时你将会找到十分生动的词来描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些天才性的错误，并向我们提供这些到位的描述，这些创造者是如此的神奇，即便是我们断然否定他们，也不由得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敬慕！当我们想到那些对世人来说这般陌生的、本质无法明白地调和时，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言词不断增强，直到最后竟成了赞歌！而当我们因为回复自我，清晰而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写出一部比那些老师更出色的作品时，激励着我们的又是如何的期望和自豪呵！”

尼采给瓦格纳的写的全部信件始终没有公开过。它们毁掉了？遗失了？或许是因为不无积怨的科茜玛·瓦格纳夫人不愿发表？总之，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确定，尼采必定求助过瓦格纳，以便帮助他将那些如乱麻般的观点有条有理地表达出来。瓦格纳对尼采的求助作了答复：

“朋友，——可以在信与你谈论这些问题实在是太值得高兴了！到现在，除了我的科茜玛·瓦格纳，我还没碰上一个能像你一样与我能够这般严肃谈问题的人。如果不是你和科茜玛·瓦格纳，谁也不会知道我会怎么办！不过我得用大量的自由的时间，放弃别的计划，才能和你一起反对‘苏格拉底的哲

## 尼采传

学’，——讲得更明白一些，我必须放弃所有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在我们合作中，分工是件好事。你能帮我做很多事：你可以承担起我的一半的工作。这样做，你或许还会得到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命运。在研究语言学时，我从来没获得重大的成功；而你在音乐尝试中也没有得到过巨大成功：所以，最好是不要强求。尝试当一个音乐家，你会得到像我坚持语言学研究一样的后果。不过，语言学像一个音乐家一样，在我的作品中指挥着我。至于你，应该在进行语言学研究的同时尝试一下当音乐家的味道。我说的这些话对你是有用的。你以前告诉过我，如今人们都希望一个专职语言学家将自己束缚在怎样庸俗的偏见之中——我也曾对你说，一个天才的、‘纯粹的’音乐家现在应该在无法形容的陋室里荒废自己。你应该帮助我为那个伟大的‘文艺复兴’铺路吧，在那里荷马在柏拉图理想的影响下，最后将成为超越升华了的荷马。……”

此刻，尼采准备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构思好的作品写出来。2月，他告诉罗德：“科学、哲学和艺术在我心中变得非常密切，致使我很快诞生出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来。”

但是尼采的工作妨碍了这一才智的抒发。3月，他成为一名正式教授。这使他很高兴，但也更忙了。同时，学校委派他担任一个高年级的修辞学课老师；紧接着他又要用拉丁文为弗利堡大学的鲍姆勃拉克教授写一份执教五十周年的祝贺演说词。从不逃避职责的尼采致力于演说词的写作和备课。4月份的工作忙。里奇尔创办了一份名为《莱比锡社会语言学年鉴》的评论杂志，他希望尼采能为它撰稿。尼采答应了，而且还写信请罗德与自己合作。

他在给罗德信中写道：“就我本身来讲觉得我应该为这份

## 尼采传

杂志写稿。尽管他会使我更忙，但我仍很乐意。我们应该为这份杂志贡献力量。你清楚，某些人会怀着恶意或好奇去读它，所以一定要将它办好。我已经答应。你呢？”

1870年5月、6月接着来到。尼采忙得不可开交。圣灵降临节的时候，罗德回家，途经巴塞尔并在此逗留了一段时间。尼采非常高兴，他带着罗德去了托里普森，希望罗德能结识瓦格纳。他们一起在一个深渊边度过了快乐的一天时光，他们好像并没有清楚地觉察到这道深渊。罗德因为要回家，他告别了巴塞尔，留下尼采一个人做那件蠢事的牺牲品，他过度劳累，他病了，倒下了。

他对1870年使欧洲陷入混乱的战争的传闻有没有注意？他不留意新闻也不读报。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关心祖国，而是因为他一直以来以歌德的态度把这个国度幻想成一种道德和艺术的伟大源泉。人民的不安也许只能引起了他一种想法，并且只有一种。“国家会因没有战争而变得过于强大。”他总是这样写道。不用问，除了尼采的想法外，我们在这里还听到了对托里普森谈话的某种反应：在庇护者路易二世统治着的巴伐利亚，瓦格纳再次受到了热情的赞美；德国北部柏林人对他的印象犹坏，因此他一点都不希望有战争危机，因为这种危机必将导致普鲁士进行更有力量的发号施令的后果。政府，尼采简单的解释，普鲁士就是政府。正如他老师所担心的那样，尼采预见到柏林这个由银行家、官僚，报界人士还有犹太人盘据着的、被人取笑的城市就要得到的霸权。

7月14日这天，病情渐渐好转的尼采躺在长椅上给欧文·罗德写信。尼采和他谈起汉斯·冯·布娄和理查·瓦格纳，谈起友谊和艺术。信写到一半他突然不写了，一行空格证实了他思

路中断。

“一个晴天霹雳此刻响起了，”他写道，“普法公开宣战了；战争这个魔鬼降临在我们早已变得庸俗乏味的文化上。我们以后变成怎么样呢？”

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在和平的黄昏会过一次面了。现在，我们的一切抱负都代表着什么？也许我们此时正处于一种结局的开头！这是多么阴沉的景象啊！修道院将会成为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将是第一批修士。”

尼采的最后署名是“忠诚的瑞士人”。我们不妨从字面上解释这个意想不到的署名，尼采曾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国籍。毫无疑问，这个署名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这一点。它体现了尼采内心的超然独立：他打算扮演一个沉思者的角色。

这是他怎样的误解自己啊！他太勇敢、太年轻、太忠诚于自己的民族，以致于在就在眼前的这场戏剧中无法只担当旁观者的角色。作为一个“忠诚的瑞士人”，并因为瑞士人的身份避免了从军的义务的尼采，和妹妹伊丽莎白一起安安静静地住进了一个山间客店里。在那里，他写下了许多和古希腊抒情风格有关的篇章。同时，他首次完整地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精神的界限进行了阐述。然而德军此时正在横渡莱茵河，并且打赢了第一仗，尼采知道这个消息时深受感动。一想到自己没有参加这场战争，而且还在这场战场中受到了保护，他就无法继续沉思下去了。

7月20日这天，在写给里奇尔夫人的信中尼采表达了当时在隐居地所想的一切。起初他表现出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好像是由对古希腊被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所引起摧毁的记忆导致的。相似的历史不幸告诉我们，同样的这样一场民族战争的灾

## 尼采传

难可能会将同样一种文化传统摧毁。”但是他同时也表现出开始支配着他的激情，“我对自己赖以藏身的免役觉得羞愧，此刻，运用我从军时所学到的本事的时刻已经来了。当然，我随时准备投身这场激烈的战斗。你清楚吗？基尔的学生们全都积极参军了。”8月7日早晨，他在报上看到华沙发出的电讯：德国战捷，伤亡很重。他再也没办法隐居了。他来到巴塞尔，在争取得到瑞士当局的批准后，他加入战地医疗队，并立刻向德国进发，参加那场他极感兴趣的战争。

他穿过了被占领的阿尔萨斯，见到了在华沙和威斯明堡的停尸间。8月29日这天，他在离斯特拉斯堡很近的地方休息，那里的战火照彻了地平线。然后他又向南锡和吕内维尔还有梅茨周围的乡间进发，当时那里已成了一个很具规模的野战医院，马斯拉图、圣普莱弗和格雷文洛特许多无法护理的伤员正在那里死于传染病和伤痛。一些受伤的人接受了他的医护，尼采勇敢而亲切地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讨厌地去看待这些劳动人民。他还有这成千上万的人：有些人战死，还有一些人则严阵以待或武装进军。他怀着敬重的心情照顾他们，关注着这些伤员的病情。在战争的威胁下，这些人周围洋溢着某种神圣而庄严的东西。他们忘了自己各种没意思的想法；他们在进军，在歌唱，他们听命于自己的统帅；他们的生命随时会遭遇死亡。尼采的痛苦获得了补偿，一种兄弟一样的感情冲动让他精神振奋，他喜欢他身边那些质朴的人们，他不再觉得孤独。“我的军事热情彻底醒悟了，”他写道，“而我却没有办法让这种情感得到满足！我会去塞当，去拉斯维勒，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我都会去。可瑞士的中立地位总是让我放不开手脚。”

## 尼采传

他在很短的时间越过了法兰西，并被派遣将伤员转移到卡尔斯鲁的医院里去。

他向卡尔斯医院进发了，为了免受车外的阴雨和寒冷袭击，他与其他的一十一个人一块被紧紧地锁在一辆货车里，他们一共躺了三天三夜。有二名伤员受到白喉的侵袭，所有的人都患了痢疾，德国的一个神秘主义者说过：“想到达真理的山峦就必须经受住最险峻的磨难。”尼采时常想起他非常喜爱的这句格言。他检验了自己的想法，考验了自己的勇气。他为伤员们包扎伤口，倾听他们的呼吁和抱怨，但是他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思考。在这之前他只晓得书，而此时他明白了人生。他仔细品味着这种苦涩的经历的滋味，经常从中读出某种不可触及的美。“我也怀有自己的种种希望与心愿，”他写道，“幸亏有他们，才能使我在极其可怕的情况下正视战争并且从不停止沉思。……我想起一个孤独的夜晚，我和那些我所护理的伤员们一块睡在一辆货车里，从未间断过沉思探究悲剧的三个深渊，它们的代名词是幻想、意志、苦恼。那时我是如何得到这个让我肯定的结论，认为由知识、悲剧和希腊人的欢乐所产生的英雄在其诞生时必定经历了同样的磨难呢？”

他带着伤员和疾病来到了卡尔斯鲁，他患了和伤员相同的病，白喉和痢疾。和他一起在野战医院工作过的叫不出名字的同事细心照顾了他。尼采等到病情稍有好转，就立刻来到了南堡的家，在那里，他得到的不是休息，而是思索与工作间的彻底空闲。

他给正在法兰西参加战斗的朋友格斯道夫写信说：“是啊，那种对我们而言具有相同性的对事物的观念早已在战火中通过了严峻的考验。我也有了和你相同的经历。和你一样，我会将

## 尼采传

这几个星期作为一个新纪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在这个纪元中，我的任何一个做人的标准都在内心再次得到了肯定，我将发誓和它们共生死。……如今，我再次来到了南堡，可是我今天的病情恢复的不是很好。我曾经生活中的气氛就如同一层乌云很早就在我眼前出现了，我听见了一种永不停止的哀悼声。”

他在 1865 年 7 月的萨多瓦战役中已经明白了战争，并且感觉到了它的魅力。一种崇高而质朴的愿望吸引了他，瞬间，他感到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牢固地连结在一起了。“我感受到一种爱国的激情，”他写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他培养并抓住了这种突然萌发的情感。

当然，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忠诚的瑞士人”，他变成了一个为自己祖国而感到骄傲的德国人。他歌颂战争，因为战争让他脱胎换骨。战争唤醒了人们活力的同时也让人们心神不宁。它逼使人们在理想的秩序中寻找一种责任和美的秩序，探索那种非常残酷的人生结局。在和平时期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抒情诗人、哲人，在战争年代却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需要他们。将自己排列领袖之后的类似的需要让他们对天才充满了重视和关注，在战争的重重压力下，人性变得更真实，这样才能走向崇高和勇敢。

尽管尼采的病情还没完全康复，可他却再次拿起了写作时用的笔记，让他好记下自己新的思想。他指出，在古希腊时期，从被征服的奴隶们从事工作的地方，到自由人耍枪舞剑的广场和健身房，艺术一直是一种受斗争约束的能够看得见的社会形式。那展翅翱翔的形象，那个萨摩得拉斯岛的女神曾经就这样为她的伙伴追逐血染一般的战船。



## 尼采传

战争给予希腊人创造力，他们称赞战争，把战争视为自己的朋友。“就是这些带有悲剧性神秘色彩的人在战争中给予波斯人以狠狠的打击，”弗莱德里克·尼采写道，“反之，那些经常作战的人们则离不开悲剧，因为那是他们当作健身的饮料。”在尼采的笔记里，我们能够听到那颗盼望超越所知甚浅的希腊抓住真实概念的悲剧的心灵的跳动。我们看到笔记中重复地使用过悲剧这个词，好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笔调，这位年轻的思想家如同小孩子学习新词语一样，重复地练着：——“波斯人被具有悲剧色彩的希腊人征服了。……悲剧人物在非凡的理解力和创造力方面与大自然类似，他戏弄悲哀。……”三个过程暂时让他对研究有了满足：“悲剧的艺术作品——悲剧人物——悲剧场景”，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作品的三个基本部分，他打算用《悲剧人物》作这本书的名字。

希望我们不要误会他所沉思的真正对象：他通过以前历史中辨识到的这种社会和训练，其次是他所想的和希望的自己祖国的模式。他见识了被舒适生活和功利主义削弱了的欧洲的拉丁民族，而且目睹了富于诗人、战士、胜利和神话的德意志民族。她是那些日渐衰落的民族的宗主国。她该如何行使用这种宗主权呢？通过她的成就，一个人难道预示不到悲剧而好战的、抒情而勇武的新时代吗？一个人能够幻想到这个时代，所以他应该对这个时代充满希望，而这希望就能够支配一个人的使命。有俾斯麦统帅，毛奇战士，瓦格纳诗人，——至于哲学家，那就是活着的尼采，这个德意志是多么应该值得骄傲啊！虽然这种骄傲没有在任何场合表示过，但是他的确充满这种信念：因为他坚信自己的天赋。

他非常高兴，可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想像出一个

## 尼采传

理想的祖国，可是他一直没忽视过祖国的确还保存着的那种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

10月份和11月初，他和家人住在南堡，他不喜欢那里和自己往来的官员。南堡是普鲁士里的小城，尼采不喜欢这些庸俗和强健的普鲁士人。梅茨这支法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被俘虏了，德国人因这种极度兴奋的自满情绪而显得头重脚轻。尼采讨厌这种倾向。他那苛求的心灵或许并不清楚，这种胜利后的极度兴奋的情绪是一种休息，相反地，他感到恐惧和厌恶。

他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格斯道夫：“我害怕，我们将必须为民族取得的辉煌胜利而付出代价太大了。以这种代价来换取胜利，是我永远也不会答应的。说实话——我觉得普鲁士是一个对文化有着极大危险的强国，……干事业并不是简单的事，但是我们应该做一个在任何烟幕中都保持头脑清醒的哲学家，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这样暴乱分子才没有机会窃取任何成果，这些成果在我眼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与它相比的，就连我们民族的振兴和英勇的军事行动，都是无法与它们相比的。”

接着发表的一份宣告，深深地打动了尼采。这份宣告发表时是贝多芬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德国人由于忙于战争，他们已经不记得这个活动了。理查·瓦格纳开始讲话，仅仅他的声音就足够唤起征服者们对另一种光荣的回忆。他大声说道：“德国人，你们是无畏的！在和平中永远保持无畏吧。……在1870年这个光辉灿烂的一年里什么事也比不上纪念伟大的贝多芬更适合于你们作为勇敢者的自豪。……让我们歌颂这位伟大的开拓者和先驱，让我们用与他的贡献相匹配的仪式纪念他，这种仪式起码不能次于庆祝德国民族勇敢的胜利时所举行

## 尼采传

的仪式：因为这位给人类带来快乐的人比那些征服世界的人们高尚得多。”

德国人是勇敢的，在和平中继续保持勇敢吧。这句话比任何一句话都能打动尼采的心，尼采很想见到瓦格纳，他的病还没有痊愈就离开了南堡，去找他的老师。

他再次遇见了瓦格纳，可是这次的见面，尼采并未感到像以前那样快乐。这个在艰难的环境中表现得非常出色的人好像失去了他以往拥有的精神状态。他的欢乐中掺合着一种庸俗的特性。德国人的胜利帮他很好地报复了那些他曾一度被迫容忍的普鲁士人的嘲笑和奚落；现在他正以巨大的胃口津津有味、心安理得地“吞食法兰西人”。不过他拒绝了一些建议：只要他愿意在柏林居住，就可以得到非常显耀的荣誉和官职。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想自己以普鲁士帝国诗人的身份被人推崇。他的学生对他这一举动感到非常满意。

尼采在巴塞尔认识了一个比自己还忧郁的朋友，他叫雅各布·布克哈特，是一个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方面的伟大学者，他老是忧心忡忡，憎恶所有暴力行为和战争。欧洲保持自身的古老风俗和独立，作为一个生活在其最后一个城市里、并为这种古老风俗和独立觉得骄傲的公民，雅各布·布克哈特不喜欢那些有着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他不赞成卡富尔和俾斯麦的想法，而认同亚里斯多德的意见。——“这样安排，市民的人数就不可能在一万以上；否则他们就一起在广场上聚会。”

他研究威尼斯、雅典、西恩那和佛罗伦斯。他很有信心掌握拉丁文和古代学科，而以非常有分寸的尊敬掌握德国的学科；德国的霸权政治使他深感恐惧。尼采和布克哈特是同事，

## 尼采传

他们经常在课间见面，然后在一起谈心；如果碰上好天气，就一起沿着那个平台散步。欧洲的旅游者都喜欢俯靠在平台上，红沙石砌成的大教堂在平台的一边，平台另一边是莱茵河，当微波滟涟的河水潺潺流过这里时，莱茵河表现得如此强健又那么年轻。坐落在博物馆与莱茵河之间的斜坡上的是建筑简单的巴塞尔校园，这所校园离莱茵河和博物馆都很近。

布克哈特和尼采总是在不停地探究他们同样关心的想法。由塔斯卡尼和雅典这两个小城邦遗留给我们的那种常常破裂、脆弱的美的传统和文化，如何延续？法兰西无可指责。她知道如何保持审美教育和各种秩序。可是普鲁士是不是也具有与其所遗留的传统相适应的素质呢？或许，这场战争会让我们古老的德意志崛起；我希望她更富于高雅而坚定的趣味，更加强大。”尼采总是这样说。雅格布·布克哈特认真地听着。“不，”他说，“你总是忘不了古代希腊人，对古希腊而言，战争肯定具有某种教育上的作用。可是现代战争是浅薄的，它们对资产阶级及其放任自流的生活作风根本产生不了影响。战争不经常发生，它的影响也就迅速消失了；它们很快被遗忘了，它们根本不使用民众的思想。”尼采是如何回答的呢？一封尼采写给欧文·罗德的信让我们能够推测到他对自已的观点也没有多大信心。他写道：“一想到不久的将来，我就十分担心。我似乎在那里模糊看到乔装打扮的中世纪……一定要让自己脱离这个与文化不相适应的不幸的普鲁士！教士和奴才像蘑菇一样地从这块土地上长出来，他们会用自己的烟尘让整个德意志蒙黑！”

雅各布·布克哈特这个一直处在回忆之中并一心一意写书的人，具有忧郁的习惯，并尽可能地利用这种习惯。他进行了一次题为《历史性的伟大》的演讲，以这种形式表示他对同时

## 尼采传

代人热情的慎重抗议。“不要把真正的伟大看成是这样的军事成就和民族扩张。”他对巴塞尔大学的学生们讲，“有许多现在已被遗忘，并且应该被遗忘的民族以前曾经是那么的强大啊！一种更珍贵的东西是历史性的伟大；它存在于那些被我们视为伟大的人的劳动之中，使用伟大这个含糊的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认识他们的本质。一些不知名的天才为我们留下了巴黎圣母院，牛顿留下了太阳系定律，歌德留下了他的浮士德，这些才是伟大。”弗莱德里克·尼采听完宣讲后热烈鼓掌。他写道：“布克哈特正在成为一个叔本华主义者。……”但是几句有独特见解的话并不能使他的激情得到满足，也无法使他立刻抛弃自己曾经怀有的希望，他想行动，想把自己的祖国从他认为会威胁整个民族的精神大灾难中解救出来。

怎样行动呢？眼前是一批缺乏敏感、不易唤醒的懒散的民众，一批因民主主义影响的而发育不全的人，一批讨厌一切崇高抱负的人：一个人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在他们中间、维持对英雄主义的崇高事物的爱，坚持那种具有危险性的理想？尼采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特别大胆也特别高深。理查·瓦格纳那时正在准备筹建拜洛特剧院，他希望在那里用彻底自由的形式，实在地表现他那大规模的艺术作品。尼采大胆想像了一种不同形式却属于同一秩序的神学院；在那所学校里，年轻的哲学家们，罗德、格斯道夫、杜森、欧维贝克、罗默特能够一起生活、聚会，不必被职责影响，从行政监督中摆脱出来，在一些老师的帮助下，对时事问题进行思考。这样，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双重根据地就能够超越大众，从民族中独立出来，在德国的心脏仍然支配精神生活的传统。7月，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他曾经说过：“修道院式的生活将变成不可缺少的生活。”

## 尼采传

六个月的生活经历让他再次回忆起这个想法。不用问，这是这次战争胜利所带来的最陌生的东西：一种现代隐士——一种与这个民族完全不同的生活。”

这种梦想深深吸引住了尼采，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这种想像的不真实。他幻想着一种像田园波尔罗亚尔修道院的隐居者的再次联合。他明白这样一种团体与自己所处时代的趣味和风俗习惯格格不入，可是他确定这是不可缺少的，并且相信自己有充足的能力影响或创建它。

一种根深蒂固的本性冲动引导并激励着他。那个历史久远的普尔塔学校，无论是它的起源、它的建筑，还是它那独特的围墙、那秩序井然的生活和持久的庄严原则都是修道院式的。因此作为一个孩子，尼采觉得那俨然是一种宗教生活。他保留了这种记忆，也保持着对那种生活的眷恋。在大学的时候，他经常想靠结交朋友让自己与世俗断交。他探索古希腊，古希腊的智慧充实着他的思想；他热爱歌颂这种情谊的诗人柏拉图和人类最美好的同道之谊的缔造者毕达哥拉斯，热爱那种由勤于思考的骑士与武备齐全的哲人组成的关系紧密、不折不扣的贵族。就这样，以一种非常不相称的和谐联结起来的异教徒的人性和基督教的人性同时对他的抱负和思想发生着作用。

他打算给那些自己相知或不相知的朋友们写一封公开信；但是他要等到时机成熟才写这封信。他在写给格斯道夫的那封神秘莫测而充满激情的信中说道：“只需要两年时间，你就能看到一种古老的新观念自动地漫延开来，它一定会把一种新的精神溶入这个民族的道德教育和科学之中！”快到12月中旬时，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在那个时候欧文·罗德给尼采写了一封忧郁的信，这封信是对尼采几封充满激情的信的一个没多

## 尼采传

大力度的反应。“过不多长时间我们就会需要修道院了。……”这个建议尼采六个月前已提出了。可是弗莱德里克·尼采从罗德本随口说说的这句话，觉察到一种自发赞同的迹象和一种热情合作的预兆，于是他极其高兴地回信说：

“亲爱的罗德，——你的来信我已收到了，并且及时地给你回信。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和你的感觉完全相同；而且以我的看法，如果在抛却无力抱怨的同时不用有力的行动使自己脱离厌倦无聊，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胆小。……我终于了解到了叔本华对经院哲学所作评价的含义。那里绝不会有基本真理，也绝不会产生革命真理。……我们必须反抗这种束缚，这对我来讲是不容置疑的。接着我们要创建一种新型的希腊式的学园：罗默特能够成为我们的盟友。

“你到过托里普森，清楚拜洛特计划。我总是在想，与语言学及其文化外观决裂对于我们是不是一定不合适？这一点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我正在为那些还没有被现代生活方式窒息和征服的人准备一个巨大的世俗修道院。我只有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你，而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没有通过交谈来检验我的各种想法，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呵！对不清楚这些想法的转折与结果的你来说，我的想法或许如同一支奇怪的随想曲。但是它不是随想曲，而是一种必然。

“——让我们尝试去一个小岛，在小岛上，一个人不用再蜡封住耳朵。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彼此成为对方的师父和徒弟。从此刻开始直到那个时候停止，我们的书只不过是吸引我们的朋友们，以吸引一批为我们修道院式的和艺术性的联盟服务的公众的诱饵。让我们生活和工作，让我们相互而愉快；可能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会为整体而工作。我不妨告诉你，

## 尼采传

我开始攒钱，以便设立一个很小的储备基金。我们不必要冒险试一下‘运气’；至于我们写的文章，我希望获得最高的稿酬以备将来之用。简单地讲，我们不应该小看成功地建立我们的修道院的所有合法手段。在二年以后的时间里，我们还有本职工作呢！

“希望你觉得这个计划值得考虑！你最后那封让人很受感动的信告诉我，应该把真相告诉你了。

“我们难道不可以把一种新型的柏拉图式的学园引进这个世界吗？

“‘难道我不该以我的渴望之力，使这独一无二的美人复活吗？’，浮士德这样告诉海伦。”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计划，如今就看你如何向罗默特提出这个建议了。

“不用问，我们的哲学学校不是历史的回忆，也不是一支随意的随想曲；难道把我们推上那条路的不是必然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曾想一起旅行的计划像是一种新的形式回复了，而且比以前的更庞大，更具备象征意义。这次我一定不让你像上次一样受到挫折了。那个记忆总让我觉得烦恼。

“由衷地祝福你，

你忠实的朋友

弗莱特·弗莱德里克

12月23日到1月1日，我在托里普森。”

12月22日这天，尼采告别了卢塞恩。在离开卢塞恩之前，尼采没收到罗德的回信。他察觉到托里普森那幢房子充满了节日气氛，随处是圣诞节前的准备和孩子们的游戏。瓦格纳夫人送给尼采一本司汤达的《罗马修道院》，他送了一幅杜瑞



## 尼采传

的著名木刻《骑士，狗与死亡》给瓦格纳，后来他曾经用这做过标题，给当时正在撰写的那部著作《悲剧的诞生》写过一篇评论。他写道：“一个觉得自己的孤独、冷落和绝望的灵魂无法找到比杜瑞的骑士更好的象征，这个骑士在那些可恶的伙伴面前显得泰然自若，然而他太令人失望了，他带着马和狗，一个人寻找着自己令人吃惊的道路。杜瑞笔下的这个骑士就是叔本华：他虽然失去了希望，但是他渴望真理。他是没有同类的。”等待罗德的回信使尼采有些不安，本来他是可以在老师家里愉快地度过的。他在托里普森停留了一个礼拜。瓦格纳一直地谈着他那大规模的计划和拜洛特计划。尼采也有自己想谈的计划。不过他想先得到朋友的认可，再谈这个计划，可始终没有出现这个机会，最后他不得不带着这个没有谈论的计划离开了托里普森。

他在巴塞尔收到罗德回信：一个诚恳的、否定而又充满感情的回答。我相信你说修道院生活在当前是必要的。”罗德写道，“但是这里还存在着许多没法解决的困难。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资金呢？我想即使找到了钱，我也不会追随你；我不曾觉得一种创造的压力能让我去你召唤我去的那个隐居地。如果是为了叔本华、贝多芬，或者瓦格纳，事情就不一样了，可事实是为了你，你既然问到了我，我就一定作出回答，我的回答是：不！我期待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我赞成让我们一些朋友对隐居于这样一个沉思的修道院依然怀抱希望，可一旦希望破灭，我们该怎么办呢？”

连罗德都拒绝他，谁还会追随他呢？尼采没有写倡议书，也没有告诉罗默特，瓦格纳也根本不知道尼采的这个计划。

尼采没有去抱怨，而是一心一意工作，以便一个人详细地

## 尼采传

记述那些革命真理，对这些真理他曾经一度希望寻觅到一种相当自然的产生方式。他轻视德意志，鄙视那些以缓和冲突、满足奴性以及偏袒人们的无所事事为使命的现代民族。他对古希腊那个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城市再次进行了思考，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总是不断地将他拉回到那里去。这是否是一种纯美的魅力呢？这一点不必产生疑问；可它同时又是残暴的魅力和力量，对于这种残暴和力量，现代人如同隐藏污点般地想方设法地掩盖它，而古希腊人却满怀兴致地进行实践。尼采酷爱力量；在梅茨战场上他就在自己心中觉察到了这种本能和欲望。

他写道：“如果艺术与天才是希腊文化的最终目标，那么希腊社会的任何一种形态就应该作为通向这一目标的阶石和必然途径展现给我们。让我们寻觅一下：这种激发希腊人的行为意志所利用的方式是什么……”他思考着，并且将这些方式中的一个命名为：奴隶制。在笔记上他写道：“弗莱德里克·奥克斯特·沃尔夫曾经告诉过我们，奴隶制对文化而言是必要的。这是我的前辈强有力的思想之一。”他抓住且坚持这一点，并迫使它显示出其完整的含义。这种即刻找到的思想鼓舞着他；它的含义那么深刻，让他的灵魂深处深受感动；它是无情且怪异的，可是却使他的浪漫趣味得到了满足。他在它面前激动不已，他称赞这种阴沉忧郁的美。

“或许正是这种知识让我们感到可怕，”他写道，“而这种恐惧几乎是所有最深奥的知识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因为人的本能即使在一心一意地创造最完美的形式时依然是一种让人害怕的东西。它被这样安排着，致使文化在胜利进军中，只对少数平庸的特权人物有好处，而且要是一个人在成为这些平庸的特权人物中得到极大的欢乐，就必须保持这种大规模的奴

役。

“我们现代人早已习惯用两种原则来抵御希腊人，他们创造出多样的原则来清除一种彻底奴隶式的社会的疑虑，在那个社会里，不安地回避着奴隶这个词：我们所讨论的是‘劳动光荣’和‘人的尊严’。

“而希腊人的语言就不相同。他们直率地宣布劳动是一种不光彩的事，因为一个因生活而忙于劳动的人是不会成为艺术家的。……

“因此让我们坦荡而直率地肯定这个非常响亮的真理：奴隶制对文化是绝对需要的；这是一个与绝对意义的生存完全不同的真理。

“那些因生存而劳动的人们的痛苦一定被表现得越发强烈，以便让少量崇高者可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这一特权阶层在自己的利益受损害的状况下，通过无偿劳动的手段，能够从生活中的挣扎中获救，并得到这样的条件，就是他们能够创造，并且满足一种新的需求秩序。……而且如果说希腊人果真的是被奴隶制毁灭的，那么结论当然也就更为可信：因为没有奴隶制，我们正在接近腐朽。”

但是，这种奴隶制的根源是什么呢？奴隶，这个“文化的鼯鼠”，其服从又是如何被固定下来的呢？尼采说：希腊人让我们“被征服者隶属于征服者，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血统和财产。暴力赐予了起初的权利，任何一种权利在本质上都是占有、暴力和篡夺。”于是尼采的思想再次被带回到起初的对象。战争刚开始就激励了他。现在他再次找到了那个答案：在不幸和哀伤中，人们早已创造了美；他们一定要承受悲剧和忧伤，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美感才得以保存下来。尼采用许

## 尼采传

多章节祈求神灵保佑并赞美战争，这些章节具有一种颂歌的节奏和音调：

“这里是你的国家，它的起源不道德；对于更多的人来讲，这个国家是一座永不枯竭的痛苦之井，一片在频繁的危机中消耗自身的火焰。但是，只要它召唤，我们的灵魂就会随它的召唤而去，群众在它那血的呼吁下高涨。是呵，对盲目的群众而言，国家或许是最崇高且最有价值的目标；或许正是国家，以它可怕的历程在每个人的脸上烙上了伟大的这个特殊的记号。

“在艺术与国家、艺术创造与政治活动、工艺场与战场之间，存在着某种纽带和某种神秘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把社会束缚起来的铁钳。没有国家，在自然状态中——与战争相反的竞赛——社会就会一直受家庭的制约，就无法巩固根基。因为每个国家的普遍制度，那种以前决定与战争完全相反的竞争的本能被浓缩了，在某个时代，战争威胁着人们，并在巨大的一声轰鸣中，一下子把人们置于电闪雷鸣之中，时间很短却更残酷。然而这些危机是会停止的；在战争的停息的时间，社会再次得到喘息的机会，由于战争使社会得到了生的力量，社会处处开满了鲜花，萌发出新绿，而且当晴朗的日子刚一来临时它就结出了天才的灿烂果实。

“如果告别古希腊来审视我们的社会，我承认我所见到的是使我对艺术和社会两方面都觉得吃惊的衰退征兆。许多没有了国家本能的人们只想为达到自己个人的欲望利用它，他们不再为它服务，而是让它为自己服务。他们一点不都不在乎国家的神圣性，而且为了利用它，他们念念于以一种合理而可靠的方式躲避战争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他们想方设法地用这种方式安排事物，以致战争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们一边追忆

欧洲的均衡秩序，一边尽可能剥夺君主们宣战的绝对权力，以便于让他们能更轻易地以此吸引自私的群众和他们的代表。他们认为减弱民众拥护君主政体的本能，并通过在群众中传播一种理性主义学说和根植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乐观、自由的世界观，即便是以一种对德国精神完全陌生的哲学来说，缺少任何形而上学意义的拉丁文的陈词滥调来削减这种本能，这些是他们不可推脱的职责。

“现在早已取得胜利的民族运动、以及与这一运动平行的普选权的扩张，我觉得重要的是由于对战争的恐惧所决定的。而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运动的后面，我看见了那些主要受这些警告感动的人们，那些因为被自然本能剥夺了任何为国家的本能，使各种政治活动、社会和国家听命于投机目的和自己赚钱的国际财政寡头们。

“如果不是投机精神贬低国家的精神，我们必定会有连续不停地战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手段。国家的建立并不是用以凶恶的战争与保护相对的利己主义，相反，是要让人们热爱君主、热爱国家、借此激起作为一种更高命运代表的道德冲动，这一点人们在其得到的掌声中早已明白地认识到了。……因此，我在这里高唱战歌不会被看成不正常。银弓的回响是令人害怕的。它如同黑夜一样阴沉地呈现在我们眼前：阿波罗这个让各国纯洁的神，仍然跟随着它。……因而让我们说：如同奴隶对社会是必要的一样，国家也是需要战争的。什么人都避免不了这些结论，如果他研究过希腊艺术、并且只有希腊艺术才能达到的完美的原因的话。”

这个孤独者呼喊是的不断进行提高人的战争：可是他至少应该放下笔，去看一看、听一听身边的世界，这样他就能够见

## 尼采传

到帝国的腐败，从而控制一下自己的愿望。我们追踪他那如乱麻般的思绪。他犹豫着，他在同一时刻记下了自己不可避免觉醒和持久的幻想。

他写道：“我能够幻想得出，德国人早已着手一场战争，以便把维纳斯从罗浮宫里救出来，如同第二个海伦。这必定会变成它们进行争斗的精神上的诠释。这种战争开始了最古老的严肃——因为庄严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觉得那同样也是艺术的时代。”

他继续写着；他的思想变得更忧郁，也更清晰：

“当国家无法实现其崇高目标时，它就会不停地生长。罗马人的世界帝国，其实是雅典人的世界帝国，没有一点崇高的东西。这种有必要全部渗入花朵的树液，现在只存在于茎叶之中，因此让茎叶膨胀得更大。”

罗马让他讨厌，他不喜欢罗马；他把它视为古代的一个污点。那个越取胜却越粗鄙，越好战却越庸俗的城市让他充满了忧郁的预感：

他写道：“罗马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野蛮国家：在罗马，意志永远不会得到崇高的结果。机构越强大有力，他的道德规范就越无法忍受……又有谁信奉这种庞然大物呢？”

谁信奉这种庞然大物？让我们为这句带着质问口气的问题提供一个现代的就在此前的回答。这个庞然大物不是罗马，而是普鲁士和他的帝国。斯巴达或雅典人土地有限，时代很短，但是，如果他们得到了精神的美和力量，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弗莱德里克·尼采脑子里常常萦绕着古希腊的梦幻：它拥有将近 100 个竞相争斗的城市，在大海和高山之间屹立着它们的卫城、塑像和寺庙，所有的那么宏亮，带着赞歌的旋律，一切都

## 尼采传

那么活泼而荣耀。

他写道：“一旦唤醒古希腊文化精神，就会变成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并且会因此转化为一场反对当今文化的斗争。”

弗莱德里克·尼采忍受着那种具有感情色彩的幻想遭受现实生活打击后的悲痛。虽然他的朋友愿意听他倾述，但是他们谁也不会轻易跟随他。与尼采共同住一幢房子，每天都见到面的弗莱兹·欧维贝克教授是一个精力充沛、才思敏捷的人。作为一个受过法国教育而又生于德国的人，他清楚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也明白尼采的用意，分担着他的忧虑；可是尼采与他的热情并不相等。雅各布·布克哈特是个才智出众而有个性的人，可是他失去了希望；尼采却是满怀激情地充满希望。当然还有瓦格纳，他的希望与激情都是不用说的，可他刚刚针对取胜的普鲁士人写了一出阿里斯托芬式的滑稽剧。尼采看了这篇粗俗的作品，并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批评。布克哈特和欧维贝克缺乏热情，瓦格纳欠缺雅致，因此尼采一个也不相信。巴塞尔大学里的一名哲学教授刚被学校撤职，尼采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希望罗德能担此职责。于是写信告诉罗德：他应该争取这一职位，而且一定要成功。于是他俩决定再见一次面。欧文·罗德申请了教授一职，可惜没被录用。尼采因为罗德没被录用这件事而非常自责，他变得越来越忧郁，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小旋涡，被吸进了漆黑且荒凉的死海里”。

他一直没有从战争的磨难中彻底恢复过来。无论可靠有效的健康还是睡眠都再也不听他的支配。2月份，那种始终支撑着他的神经方面的控制力突然崩溃了，而且这种神经失调表现出一种急性的病状。剧烈的神经痛、失眠、视力衰退和眼疾、黄疸、胃病显示出一种生命机能的危机，这场危机将他折磨了

## 尼采传

五个月。那些没有办法的医生们劝他抛开工作，进行一次旅行。弗莱德里克·尼采派人将在南堡的妹妹叫来，并和她一起去托里普森作了一次告别性的拜访，最后去了卢加诺。

那个时候，铁路还没有将阿尔卑斯山穿过，旅游者只有乘驿车翻过圣·哥萨特山脉。命运安排尼采认识了一位很不一般的旅伴，一位健谈诙谐、一点都不想隐瞒自己身份的老人：他就是马西尼。这位年龄较大的人道主义者与年轻的奴隶制鼓吹者关系处理得相当融洽。马西尼引用了歌德的一句格言：“弃绝折衷的办法，就可以坚定地生活在整体、全部和完美之中。”弗莱德里克·尼采一辈子都会记得这句充满生命力的格言，和这位马西尼老人，还有在离山顶很近的地方作有益健康而短暂的旅行的这一天，后来他是那么的喜爱那些绝顶。

在静穆、积雪的阿尔卑斯山作快乐的翻山旅行已经足够了。来到卢加诺时候，他几乎病全好了。他的性情仍然柔和而富于朝气，身体恢复得相当好，一种天真的快乐使他的整个生命再次复活了。他在瑞士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两个月。一位普鲁士军官、毛奇将军的亲戚也正住在他所住的旅馆，他将自己的手稿借给尼采看，并经常向尼采讲起新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和胜利赋予贵族勇士们的使命。对许多来这里度假的德国人而言，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春天；他们爱聚在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身边听他谈话。2月份来临的时候，战争停止了，这些快乐的人们从一切的不安中解脱出来，首次沐浴在胜利的快乐之中。他们在市场上跳舞、歌唱，尼采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一起跳，一起唱。福斯特·尼采夫人为我们描述了当时优美而疯狂的情景，她写道：“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时光，我就感觉自己如同在做一场真正的狂欢节之梦。”



## 尼采传

尼采在卢加诺给欧文·罗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抑郁而沉重的心情经常折磨着我。但不止一次地，灵感再次回到我身上；我的手稿也从中得到好处。我已干脆将语言学放在一边。他们或许赞赏我或许批评我，也许给我极高的荣誉，也许只是随便加以谈论；对此，我没有心思去理睬。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进入哲学领域，而且我开始充满自信；如果以前我愿意做一个诗人，那么从此时开始，我觉得自己更喜爱哲学。我不清楚，也不愿去想清楚，是否命运在引导我。不过当我审视自己时，我觉得一切都与我的内心完全相同，就如同我追随着某个伟大的精灵。我对自己的结局一无所知，我的努力不受等级、官职、荣誉的支配，而且我仍然生活在一种意想不到的宁静而清醒的状态中，当一个看到自己未来的世界，一个美好的、完整而圆满的星球出现在自己眼前，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啊！一会儿是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的情节，一会儿是一种在人们的心目中慢慢成熟的新的审美观念，一会儿又是另一种有必要彻底放弃我们的高等学校和大学的崭新的教育原则在向我召唤。除了在某个已经为它准备好的角落立即寻觅到一个我们梦想中的地方，我不清楚其他任何一事实。当我对最近十个月所发生的事，对这些被我看成是我非常伟大的计划的组成部分的大事件进行没有过分狂热的、冷静的而不是冷漠的考虑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种从我内心迸发出来的内在感情的一切力量。愚蠢、自负这些词只可稍微表示这种精神上的‘失眠’状态。

“啊，我是如此地渴望健康啊！一个人只要想到某些东西必然会比自身更长久地存在下去——他会怎样地感谢每一丝温柔的阳光、每一个美好的夜晚、还有每一次正常消化的机会

## 尼采传

呵！

4月10日这天，尼采到达了巴塞尔。他把他的笔记集中起来重读了一遍，并将自己的工作计划定了下来。他把那些有关战争、奴隶制和城市的枝节性的话去掉，我们在以前已摘录了一些这样的话，这样他把文章制约在首个题目上：古代悲剧是德国音乐剧的先驱和典范——听说古代悲剧是瓦格纳的希望。尼采的爱人福斯特暗示说，瓦格纳的忠告并不是全为了别人；所教过的学生的第一篇文章要尊崇老师的名誉，这样他才会满意。这看上去好象是有可能的；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就是太多的见解吸引和纠缠着尼采，致使他与其说为一本书积累了材料，还不如说已毫无头绪地开始了在美学、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完整地研究。他需要约束自己，可他现在仍没去做。如果瓦格纳在这一点上帮助了尼采，瓦格纳就做对了。也许我们应该把这本书的成功归功于他——因为这本书是尼采所完成的仅有的一部真正的学术作品。

他准备说什么呢？他想对希腊人那种豪放不羁的精神的实质与起源进行研究，他打算指出两个相争斗的希腊：一个是为狄俄尼所颂歌以及自己的神话陶醉的、富有强烈幻想的希腊——埃斯库勒斯的希腊，征服者、悲剧的的希腊；另一个则是虚伪的、贫血的、理性的希腊，即是苏格拉底的希腊和亚历山大的希腊，它用死亡腐蚀着旁边那些仍然拥有着青春活力的人们，破坏了原始人身体中纯净的血液。接着，他打算用相同的方法展示两个相互抗争的德意志：专家学者和民主主义的德意志，诗人和战士的德意志；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这两者间作出选择。尼采同样作出了选择：他感激瓦格纳，因为是他使尼采得到思想上的快乐和平静，他把瓦格纳看成是自己的亲人。正因

## 尼采传

为在内心建立了没有斗争的思想，当两国在法兰克福签署和平条约时，弗莱德里克·尼采完成了他那伟大著作的底稿。他意识到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思想上的革命和内心冲突同民族革命和外界冲突一样重要。

但是，法兰克福和约并没有使那个时代的所有战争停止。法兰西内战开始了，而且其灾难甚至比色当或弗洛奇维勒战役更深地影响了欧洲。5月23日这天上午，巴塞尔各家报纸报道了罗浮宫被烧和巴黎受到破坏的消息。尼采怀着悲痛的心情听了这个消息：那些人类辛勤劳动的精华、极其优美的作品受到了破坏；一个倒霉的民族，竟敢这样对神圣不敬。尼采一切的恐惧就这样被证实了。他以前写过：没有纪律和良好制度，文化就没有可能生存下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破坏美；众多的成年人都应该恭顺地生活，为自己的主人工作并尊重生活。社会的实力受到了经济制度的保障，而社会以优雅、美和体面给予回报；可欧洲一直不想维护这一秩序。如今尼采能够对自己的判断自夸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是怀着惊恐的心情思考自己的敏感、孤独和责任的。他一下子记起雅各布·布克哈特，他一定会很悲哀。尼采希望和他在一起分担他的孤单。他立即去找布克哈特，但他早已出去了。尼采走在路上，如同一个没有希望的绝望者。最后他回家了。他到家却遇到了布克哈特，之后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在旁边房间的弗罗琳·尼采听到了他俩的哭泣声。

他在给自己的朋友拜伦·冯·格斯道夫写信时说：“让我们直率的认同，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应该为今天威胁着我们的这件让人吃惊的事承担后果。如果我们怀着和平的观念来看待一场反文化的战争的爆发和我们把这种错误只怪罪于参加了这场战

## 尼采传

争的人们，那我们就错了。当我知道巴黎在发生战争，我有好几天都觉得颓然无力，沉浸于疑虑和泪水之中；当我见到那些最优秀的艺术作品竟然在战争中毁灭时，艺术生活、哲学和科学在我看来就如同是一种荒谬；对于整个艺术时代我能讲些什么呢？我为艺术无法向低级阶层显示艺术的抽象价值而感到痛心；不过它要履行一个更高尚的使命。然而，不管我的痛苦多么厉害，我也决不会向那些亵渎神圣的人进行打击，在我看来，这些人只是这种错误的媒介而已。”

在尼采 1878 写的自传体笔记里，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几句话：“这场战争：我最深沉的悲哀就是罗浮宫被焚烧。”

弗莱德里克·尼采恢复了往日生活方式，他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去瓦格纳家里做客。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感觉到，因为德国的胜利，托里普森早已改变了。许多朋友来往于瓦格纳的家，许多的陌生人拥进了那个尼采曾经非常喜爱的偏僻、宁静的住所。这些人并不都是尼采想见到的人，可瓦格纳却非常喜欢和他们所有的人交谈。他觉得机会来了，他打算唤醒德国人，并最终得到自己所需要的那座拜洛特圣殿。

尼采参加了这些讨论，他怀着不耐烦的热情听着。瓦格纳的想法让他觉得兴奋。可是他那喜欢于孤独的心灵忍不住为来自这个他必须忍受的世界里的嘈杂所困扰，并经常为此震慑。瓦格纳却并不觉得痛苦，相反，他好像因能与群众比较亲近而高兴；尼采觉得奇怪的同时也觉得失望，他想再找到心目中的英雄，可他一辈子也没找到。他在学生的笔记本上曾经写道：“影响民众，是为了让他们的情感服务某种思想。”瓦格纳正在让自己对这种工作产生兴趣。为了为自己的声望和艺术服务，

## 尼采传

他接纳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一会使他变成一个沙文主义者，一会又使他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还会使他成为一个想法病者；他为一些人重演埃斯库勒斯的悲剧，还为一些人重振古代德国的神话；只要他们高兴，他还会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和一个基督徒以及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伟大的领袖。

没有人能抵抗他的推动，每个人必须追随并服从他。刚刚选定剧院的位置，他就定下了剧院计划的各个细节。他搞清楚了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有效的机构，并为创建那些由赞助者和宣传者们组成的联盟而尽力工作着。他还经常亲力而为。一日，就为了让这批崇拜者得到难得的愉快，在托里普森的花园里他表演了一支他为妻子分娩后的感恩礼拜所作的好听的《齐格弗里特田园乐曲》插曲。因为他不能让那个难以控制、如此激昂，却又非常动人的声音被湮没，所以他把他的角色让给了尼采。尼采表示只要一声令下就马上进行表演。他会在感情非常沉重、冷漠的北部德意志人中激起漩涡。瓦格纳没有接纳他的意见，因为他对尼采的激动有些担心。他对尼采说：“不，你应该去完成并出版你的书。”尼采对这种拒绝觉得很不高兴。从此，他们师徒两人的争执就开始了。

除此以外，这位老师的忠告看上去也不是非常难以接受。《悲剧的诞生》写完了，但是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帮他出版。尼采觉得非常失望。由于出版的事情，尼采一个夏天都没有好心情。他打算在评论杂志上发表书中的一些内容。“我要让我的这本书的思想一点一点地进入这个世界，”7月，在写给欧文·罗德的信中他说：“出版这本书是多么痛苦！”

10月初，他在莱比锡居住。在莱比锡，他再次看到了他的老师里奇尔和来看他的朋友格斯道夫和罗德，并和他们一起

## 尼采传

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但是书的命运仍然前途未卜：所有语言学 and 科学作品的出版商都不愿意为他出版。他们对这部激情与学识交织、当代德国问题和古希腊问题纠集的作品，没有好感甚至不屑一顾。“这本书是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尼采说。可这种神话式的保证并没有使书商们相信。最后，他不得不与瓦格纳的出版商联系——因为他坚信这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

一个月后，他终于在瓦格纳的出版商那里得到了满意的回复。他以一种获得解脱而轻松的口吻给朋友格斯道夫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帮助我们了解了当时他是多么的烦恼。

“ 巴塞尔，1871 年 11 月 19 日 ”

“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应该早一点向你写信表示感谢，在你最近给我写的一封信里，我感受到了你那强烈的理性生活。在我看来，在灵魂中你仍然是个战士，并把你的军人气质带进了哲学和艺术。这很好，因为如果我们不是具有战斗精神的勇士，准备着迎接一个时代的来临，其中的某些东西我们能够经由最美好的一刻从自身猜出的话，我们就没有权利生存到此刻。因为那些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一刻，在思想上将我们从我们的时间分开；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有必要另谋其主：由此我能够推测，在这样一些美好时刻，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种就要来到的时光对我们不予理睬的情形时的不知所措。就拿我们近期在莱比锡的那次会面而言，难道这次会面就没有在你的记忆中留下这种好像与一切事物都格格不入的瞬间连接着另一个世纪的印象吗？不管怎样，这仍然是‘在丰满、完整、美好地生活’。但是这种生活需要一种坚强的意志和某种并不给予首到者的东西！……只到今天，弗利兹这个好样的出版商才给了我回音。”

## 尼采传

弗利兹建议尼采的书最好采用瓦格纳的新作《天使剧》的字体和版式。尼采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而且他写了五个完整的章节，这样使他的这部著作更倾向瓦格纳。校样修订和写作的迅速并没有妨碍他的另一项计划。

《悲剧的诞生》就快出版了。他相信这本书会被阅读、喝彩和理解。他的老师和伙伴一直都承认他思想的力量。显然他根本没意识到会有很多人是麻木冷淡的；不过他希望这本书一下子对公众产生深刻的影响，于是思索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借助于这种计划，他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个计划就是演讲，因为演讲是非常有力的武器。他回想起当他还是青年教授的时候，接到伟大的重任时所体会到的激情是向偶然的听众讲授最难以理解的作品、最优美的语言。他回想起他那非常奇怪的设想：什么语言学家们的温床啦，什么隐居和研究的处所啦，他始终向往着这些东西。他要对所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进行谴责，还有那些扼杀德国人精神的卖弄学问的、迟钝的机构，并明确指出必然会产生、各种全新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注定它们是为了德国民族的文化。在3月份，他就曾经给欧文·罗德写信说：“我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向我要求一种针对现有高等学校、大学所有缺点的新的教育原则。……”12月份，尼采在巴塞尔宣布：在1872年1月前后，他准备举办一个题为《我们未来的教育机构》的系列讲座。

快到12月中旬，瓦格纳和他一起去曼海姆，曼海姆当时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音乐节，专场演奏尼格纳的作品。

“你没有参加这个音乐节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他写信对欧文·罗德说：“有什么东西能够 and 所有这些对艺术的回忆、这些感觉相比呢？我如同一个梦想变成真实的人。这只能是音乐！”

## 尼采传

……当我告诉自己，聚集到这里的许多的同时代人和我一样被这种音乐感动时，我敢说，它绝对是我们文化的彻底复活！”

他来到了巴塞尔所居住的地方，可是他至今无法忘记在曼海姆的那些时光。琐碎的日常生活让他觉得极为讨厌和不可思议。他写道：“除了那些能转化为音乐的东西以外，其他的东西我都觉得厌恶和反感。……我觉得现实太可怕了。或者准确地说，任何东西在我眼里都是虚伪的，它们只是一种变幻不定的场景。”在这种情感的压迫下，他对占据在心头的那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将正在思考着的原则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系统阐述。“教育”人，“提高”人，这代表着什么呢？这就是要让他们的内心向这样一种品质靠拢，也就是天才的作品应该得到保障，这些作品不需要世人完全弄懂和理解，但世人必须尊重这些作品。

科茜玛·瓦络纳和理查·瓦格纳和往年一样邀请他去托里普森过圣诞节。他因要准备演讲稿而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他将在不久前创作的圣·希尔维思特节之夜狂想曲送给科茜玛·瓦络纳。“我急切希望知道他们对这首曲子的评价，”他写信对罗德说，“我在这方面还从未受到有才能的人的批评呢。”事实上，诚恳的评价已经妨碍了他在音乐方面的进取心，不过他很快就忘了他们的忠告。

1871年春节，他的著作《起源于音乐精神的悲剧的诞生》出版了。现在发行版本的副标题“希腊文化和悲观主义”，是1885年第二版发行时增补上去的。尼采将第一部书送给了理查·瓦格纳，并很快从瓦格纳那儿收到了一封令他激动得发狂的信。

“亲爱的尼采——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本比你写得更好的书。



## 尼采传

这本书写的真是太好了！此刻，我怀着急切的心情写信给你，因为你写的这本书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希望等我的心情恢复平静之后，再将你写的书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我对科茜玛说：除了她，你是我最爱的人，其次就是身在远方、以前给我画过肖像的莱巴克。……再见！希望你能再来我们家做客。

你的朋友

理·瓦”

1月10日，瓦格纳再次给尼采写信说：

“你刚刚出版了一本绝世佳作。你曾经受到的所有影响也许都会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消失：这本书与其他书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一种以坚定的自信为表现的深刻的个性。简单地说，你的这本书满足了我和我妻子一直想听到一种奇特的、并愿意对它完全赞同的声音的愿望。我们已将你写的这本书从头至尾读过两遍了，因为只有一本书，所以白天我们分别读，晚上两人一起读——我们正在因为没有收到你答应寄给我们的第二本书而深感遗憾呢。我们经常因为只有一本书而发生争执。我常常需要它；我老是在工作前与早餐后这段时间里读它；自从读了你的书后，我已经再次开始完成我作品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在看你的书的时候，不管是一起读还是分开读，我们经常会被文章的精彩部分所感染，同时发出惊叹声。我还没有从我的激动心情中平静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科茜玛·瓦格纳在给尼采的信中这样写道：“啊，你的书写得太好了！它多么渊博而优美、多么大胆而深刻啊！”

尼采在1月16日作了第一次演讲。他的快乐和他的安全感非常强烈。他清楚雅各布·布克哈特看了他的书，并表示写得很好；他清楚这本书还受到了格斯道夫、罗德、欧维贝克的称

## 尼采传

赞。“我根本无法相信他们对这本书的评价，”他写信对一位朋友说，“……瓦格纳已经和我结成联盟。你难以想像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好，我们的观点是多么的相同。”他立即构思了第二部作品，他希望发表自己的演讲稿。它应该成为一部由《悲剧的诞生》转化而来的普及读物。随着这个设想的形成，他希望尽快开展行动。其时德国正打算兴建新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他们打算在一片被士兵征服过的土地上把教授奉若神明，这使弗莱德里克·尼采非常愤怒。他打算以“议会咨询的形式”向俾斯麦呈献一本小册子。他想问，我们的学生和老师们是不是有权利在凯旋声中进驻斯特拉斯堡？我们的战士早已打败了法国士兵，那是值得骄傲的事。可是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也让法兰西文化受到了侮辱呢？谁也不敢这样说。

几天时间过去了。他信件中的欢快语气为何越来越少了？他怎么不把自己的疑问写下来呢？我们得知：只有少数几个了解他的朋友愿意看这本书；没有一份报纸或评论杂志愿意屈尊注意这部著作。连莱比锡著名的语言学家里奇尔也不发表意见。尼采写信对他说：“我很想知道你对这本书的看法。”可他收到的回信是严厉的指责和批评。欧文·罗德为《Litterarische Centralblatt》撰写了一篇评论，但是却没被发表。“对我而言，这是在一份学术性杂志上为我作严肃的大声疾呼的最后机会。”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现在除了恶意和极端愚蠢的话外，我什么也不指望了。可是我仍然满怀信心，我的书能够平安地走过几个世纪。因为在这本书中，一些不变的真理首次被提了出来：它们一定会传播下去。……”

尼采当然不会相信自己的想法会失败：这让他觉得困窘和惊讶。咽喉炎让他无法演讲，而他却在这倒霉的意外中寻觅到

## 尼采传

了快乐。他一直受着那些非常高尚、微妙、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思想的支配。他想建立两类学校：一类是为许多人开办的职业学校；另一类则是为通过选拔出来的极少数人开设的第一流的高水平学校，这些人的课程一直能够延续到三十岁。这种与普通民众远离的孤立的圈子又如何形成、如何受教育呢？尼采再次提出了他那非常熟悉和亲切的思想，那种在思考时经常指引着他的贵族政治的理想。他接连不断地探索关于贵族政治理想的许多问题。但是，要让它们公开得到证实，需要有富于同情心的听众，还需要足够的力量。他觉得，因为这本书的失败，自己变得脆弱了。他的病不重，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完全康复了，然而他不愿再继续演讲。要他继续演讲是不可能的：他拒绝了。强迫他发表讲稿也是没有结果的。就连理查·瓦格纳向他提出的强烈要求他也回绝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残缺的、混乱的笔记，它们是一场梦的残余和反射。

“对如今正控制着科学的政府而言，明智的贵族应该控其内心的所有自由。

“接着，人们就必须筑起一种新文化的讲台。……最后取消大学预科、大学……一种精神审判的最高法院。

“将来的文化：是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理想。这个对崇高和美不可缺少的世界……只是对社会主义的防卫。……”

最后，他的各种疑问和愿望，以及还有他的所有工作，都聚集在由这三个词组成的疑问上：“有可能崇高吗？”

尼采决定放弃这一希望而保持沉默。他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祖国：普鲁士一定不是一个感情奔放不羁的民族，也不是一个所向无敌的机构；德意志帝国也没办法实现那个“对崇高和美不可缺少的世界”。4月30日这天，斯特拉斯堡大学正式开学

## 尼采传

了。他写信告诉欧文·罗德说“我在这里听到了充满爱国热忱的欢庆。”他曾于1月份时候拒绝过一份工作，因为这工作不在巴塞尔。到4月份他却提出了离开巴塞尔到意大利去住二、三年的想法。“对我写的那本书的首篇评论终于发表了，”他在信中写道，“我感觉这篇评论写得很好。可是它竟发表在一份意大利刊物《欧洲评论》上！那真是既让人高兴又具有象征意义！”

尼采之所以忧郁还有另一个原因：理查·瓦格纳正打算迁居拜洛特。科茜玛·瓦格纳的一封信告诉了尼采他们搬迁的日子。“是的，拜洛特！……我们就要离开托里普森了！《悲剧的诞生》就是在托里普森构思出来的，还有许多的事情都在这里发生，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再看到了。”

尼采首次冒昧拜访托里普森是三年前的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此时他打算再去看一下托里普森。他去了，然而那里的房子却是一派荒凉。几件家俱被马布盖着，散落在各个房间里，看上去就如同是另一个时期遗留下来的残余物。许多小摆设、小东西全都不见了。阳光从没有帘子的窗户中照了进来，粗野而强烈。科茜玛与瓦格纳正在捆扎最后几件行李，最后将几本书扔进剩下的几个篓筐里。他们对尼采的到来显得非常高兴，并且请他帮忙；尼采立刻上前帮忙。他把珍贵的手稿、大量信件扎成几包，然后捆扎较少的乐谱和书籍。他突然之间失去了勇气。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托里普森已不会被利用了！他与瓦格纳相识的三个年头是多么的出乎意料、激动人心、美妙有趣的三年啊！然而这一切将随着瓦格纳的离去而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他必须放弃从前的一切，毫无悔恨地追随这位老师；

## 尼采传

他必须忘掉托里普森，并且从此以后只想着拜洛特。尼采刚一得知这个地名就被它吸引了，但与此同时这个地方也让尼采忧虑不安。他在托里普森度过的时光实在是太好了，这些时光充满了沉思与宁静、沉默与工作。一位杰出的女子和男子，还有一群孩子，在一起非常欢乐地说着、谈着，这一切太好了。这一切的快乐都是托里普森给的。拜洛特将会给予什么呢？许多的人都会去拜洛特，他们会随身带去什么呢？弗莱德里克·尼采离开了那些正被捆扎的书籍。那架精美的钢琴依然放在客厅的中间。他打开琴盖，先弹了序曲，接着是即兴演奏。科茜玛·瓦格纳和理查停止了手里的活儿，侧耳倾听着尼采的演奏。一支难忘而忧伤的狂想曲在空旷的客厅里萦绕回荡。这是一支离别的曲子。

1888年11月，在自传中已经遭到精神病侵袭的尼采还这样写道：“因为在这里回忆我生活中的某些安慰，我应该对那件给我带来最可爱、最深刻的快乐的事情——这件事便是我和瓦格纳的亲密关系说句感谢的话。我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不去谈，但我不可能忘记在托里普森的那段充满欢乐、信任和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我不了解别人是怎样看待瓦格纳的，可在我的眼里他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和知己。”

### 第四章 尼采在拜洛特与瓦格纳

拜洛特这个小城有过一段坎坷的经历。这个很不起眼的德国小城最终成了全欧瞩目的城市。一位聪明的总督夫人——弗里德利希的妹妹，法兰西沙龙的赞助者和伏尔泰的朋友——一直居住在拜洛特，装饰着这个城市，用城堡让这个贫穷的地区焕发生气，以“洛可可”式古怪的旋卷服饰对其外观做过度的装饰。总督夫人逝世以后，拜洛特再次被人们遗忘了。一百年以后，它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总督夫人以前装饰过的小城变成了新宗教、新艺术的耶路撒冷。这是一种人为而奇特的命运。与这种命运相似的是一位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拜洛特的历史囊括无遗。这位诗人就是瓦格纳。

瓦格纳期盼把自己的剧院建在一个偏僻而安宁的城市里。拜洛特让他觉得合适，这倒不是为了要迁就观众的口味，而是要迫使观众适合他的趣味。他在众多的城市里相中了拜洛特，这两个德国人将因此形成明显的对照：曾经的那一位，卑怯而平庸，是法兰西风俗的奴隶；将来的那一位，是一个敢于创新、不受束缚的德国人，而这个德国人却是瓦格纳。创建工作立即开始了。这位老师决定在 1872 年 5 月 22 日自己的生日这天举行热烈的剧场奠基典礼。

“这样我们又能够见面了，”尼采给他的朋友罗德写信说，“我们的相聚将是最壮观、最具历史意义的。”

## 尼采传

他俩一个从巴塞尔而来，另一个从汉堡而来，一同出席了典礼。在这个小城里聚集了两千多人。天气很糟糕，然而糟糕的天气却使这场典礼显得更加庄重。瓦格纳对艺术是严肃的，它不需要阳光明媚的天空。那些对他尊敬而忠实的学子站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打，观看奠基石的落成。在陷入土中的石块上瓦格纳放了自己写的一首诗，然后将第一锹土送进了土坑。就在那个晚上，他邀请朋友们听带合唱的“交响乐”演奏，其中管弦乐的某些片段被他稍稍作了修改。他亲自指挥着这场演奏。聚集在总督剧院里的德国青年们，认真地听了这场演奏，这部作品公开宣告了十九世纪的需要。当最后的合唱开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相互拥抱起来”——一个观众说，那一刻看上去的确好像是这个崇高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啊！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么美妙的一天！”尼采写道，“任何人都没办法让我们将这些神圣而庄严的回忆忘记。我们应该勇敢投入为他们而战的生活。首先，我们应该以尽量的魄力和严肃强迫我们与自己的所有行动统一，以此证明我们对得起那些曾经参加过的独特事件。”

尼采希望为瓦格纳而战，因为他不但热爱瓦格纳，也热爱战斗。“准备战斗，时刻准备战斗！”他写信对罗德说，“对我而言战斗是不可缺少的，我需要战斗。”但是，他早已多次地证实了如今才开始悲哀地意识到的事实：他的性格并不合适于保持在以公众舆论为赌注的这样一场竞争中所必需的谨慎和缄默。只需要一句话，马上就会有一种看法和他那激进的理想主义发生冲突。他觉得一种早在托里普森就已感觉到的天性的压抑。瓦格纳让他担心。他差点就认不出这个自己曾经爱得那么深的纯粹而庄严的英雄。他见到的是一个蛮横、怀恨、嫉妒的

## 尼采传

工人。尼采曾经打算和门德尔松的一个亲戚一起去意大利旅行，后来他为了迁就他的老师，不得不取消了这个打算，因为瓦格纳痛恨这个家族，甚至痛恨门德尔松这个姓。

“瓦格纳为什么如此猜疑？”在日记中尼采写道，“这经常能够引起怀疑。”

瓦格纳不仅专横傲慢，而且多疑。他已不像是在托里普森时那样以坦诚而优雅的态度从容不迫地与人交谈的瓦格纳了。他说话简短，总是命令别人。

尼采仍然打算去德国北部完成一项使命——去写，去说，去创建联盟，去“把德国学究们胆小的眼睛没办法看清的东西突然推到他们的鼻子底下让他们看明白”。瓦格纳不会赞成他的这种想法，他建议尼采发表《我们未来的教育体制》这份讲稿。尼采没有听从这种在他看来似乎带点利己主义的建议。

“我们的尼采先生只喜欢做他感兴趣的事。”极易激动的瓦格纳老是不满地叫道。

瓦格纳的愤怒让尼采同时为老师和自己觉得羞辱和悲哀。他想：“又是疾病，又是工作的压力，我难道没有受尊重的权利？难道我得任人指挥？瓦格纳为什么这么专制？”在尼采的日记里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话，“瓦格纳没有办法让他身边的那些人伟大和自由。瓦格纳不诚实，相反，他傲慢而多疑。”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标题为《未来的语言学——对弗·尼采的一个回答》的书出版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尼采在普尔塔时的同学威勒蒙维茨。

“亲爱的格斯道夫，”他给向他介绍这本书的格斯道夫写信说，“不要担忧我。我早已做好准备。我决不会让自己被争论所纠缠。只是觉得非常遗憾，没想到作者会是威勒蒙维茨。你



## 尼采传

晓得吗，去年秋天他还对我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呢？怎么会是威勒蒙维茨呢？”

《未来的语言学》这本书的题目本身是针对瓦格纳的——它以讽刺的口气模仿了瓦格纳那有名的惯用语“未来的音乐”——于是瓦格纳为文反击，并借此机会邀请了尼采。

“一个人应该对我们的文化界有怎样的看法呢？”他最后说，“应该由你来告诉我们德国文化到底是什么，以便引导这个得到新生的民族向更崇高的目标迈进。”尼采再次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对这些讲稿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它们的形式以及不明确的思想。“我不愿意发表任何对我的良心而言没有六翼天使那样纯洁的东西。”他打算用另一种方式表示自己瓦格纳式的信念。

他写信告诉罗德：“如果可以写一些东西为我们的事业贡献力量，我会觉得非常愉快，但是我不晓得应该写什么。我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受这样深的创伤，这创伤极易发炎，致使刮创可能比养伤更有希望。为什么我那本充满激情、朴实无华的可怜的书会这么不受欢迎？真怪！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开始写作《一个满怀希望者的话》，但很快就放弃了。

尼采再次翻开了古希腊著作，它们总是那么令人赏心悦目，那么美妙。他向极少几个学生——由于其作品的名声极坏，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们都离开了他——诠释了《埃斯库勒斯的献祭者》和前柏拉图哲学论文中的一些章节。

走过二十五个世纪以后，明亮的光辉驱散了一切阴影和怀疑，降临在他的身上。尼采经常怀着疑虑听着那些瓦格纳的追崇者们所爱说的奉承话，“成千上万的人相互抱在一起”，那场

## 尼采传

在拜洛特演奏的瓦格纳作品中的合唱歌曲。这首歌的确唱得很好，可人们却没有相互拥抱；尼采从这句话里觉察到某种虚假和夸张。看看古希腊，看看那些邪恶而野心勃勃的人们，他们并不总是拥抱，他们的神话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拥抱。他们但愿比别人强，所以他们被妒忌吞噬着；他们的神话就称颂这种激情。尼采喜爱他们精确的语言和质朴的力量。在这一源泉中他恢复了精力，并写下了《荷马式的战斗》这篇短文。文章一开始，我们就发现尼采与瓦格纳的神秘主义脱离了关系。

他写道，“一谈到人性，你就能够想像到一种感情状态，人类借此使自己与自然界能够区分开来，但是这样一种分离是没有的；这些被称为‘人类’的品质往往和那些被称为‘自然’的特性一起生长并浑为一体。就算是怀着最崇高抱负的人也仍然会烙上邪恶的自然印记。

或许这些看上去好像让人恐惧的非人性倾向正是滋养整个人类以及人类的行动、激情及其作品的肥沃土壤。

因而正是古希腊人，这最富于人性的人，保持残忍，喜欢毁灭。”

这篇一气呵成的文稿只用了几天时间。接着尼采就开始进行一项长久的工作。他开始研究毕达哥拉斯、泰勒斯、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他企图接近那些真正符合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哲学称号的哲学家；那些轻视书本和辩论的生活的主人；那些既是思想家，又是公民，而不是像他们的追随者苏格拉底和他那个学派的嘲弄者、柏拉图与他那一派的梦幻者那样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那些人人都敢于把一种个人对事物加以深思熟虑后的观点，溶入谨慎的行动之中的哲学家。尼采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在一本笔记本上做满了笔记。

## 尼采传

尽管这样，他仍然对他那位荣耀的朋友的成功继续感兴趣。在7月份，慕尼黑公演《特雷斯坦》，尼采去了，他还见到了瓦格纳的其他不少弟子，格斯道夫和曾经在5月份拜洛特音乐节相识的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她虽然已经五十岁了，可仍然保持着一种神经质而娇弱的优雅的体态和一种永不消失的柔媚的魅力。尼采和他的新老朋友一起度过了几天快乐时光。就要分别时，三人都觉得遗憾，在动身的那一刻，他们表达了希望在不久将来再次相见的心愿。格斯道夫希望8月份来这里听《特雷斯坦》，尼采也答应8月份来这里。但后来格斯道夫不能去听《特雷斯坦》，尼采也没有勇气去慕尼黑。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信说：“发现自己面对这样一种深刻而严肃的艺术是无法容忍的。总之，我不能去慕尼黑。”他没听《特雷斯坦》的遗憾被对巴曼尼狄思的深思所弥补。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将一切关于瓦格纳活动的新闻，不管重要的还是琐碎的，全部告诉了尼采。瓦格纳刚刚写完四联剧的最后一部《众神的黄昏》。他终于完成了他伟大的作品。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从科茜玛·瓦格纳写给她的一张便条中获悉了这个消息。夫人写道：“我在内心深处听见了‘荣耀归于上帝’的咏唱。”“荣耀归于上帝”，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再次重复道，接着补充说，——这几句话暗示了那个时代、那个地方的风气。“新精神的追随者们需要新的神秘，由此他们能够让他们的直觉知识变得严肃庄重。瓦格纳在他的悲剧作品中创造了新精神的追随者们，除非我们为新的狄俄尼索斯神话建造一座合适的圣殿，否则这个世界找不到它的美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告诉尼采，为了实现目标，她正在想办法说服意大利女王玛格丽特，请这位女王当一个由女贵族赞助者组成的小圈

## 尼采传

子的监护人。李斯特几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朋友由他介绍加入了瓦格纳的崇拜者行列，结成了这个崇高的联盟。

这一切都带有一种过分的宗教情感和令人不愉快的趋炎附势的气氛。然而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是一个有着不可指责的心愿的高雅女士，一个以其纯洁净化她所接触的一切的妇女：尼采没有像以前那样对这位朋友的信提出批评。没过多久他就感觉到了连续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失眠症，因而被迫停止工作进行休息。旅行总可以让他的心情变得愉快轻松。夏天快结束的时候，他去意大利旅游，一直走到伯尔加摩。这个后来让他非常喜欢的地方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多大注意。“这里占优势的是对阿波罗的崇拜，”当时在佛罗伦萨的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对尼采说，“沉浸在这种气氛中非常好。”尼采根本不是阿波罗的崇拜者。他所看到的只是过度的舒适、骄奢淫逸和外观的一样。他看到的一切都与他那德意志式的趣味相称。于是他来到山间。在山间，如同他所写的那样，他变得“更高尚，更大胆”。他在斯伯卢根一个蹩脚的乡村旅店里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

“如今，我独自一人在意大利和瑞士的边界附近，”1872年8月，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我对自己作出的选择感到十分满意。这个奇异而富饶的隐居地有着最美丽动人的路，我经常几个小时地沿着这些路一边散步，一边沉思默想，可我从没失足过。只要向四处看看，就能够看到一些奇美的景色。除了驿车往来、在这里换班外，几乎没有生活的痕迹。我和驿车里的人一起吃饭，那是我们的一种交往。然后他们如同柏拉图式的幽灵一般在我的住所前消失。”

直到现在，那些高山还没引起尼采太大注意，他更喜爱侏

## 尼采传

罗山的树林和平缓的溪谷，这些让他回忆起自己的祖国，波希来亚的丘陵和萨勒河。在斯伯卢根，一种新的乐趣，在山地空气里沉思和隐居的乐趣出现在他眼前，这种乐趣如同一道闪光。这种乐趣在他回到平原的时候就忘却了。但是六年以后，当他怀着压在心头的长久寂寞，重新住进同样简陋的旅店的时候，他又觉察到了在 1872 年 10 月曾经有过的相同的激情。

没过多久他就告别了隐居地没有任何烦恼地回到了巴塞尔，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在那里，他得到了友谊并且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方式。他喜欢这个城市，对那里的居民也相当好。巴塞尔已彻底成了他的中心。他写信告诉罗德说：“罗默特和欧维贝克是我思想和生活的伙伴，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再觉得愤怒和忧伤。欧维贝克是没有偏见和极其严肃的哲学家，也是最单纯、最可亲的人。他有那种激进的勇气，不管什么人只要缺乏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与他成为好朋友。”

他回来后的第一个感觉是难堪。没有一个学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清楚这种背离的原因，因为德国的语言学家们早已宣布他是“一个科学地死去的人”，他们禁止他讲课，并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圣凡格里奇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写信给罗德说，“让我们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地继续工作。但是我不希望这个小小的大学因为我的关系而受到破坏，这会让我非常难过的。在过去半年里，我们少了廿名学生。我几乎没办法上拉丁文和希腊文修辞课。我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是学德语的。”

他最后终于获得了一些安慰。罗德曾经为捍卫他的著作而写的一篇文章，没有一个评论性刊物愿意利用。罗德于是对文

## 尼采传

章作了修改，将文章改成了给理查·瓦格纳的一封信的形式发表了。尼采非常感激他。“没有人愿意印我的名字。”他给罗德写信说。

“……就如同我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可如今，你的文章发表了，它是我们一起战斗的一个多么有力、大胆的证据啊！我的朋友们都因此觉得兴奋。他们反复地称赞你的文章写得好，你的雄辩赛过了莱辛。……最让我觉得高兴的是它那带威胁性而深沉的呼吁，就如同瀑布飞泻时发出的隆隆巨响。亲爱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勇敢。我们对我们的发展永远充满信心。我坚信，我们将始终不移地增添我们的力量，坚守崇高的抱负。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更有抱负、更崇高地成功到达目的地。不错，我们终有一天会成为征服者，当我们发现目标离我们很远时，我们会继续保持勇敢向前冲！虽然关注我的人很少，可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的观众只是那些评判这一战斗的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所有时间能给我的荣誉我都奉献给瓦格纳。没有什么比使他满意的强烈愿望更能激励我。因为他脾气十分怪僻，他对所有不满意和满意的事都喜欢发表意见；他有一颗值得我惩罚和赞美的最好的心。”

12月初，尼采很幸运地又能够单独与他的老师见上几个小时的面，并在一起亲密交谈，这使尼采觉得很像是回到了托里普森的那些日子。在路过斯特拉斯堡时瓦格纳约请了尼采，他立刻答应了。这次见面他们没有发生争吵。他们之间的友谊是非常珍贵的因为科茜玛·瓦格纳在一封信中提起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时说，我希望你们能在这次交谈中消除一切误会，不要再发生争吵。

## 尼采传

尼采在 1872 年最后几个月里完成了许多的工作。他对古希腊悲剧哲学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他把这些成果留着以备以后写书的时候用。那些聪明的哲学家已让尼采得以平静，于是他利用他们提供的这一方便又认真地思考了许多现在的问题。许多问题——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词，因为他只明白一个。他问自己：如何让一个人变得更加高尚的谦恭获得一种新的思想，也就是说，建立一种准则、传统和信仰的和谐。也许事实上，近代社会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具有相当安逸的产物，这些不一样的社会将如何被一种不仅有益于他们、而且满足他们的社会所代替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不幸——我们的文化被剥夺了。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并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我们甚至脱离了一种权威的思想。我们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让知识的训导日渐完善，我们好像已经不记得还有其他的事存在。我们成功地描述了想像的生活，成功地使宇宙万物变成了一种笼统的语言，而我们一点都没感觉到，在这样转化和书写的过程中，我们将生活世界的真实性丢失了。尼采写道，科学对我们实行的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他分析了这一“野蛮的行为”。

“所有科学的基点都变成了附属品而已，要不它就不会存在。

语言的研究没有修辞学 and 任何文体的训导。

没有哲学是印度文化研究。

古典文学研究则缺少一种对其中的每一件事物进行如何与行之有效的努力十分有关联的怀疑。

自然科学又缺乏歌德所感觉到的那种宁静而和善的气氛。

历史学缺乏热情。

总而言之，一切的学科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效用，也就是

## 尼采传

说，除了有真正学问和才能的人，其他人只有在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时候才会去研究这些科学。科学成了一种讨生活的手段。”

所以，一定要恢复对善、美和有节制而强烈的情感的意识。一个哲学家如何才能够专心一致地对这项艰巨的工作进行研究呢？唉！古代的经验表明哲学家是混血儿：半是艺术家，半是逻辑家，既是传道士，又是诗人，他以逻辑形式建造自己的戒律和梦想，这让我们觉得沮丧泄气。人们宁愿听传道士或诗人的言论，也不愿听哲学家们的言论，同时也不会被他们的推论和分析所打动。想想那些希腊的悲剧哲学家天才们。他们知道了什么呢？他们将生命白白地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只有恩培多克勒觉察到了下层民众，但他是哲学家，又是一个幻术家；他创造了诗和神话；他善于雄辩且高尚，可是给人们非常深刻印象的是他人生的传奇，而不是他的诗和神话。毕达哥拉斯创建了一个流派，他的希望多过了任何一个哲学家：他的努力使一些弟子、朋友聚合在一起，然而这些人都引起不了人们的注意；“任何伟大的哲学家都对群众产生不了影响，”尼采写道。他们为何会不成功呢？那谁会成功呢？要在哲学上建立一种大众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这些非凡的人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会没有力量吗？哲学家是不是始终是一种对人们没有作用的、喜欢奇谈的人呢？尼采感到忧虑苦恼，这是他想了解的自己生活的效益。他最终清楚了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音乐家和诗人。他不曾想过一元性的东西的天赋，也没有创造一个生命的才能、或使一出戏剧富于生命。一天夜里，他向欧维贝克承认了这一点，当时他的神情非常悲哀，使欧维贝克深受感动。然而他是一个



## 尼采传

低能的哲学家，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一个缺乏完美的抒情艺术家；于是自问自答：既然我惟一的武器是一种哲学家的思想，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应该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这件事。苏格拉底没有创造出将谬见禁锢于其对话者灵魂中的真理，他追求的只是助产士的称号。这正是一个哲学家应该去做的事情。他虽然是一个不称职的创造者，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批评家。他被迫分析在科学、艺术和宗教中的、在他四周发生作用的力量；他只好发出指示，肯定它的界限和价值。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我打算研究同时期人的灵魂，并用足够的证据向他们宣告：宗教和科学都无法拯救你们；去艺术这个现代社会的动力中寻找保护，去理查·瓦格纳这个艺术家身上寻找安慰吧。他写道：“未来的哲学家必将是一个各种离题话的检验员、一种古代文化的最高评审员。”

尼采准备去南堡过圣诞节。瓦格纳给他写信希望他在回巴塞尔的途中到拜洛特去与他相见。可他工作多且身体不好，以及他觉得孤独会使他更容易研究那些问题，于是他没有去拜洛特。但是几个星期以来，他做了几件事，足以证明他对瓦格纳的尊重与仰慕。他写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回击了一个证明瓦格纳是精神病医生的说法。他还赞助了一些宣传机构。这种疏远和匿名的做法是当时最好的做法。他甚至还打算把瓦格纳的联盟建立在巴塞尔。所以，当他获悉老师因自己没去拜洛特而生气时，他觉得非常冤枉。由于去年尼采也拒绝过一次瓦格纳的邀请，由此他受到一顿委婉的训斥。

“你是不是因为布克哈特而留在了巴塞尔，而不能来拜洛特？”科茜玛·瓦格纳写信问尼采道。尼采写信告诉科茜玛·瓦格纳不是因为这个，并向他作了解释，但那些被训斥的痛苦仍

## 尼采传

留在他的心里。

他对给他捎信的朋友说：“一切都过去了，可我却无法将此事忘记。瓦格纳清楚我有病且致力于工作，而且喜欢自由。从今以后，不管是否心甘情愿我一定会不让瓦格纳失望。我不知道已经伤害他多少次了。每次我都觉得奇怪，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因什么原因而引起争吵。”

这件麻烦事并没有使他的思考受到影响；感谢刊印在他全集第十卷中的笔记，使我们能够追踪到他思想深处最细微的想法。这些思想非常生动、丰富。他这样写道：“我是灵魂的探险者，我在自己的思潮里漫游，听命于思想的召唤。……”

1876年初的几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大胆地在自己的思潮中漫游的时光。

他完成了一篇毫无虚饰而更为出色的论文《论超道德观念中的真实与谬误》。尼采总是爱用夸张词；这里他毋庸置疑地用了“谬误”这个词，以此对“价值转换”进行了首次尝试。他愿意且喜欢选用谬误作真实的反义词。他帮助诗人们提高为现实世界增加的幻想世界的地位。“要勇于欺骗自己，大胆幻想，”席勒曾经说过这句话；尼采再次说了这句话。这是古希腊人愉快的冒险行为；他们痴迷且沉醉于自己创造的英雄传说和神话历史之中，而这种沉醉使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寄托在更危险的冒险中。那位说服智慧女神雅典娜居住生活在自己城中的忠实的雅典人就存在于梦幻之中。如果他热情一点、聪明一点，会更勇敢、更强健吗？真实在与其所保障的仪式相适应时是有好处的，而幻觉如果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那就更好了。为什么要把真实视为神明呢？这是如今人们的坏毛病；他们喜欢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为什么会有这种盲目的行动和想

## 尼采传

法呢？打倒真实，肯定生命，这是人们颠倒的顺理规律！

这些教条主义的程式被尼采记下了，可是尼采并没有停留在这些程式上。他永不停息地写着。就这样，他在研究中努力工作着并慢慢取得了成绩。请记住，这些在形式上虽然已经被明确的思想，只是一些前进中的足迹、一些象征。它以后所产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思想。尼采生来就拥有两种背道而驰的天性。他们分别是哲学家的天性和艺术家的天性；前者听命于真理，后者却随时准备着创造。在他必须选择其中某种天性的时候，他总是拿不定主意。在内心反抗的是他追求真理的天性。他始终保持自己的程式，并且再次将这种程式拿出来，打算进行新的解说，他指出了裂痕和难点。他的思想从不遮掩这些，因此我们能够追寻他研究的轨迹。让我们把这种有必要注意的混乱天性解释一下：

“认识悲剧的哲学家。他控制认识的混乱天性，但绝不是因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并不建立新的思想。他怀着悲剧情感的心情看着形而上学的领域在他面前呈现，并且意识到具有色彩的科学之旋风无法让他感到满足。他恢复了艺术的权利，他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

“认识绝望的哲学家痴迷于毫无头绪的科学：即任何有价值的知识。

“即使形而上学只是一种拟人的现象，但对悲剧哲学家来说也达到了他们存有的幻想。悲剧哲学家并不是怀疑论者。这里存在一种创造的观念，因为怀疑论并不是结束。被逼到最高限度的认识的本能会调过头来反抗这种本能，致使它变成对认识才能的批判。认识是为美好的生活服务的。人总是喜欢活在幻觉中，可悲的就是这一点。”

## 尼采传

那么，尼采用两行字表示认识绝望的哲学家们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仅仅只因为为他找到这样一个漂亮的称谓就必会不喜欢他吗？“这里存在一种创造的观念，”尼采这样写道，那这种观念到底是什么呢？尼采在很多章节中好像更喜欢思考那种暴露无遗的让人害怕的事实，其面貌用印度传说的话而言，只代表着死亡。

尼采写道：“他们怎么有胆量谈论世人的命运呢？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是没有顶点的：不论其形式如何，存在始终存在。人们想不出，在形而上学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会是怎样的。

如果没有这种秩序的支撑，人类会变得更加坚定；这对艺术家而言真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而且，我相信达尔文进化论中让人吃惊的推论。我们尊重一些被我们视为永恒的品质，诸如艺术、道德、宗教等等。精神，这一头脑的产物竟把它视为是超越自然的！因此神化它、崇拜它，这是多么愚蠢！

谈到人类没有意识的结局，对我而言，那是荒谬可笑的。人类并不是一个整体。或许有人会谈论一个蚁丘的无意识的结局——可是却没办法谈及所有的蚁丘！

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形而上学中寻找庇护，而是要献身于文化的产生。因此我的小心谨慎是与含糊不清的理想主义互相抗衡的。”

此时，要不是持续不断的病痛和艰巨的工作，尼采就快要到达思索的终点。头痛、胃痛和眼痛又一次让他屈服。最温柔的光线也能刺伤他的眼睛，他只好不读书了。可他却一直在思索。他再次研究古希腊哲学家们；他倾听着那些流传到现在、经过许多世纪逐渐减少却一直强有力的言词。那种永恒回荡的

协奏他听到了：

泰勒斯：“万物都起源于一种独特的元素。”

阿那克西曼德：“事物的不断消长是对它们的惩罚。”

赫拉克利特：“有一种法则支配着万物的消长及其规律。”

巴曼尼狄斯：“事物的消长及其规律只是一种幻觉。也是仅有的存在物。”

阿那克萨哥拉说：“一切的质都是永恒的；不存在发生。”

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说：“质便是量。”

恩培多克勒说：“所有的原因都是不可思议的。”

德谟克利特说：“所有的原因都是机械的。”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尼采被这些完全相反的声音、被这些用永恒不变的冲突指责自然的思想节奏所打动。霍德林说过：“社会制度和人类的观念的变迁比现实生活的变化对我产生悲剧性的影响更大。”尼采具有同样的感觉。他羡慕和赞赏那些揭示自然并找出其最初答案的古人。他把艺术手段放在一边，无畏地看待人生，就如同俄狄浦斯冷静地面对斯芬克斯那样，并且以《俄狄浦斯》为题，写了一部还没写完的文章。

《俄狄浦斯》写道：我把自己叫作最后的哲学家，因为我是世上最后的人。我一个人倾听着并诉说着嗓子所发出的垂死者般的声音。我与亲爱的声音在一起，它的低语给我带来我对人类一切幸福时光的最后回忆；与你在一起，让我再多倾诉一会儿：你将我的孤独骗走，你将使我恢复对爱和社会的幻觉，因为我的心认为爱是有生命的。它无法容忍这令人可怕的孤独，于是强逼我诉说，好像我是两个人。我倾听的是我的声音吗？你是在低语还是在诅咒？抑或——你将用你的诅咒刺破这

## 尼采传

世界的内部！唉，不管怎样它存在着，比任何时候都更让人眩晕，让人冷静客观；它用无情的目光盯着我；它存在着，就像往常那样又聋又瞎，而且除了人，一切都不会消失。而你仍然向我诉说着，可爱的声音！在这无边无际宇宙中，我并不孤独地离开世界。我将和我最后的悲叹以及怨诉一块死去。不幸呵，如此不幸！同情我吧，这最后一个倒霉的人，俄狄浦斯！

此刻，尼采的思维活动好像达到了顶点，他一下子觉得想要一种休息。他希望与朋友们交谈，需要感觉到自己和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快乐。在1873年复活节尼采有了两个星期的轻松时光。他去了拜洛特。

他在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信中说：“我今天晚上即将告别巴塞尔，你猜猜看我将去哪儿？你猜对了，我明天四点半就要见到我的好朋友罗德了，这真是太令人高兴了。我还会与瓦格纳住在一起，到那个时候，瞧我有多高兴！我们会时常谈起你和格斯道夫。你不是说，他已经把我的演讲稿准备好了吗？这真让我感动，我永远都会记住这件事。我的朋友对我太好了！这真让我觉得惭愧。

“我希望从拜洛特带回欢乐和勇气，并让自己在所有有益的事情中勇敢起来。昨天夜里我梦见我正非常谨慎地重新装订我的巴那斯韵律词典。这种装订和象征性的混合物能够让人理解，但却非常没有意思。然而却是实在的！不时地以经常遇上比自己更勇猛强健的人们来再次装订自己是有这个需要的，否则我们就慢慢地失去自己的一些记录，直到全部丢失。而且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巴那斯的诗韵词典，我们必须经常反复自己，那也是一种真实。如果我利用很多的烦恼，如果我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和一点点欢乐，我想像中的未来我应该是一个头脑清醒

的作家，而且一开始就向着这个方向尽力，那要比继续让自己做一个文人聪明得多。我总是对印刷整齐的书页觉得讨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种有涂改痕迹的纸张。我能对一个阅读不受欢迎且写作更不讨人喜欢的阶段进行精彩的描绘；但是一个人决不喜欢思考得很多且做得更多。因为眼前的一切都在盼望着那个向他自己和我们谴责惯例的灵验的人，他会生活得更好，并将他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习。”

在那里他获悉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消息：缺少资金。在所需要的一百二十万法郎中，只筹集到八十万。这项艰巨的事业面临着失败。每个人都在失去信心。只有瓦格纳仍然充满信心与希望。因为他已过了而立之年，一直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剧院。他明白，坚定不移的信念定会打败暂时的厄运，在耐心等待了四十年之后，几个月的危机并不让他觉得害怕。柏林、维也纳、慕尼黑、芝加哥和伦敦的有钱人给他提供帮助，对此，理查·瓦格纳总是不愿接受他们的帮助。他希望他的剧院只属于他个人，并且只能和他的精神相接近：“事情绝对成功，”他说，“问题在于如何唤醒德意志民族灵魂中潜在的力量。”但是他那非凡的平静并没有消除他朋友们的担心。在拜洛特一场金融大恐慌产生了，而且再也没人敢抱什么希望了。

尼采观察着，听着，看着，然后来到了南堡。“我彻底失望，”他写道，“在我看来，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耻的。”孤独的十个月之后，他再次清楚了这个世界，并且看到它甚至比自己以前所判断的更可怜、更怯懦。更糟糕的是他对自己不满意。“我把自己看作是最后的哲学家，因为我是最后的人。”他记起自己最近的沉思，他问自己：自己难道真是“最后的哲学家”、“最后的人”吗？他难道不曾因为给自己安排了如此庄严

## 尼采传

而艰巨的角色而觉得满足吗？难道他不也和其他人那样胆怯可耻、忘恩负义，在危急关头放弃阵地、把自己禁锢在自私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吗？难道他不曾丢下过自己的老师吗？他自责起来，他的绝望随着自责而加深。“我不该总是想着自己，”他自责道。——“只有瓦格纳是英雄——在逆境中瓦格纳如此高尚，他仍然像在托里普森时那样伟大。他才是我们应该尽力帮助的人。我发誓从今以后必会尽力帮助瓦格纳。”

他曾准备出版自己的著作《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家》中的一些章节。现在他放弃了这一快乐，非常难受地将那份就快完成的手稿放进了抽屉。他期望“喷射熔岩”，渴望与德意志进行斗争，如同对野兽般地对待她，因为德意志是头愚蠢的野兽，只屈服于暴行。

尼采写信对罗德说：“从拜洛特回来的时候，我怀着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忧郁，致使我惟一的希望变成了极端的愤怒。”

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中尼采找不到任何乐趣。劲头十足地投入工作就意味着迁就，意味着认可和贬低自己。他一直不喜欢与卑劣的人做朋友。但是，这是理查·瓦格纳，难道他忍受得了瓦格纳陷入困境和遭受痛苦吗？难道他能容忍德国人像搞垮席勒似地搞垮他、像哀伤歌德那样地哀伤他吗？再过一天，又将会有天才诞生，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为保障他们的人生自由和自主而努力。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的群众置之度外。这是无法避免而又痛苦的命运，这是优生者的命运，并且首先是那些出生于一个丝毫感觉不到美的民族、并为这个民族所误解的英雄们，那些最出色的德国人的命运。

尼采记起歌德谈起莱辛时曾说过的话：“可怜这个出色的人，可怜他在这样一个让人可怜的时代生活，可怜他被迫进行



永不停止的论战。”他把这句话借用在自己身上，论战好像变成了他的一种职责，就如同在另一个时期曾经是莱辛的工作一样。他在身边寻找着对手。著名的 D·F·施特劳斯此时正代表着官方哲学，他是这种哲学中极其重要的教皇。因为发表了那个具有批判性的研究成果，他成了这些研究中一个真正的老师，在晚年他摆出了思想家的姿态，并以从奥伯特和伏尔泰那儿借来的、劣拙的雅致，颇费苦心地写作他的《信仰》。

在《新旧信仰》中他写道：“我只是希望表明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如何一直以来渐渐地习惯于指挥自己的生活的。与我们的职业相比——因为我们附属于许多不同的职业，我们不是纯粹的学者或艺术家，而是士兵、官员、业主或工匠；我要再说一遍，这些人非常之多，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不是最坏的——与我们的职业相比，我说，我们应该尽力保持自己的内心向人性最强烈的势力开放；我们的内心被这些意想不到的非凡的新命运刺激着，被我们的国家已经忍受了许久的灾难支配着。为了更好地熟悉这些东西，我们研究历史，于是由一大批生动而通俗的读物组成的捷径就在首到者面前出现了。接着，我们借助于这些人人都能理解的书籍扩大了自己对自然界的了解。最后，我们在聆听中发现了伟大的音乐家，在阅读中发现了伟大的诗人，我们找到了情感和精神、幻想与内心的刺激，这些刺激的确是非常完美的。我们这样生活，我们就这样在快乐中前行。”

因此腓利斯人是幸福的，而且这种幸福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尼采想道，这是他们的权力时期。当然人类并不是新东西。就连雅典城邦也有其“实用”的鼓吹者。但是这个腓利斯人以前生活在屈辱的情形之下，他只好忍受一切。任何人都不

## 尼采传

去理睬他。接着，一个相当宽容的时代来到了；在这个宽容时代里，有人听他说了，他的愚蠢获得了满足，他显得非常滑稽可笑。他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对自己普律多姆的语言觉得骄傲：这已足够了。现在他成功了，要阻止他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一个狂热分子，并建立了一种宗教：那是一种新的思想，斯特劳斯便是这种思想的鼓吹者。费莱德里克·尼采是完全赞同居斯塔夫·福楼拜大约在这个时候提出的那种将时代区分为异教、基督教的分类法。这个腓利斯人加上他自己的各种特色描述了自己的感受。一场战争爆发了：他看着报纸，对电文有了兴趣，因此增添了快乐。伟人们已经受到灾难，并将他们的作品留给了我们：这个腓利斯人了解并称赞这些作品——它们让他更加安宁。他带着清醒的洞察力欣赏这些作品。他完全被田园交响曲所陶醉，可是他谴责交响乐的过分喧闹，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他那清醒的头脑没有感到失望。

尼采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想要攻击的人。尼采在5月初的几天里，手头拥有了充足的笔记，他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他突然病了。剧烈的头痛和不能承受任何光线照射的眼睛，让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几天时间里，他几乎变成了一个残废、一个瞎子。罗默特和欧维贝克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他。但他们的时间都受着本职工作时间的限制。于是第三个朋友对尼采给予了帮助。拜伦·冯·格斯道夫和朋友正在意大利旅行。他以前是尼采在普尔塔学校的同学，自从那段久已逝去的岁月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尼采，可是他与尼采的友情没有变，当他得知尼采病情后，他立即赶到了巴塞尔。他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是兄弟中最小的。他的哥哥们都已相继

## 尼采传

离开人世，一个死于 1866 年澳大利亚战争，另一个在 1871 年的法兰西战役死去，因而他只好牺牲自己的爱好，放弃哲学而研究农业，以便能经营在德国北部的家产。他是尼采朋友中惟一个不喜欢看书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尊严高贵而沉默寡言的绅士，尽管他的生活非常节俭，”欧维贝克写道，“事实上，他是世界最好的人，只要一看到他，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相信依靠的人。”罗默特的朋友保尔·李也来帮助尼采，或者说，来给尼采解闷。多亏这些人的关心，尼采才能与病痛作斗争。因为必须一直躺在昏暗中，所以他只可以口述，热心的格斯道夫把尼采讲的内容都写了下来。就这样，这本书的原稿到 6 月底就被送到了出版商那儿。

当作品完成的时候，尼采的病情也有了好转。他对独处和新鲜空气充满了迫切的向往。妹妹从南堡来到尼采的身边，将他带去格林森山区。他的头痛慢慢减轻，视力也渐渐恢复了。他休养了几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他修改校样，享受着再次恢复的力量，与此同时，他的抱负与愤慨也时常萦绕着他。

一日，当妹妹和他一块在福利姆斯郊外散步的时候，他来到一座地处偏僻的小城堡旁边。他说道：“多美丽的隐居地呵！要建立我们的世俗修道院，在这个优美的地方是多么好啊！”城堡正好准备出售。“让我们看一下吧，”尼采的妹妹说道。他们走进了城堡，对里面的所有的一切都觉得赏心悦目：那个花园，那个站在上面就可以领略到出现在眼前的辽阔的自然景色的平台，那个带雕石壁炉架的大厅。房间很少，不过没有必要要更多的房间。那间给科茜玛·瓦格纳，这间可以给查理·瓦格纳，另外一间可以供来访的朋友们，雅可布·布克哈特或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使用。还有罗德、杜森、格斯道夫、欧维贝

## 尼采传

克、罗默特，也可以供他们使用。尼采宣称：“我们应该在这里建筑一条修道院式的廊道。这样，不管天气如何，我们都能够边散步边交谈。因为我们要常常交谈，看书不是很多，而且我们几乎不写作。”

他再次进入了自己熟悉的梦境，那种老师与弟子之间兄弟般友好的交往之中。佛罗琳·尼采非常高兴。“你应该有个女管家，”尼采的妹妹说，“让我来当这个女管家吧。”她问了房价，还给房东写了信，但是仍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妥。

在后来叙述这件轶事时尼采写道：“我看上去年龄很小，所以园林工人以为我们是开玩笑。”对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无法知道。这只是尼采一时听过的妹妹的唠叨呢？还是一种真的打算呢？可能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他那极易接纳各种奇特想法的心灵几乎不清楚这个世界接受什么、反对什么。他来到巴塞尔。他的小册子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瓦格纳给他写信说：“我反复地读着这本著作，我发誓，你是惟一理解我需要的人。”“你的书是一声晴天霹雳，”汉斯·冯·布娄写道，“一个当代的伏尔泰应该写上：écr.....Linf.....这种世界性的美在我眼里是一种比黑匪或赤匪更加可恶的魔鬼。”

其他一些好心的评论家，大多是年龄很大的，也称赞这位优秀的青年辩论家。例如，爱瓦德（哥丁根的），布鲁诺·鲍威尔，卡尔·希尔德布兰特（“这个最和善的德国人”），这些人都支持尼采。卡尔写道：“这本书将成为德意志民族精神向理性的激情和严肃的思索转折的一个象征。”

但是，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只是少数。

尼采曾经写过：“德意志帝国正在毁灭德国人的精神。”一个征服者民族的自尊心被他伤害了。作为报复，他受到了很大

## 尼采传

的侮辱，别人的背信弃义和许多卑鄙的指责。他因此而欢欣鼓舞。“我以决斗的姿态置身于社会，”他说，“这是司汤达给予的忠告。”虽然尼采是（或者至少他满意于自己是）绝对的司汤达分子，但依然极易产生同情。书刚出版没几个星期，大卫·施特劳斯离开了人世，于是尼采认为是自己的作品杀死了这位老人，因此心中非常难过。他的妹妹和朋友们试图打消他的疑虑，但只是白费心机；他不想让同情心消失，而且是一种非常高尚的同情心。

在这首次论战的激励下，他期待着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论战。他极其敏捷地构思了一组论文，并打算在《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个总标题下发表这些论文。D·F·施特劳斯已给这组论文的首篇提供了主题。第二篇题目定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接下去还有二十篇。他想，他的朋友们都应该为这项工作出一份力。

弗莱兹·欧维贝克刚刚出了一本题为《现代神学的基督教教义与仪式》的著作。他攻击德国的专家学者及他们过于现代派的倾向，这种倾向减弱了基督徒的品性，并使那种属于早期基督教的无法更改的严肃教条慢慢地被遗忘。尼采把欧维贝克的《基督教教义》和自己的《D·F·施特劳斯》装订在一块，并在封面上写了六行短诗：

一对双胞胎兄弟，  
快乐地来到人世间  
——征服这世上所有的恶龙。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一部作品，两个父亲，

## 尼采传

友谊是双胞胎的母亲。

尼采期盼可以看到一组类似的作品，它们出于不同的作者但又同时倾注同一种精神。

“很多的人是随着现代各种不同观念的论战成长起来的，已习惯于英雄主义，”他当时写道，“我们的懒散而嘈杂的文化将被人们永远地遗忘。在现代各种观念的论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一类人肩负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双重的希望只是徒然：他的朋友们让他失望，而他自己也没能写出二十种小册子。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些作品的标题和几页粗略的提纲。在《城市》、《国家》、《军事文化》、《社会危机》里，在《宗教》里，他会对我们讲些什么呢？让我们暂时先不要遗憾；或许有一点点；不管怎样，那也许被称为珍贵的一点点，和他的抱怨与渴望完全不同。

他还忙着另一件事情，并用神秘的语气向格斯道夫透露说：“我只让你一个人明白，一个意想不到而可怕的危险威胁着拜洛特，而扫除这颗地雷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的身上。”原来，理查·瓦格纳请尼采写一封告德国人的强烈呼吁书，所以他怀着极度的严肃、庄重和深沉用心地进行着草拟工作。他需要欧文·罗德的忠告和帮助。“你可以立即给我寄一段以拿破仑形式起草的文章吗？”谨慎精明的欧文·罗德拒绝了他这个要求。他说：“当对下层群众惟一可办的事是侮辱时，一个人必须懂得礼貌。”可尼采却没有用礼貌来约束自己。

10月快结束的时候，瓦格纳同盟的头头们集中在拜洛特，请弗莱德里克·尼采朗读他的宣言《告德意志人民书》。

“我们希望大家用心倾听，因为这个宣言是要给大家一个

## 尼采传

警告；而且发出告诫的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总是有权利让大家用心倾听的。……我们大声呼吁，是因为你们正身处险境，还因为，看到你们这么缄默、这么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我们替你们担心。……我们非常真诚地对你们说，我们寻求、期望我们的利益，只因为这利益是大家共同的：即德意志民族名誉和精神的荣誉与出路。……”

宣言是以相当有力的语气和一如既往的威胁展开的，在让人尴尬的寂静中大家听着这篇演说。没有对作者鼓励的眼光，也没有一声赞同的低语。尼采演说结束。最后，会场有一些人开始说话。“太投入了，这不够策略，必须大段大段地修改。”一些人发表意见说，“这是一种修道士式的训诫。”

他不想争论这个问题，拿回了这篇训诫式的草稿。只有瓦格纳以最大的热忱支持尼采。“等一下，”他说，“只需要一丁点时间，他们就必须回到你的挑战上来。他们会彻底支持这个宣言的。”

在拜洛特尼采只住了几天。在复活节的时候他的处境就相当艰难，此时到了让人绝望的地步。几个月来始终耻笑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们如今彻底将这件事忘记了。一种无法对付的冷淡阻碍了宣传者的工作，而且筹集资金也越来越困难了。所有商业贷款、抽彩给奖法的计划全部宣告没有效果。一份替代尼采起草的呼吁书而仓促写成的宣言在整个德国散发着；印量一万份，但只卖出了很少的部分。他们又给德国一些剧院的理事写了信，希望各剧院在一场单独的义演上以赞助的形式资助拜洛特。可他们的请求均被拒绝。

弗莱德里克·尼采来到巴塞尔。在格斯道夫的帮助下，他

## 尼采传

成功地起草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的第二篇——《历史的运用和滥用》。但是他很少做笔记，很少写信，也没有准备什么新的计划，有一段时间他好像从我们的研究中蒸发了。青年时代他的双重希望是帮助瓦格纳成功，并为得到这一成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他的希望变成了绝望。他的帮助被回绝了。他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书太一本正经，太严肃深沉了。”于是他自问：这如何解释呢？难道瓦格纳的艺术没有至上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吗？他觉得苦恼、羞辱，他的幻想和自尊都遭受到了伤害。在1873年年底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如同一条蚯蚓似地生活在巴塞尔的房间里。

春节他去南堡度假。独自和家人在一起使他恢复了一些信心。他始终喜欢春节的宁静，那宁静非常有利于沉思，而且年轻的时候，他从不白白让圣·希尔维思特节过去而不增加一页对自己的生活、回忆以及未来展望的沉思。1873年12月底，他写信给欧文·罗德，信中恢复了他以前的语气。

“卡尔·希尔德布兰特的《一个异端唯美主义者的书信》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他写道，“真痛快啊！阅读，赞美，他是我们的人，他和我们一样对社会充满希望。希望这个社会在新的一年里繁荣昌盛，希望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啊！亲爱的朋友，一个人根本没有多少选择，要么彻底绝望，要么满怀信心。我已准备始终满怀希望。让我们在这新的1874年里继续互相帮助、彼此信赖，直到生命的最后。

你的朋友

费莱德里克·尼采

1873—74. 春节·南堡”

尼采在一月份的前几天重新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因为拜洛



特那场意想不到的灾难，怀疑和不安一直折磨着他，他期望消除这些痛苦。对瓦格纳艺术他用两行类似介绍自己当时思想的话进行了历史性的述说。他写道：“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主要的危险在于它的新。印象是一种自己证明自身孤独的现象。”在明确了这一总的原则以后，他接着开始探讨那个决定性的问题：“瓦格纳是什么样的人？他的艺术代表着什么？”

这是幻想中的一个大悲剧。当代的埃斯库勒斯，当代的品达一下子蒸发了；那种超自然的、美丽的、宗教式的幻影突然破灭了；于是瓦格纳艺术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这是一种行将没落的，虽然华丽、却经常病态地开放着十五个世纪以前的人性之花的艺术。

在对朋友们不公开的笔记中尼采写道：“让我们实在地问一下自己，这个以瓦格纳艺术为艺术的时代意义在那呢？这是一种完全没有政府主义的、即将呜呼的东西。由于它的贪婪、邪恶、不定形和根基脆弱，正快速走向绝望，——它没有一丝的坦诚真率，它是暴露的自我意识，它缺乏崇高性，它是怯懦，是暴力。这种像乱麻一团的艺术仍然吸引着如今德国人的心灵；感情的外现和方式全部变得乱七八糟。这是一种在反艺术时代里支配并肯定艺术的荒诞的艺术尝试。它是一种毒药。”

受崇拜的人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舞台表演家。尼采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始终听凭自己被一个巨大的怪物所戏弄。他曾以他那年轻人所特有的热情爱过，可是却遭到了蒙骗。他的愤怒中掺和着嫉妒，并且还掺和着一丝与爱相去不远的憎恨。他曾经将自己如此引以自豪的思想和心灵奉献给了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却蔑视讽刺了这些神圣的礼物。

## 尼采传

我们可以不重视这些个人的悔恨，还有更深痛的悲哀让尼采觉得羞辱。他羞辱，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真理。他曾真诚地希望自已为真理而生存；如今他才发现这四年以来，他活着一直是为瓦格纳。他还有胆子重复伏尔泰所说的话，“必须识别并献身于真理”；如今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忽视了真理，或许在从瓦格纳的艺术美中寻求慰藉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背离了真理。“假如你寻求安逸，信奉吧；假如你渴求真理，就探索吧！”他几年前曾经写信给自己的妹妹说；而他曾经给这个小孩指明的这一职责，他自己也没有履行。他准许自己受幻想和内心的平静、以及神奇的言词之美所吸引，他始终在靠谎言生活。

他犯的错误还要厉害得多，因为他还赞成这种谦卑。他曾经在《悲剧的诞生》里写道：宇宙是邪恶的，残酷得如同一种不和谐的音符；人的灵魂受着灵魂本身的煎熬，如同宇宙一样地不协调，要是它不创造某种自欺欺人的、然而却可以让内心得到满足、并获得一种美的安慰的神话和幻想，人的心灵就会脱离生活。事实上，要是我们不为自己创造安慰，要是我们不这样退缩，我们会把自己带到哪里呢？一个人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任何一种怯懦都是这样被承认的。承认就意味着把自己交付给幻想家。这是一种邪恶的幻觉还是高尚的幻觉呢？我们是否受了欺骗，我们是否希望自己受蒙蔽，我们如何知道呢？尼采觉得自己记忆中的人物堕落了，而且悔恨所带来的痛苦让他彻底绝望。

在2月份《历史的使用与滥用》出版了。这是一本针对历史、科学这种近代人的发明和人类精华的书。这是一篇对新近为人们所得到的才能的评论；为了这种才能，人们冒着贬低自

## 尼采传

己天性的完善并使自己的正直复杂化的危险，在内心唤起了以前那些世纪里的情感。一个简洁的象征让这本书具有生气。

“未来的人：精神饱满，行为古怪，不屈不挠，热血沸腾，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与书本为敌的人。我期盼着从自己的理想王国里捕捉那些自称是‘有教养’的人们，就如同柏拉图捕捉诗人一样：这就是我的恐怖行动。”

尼采就这样公开地侮辱了操纵着公众的上万名“教授先生”，对他们而言，历史就如同每日的面包。他遭到的惩罚是这批人的沉默与敌视。任何人都不提他的书。朋友们企图为他的书找到一些读者。欧维贝克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兼学生——政论文作者、普鲁士史官特莱斯克说：“我敢保证你能够在尼采的这些沉思中感觉到他对德国民族的伟大最严肃、最深沉、最本能的忠实。”特莱斯克却不这样认为；欧维贝克又写道：“我想对你说起，更重要的是必须跟你谈起的就是尼采，我那位痛苦的朋友。”特莱斯克在回信中显得有点不耐烦，于是引发了争论。特莱斯克写道：“你的巴塞尔是一座闺房，德国民族的文化正在那里受到侮辱！”“如果你见到我们三人，尼采、我和罗默特，”欧维贝克说道，“你就能够看到三个好伙伴。我们的分歧就如同一个痛苦的信号敲击着我。这种文化人士与政治人物之间的误会德国历史上是一种怎样不幸的命运，怎样频繁的灾难呵。”“你真的非常不幸，”特莱斯克反驳道，“遇上这个尼采，这个疯子！他向我们谈了他那么多不符合现实的想法，可他却早已为所有恶习中最真实的东西——强烈的疯狂伤透了心。”

格斯道夫、欧维贝克、罗德沮丧地眼睁睁地看着这本他们所称赞的书受到冷遇。罗德写道：“这又是一个晴天霹雳，这

## 尼采传

本书丝毫没有比在地窖里放烟火产生的影响更大。可是总有一天，人们会接受它并且称赞这种准确和勇气，尼采正是以这种准确和勇气指出了我们最要命的创伤。我们的朋友，他是多么的顽强啊。”欧维贝克写道：“我们的朋友所经受的孤独感正在痛苦地继续增长。要彻底折断支撑着自己的树枝，不会不产生难忍而痛苦的后果。”格斯道夫说道：“对我们的朋友来讲，最好的办法是模仿毕达哥拉斯，在五年的时间里不写也不读。如果我能够获得新的生命，不管是两年还是三年，我要收回我的产权：那个避难所将听命于他。”

这些人怀着对朋友的命运而伤感的烦忧，可他们并没有想到尼采悲痛的程度和原因。这些人可怜他的孤独，可是谁也不清楚这种孤独到底有多深，不清楚即使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依然觉得多么的孤独。由于思想上的较大转变，他已从这本书里解脱出来，这本书的失败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写信告诉罗德：“至于我的书，我根本无法想像那是我写出来的。”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谬见，因此他敢于否认自己的极度的痛苦和悲哀。他又告诉格斯道夫：“此刻，有许多大胆而强烈的思想在我的心中急剧升华，我不明白该怎样将这些东西告诉我亲爱的朋友们，但我绝对不能将它们写出来。”然而有一天夜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激动。那晚他与欧维贝克单独在一块，他们谈起《罗安格林》，于是在极度怨恨心情的驱使下，尼采把这部不真实的浪漫作品说得一文不值。欧维贝克惊奇地听着尼采的谈话。尼采平静下来，并且从那时起，他努力地锻炼自己隐瞒心中真实感觉的情感的能力，而这使他觉得虚伪和惭愧。

“亲爱且真诚的朋友，”1874年4月尼采写信给格斯道夫

## 尼采传

说，“如果你可以对我有一种非常低的评价就好了！我肯定你一定失去对我曾有过的那些想像，我很想以慎重而完整的解释使你仔细地看到，我实在没什么，你无法知道我是多么的沮丧和怎样的忧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有能力永远写作下去。从现在开始，我只去寻找一点点真正的生活气息。我正在武装自己以抵抗身边许多让人厌烦的奴隶们。我会成功吗？有太多问题。目标离我太遥远了，如果我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那时我也已将我生命中的最美好时光在为此目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中消耗了。到那个时候我会如同一个黄昏中的蜉蝣，尽管有自由，可已失去了享受自由的活力了。我表达的是非常强烈的恐惧！一个人如果如此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挣扎，具有这样超人的洞察力，是真的太不幸了。……”

写这封信的时间是4月1日。4月4日这天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尼采依然显得十分忧郁，但他已不像前一封信那么悲观。

“亲爱的朋友，你给了我巨大的快乐，而且令我非常感动！有生以来还是有人第一次送鲜花给我，我如今才清楚尽管这些花默然无声，可它那生动、丰富的色彩却可以与我们的平易地交谈。这些花正在我的房间里开放着，我在一个星期里尽情地欣赏它们。在我们痛苦而黯淡的生活中，这些鲜花会来向我们揭示大自然的神秘，这也是它们希望去做的事。它们让我们一直记住，要在世上某些地方找到希望和生活，找到色彩和光，是绝对可以的。我们非常容易失去这份信念啊！当那些战斗中的人们用赠送这些象征性的书籍和鲜花来唤起他们共同的誓言，从而互相激励并坚定自己时，那是多么幸福和美好呵！”

“除了视力外，我的身体状况从新年开始一直都不错。但

## 尼采传

是，正像你了解的那样，在某种情形下，肉体上的痛苦几乎是一件可以值得庆幸的好事，因为它们可以让一个人忘记在别的地方所受的精神上的痛苦。更准确地说，一个人告诉自己，对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对身体上的治疗。那是我对疾病所持有的看法，这种看法给灵魂带来希望。依然拥有希望，这真是一件艺术性的作品。

“但愿我有充足的能力写完我另外十一篇《不合时宜的想法》。到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吐露出重压着心头的一切，可能经过这种彻底的忏悔，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自由了，不管这种自由的程度是多少。

“亲爱的弗罗琳，我真诚地祝愿你。”

终于，尼采开始工作了。他记起曾经那个在前几年帮助过他的哲学家。他希望将自己这三篇不合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文章奉献给叔本华。他十年前曾经在莱比锡过着一种让人痛苦难过的生活，是叔本华解救了他。他那令人觉得奇怪的欢乐和激情，还有他那借以表达自己最严厉思想的讽刺，曾经让尼采找到信心的力量。如果叔本华“让你担心，使你忧虑，”那时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如果他无法让你振作，走过人生最悲哀的谷底到达人生最快乐的高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我们欣赏好听的音乐时经常能掌握我们，在这种状态里，世界上的一切就好像在我们面前蒸发掉了——那么我就不会建议你去理解他的哲学。”

他再次感受到年轻时的痕迹。他仍然无法忘记，自己曾经多灾多难的生活是那么让人感到悲伤难过，于是他作为读书时所崇拜的老师的弟子，找到了勇气。“我还有十一首优美的歌要唱。”他给罗德写信，告诉罗德他将准备去做的工作。叔本

## 尼采传

华是他的一曲美妙的音乐，一支对思想家的大胆和孤独的赞歌。他的内心此刻充溢着音乐。他暂时停止写作，创作了一曲友谊颂。“我的这支友谊颂是为你们所有人写的。”在给欧文·罗德的信中他说道。

在妹妹的陪伴下尼采离开了巴塞尔，他们移居到离莱茵河瀑布很近的乡间。弗莱德里克·尼采再次拥有了许多童年时代的快乐，部分的快乐无非是要让他的妹妹也感到快乐，以他在当时所写的日记里的格言来说。——同时也因为他尽管有自己的烦恼，但他当时生活在自由的、清白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所以他还是觉得快乐。

妹妹常和他一起散步、交谈、欢笑、读书和幻想。他读什么书呢？不用问，他一定读叔本华的作品；还有蒙田所写的那个现在已成为一个令人悲哀的纪念品的小巧精致的集子：这本集子是科茜玛·瓦格纳为感谢尼采经常给她的孩子们带礼物的报答。因为蒙田写过“人类生活的乐趣已经被强化了。自从我不得不和这个自由而勇敢的人在一起时，我喜欢重复他谈到蒲鲁塔克时所说的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见面，和你见面有没有用，’假如我不得不承担这个职责，我就会想尽办法像生活在家里那样地生活在世上。”尼采经常说。蒙田和叔本华这两个讽刺家，一个直接了当承认自己的绝望，另一个却坚定不移地守望着自己的信念，这正是尼采所想与之共同生活的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怀着极度赞赏的心情读了一个年轻的、一个与他的思想极其相似的思想家的作品——这个有着坚定信念的爱默生，这个预示了一位青年的预言家，他用极少的语言，欢愉地表达了那种真诚的感情，可是他的感情在他十八岁这年终结了，他只活到了十八岁。

## 尼采传

早在普尔塔的时候，尼采就读过爱默生的作品，在 1874 年春天他再次读到了爱默声的作品，并把他的作品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

爱默生在他的《典型人》的结尾处写道，“这是个年轻的世界，从前的伟人们在深情地向我们召唤。我们也要写圣经，再次沟通世俗世界与苍天。高深莫测的守护神不允许虚构我们存在，它要了解我们在高度优雅的现实生活中，在科学、艺术、人本身和书籍中所领悟的一切；它需要美好的现实、信念，总之它有一个目的：永无止境、始终如一地运用崇仰所有真理。”

尼采老是需要这种语言的慰藉，他喜欢这些话。

六月刚到的时候，尼采写完了《教育家叔本华》这本书的初稿。在精神上尼采几乎痊愈了，可是他还有其他痛苦。福斯特——尼采夫人说道，有一日，当他哥哥尼采表示出对小说的讨厌和抱怨这些小说总是乏味地描写爱情时，有人问他还有什么情感可以具有激发激情的力量呢。他立即说道：“友谊。友谊完全如同爱情，也会产生与爱情同样的危机，只是友谊在一种比较纯净的气氛中存在。首先，通过共同交谈，吸引力使双方产生了相互的赞美和钦佩；然后，在双方彼此产生误解和不信任时，决裂也就在他们之间产生并带来了痛苦。友谊具有爱情会带来的所有痛苦以及其他多得无法形容的痛苦。”尼采从 1871 年 6 月起就已尝到了友谊带来各种痛苦。

他爱过瓦格纳，并且一直爱着。他已经可以纠正自己理智上的错误。理查·瓦格纳不是欧洲的教育家，也不是一个哲学家。然而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是所有欢乐和美的源泉，尼采依然想念他，就如同一个男子渴慕一位能给自己带来



## 尼采传

欢乐的女性一样想念他。他只要一想到决裂就非常痛苦，而且他没有对一个人表白过自己的这个想法。

这种处境是危险而虚假的。在1月份的时候，拜洛特经济最危机的时刻，巴伐利亚国王，那个让人同情的疯子，以必要的资助突然插手了拜洛特事业，并挽救了这项事业，于是尼采写信给瓦格纳，为这个让人意想不到喜讯向他表示祝贺。同时，尼采还寄了一本《历史的使用和滥用》给他。这本书丝毫没有提到这位老师的名字，这在拜洛特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于是科茜玛·瓦格纳夫人承担起要求他冷静一下的这份工作。

她写道，“你曾被允许分担天才的种种痛苦。正因这一点使你可以对我们的文化发表一种到位的评价，并为你的作品增添了不一般的激情，我相信这种激情在煤气和石油之星熄灭之后也还会继续存在。如果你没有和我们的如此深地交织生活在一起，你可能不会准确清楚地认识了解奇特的自然景象。从这样一个源泉里迸发出你的幽默和嘲笑，而承受痛苦的背景已给予这些幽默和嘲笑比只是纯率地卖弄才智更巨大的力量。”

“哎呀！在拜洛特瞧他们把我想成什么了！”尼采对他妹妹说。

5月22日瓦格纳过生日，尼采写信表示祝贺；瓦格纳立刻给尼采写了回信，并希望尼采能来家里玩几天。尼采谢绝了这一邀请。过了几天他给瓦格纳写了一封信——他的信件全部毁掉或遗失了。尼采收到了如下的回信：

“亲爱的朋友——你怎么不来看我们？

别这样让自己孤独，否则我可没办法了。

你的住房我们已安排好了。

我刚刚收到你最近给我写的一封信，我以后再回这封信。

## 尼采传

你的真诚的  
理·瓦

1874年6月9日，瓦恩弗莱。”

也许瓦格纳像喜欢普通朋友一样喜欢尼采。他从身旁过于谦恭的弟子们和所有的赞赏者当中看中了这个热诚的、渴求自由、渴望奉献自由的青年。他常常过于急躁，却又很快获得原谅。尽管他并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了，但他猜测到是这场悲剧性的危机影响了他与尼采之间的感情生活，因此他的信写得非常亲切。然而尼采只是觉得更加痛苦：他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失去的是具有何种价值的东西。他始终还是没有勇气接受老师的邀请。在拜洛特引起恼怒的消息传到了尼采耳朵里。

尼采写信告诉一个朋友：“我听说他们又在那儿为我担心，而且觉得我如同一条得了病的狗那样地离群索居、性情恶劣。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更喜欢拜访和我近一些的人们。”

忠实的格斯道夫——他对尼采和瓦格纳都很忠实——也写信请求尼采去瓦格纳那里，可尼采对他的意见觉得讨厌。

“亲爱的朋友：——你怎么会有强迫我在今年夏天去拜洛特住几天的想法的？我们都清楚瓦格纳生性多疑，我觉得再引起他的怀疑不是智者所为；此外，我还有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让我的身体非常虚弱。再说任何人也无权要求我去做某些我不想去做的事。”

然而这些反感很快就过去了。与瓦格纳决裂，尼采没有力量做到。他想尽力保持这种友谊。虽然他拒绝过去拜洛特，他曾以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为理由拒绝过去拜洛特，可是他已向瓦格纳表示了歉意。他早已为将来作了安排。7月底，他收到瓦格纳的邀请，由于对自己的克制觉得厌烦，他应邀了。

## 尼采传

就在此时，他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主意。

难道他只是想确认自己的独立？还是想改变瓦格纳？或许他对改变自己的老师，让他纯净，使他上升到自己要求的高度怀着一种奇异的幻想。他拿出一部自己非常喜欢、而瓦格纳却非常讨厌的勃拉姆斯的乐谱，装进自己的行李箱，并在刚到拜洛特那里的当天夜里，就把乐谱放在钢琴上十分引人注意的地方。乐谱用特别鲜艳的红封面装订过。瓦格纳一进来就看到了乐谱，他立即明白了尼采的意思但他努力克制住自己没有发作。可是第二天尼采仍将乐谱放在原地。这使瓦格纳终于忍不住了，他高声诅咒，大发雷霆，唾沫四溅，之后他很快冲出房间，呸地关上了房门。他碰上尼采的妹妹，瓦格纳立即大笑起来，而且愉快地讲述了这件让人好笑的事情。

“你哥哥今天又把那本红封面的乐谱放在钢琴上了，而我刚走进房间就看到了它！当时我就像一头红布前的公牛那样恼怒。我非常明白，尼采是想让我知道那个人也创作过动听的音乐。我忍不住发怒了！”

瓦格纳然后大笑起来。弗罗琳·尼采疑惑地找到尼采。

“你做什么事了，弗莱德里克？你回答我。”

“唉！妹妹。瓦格纳根本不伟大。……”瓦格纳已经笑过，早已不再生气了。当天夜里，他和尼采又和好如初了。可是当老师和尼采握手时，尼采再也不存什么幻想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已有了很深的裂痕，决裂再所难免。

他告别了拜洛特。他在8月份身体还算健康，到9月份就感到身体变得很不舒服了；但不论身体状况如何，他依然坚持修改《叔本华》的校样，这本书在10月份完成。

“在书里你能够详细地看到岁月给我带来的灾难。”他写信

## 尼采传

对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而实际的磨难比你在阅读中所能猜想到的要更严重、更残酷。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一切都还不错，我的生活没有了阳光，但我在前进，而且是靠我的责任感在前进，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欢乐？……此时，我要讲清楚我们‘现代社会’无法摆脱的对抗力制度。很高兴我从未对社会和政治抱有野心，所以没有什么顾虑阻碍我，也没有任何危险威胁我，我也不用被迫妥协或屈从。简单地说，我有一块自由的天地，而且一定有一天我能弄明白，那些为自己思想自由觉得自豪的同时代人，对自由思想到底宽容到什么程度。当我最终摆脱一切那些在我心中纠缠一起的执拗和否定的倾向的时候，我的热情又将如何！然而，我敢保证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个伟大的目标一定能变成现实。”

这个希望充满阴影。渴望行动、渴望进取的弗莱德里克·尼采还必须再等待五年，而且是充满枯燥乏味的工作和艰难的五年。在一本笔记簿上他记道：“一个人活到三十岁，生活变成了一件艰难的事情。我一点也不指望获得欢乐，不过总需要有一种去获得欢乐的愿望。”

他再次回巴塞尔讲课。一直是一种负担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沉重了，他奉命给许多年纪不大的学生们上希腊文课。他觉得自己的时间非常珍贵，而且清楚这五年的时间够漫长了，而花费在大学里的每一分钟都在使这段时间延长。他为浪费的每一个小时而感到痛苦，就如同作为一个文人他没有尽职而感到悔恨一样。

“在我面前要做五十年的工作在等着我，”在秋天写给母亲的信中尼采说道，“因此我要重视控制时间，而且要在各方面都浏览一番太不容易。唉！冬天即将到来，这一定是一个极其

## 尼采传

困难的冬天。圣诞节也许会非常冷。如果我去看望你会打扰你吗？一想到能有十天时间脱离学校里那些让人讨厌的工作，并能再次见到你时，我感到多么快乐啊。在圣诞节请为我在乡间布置一小间偏僻的住房，我能够在那里安静地结束这一年的生活，并且写出完美的文章。

“唉！”

在这种沮丧的时候，他老是突然想起瓦格纳，记起以前在与他的亲密交往中度过的几年可以称得上宁静的生活。这位老师曾经失去的荣耀再次积增起来，人们只屈服于成功，而曾经在困难中奋斗过的尼采，此刻在胜利的狂欢中只可以站在一边。那种瓦格纳艺术是他可以办得到的事的思路，老是呈显出“十五个魔幻世界”的奇迹；那种瓦格纳自己在那里的想法，让他自己也表现得永远丰裕、亲切、敏感、可笑、安慰、庄严，就如同一个创造自己身边生活的神：他曾经拥有的、而且如今多少带点胆怯的那么美好的想像，他能够再度拥有它，但是他永远也不想再拥有它了，这对尼采而言是一种无法忘却的悲哀。

出于发泄感情的需要，最后他给瓦格纳这惟一的安慰者写了一封信。与以前所有写给瓦格纳的信一样，这封信也毁掉或遗失了；但是我们下面记录的那封瓦格纳的回信的口吻能够帮助我们想像出尼采所写的那封信的措辞。

瓦格纳回信说：

“亲爱的尼采——你的信让我们再次为你非常担忧。过了多长时间，我妻子会给你写一封非常详细的信。不过我现在正好有 15 分钟休息时间，所以我想——或许这会让你特别厌烦——用这点时间给你写信，让你清楚我们在这里是如何谈论

## 尼采传

你的。在别的事情中，我一生中好像从来没有过像你在巴塞尔所得到的那么一种知识分子社交圈，能够在夜晚让你带来兴趣。可我承认如果你们全是疑心病患者，这种社交不是一种多大的恩惠。我想你们这些现代的青年，需要的是女人，只是我知道有个难处，正像我的朋友萨泽常说的那样：‘哪里有不用偷窃而获得的女人？’除此以外，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也会偷。我是想说你应该结婚，或者去写歌剧，这两者区别不大。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结婚更好些。

同时，我还可以告诉你一种姑息的方法，但是你老是提前安排好了自己的生活日程，所以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的家特意布置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就算是在我生活最困难时也不曾用过，因为这是为你布置的：我们觉得你会来我们这儿度过暑假的，——你在冬季开始就决定不来我们这儿度假而去偏僻且非常险峻的瑞士山上度假，这看上去难道不像是你对我小心的拒绝吗？在某些地方我们可能对你有帮助，你为何要拒绝我们善意的帮助呢？在这里，巴塞尔和格斯道夫所有上流社会的人都会觉得愉快，这里能够见识到好多东西：我在挑选《尼伯龙根》中的歌手，机械师在机制，制景人员在布置，而且我们这些感情丰富且实实在在的人都在那儿。

只有一个人知道尼采这个朋友的怪僻！

我不再对你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不能改变你的想法。

哎呀，我的天哪！娶一个有钱的妻子吧！唉，格斯道夫为什么不是一个女人呢！结婚，接着旅行，并且用那些你非常向往的辉煌印象使自己丰富！然后，……你会创作一出特别不好演奏的歌剧。你为什么耍鬼使神差做一名老师呢？

够了，信就写到这吧！明年夏天在拜洛特进行最后一场排

## 尼采传

演。1876年公演。不会比这再早了。

我有胃病，我每天游泳。你也应该游泳！而且也应该像我一样吃肉。

全心全意地祝福你，  
你的忠实的  
理·瓦”

瓦格纳知道自己的信对尼采不会有什么用，可却万万没想到它会对尼采造成伤害。尼采后悔自己挑起了这些自己无法接纳的亲切建议。他对自己在信里所流露的软弱觉得羞愧。最后，拜洛特排演时间和排演的预告的逼近使他不知该怎么办。去？还是不去？他犹豫不决，假如他不去，又该找什么样的理由呢？他还可以隐瞒自己的思想吗？以后他是否全承认呢？

尼采曾经提笔写过“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四篇《我们其他的语言学家们》；后来他说自己因疲倦和学校教学工作的劳累，停止了这篇论文的写作，尼采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仅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我们。圣诞节快到，他去南堡与母亲在一起过了十天。他有时间，也可以工作。可是他没有进行写作，而是誊抄并创作了四声部的《友谊颂》。在重读自己青年时代的音乐作品中尼采度过了圣·希尔维思特节：他对这种搜检产生了兴趣。在写给佛罗琳·冯·梅森伯格的信中他说：“我总是看到，那种永恒的性格如何在音乐中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一个小孩以这样清晰易懂的方式音乐性地表达出来的这一切是他天性中最本质的语言，即便是长大了，这个小孩也无法再对以前的这种语言进行改动了。”

这种音乐上的纵情释怀是对自己糟糕处境的一种悲叹，也是在自己的思想面前恐惧和软弱的喟叹。两封信——一封来

## 尼采传

自格斯道夫，另一封来自科茜玛·瓦格纳，搅乱了他孤独的纪念仪式。他的朋友们和他说到拜洛特，信中的暗示让他彻底失望。

尼采写信给佛罗琳·冯·梅森伯格说，“昨天也就是新年的头一天，我怀着一种真正的恐惧幻想着未来。生活是危险而可怕的——我羡慕那个用一种诚实的方式得到死亡的人。在我剩下的日子里，我决定好好地活下去，直到老死。我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但这不是支撑我活到老且令我满意的生活。你是了解我的。”

1875年1月到2月之间，尼采没有工作。沮丧击败了尼采。“在非常难得的时刻，我大概每两个星期用十分钟创作一支《孤独颂》。”他写道，“我要用歌中可怕的美将孤独彻底表达出来。”

格斯道夫3月份旅居巴塞尔。他的到来鼓起了尼采的劲头，尼采向他口述了自己做的一些笔记。他好像摆脱了忧郁；可紧接着，一种新的悲哀使他再度陷入了忧郁。

他经常和罗默特、欧维贝克这两个同事住在一起，这早已成了他的一种自然的、并且适合他趣味的习惯，他们组成了瓦格纳以非常敬重的口气说过的知识分子社交圈。现在，1875年2月，罗默特告诉尼采和欧维贝克他得离开他们加入教会。尼采觉得既吃惊又愤慨：很长时间他一直和这个人生活在一起，并把他视为自己的朋友，他对现在罗默特突然宣布的这个秘密丝毫没有准备，罗默特从未向他提起过。他由于屈服于宗教信仰，所以缺乏美好单纯的信念和对有着非常崇高理想的朋友的责任感。背信弃义的罗默特使尼采想起了另一个背叛，也让他轻易理解在瓦格纳的追随者们中间传说着的新闻：这位老



师就快完成一出基督教神秘剧——《帕西法尔》的创作。没有什么比回归基督教让尼采更生气的了：在他看来，什么也没有比这样一种对人生各种问题的屈服更怯懦更软弱的了。他在几年前，曾赞同并理解过瓦格纳与朋友们所谈论的各种计划：他当时谈到腓特烈大帝，谈到路德；他打算颂扬一位德国民族的英雄，并且再现《名歌手》的快乐经历。他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计划呢？他的音乐主题为什么选帕西法尔而不是路德呢？为什么要用格拉人虚伪的宗教信仰替代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歌唱的、质朴的生活呢？”尼采于是看到、并且估计出悲观主义的巨大危险。这种悲观主义使灵魂变得软弱，使灵魂习惯于怨诉、容易感受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安慰。他指责自己，因为他以前给罗默特讲授了一种对他的勇气而言未免过于残酷的教条，致使他的意志变得薄弱。

他写信对罗德说：“哎呀！我们的新教气氛是多么的美好纯净呵！我从没这么强烈地觉得以路德精神充实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而这个倒霉的人却离弃了许多自由的天才人物！我问自己他是不是神志不清醒，泼冷水是不是更坏的疗药；我真不清楚，这样一个幽灵竟会在自己身边出现，而我却把他当成朋友长达八年之久，对我来说这真是无法想像。更糟糕的是这种卑鄙的宗教皈依，其原因是因我而起的。天晓得，我这样说并不是利己主义思想引起的。可是我坚信自己还描述了一件神圣的事，所以要是因为和这种自己厌恶的天主教有一丝一毫的联系而受责罚，我都会感到无地自容。”

他希望使罗默特转变过来，认识错误，但是要进行辩论是没有办法的。罗默特对他的分析既不接受也不回答。他在预订的日期告别了尼采。尼采在写给格斯道夫的信中描述了这次分

## 尼采传

别的情形：

“这种悲哀是非常可怕的。罗默特清楚，并且重复道：从现在开始自己一生中相当幸福、美好的那部分即将过去。他流了很多眼泪，希望我们原谅。他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痛苦。在最后一瞬间，一种真正的恐怖把我攫住了：乘务员正在关闭车门，罗默特因为还想和我们说几句话，想放下车窗，可是窗子已经锁住了，他拼命使劲想放下车窗，而当他这样折腾自己，绝望地想让我们听到他想说的几句话时，火车慢慢启动了，于是我们只能彼此哀叹。整个场面那种可怕的象征意义让我觉得非常不安，欧维贝克也和我一样觉得恐惧：这简直无法忍受。次日我病了，头痛让我躺在床上起不来，头痛持续了三十个小时，我还吐了一地。”

这天的头痛预示了一场持续很久的大病正在发作。尼采只好离开巴塞尔去僻静的森林和山地休养。“我经常一个人漫步，”他写道，“以理顺各种思绪。”这些思绪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考查一下。“请寄给我一个令人振奋人心的消息吧，”他写信对罗德说，“你的友谊能够更好地支持我忍受这件令人恐惧的事。以我的友谊观来讲，我被友谊伤害了。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厌恶这种对什么人都很不诚恳的作风和友好的虚伪，以后我得更加小心。”

弗罗琳·尼采在拜洛特和瓦格纳一家在一起度过3月份后，回到了哥哥尼采身边，他的身体状况令她大吃一惊。他似乎无法摆脱罗默特的回忆。“那么可悲的事竟会发生在一起生活的朋友身上，这实在令人吃惊。”他时常说道。事实上他正想着理查·瓦格纳，这个自己正在渐渐失去的老师。“我曾经碰到过什么样的危险呵，”他自言自语道，“我高兴，我羡慕，我把自

## 尼采传

己交给幻像并追随着它，可是所有幻像都是同谋。瓦格纳的理论接近基督教。”他永不疲倦地听妹妹讲述拜洛特那儿各种让人惊异的事，那儿的激情、活动和所有欢乐。一日，当佛罗琳和尼采在公共花园里散步的时候，她第十遍谈起同一个故事，她觉察到尼采正以一种奇怪的神情倾听着。她不断地向他提问，于是他保存了一年时间左右的秘密在他意味深长的怨诉中禁不住说了出来。突然间，他停住了。他发现一个徒步旅行者正在暗中监视着他。他一把拉着妹妹立即就走，一想到自己的话会传到拜洛特去，他禁不住万分惊恐。几天后，因为重新看到那个特别古怪的旅行者，他得知那人的名字叫伊凡·屠格涅夫。

1875年7月，原来决定的四联剧排演日子快到了。尼采的朋友们惟一关心的事就是这几场排演，也是他们交谈和书信的惟一内容。尼采依然回避、不敢决定这即将到来的问题：自己是否出席排演？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从而引起了对他来说经常性的疾病：头痛、失眠、呕吐、内部器官痉挛，最后他的健康状况给他提供了不去参加排演的理由。他写信给格斯道夫说：“因为你们快要去拜洛特，请提前通知他们，他们可能见不到我。瓦格纳会因此受到许多挑拨，我也不会少。”

7月初前后，当他的朋友们兴致勃勃赶往拜洛特时，巴塞尔大学此时正好放假，尼采采纳了他医生的提议，隐居在一个坐落在黑森林腹地的小疗养所——斯坦纳贝。

尼采具有一种不时超越自身欢乐或悲哀的本领。他清楚该如何去享受自身危机所展现的奇迹，好像它们本身就是一支和谐交融的交响乐。后来他的病情有了好转，于是他带着一种神奇的专注再次思考起自己悲剧性生活的进程。这些就是他在斯

## 尼采传

坦纳贝那几个星期里的疗养生活。但是这种生活没有给尼采带来任何值得乐观的动机。疾病仍然顽固地抵抗着治疗，于是医生让他推测病情的起因，就像在所有这些病发作的开始阶段一样，一种类似的、神秘而难以觉察的病因。他仍然记得曾经在父亲三十六岁时就被夺走生命的那种病因。他接纳了这一暗示并感到了危险：但是他却把这种威胁也视为自己人生的奇观并勇敢地迎战它。

斯坦纳贝离拜洛特不远，尼采又一次受到了引诱。去，还是坚持不去？这种犹豫，这种艰难的选择，让他一下子又垮了。到7月底，一场非常严重的疾病攻击使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两天，从而消除了这些烦恼。8月1日这天，他写信给罗德说：“今天，亲爱的朋友，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全都到了拜洛特。而我却不能与你们在一起。我曾固执地认为自己会突然出现在你们面前，让你们高兴一下，可这只是幻想而已。我敢确定，我的治疗到现在还只完成了二分之一，真是徒劳。……”

病情减轻了，他能够在森林里散步了。他身上带了一本《唐·吉珂德》：“最痛苦的是”，他带着对所有高尚努力的嘲笑看这本书。

他仍然充满勇气。他记起那些充满愉快而不带太强烈的痛苦的过去。他无畏地正视着未来；他思考着古希腊文化研究的艰难且伟大的工作，这个早就产生、而且没有办法遗弃的梦想；他思索着间断了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下部分；而更加主要的是他为自己始终构思着的、并打算在疗养期间完成的那本美妙的书觉得愉快。“为了这个工作，”他想，“我必须牺牲一切。许多年来，我始终在写作，我写的多，犯的错误也多。

## 尼采传

现在我必须保持沉默，并致力于得用七年，或者八年才能完成的工作。我可以活这么长时间吗？再过八年我就是四十岁了。我比父亲活的时间还长四年呢。没关系，我必须接受这种危险和风险。沉默的时代再次来临了。我曾强烈诋毁现代人，而我也现代人中的一分子。他们和我一起遭受痛苦，并且出于自己复杂而过高的愿望，我爱他们。因为我一定要作他们的老师，我只好先征服自身，并且抑制自身的忧虑。正因为要控制自己的本性，我一定要清楚这些天性，对它们作出选择；我必须管住自己，必须思考自己。我已批判了科学，提高了灵感的地位，可我还未曾分析灵感的来源；我所要探寻的是见不到底的深渊呵！以前我以自己的年轻为自己辩护，我需要沉迷。现在我的青年时代已消失了。格斯道夫、罗德、欧维贝克都在拜洛特：我既可怜他们，又羡慕他们。幻想的年龄已不属于他们，他们不应该去那里。我准备做什么呢？我应该研究数学、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我要为人们的了解聚积大量的才能和知识。我要看古代的历史著作、书信、小说。这些事情是非常艰巨的，但是我要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叔本华、歌德一直在我身边；多亏我特别喜欢天才人物，这样我的痛苦才会轻一些，孤独也会少一些。”

每天来自拜洛特的信都转移了尼采的思绪。他开心地收读这些来信，在一些只为自己写的笔记里尼采记下了这些带给他欢乐的来信，并将这些欢乐归功于瓦格纳。然后他给朋友回信：“我一生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精神上和你们在一起。我如同一个幽灵一样在拜洛特四周游动。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担心引起我的妒忌，把一切的消息都告诉我。在散步的时候，我将自己曾经记得的所有乐章进行处理，然后狂怒、抱怨。请用

## 尼采传

我的名义向瓦格纳表示问候，我热爱的朋友们，再见吧，这封信是为你们所有的人写的。我一心一意地爱你们。”

病情稍微有了一点好转，尼采就回到了巴塞尔。他的妹妹照顾他并打算和他住在一起。他与书、报纸和钢琴相依为伴，继续过着斯坦纳贝那种彻底沉思和快乐的生活。

“我幻想，”他写道，“幻想着一种自由人的同盟，这些人一点都不明白谨慎小心，只想自己被别人称作‘摧毁者’：他们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一切，并投身于真理。一切虚假和可疑的东西都将暴露无遗。我们并不妄想过早地创建，我们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可以创建，不清楚没有什么作为是不是不太好。我们不愿意自己成为温顺而怯懦的悲观主义者。”

他开始了投身自己制订的这项漫长的研究工作。他先仔细地阅读了杜林的著作《人生的价值》。杜林属于实证主义者，那场反对瓦格纳和叔本华的追随者们的论战是他挑起的。他告诉他们：“一切的唯心主义都欺骗那些想逃避生活、并将灵魂奉献给想像的人们”。弗莱德里克·尼采赞成这些提议。可杜林又说：“一个完整且健康的灵魂总是通过自己得到精神价值；禁欲主义是不健康的表现，是一种可笑的建议所造成的。”“不。”尼采不这么认为。禁欲主义是最强健、最高尚的人们能够凭直觉感受到的一种天性，这是一种真实。如果真的理解人生价值的话，就一定会赞成和认可这种天性。而且即便是像作品中所写的那样，在这里也一定存在着一种的谬误，那么生成这种谬误的可能性也会被人类置于自身忧郁的特性之中。

“人生的不幸是可以减弱的。”杜林说，“至高无上的利己主义权利只是表面的，在人的内心中真正起效果的是利他主义的本能。”

## 尼采传

“好一个表面上的利己主义！”尼采愤怒地说道，“在这里杜林陷入了稚气的天真。我不希望他在这里骗我！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也会受到称赞！他在乱说，而且，如果他果真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他早就为一切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好了准备。”最后尼采坚持用叔本华和赫拉克里特曾经教导他的悲剧哲学来反对杜林。根本没办法逃避，任何一种逃避都是怯懦和引诱。杜林是这样说的，而且他说得非常真实；但是他通过赐给我们人人必须经历的人生某种温柔的想像来减弱它的艰巨性。这不仅虚伪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生活的本身是十分艰难的。

尼采挺愉快，至少看上去挺愉快。夜晚妹妹朗读瓦特·司各特的小说给他听。他喜欢这些小说朴实的叙述，“这是流动、明朗的艺术，”他这样写道；他还喜欢那些奇异的、结构复杂而描写朴素的情节。“好家伙！胃口这么大！”每当他看到那些永不停止的盛宴时，他都忍不住大叫起来。一会儿他又弹奏自己创作的《孤独颂》，妹妹看到他如此快活自然会觉得奇怪。

她的惊奇是有原因的。因为尼采的快乐是假装的，而痛苦难过才是真的；他对妹妹掩饰着，却没办法欺骗自己。

他曾对鲍尔弗·斯图尔特有关能量守恒方面的著作进行研究，可是只读了一页。对他而言，在这样没有希望的真实乐趣、没有艺术的安慰中工作是不可能让他接受的。他想自己对印度文化的智慧会更感兴趣，于是他又开始研究英译本的《经集》，他清楚地认识和了解里面完全的虚无主义。

12月份，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他写道，“当我生病躺在床上时，我就会感受到自己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和任何结局都是虚幻的这样一种想法的重压。……”危机随时都袭击着他：每隔两个星期他都会遭受头痛、胃痉挛、眼睛阵痛的折磨而不知

## 尼采传

所措。

“我像一头犀牛般地孤独并到处徘徊。”这句《经集》中某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尼采早已记住了，而且带着一种伤感的幽默把它来形容自己。其时他那些非常好的朋友们一个个要结婚了。尼采起了攻击女人和婚姻的想法，没有一个人会真挚地这样说，可我们清楚，尼采却是真的。

“我有非常多的要好的朋友，”1874年10月他写信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说，“说实话，现在我想尽快得到一个好妻子。到那个时候才能说生活给了我一切。剩下的就靠我自己了。”

尼采向即将结婚的格斯道夫、罗德、欧维贝克表示恭贺，他们为他们感到愉快，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命运不像他们那样好。

他写信对格斯道夫说，“高兴吧，你这个不再像犀牛般孤独地四处徘徊的人。”

1876年就快到了，四联剧的演出准备在八月举行。尼采明白自己在那时决不能再徘徊了。“我被一种无法摆脱的悲哀之预感折磨得痛苦不堪，”他后来写道，“——这种预感就是，在这一幻想破灭之后，我将会更加不相信自己，更加看不起自己，并因为生活在比过去更深的孤独中而被谴责。”

新年和圣诞节的想法在他心中总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想法使他更加忧郁。他12月生病，一直躺在床上，直到3月份才起床。但他的身体仍很虚弱。

“我感到写作是一种十分艰难的工作，我应该写得简单易懂。”1876年1月18日这天，他写信对格斯道夫说，“我从没度过这样令人悲哀并含有如此可怕征兆的圣诞节。我只好不再怀疑。我得的是大脑系统的疾病；我的胃病和眼疾，病因并不



## 尼采传

是出在胃或眼睛上，而是别的原因引起的。我父亲死于脑炎，终年 36 岁。这种病也许会更早地夺走我的生命。……我有耐心等待它的来临，只是不知道等到的到底是什么。我的生命完全靠牛奶维持。这样效果很好，我睡得很香。目前睡眠和牛奶是我最好的食粮。”

快到春天时，他想离开巴塞尔。格斯道夫说要和他一起走，于是他们一起移居到日内瓦湖边的古堡锡隆。他们在古堡锡隆度过了十分糟糕的两个星期。只要天气稍微变化，尼采的头就会疼痛，而那里的空气十分潮湿，并且带有电荷，尼采受到了一种在三月天里融化积雪的柔风的侵袭。他任凭自己在这种温热和柔和的干燥风吹拂下消沉沮丧，不能抑制极度痛苦和充满疑虑的感伤情绪。随后格斯道夫必须回德国去，在准备离开尼采的时候，他对自己朋友的状况十分担心。

独处的时候，尼采就觉得好多了。或许天气变好了，对他身体有好处；也许格斯道夫不在他身边同情他，倾听他的抱怨，他的痛苦就变轻了。总之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了，而且好运气帮他赢得了解脱和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佛罗琳·冯·梅森伯格最近发表了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传》。尼采临走的时候在自己的手提包里放进了这两卷书。他特别喜爱这两卷书，而且越来越喜欢这位五十岁的妇女，她虽然总是觉得痛苦，可是她却没有失去勇气，她永远美丽且快乐。尼采没有把她和科茜玛·瓦格纳一样看待。她并不炫耀自己非凡的才华，而且她品格高尚，所以尼采对这位忠实于女性真正天赋的妇女十分敬重。不用问尼采，起初读她作品时并没有怀多大兴趣，但后来他却被这本书陶醉了。那是十九世纪最真实美好的记录。佛罗琳·冯·梅森伯格经历过这一切，她了解这一切生活，清楚当

## 尼采传

时那些英雄和他们的各种希望。她出身于古老的德国，——她父亲是当时一个宫廷里的大官，——童年时代，她曾倾听过歌德和洪保的朋友们的谈话；青年时期，她被人道主义影响，离弃了基督教礼仪，从这一宗教中摆脱出来。1848年紧接着来到了，跟着来的是那个时代的幻想，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和他们对一个更友爱、更高尚的生活的试验。她佩服他们，并想和他们一起奋斗。在受到家人的指责之后，她离家出走，在不需要忠告和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人生活。作为一个勇于为幻想而付出行动的理想主义者，她加入了汉堡的共产主义者行列，和他们共同创立了一种法伦斯泰尔式的社会集团，一所有很多教师一起生活的理性主义者的学校。这个学校在她的指导下逐渐兴旺起来了。可是受到警察的威胁，她只好背井离乡。此后她在伦敦这个失败者的坟墓、这个凄惨的避难所里和各种不同的流亡者们一起生活。她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她与路易·马西尼·赫尔岑、布朗相识，她成了这些可悲的人的慰藉者和朋友。在这个第二帝国、俾斯麦、拿破仑三世以及民众沉默的时期——在具有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巴黎——弗罗斯·冯·梅森伯格认识了理查·瓦格纳。她很早就欣赏他的音乐，她仰慕这位男子，喜欢听他说话，醉心于他的优点，并放弃了终生追求的人道主义信仰，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对艺术的狂热崇拜之中。但是她经常行使并滥用自己的仁慈：赫尔岑去世以后，留下两个孩子，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帮助抚养照顾她们，因而承担了一种双重母性的烦恼。尼采认识这些少女，并经常称赞其朋友的关心体贴，赞美她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无法想像这种完全忠实于人生的献身精神将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

在这本书中尼采受到了极大鼓舞：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使

## 尼采传

他对人生感到。尼采觉得身体好了，并且对将来充满了信心。他给格斯道夫写信说：“我的希望和我的健康非常有关系。拥有自信时，我的身体也会感到好得多。”

尼采离开这个膳宿公寓以后，去日内瓦住了几天。在日内瓦，他认识了音乐家塞格并和他成了朋友；还结识了一些法国人，他们是一些被放逐的巴黎公社的主张者，他喜欢和他们聊天。他尊敬这些有头脑、勇于自我牺牲的积极者。他好像还与两个“高雅的”俄罗斯女人调情。然后他来到巴塞尔，他的首封信是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的。

“1876年4月16日，晴朗的星期五，巴塞尔

亲爱的弗罗琳——四天前，由于在日内瓦湖岸上得到孤独，我用整个星期天从头到尾读了你的文章，对书中的每一页内容我都产生了很久没有产生的那种兴趣。我反复说道：我还没有过过如此令人快乐的星期天。你给我留下了爱和一种纯洁的深刻印象，这种印象会跟随我一辈子；就在我看你文章的那一天，大自然好像也折射出了这种印象。你在我面前出现，如同我灵魂异常高傲的影子，而这不但没让我觉得羞耻，反而激励着我：你就这样超越我的思想，并且通过用你的生活与我进行对比，我可以轻易地感受到自己所欠缺的——那么多！我对你的感激要比对你这本书的感激更多。

我刚患过病，老是对自己的目标和力量产生怀疑；我害怕自己会无奈地放弃一切，而我最大的恐惧是害怕我抛弃了最崇高的目标，那样我漫长的人生只能是一种残酷的负担。如今我的身体相当健康，我也比较悠闲，可以没有痛苦地想一下自己一定要去做的工作。我曾经多次地期盼你在我的身边，这样我能够向你请教一些只有比我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回答的问题呵！

## 尼采传

你的书为我所思考的问题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使我倍受感动。我想如果你觉得不满意，我对自己的行为永远也不会感到满意。不过你的书可能是比你更严正的裁判。我时常这样自问：如果一个男人在将自己的生活与你的生活对比之后觉得自己没有男子汉气概，那他该如何是好？他应该像你学习，这样就行了。但是他绝对办不到，因为他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向导，没有那种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爱的本能。正是你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道德方面的主题 [ einer der höchsten motive ]，那就是一种在孩子和母亲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母爱。它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博爱。亲爱的夫人、亲爱的朋友，请给我一点点这样的爱吧，请把我看成那些需要你这样一位母亲的儿子们中的一个吧。这是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

当我们在拜洛特见面的时候，我们彼此会有许多的话要说。此时我又想去拜洛特了，可在两个月前，我却不想去。现在我真想和你一样健康，这样我能够为你提供帮助。

如果我住的离你近点那该多好！

再见吧，事实上我活着并且我会努力活下去。你的弗莱德里克·尼采。”

收到信后，佛罗琳·冯·梅森伯格立刻给尼采写了回信。“如果我的书可以给你带来如同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愉快，我就会为自己写了这本书而觉得幸福。如果我可以帮助你，我非常愿意这样做。冬天再来的时候，你应该离开巴塞尔，去一个气候更晴朗、更温和的地方。我与你一样，对我们的分别觉得痛苦。今年我留你那位巴塞尔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布伦纳过冬，他仍然在生病，到时候你将他带来。我能够给你们两个找一处对你们身体有好处的地方让你们休息。来吧，我保证一定做

## 尼采传

到。”尼采立刻回信说：“现在我只能对你说：谢谢你，我一定来。”

由于将来的隐身之所有了眉目，尼采恢复了勇气和信心。

“我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心情，”他在回来几天后写给格斯道夫的信中说：“我清楚，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切能够解放自己的事情，而且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不只是为自己在工作。我要再次朝着这条路走下去，任何回忆和所有让人失望的预感无法阻碍我。人们为之倾倒并惟一敬仰的是一种高尚的行动——这就是我认识到的。一定不妥协让步！只有始终忠实于自己，才是获得始终成功的保证。我已经凭经验了解到自己所发生的影响，并且意识到如果自己变得比以往多疑或软弱，除了自己以外，我还会导致许多和我一起前进的人们的精神枯竭。”

他需要这样一种自尊去正确看待那场即将到来的危机。这位老师的弟子们设宴招待他，尼采不想去，于是他只好谢绝了这些弟子们的邀请。他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瓦格纳可能明白了这封信中的真实含义。

“我在托里普森首次拜访你是在七年前。每年五月份，在朋友们为你庆祝生日的那一天，我就庆祝自己灵魂的生日。因为从那时开始，你如同一滴新鲜的血液，从融入我身体的一刻起就在我体内流动着、生存着。我欠你的这一滴血支持着我勇往直前，它让我觉得羞愧，刺激和鼓舞着我。它永远不让我停止下来，这种负疚感特别强烈，如果我不明白它会一直鞭策我走向一个更为自由、美好的境界，我可能会为这一永恒的不安而恨你一生。”

瓦格纳立即给尼采写了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谈到大家为他辉煌的事业干杯，也谈到了自己幽默地对他们表示感谢。这

## 尼采传

封信带着许多双关语、令人费解和无稽之谈的引喻，我们只好放弃翻译它的打算。这封信感动了尼采。在收到回信的刹那，他觉得自己完全成了自己的主人，对自己的未来十分清楚。他以前这几年的经历像一个一直关闭了的奇遇此时突然出现了。他怀着一种崇高的敬意考虑了这种奇遇，并在衡量由瓦格纳带来的快乐时，他想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有一个夏季，他曾在斯坦纳贝怀着顾不得眼病的心情写了满满几页笔记。他再次打开这些笔记，顾不得眼病的影响，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从这些笔记里摘抄出一本书的素材。他竟然在幻想破灭之后，写出一部充满激情、在瓦格纳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品，这真是一种奇迹！但是一个早已获得过警告的读者可以在每一页内容中都能看出尼采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真实思想。他写了一首颂歌，但他歌颂的是一位诗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可以读懂这部作品的人否认这部作品的教育意义。

他写道，“对我们来说，拜洛特意味着作战时的贡品。……那种觉得悲剧求助于我们的无法理解的想法并不是一种麻痹或使人软弱的专业，只是其影响不大。因为美不是在作战中同时赐予我们的；可是在那些安宁的时刻之前和这种安宁时刻中断的刹那，在那些预示未来、复活过去的轻易消失的时刻，我们识破了所有信条；因为在那些时刻，一种让人再次振奋的梦幻会带着一丁点警告的意味向我们袭来。这种冲突和竞争立即开始，神圣的影子蒸发了，艺术再次远离我们，但是它所产生的安慰仍然似晨露一样笼罩于人类身上。……”

在这些思想和赋予《悲剧的诞生》以灵感的思想中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对立。艺术不再是一种生存的必需品，而是生活的一种基础、一种不可缺少的宁静。尼采用三行引人令人吃惊

## 尼采传

的话终结了这本书：“瓦格纳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相信的是未来的先知，他只是历史的讴歌者和解释者。”尼采无法否认这些。他始终觉得没有人会听信这些隐晦而简洁的话，而他的愿望好像是有足够凭据的。瓦格纳在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就写信对尼采说：

“朋友！——你的书太奇妙了！”

“你如何对我了解得这么深？快来拜格特吧，在排演直到正式公演期间都住在拜格特。

你的  
理·瓦

7月12日”

7月中旬，排演开始。尽管尼采的健康状况时好时坏，由于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排演，他怀着让他妹妹非常吃惊的迫切之情去了拜洛特。两天以后，她收到一封信：“我后悔来这里，到现在为止，所有事情都让人觉得别扭。……星期一我去看了排演，它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只好离开了。”

发生什么事了？佛罗琳·尼采不安地等待着。第二封信让她稍微放了心：“亲爱的妹妹，——目前的情况还不错。……”但是最后一句话看起来非常奇怪：“我得单独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并推掉一切邀请，就连瓦格纳也不例外。他发现我悄悄走掉了。”很快，她又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我想离开，呆在这儿太愚蠢了。我老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等待着这些永不完结的音乐晚会，可我还必须留在那儿。我再也没办法忍受下去了。第一场演出我甚至不该来看；我不管去哪儿都行——只要可以离开这里，这里的一切都折磨着我。”

出什么事了？难道只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迫使他想尽快地

## 尼采传

离开那儿的吗？在前两年时间里，尼采一直过着一种非常艰难的生活，“只和各种各样的疑问和谜为友”，他早已不记得人们，现在他因再次遇到他们而觉得难受。瓦格纳这个泰坦，把他们都征服了，保护他们不受过于令人不安的“问题”和任何难解之谜的困扰；而他们好像也习惯这种庇护。他们从不动脑筋，只是痴迷地重复着瓦格纳灌输给他们的各种公式。许多黑格尔的信徒们都来了，瓦格纳以老师的化身出现在他们面前。叔本华的全部崇拜者也在那儿，他们听说瓦格纳已把叔本华思想转化成了音乐。许多年轻人把自己称之为“纯粹的德国人”、“理想主义者”。瓦格纳则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我的艺术征兆着德国的理想主义将战胜高卢人的世俗主义。”所有的人，叔本华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纯粹的德国人，一致以此为傲地称赞这一成就：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功。好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尼采静静地听着这个让人吃惊的词。他思考着：哪个人，哪一个民族取得过成功？就连希腊民族也没有成功过，他们在非常漂亮的溃退中撞得面目全非。任何艰难的尝试都是白费力气不讨好？于是，尼采把注意力从这种喜剧场面移开，仔细地注视着瓦格纳：这场欢乐的主办者最后会不会伟大到在胜利的时刻变得忧虑呢？没有，瓦格纳十分快乐，因为他已经成功了；而这个胜利者的满足比大众的满足更让人悲哀和震惊。

不过快乐始终是快乐，不管这种快乐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拜洛特这个小城沐浴在极度的陶醉中。尼采感受到、并分享着这种快乐，他仍然心存自责，并且嫉妒这种场面。他欣赏了一场演出：来到庄严的剧场，人们的欢呼、瓦格纳出场、暗场、美妙动听的音乐，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激动。他对瓦格纳的影响仍然很反感，因此他立即起身走出剧场；这就是尼采在信



## 尼采传

中写的：“星期一，我去看了一场排演，它让我感到很不愉快，我只好中途退场。”

一个新的原因加深了尼采的忧虑。他清楚了《帕西法尔》这部即将诞生的作品的真正含义。理查·瓦格纳就快公开宣告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在一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尼采目睹了两次宗教皈依：罗默特是软弱的，也许还会是命运的牺牲品；但是尼采清楚，就瓦格纳来讲，他的一切都是严肃的，一切都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在整部《帕西法尔》中尼采感到：新基督教派已经消失了。他感觉到了逼近这个现代人的危险，他是那么反复无常，以致已受到了这种可以许诺、召唤和给予心灵安慰的十分顽固的基督教信仰的诱惑。就同他没有努力加倍从自身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的可能性”，他绝对会回到基督教中去，如果他的鼓励者一样不堪一击的话。尼采其时对他们的欢乐感到本能的轻视，他见到了这些人受着一种崩溃的威胁，并且被这位已经把他们征服了的骗子缓缓地引向这种崩溃。任何人也不明白这只有力的手在不久的将来会把他们引向哪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全都即将踏入基督教的门坎。理查·瓦格纳在1872年5月的这一天将在同一个拜洛特指挥贝多芬和席勒欢乐、自由的颂歌，这个日子是多么遥不可及呵！

尼采替他们仔细地审视了这一切，这些没有意识的生活场面让他觉得失望，就像中世纪的社会景象曾经让那些神秘主义者绝望一样，在他们看来，这些人老是以责备救世主，并对其深感痛心的面孔出现。他早就打算将这些人从麻痹的思想中拉出来，以一声猛喝阻止他们，用一句话警告他们。他想，我能的，因为只有我明白什么是快乐。……”可是谁乐意听他

## 尼采传

呢？他只能保持沉默，掩饰自己令人害怕的印象，希望躲得远远地、或者勇敢地观看这种悲剧性的庄重仪式。

然而他不可以这样。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坚持不住了，于是他只好溜走。“继续留在这里我会崩溃的。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等待着这些永不结束的音乐晚会，可我仍然还呆在那儿。我再也没办法忍受下去了。……我要离开，随便去哪儿，只要可以离开就行：这里的一切都是无法忍受的。……”

作为特莱科尼和伯翰明分界线的那片高地发源于离拜洛特很近的地方，而尼采居住的克林格布隆村就坐落在绿树如海的森林里。这场危机没有尼采所想像的那么严重和复杂。因为明确地认识到瓦格纳艺术的种种危险，如今他对挽救的办法已想的很清楚了。他写道，“虚假的宗教信仰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作支撑时，才会让人们感到讨厌。”他再次回忆起了自己在斯坦纳贝时的思考，并再次证实了他当时的判断。他打算对往事作一番彻底的思考；反对形而上学；放弃艺术，保存判断力；如同笛卡尔，从怀疑开始。当时如果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担保的话，他会把这种新的观念提升到一种不可变更的基础上。

他在这片寂静的森林里走着，树林里那种庄严的沉静是一种训诫：“如果我们不像山峦和树林那样赐给我们的灵魂以宁静而坚实的地平线，”他写道，“那么宁静的内心生活将离我们远去直至消失。它会像那些城市里的人们那样被驱散，它会不知道幸福是什么，也就不会得到幸福。”接着，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发自内心的悲伤的呼喊：“我要把这种所有文化赖以存在的宁静，还有那种单纯、平静、高尚全部还给人类。”

一旦再次主宰了自己，尼采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拜洛特：

## 尼采传

他希望完成自己的心愿。观众的兴致比他离开的那天还要高。在去检阅大规模军事演习的路上老皇帝威廉也出席观看了演出。他观看了两场音乐会，对瓦格纳表示了极大的赞赏。整个法兰克尼亚和巴伐利亚的市民和农民都匆匆赶来向他们的国王致敬，这个小城突然聚集了许多外城人，差点造成粮食危机。

演出正式开始了，尼采彻底观看了这场演出。他平静而认真地听着那些信徒们观看演出后进行的议论，衡量着自己一直以来想要避开的这道深渊。他继续去看弗罗琳·冯·梅森伯格、齐默恩小姐、加百列·蒙纳特、E·谢尔、阿尔弗雷德·布伦纳这些朋友，后者一定时常发觉到他异常的沉默和冷淡。他经常下午独自离去或在幕间休息，带着一位妩媚而优雅的观众O夫人。这位夫人她有点像普鲁士人，又有点像俄罗斯人。他喜欢这位夫人女性柔和而出人意外的交谈，同时又因她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而感到惋惜。

M·谢尔在音乐节认识了尼采，M·谢尔对他作了这样的描述，这里有必要再次叙述一下。“当我和他交谈时，我就被他奇特的容貌和自尊的内心打动了。宽阔的前额，从额角往上梳理整齐的短发，斯拉夫式的凸出的颧骨。那线条分明的脸，挺拔下垂的胡须，要不是在他的举手投足中同时存在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傲慢和拘谨的话，他非常像一名骑兵官。他那娓娓的言谈，那悦耳的嗓音，显示出一种艺术家的资质；而那沉思的神情和深谋远虑则是只有哲学家所特有的。什么也没有比他表情的貌似平静更能欺骗人。但是他思想上的忧郁被他那凝视的目光泄露了。那是一种敏锐、狂热、梦幻者的眼光。这种眼光使他的双重性格增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而且因为它好像是凝视着某一点，这种因素也就是得更为明显。在他感情放纵

## 尼采传

的时候，这双眼睛因一种柔和的幻想湿润了，但紧接着他又会变得充满了敌意。……在总排演和四联剧的前三场正式演出时，尼采看上去似乎情绪低落、心情忧伤。……”

每个晚会都是一次成功，晚会每成功一次尼采的悲哀也加深了一点。《女武神》、《莱茵河的金子》——这些老的音乐片段使他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回忆起他对在当时自己还不认识、而且非常想结识的瓦格纳的激情。《齐格弗里特》就是托里普森的纪念品，在尼采开始认识瓦格纳时，瓦格纳正在完成这部乐曲。

在瓦格纳塑造的英雄中，尼采特别喜爱齐格弗里特这一个人物。他在这个勇敢的青年身上再次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当时在笔记上写道：“我们是精神的勇士，我们懂得鸟儿的歌声并倾听它们歌唱。”毫无疑问，当他听《齐格弗里特》时他是快乐的，在瓦格纳所创作的歌剧里这是他惟一不带遗憾地倾听过的一部。最后，是《众神的黄昏》，齐格弗里特已经与群众合为一体，他们欺骗了他。一天夜里，当他幼稚地谈着自己的一生时，一个叛徒从背后袭击了他并把他杀了。这个巨人被除掉了，矮子们得到了胜利，英雄对此毫无还手之力，众神们退位了；金子再次被放回莱茵河河底，波涛汹涌的河水淹没了整个世界，在等待死亡的时期，人们思考着这场宇宙的大灾难。

这就是《齐格弗里特》的结局。帷幕徐徐降落，交响乐在夜色中沉落了，观众们突然一齐站了起来，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帷幕再度升起，瓦格纳一个人出现在台上，穿着一件布裤子和双层胸襟的外衣，瘦小的身躯笔直地站着。他用手势示意大家不要低语，刹那间，场内鸦雀无声。

他大声说道，“我们已经为你们演出了我们所希望给你们

## 尼采传

表演的，以及当所有的愿望都指向同一个目标时，我们所能表演的一切；如果你们特别支持我们，那么你们将从中得到一种艺术。”

说完他向后台走去，然后他又被观众邀请出来。尼采站在舞台照明灯光中注视着自己的老师，整个大厅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鼓掌。

他想到：“瞧：他就在那儿，我的同盟者……这位已经受到柏拉图精神滋养的荷马。……”

演出终于结束了。尼采淹没在人海，他如同一条遭遇风暴的船，在潮水中静静地顺流飘荡。

### 第五章 康复与危机

弗莱德里克·尼采再次来到了巴塞尔。他的视力差到了极点，眼睛总是疼，所以只好接受两位朋友帮助：其中一个朋友是名叫科斯莱茨的青年学生，尼采喜欢叫他为彼得·卡斯特，即宾客彼得——这个绰号后来总是被人叫着；另一个是两年前与尼采相识的保尔·李，他是一个聪明伶俐的犹太人。幸亏他们的热情帮助，尼采才得以再次阅读在克林格布隆记的笔记；他想从这些笔记里整理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二部分素材。保尔·李当时刚刚发表了他的《心理学考察报告》，这是一篇在他法国老师拉·罗斯福哥和英国老师斯图亚特·密尔鼓励下所完成的作品。弗莱德里克·尼采听了这篇精短文章的朗读，他觉得非常好。他赞赏这种慎重处理思想的作风；他在拜洛特音乐大典礼的第二天享受了这一快乐，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休养；他还决定去保尔·李的学校，在保尔·李的导师的帮助下进行研究。然而他又总是觉得与理查·瓦格纳绝交后内心极其空虚。

在1876年9月20日，他写道：“此时，我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思考从前的时光——最近的与最早的——因为我的眼科医生要我长时间坐在昏暗的房间里，什么都不可做。经过这样一个夏天，对我讲来，对许多人来讲，这个秋天比以往任何一年的秋天都更有秋天气息。紧接着这一重大事件的是一

## 尼采传

场更严重的忧郁的侵袭，而要摆脱这种忧郁，一是立即独自飞往意大利，二是即刻开始工作。”

他已获准休假，而他在生活中仅有的快乐，无疑是能够有几个月的时间完全摆脱教师工作。

在保尔·李和阿尔弗雷德·布伦纳的帮助下，他于10月底离开瑞士。这三个德国人一直走到热那亚，再从热那亚乘轮船去那不勒斯，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正在那里等候他们的到来。

她写道：“我发现尼采非常失望，因为长途跋涉，而且到达的是人们缠扰不休、嘈杂喧闹的那不勒斯，这些都令他厌恶。可是到了夜晚，我邀请客人们开车去波西利普观光。一般只有住在那里的人才能看到如此美妙的夜景：天空、大地、还有在各种各样色彩难以描绘的光辉照耀下荡漾着的海水，像一支神奇多变的迷人的音乐，一曲和声，充溢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没有不和谐的音调。我注意到尼采在如同孩子般的惊奇和欢乐中容光焕发，好像彻底沉浸在极度的激动之中；最后他发出了强烈的赞叹声。那是他来访效果的一个愉快的表达，对此我是多么高兴啊。”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早已租了一栋别墅，——这是一座老膳宿公寓，它坐落在那个一直延伸到大海的斜坡上，那满坡的橄榄树、柏树、柠檬树和葡萄藤也随着坡势一起蔓延到波浪边。她写道：“一楼带阳台的房间归男士们住；二楼是我和女仆的住室，还有一个大家一起用的客厅。”

她将客人们安顿在这个别墅里。但是在享受这早已期待的隐居生活前，他们还必须再等一下，因为一位十分出名的邻居正在附近小住——这就是理查·瓦格纳，他在拜洛特的巨大努力和成功之后，正和家人们在索伦托休养。

## 尼采传

瓦格纳仍然精神饱满。他白天散步，夜晚交谈，还和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他们举行了一种受觐礼。

我们很想清楚尼采是否愿意再次看到自己的老师。他没办法躲开这些晚会和散步，不过他对此显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高兴。当瓦格纳谈论他将来的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和他所希望表达的宗教思想时，尼采宁愿同保尔·李在一起，谈论钱福特和司汤达。理查·瓦格纳注意到尼采的举动，那个时候他不喜欢犹太人，保尔·李也不喜欢他。他对尼采说，“小心那人对你没好处。”可尼采并不因此改变自己的态度。他话说得很少，即使参与谈论，也总会显出一种极不自然的愉快和热情。弗罗琳不止一次地对此感到惊奇：

她写道，“可我一直没有觉得他的情绪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还真诚地为结束了拜洛特那些不愉快的事而感到高兴呢。一日，当我们一起坐在餐桌边时，我在一种看似亲切的情形中所感受到的快乐，让我引述了自己特别喜爱的歌德的一段想法：‘那个紧紧拥抱着自己的朋友，没有怨恨地退出这个世界的人是快乐的，而且他如此欢快，以至于人们对熟悉的某种东西产生疑虑，这种东西经常在漆黑的夜晚中穿越心的迷宫。’瓦格纳一家不知道这段引语，所以对此十分陶醉，以至于我只好对他们重复这段话。唉！我经常想到那些不曾在黑夜中穿过心的迷宫、紧密观察着两颗高尚的心灵之间令人同情的神圣秘密的魔鬼，早已在开始播撒分裂和混乱。”

瓦格纳一直到将近 11 月底才离开了索伦托，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她的朋友们才能够使自己以研究为目的的生活有条不紊。他们对自己的时间进行了安排：上午以前独自工作；中午吃早餐，然后散步、交谈；晚上独自工作；晚饭后看书。弗



## 尼采传

罗琳·冯·梅森伯格和尼采近视，布伦纳肺部有毛病，于是这个病弱的知识分子群落里唯一的健康者保尔·李便承担了朗读的任务。读什么好呢？有雅各布·布克哈特关于希腊文化的演讲，一位巴塞尔的学生将自己的笔记借给了他们，还有米什莱、希罗多德、修西底特斯的一些作品。有时某个疑问或问题会打断保尔·李的阅读，而最后总是尼采解决这些小争议。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以动人的笔调写道，“尼采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那友好善良的天性非常有效地与他那毁灭性的智力相抵抗！他知道怎样让自己愉快，怎样对笑话抱以真诚的笑，这些笑话时常打破了我们这个小圈子的严肃气氛。当我们夜晚在一块的时候，尼采就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放开窗帘阴影下的扶手椅里，李博士坐在放着灯的桌子边朗读，年轻的布伦纳则坐在我对面靠近壁炉架的地方帮我削橙子。我时常笑着说：‘我们真像是一个想像的家庭；我们这四个人曾经都不认识，让我们在一起的不是亲属关系，我们也没有相同的过去，而现在我们却以完全的个人自由、绝对的和谐以及理想的内心满足住在一起。’于是扩大并补充这种快乐的经历的计划立即被起草出来了。……”

难道每年来到这个意大利海滨，召集自己远方的朋友们，脱离学校或教堂里的所有杂务，建立一所精神上的安全岛是不可能的吗？1848年大革命的第二天，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曾经在汉堡鼓舞了一种社会主义者的法伦斯泰尔，这成了她自传中最漂亮的一个章节的主题，并且成为她一生中最崇高的记忆。弗莱德里克·尼采从没忘记过他那个世俗修道院的古老梦想。这位老夫人的回忆迎合了尼采的希望。阿尔弗雷德·布伦纳和保尔·李并不拒绝与他们的合作，于是这四个朋友严肃认

## 尼采传

真地思考这个计划。

佛罗琳·冯·梅森伯格写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因为它在优美的风景区中心索伦托，而不是处在一种城市的闭塞空气中，所以我们的计划就变得详细了。我们已经在海岸旁边发现了由人工扩建过的各式各样宽敞的洞穴，一些名副其实岩洞，在里面竟然还见到一种很像讲坛的东西，它似乎是特意为一个演说家放置的。我们幻想着在夏天炎热的天气里，我们可以在这儿开设自己的课程。我们还想像了学校的规划，这种学校与其说是依据现代人的理想，还不如说是按照希腊人的方式设想的。此外，特别是教育，被设想成一种亚里斯多德学派式的互相训导。……”

尼采写信对妹妹说：“我的理想，那种教育者的学校，或者，如果你愿意，理想主义的群居地，现代式的修道院，自由的综合性大学，总在眼前晃动。谁能断言，会有什么降临到它头上呢？我们已经在想像中任命你为我们这个四十个人机构里的行政官和董事。”

春天到来的时候，李和布伦纳离开了索伦托。尼采和佛罗琳·冯·梅森伯格现在单独在一起，轮流朗读，不过只读一会儿，因为朗读十分费眼力。他们更喜欢相互交谈。尼采对倾听这位朋友的叙述从不觉得厌烦。她叙述了1848年那些伟大的时光。他乐意听这些事，而且对她首先会谈到马西尼而觉得兴奋。

尼采仍然记得在1871年4月，他曾意想不到地和这个意大利英雄在穿越阿尔卑斯山时同乘一辆马车。“决不妥协：在诚实、整体和美好中坚强地生活……”马西尼曾向他再次叙述了歌德的这句格言，尼采在回忆起这个人的时候，又想起了这

## 尼采传

句格言。弗罗琳·冯·梅森伯格以前在伦敦认识了马西尼。她一直钦佩他在指挥上的魅力，在听从命令上的严格，在对待每一个信奉其事业的信徒时的机敏，不管人们把他称作加利波的还是卡富尔。他曾经为这种谦卑付出过代价，因为在胜利的时候他被忘记了，放逐令一直只对他一个人继续有效。不过他曾希望在他最喜爱的地方利古里亚度过自己的下半生，他也曾经隐名埋姓去了那里，并在那里离开人世。照顾他的那个医生——他始终以为他是英国人——在听到马西尼用非常纯正的意大利语说话时她大为吃惊。这位垂死的人回答说：“你瞧，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深沉地热爱意大利。”尼采认真听了这些故事。

他对弗罗琳·冯·梅林伯格说：“马西尼是我最崇拜的人。”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是不是已经猜测到尼采，这位温和、年轻而热忱的德国人，刚刚在内心向那些妨碍他澄清自己观点的热忱和温和的天性宣战呢？她是不是想到尼采，这个瓦格纳的朋友、叔本华的继承者，此刻正在选择拉·罗斯福哥、钱福特、司汤达当自己的老师呢？她是不是已猜到这个和自己共同幻想着建立一个世俗修道院的朋友正在长久的漫步中，训练自己正确对待那种由孤独和反抗的生活所带来的忧郁呢？用一些公式，尼采表示了这样一些生活原则：

对人不要过于喜欢，也不要过于仇恨。

决不涉足国事。

既不要富有也不要贫困。

应该避开争名夺利的生活。

我选择的妻子一定要与我志同道合。

应该把抚养自己孩子的事情留给自己的朋友们。

## 尼采传

绝不参与任何宗教仪式。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终于清楚了。一日，尼采交给她一些手稿。“看一下吧，”他说，“这些印象都是我在那棵树下产生的；我从来不会坐在那棵树的阴影下而采撷不到一些想法。”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看了这些手稿，从中发现了一个无法想像的尼采，一个否定者和批评家。她说，“不要发表它，等一等，再仔细思考一下！”尼采没有回答，仅报以一丝微笑。她坚持劝说，谈话变得有些激烈起来；最后他们以阅读修西底特斯的作品而相互理解。

5月，尼采因为天气炎热而觉得心神不定，想离开那不勒斯。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希望他延迟行期，以便在充满困难的旅行前可以从原先的疲劳中更好地恢复过来。尼采没有听取她的建议。

她写信对李说，“尼采明天真的要走了。你清楚，当他对某件事情下了决心时，他一定会付诸行动，即便是老天爷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他也不会改变主意。在这一点上，他不是个希腊人，因为他不重视神的指令。譬如说吧，在这种特别糟糕的天气里，他要动身进行一次短途旅行。马上他要出发了，可是他目前的精神很差；也不管掀起巨浪、而且必定会让他生病的狂风，一定要从那不勒斯坐船去热那亚。”

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是的，索伦托鲜花盛开的美景也无法将他留下，他一定要走；可是让他这样去旅行，我心里真担心。他不现实，而且在使自己摆脱困境时表现得十分糟糕。值得高兴的是今天的海风小了很多，海水也平静了一些。……唉，太遗憾呵！我们八天前还一起草拟他未来的远近规划呢。

## 尼采传

他作出这种冲动的决定，是否因为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的病与这里的确有些不正常的春天式的温暖气候有关，从而受了一种希望摆脱自己疾病的狂热愿望的支配呢？可是在这令人烦恼的春季，他在别的地方又会比在这里好多少呢？我想在最后一刻，他是否也感到自己的离别确实有点仓促。但是已经晚了。……这种随着分手的逼近不断增加的忧郁让我觉得特别担心。……”

尼采去卢森劳埃进行了一次矿泉水治疗。可他并没有从中感到任何有用的效果，他一心想着的首先是自己没有多长时间的的未来。9月份的到来，使他不得不重新开始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他每天的食粮，也是一种他担心失去的每天的训练。不过他清楚这项工作非常没意思。他曾经提出，希望巴塞尔大学校方鉴于他对学校的贡献、考虑到他的病情，能够答应他辞职，并给予他一份能够维持生命的年金。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劝尼采退休；而他妹妹却劝他保留公职。最后尼采听取了妹妹的意见。可是回学校的时间越短，他的反感也就变得越强烈。

当时，他给一个学生的母亲玛丽·鲍姆加登——一位正在给他提供帮助的人写信说：“我将来的命运一定是崇高的，我认识并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能够运用语言学，但我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家。‘我把自己扭曲了。’这是我以前十年里始终坚持下来的课题。既然一年的隐居生活已经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明确，如今，我肯定地告诉你，我不打算回巴塞尔去住。将来的事情又将是何样呢？我不清楚；但是，我的自由，我应该为自己争得这种自由。”

他妹妹来巴塞尔和他在一起生活。起初他十分乐意。可没

## 尼采传

过多长时间，他发现与妹妹无话可谈，因为妹妹是一个忠实的瓦格纳信徒。他只乐意与保尔·李在一起。可是保尔·李因为身体不好，只好住在德国北部，不可能来巴塞尔。

他给李写信说，“我希望自己不久就可以知道可恶的病魔正在慢慢地离你而去。在新年里，我祝你健康地为我像你以前那样地活着。……我想告诉你：我从未感觉到友谊像去年那样让我感到甜蜜，真是太感谢你了。……当我听说你能工作，我就多么想能够和你在一起。我们彼此相互理解；我想，我们总是走到一起，就像那些一旦同时产生了什么想法，就会相互拜访，而且时常常在自己的地域里碰到对方的和睦的朋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地对有关人类的事情好好谈谈？”

他 12 月写信对李说：“我每天都多次地希望你在一起。”不过尼采写完了自己的书，更准确地说，不是写完，而是他保持了自己笔记中那种富有吸引力的直率和自由。许多想法就这样在他心中萌发，一个接一个地，但总是断断续续的萌发；并且他十分乐意这些想法能这样保留下来，可他那十分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没办法对它们进行组织编排，使其富有条理性。不过那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回想起那些法国作家：沃夫纳格，蒙田，帕斯卡，拉·罗斯福哥，他喜欢他们的忠诚。他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在自己的思想中留下一些间歇和混乱。他想写一本能激发最急切的热衷者们回复慎重热情的简短的书。在拜洛特和瓦格纳周围，有太多“美好的灵魂”。刚刚从这种灵魂中分离出来的尼采想以老苏格拉底的方式讲话，从而使他们感到自己信仰的荒谬。他讲话所选定的题目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在理智生活的顶端，他对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 尼采传

“由于火炬在我手中握着，而且这火光没有烟雾，我便投射了一道充满生气的光芒在这个阴沉的理想世界上。这是战争，然而没有硝烟和炸药、没有作战行动、悲怆、伤残的战争——因为所有这一切依然都属于‘理想主义’。我把一个接一个的错误拿来放在冰上，于是理想者不是被驳倒而是冻僵了。比方说，‘天才’冻僵在这里，‘圣者’冻僵在那里，‘英雄’冻僵在一层非常厚的冰块下；最后，‘信念’也冻僵了，接着是‘同情’，它分明变得越来越僵冷了——其实，在所有的段落里，‘物体自身’始终都是僵硬的。”他写道。

这部作品是似是而非的。尼采感情的炽热是谁也比不上的，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对自己的工作、使命，对人生崇高的结果如此坚定，可他仍是纵情取笑它们。他推翻了自己曾经赞同过的所有论点。打倒真实，肯定生命！——曾经有一次他这样写过。现在他会这样写，打倒生命，肯定真实！他将科学放置于诗上，将自己以前曾经谴责过的同一个苏格拉底放置于埃斯库勒斯之上。不用问这只是一种托词，这一点他也非常明白。他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并不真正属于他，他不是反语作家。他以反语武装自己只是为了一场战斗：他想寻找，并且坚信自己可以找到一种能够赐予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以尚未发现的灵感的激情。《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一段时间的危机和度过这些危机的象征品，可是这是一种多么艰难的过渡、多么出人意外的危机啊！尼采写道：“这正是那本引起病弱者死亡的书。”

1879年1月3日这天，理查·瓦格纳给尼采寄来了诗剧《帕西法尔》。尼采看了剧本，这使他得以更好地衡量那种促使他和瓦格纳分手、并日渐扩大的距离。他给拜伦·冯·塞利兹写信说：“读了《帕西法尔》的第一印象是：它更像是李斯特的

## 尼采传

作品。我太了解人类和希腊人的氛围，对我而言，那种反革新的态度，完全属于一种十分偏狭的基督教；心理学是在做梦；整个剧作没有一点人性且远离生活；我不喜欢那些歇斯底里的婢女。这本著作的文体看上去如同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但是这本著作中的紧张场面还有剧情发展——难道它们不存在于一种最伟大的诗的脉络之中吗？切莫让一个音乐家提出高于他音乐能力的观点。”

在这封信里，尼采只说了自己的部分看法。诗剧的没有一点人性且远离生活的特征使我们凭感觉就可以感到他那种仿佛已经在心中异常强烈的、活动着的、并在今后十年中快要表达出来的矛盾。然而他热爱这位才智过人的老师，而且首次让自己冷静地考虑是否与他决裂的问题。他已收到了诗剧《帕西法尔》，是否需要回信呢？如果回信，用什么名字呢？还是干脆简单、坦率地不回信呢？

他的烦恼和疑虑逐渐增加。要猜出他当时的情形是挺难的。他几乎连妹妹都不相信。他写给保尔·李的信一定能使我们有所启发，可是这封信我们却没收集到。

尼采自 1877 年圣诞节起，有了很多的空余时间，他的本职工作时间已减少了几个小时。他每星期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离开巴塞尔，去不远的地方独自闲逛。他没去爬那些高山，因为它们已引起不了尼采多大兴趣，而他比较喜欢黑森林和侏罗山，那些树木葱郁的高地使他回忆起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他在思考什么呢？我们能够猜到瓦格纳和他的作品已彻底占据了尼采的思想。他收到《帕西法尔》三个月后，还仍然不曾作过任何表示呢！《人性的，太人性的》印好了，出版商正在迫不及待地等着。可是他如何能够及早提醒这位老师，使他



## 尼采传

对这本让人诧异的书做好准备呢？他的弟子对他的谄媚奉承早已使他失去了高度的理智。尼采清楚自己这部有主见的作品必将使拜洛特那些温顺的人们感到愤慨和震惊。在他公开表态的时刻来临时，他畏缩了。他对瓦格纳本人和对公众一样担心。他为自己发表的人生观觉得羞愧。他一点也不后悔写了这篇文章；他追随过那种曾经支配他内心的富有生命力的逻辑，因为没有人能阻止他这种追求。不过他也不清楚，这同一种逻辑总有一天会被这种同样的逻辑驱向一种新的激情，而且能够让他慢慢地适应于掩饰自己这些年来时常出现的危机。当时尼采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他在书上不留自己的名字，他可以用一种匿名的方式出版；只有理查·瓦格纳一个人清楚《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是他朋友和弟子的作品，这位弟子仍然保持着对他的忠诚。他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的草稿到如今还保存着：

“我将《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寄给你；同时我以对你们完全的信任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还有你那些高贵的朋友们；我非常希望这些也能成为你的秘密。这本书没有署名，是我写的……

“在精神状态上我老是发现自己是一个已经攻克了一座堡垒的指挥官，虽然到处是伤，可仍然屹立在高地上挥舞着手中的战旗。虽然四周的环境非常可怕、危险，可更多的是远远超出悲哀的欢乐。

“我曾经对你说过，在思想上没有一个人真正与我一致。而且我还自认为自己已经思考过社交和孤独这些最稀奇的感情，它们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团体的代表。……

“……那个行动神速的先驱并不准确地清楚地面部队是否

## 尼采传

正在他身后跟上，也许他连这支大军是否存在也不清楚。”

由于出版商不同意他不署名，尼采只好取消这一想法。最后，他终于做了决定。1878年5月，欧洲正准备为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举行仪式。尼采决定在这个时候出版自己的书，他打算将这部作品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小册子作者以作纪念。

“在挪威，‘朦胧时期’是指那些太阳整天停留在地平线下的时期。”在1879年他写道：“温度在那段时间里缓慢而连续不断地下降。对所有的思想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象征啊！因为对他们来讲，人类未来的太阳也曾一度失去过光彩。”尼采清楚自己的朦胧时期。欧文·罗德不赞成这本书，瓦格纳根本不作任何回答，可是尼采心里有数，自己老师的圈子里的那些人正在怎样地评判着自己。他们会说：“这个拜洛特的幻想家既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又是一个神经病。”一个没留姓名的人从巴黎寄来一个盒子，伊丽莎白·尼采和弗莱德里克·尼采在盒子里看到一张便条和一个伏尔泰的半身塑像。便条写道：“伏尔泰先生的灵魂向弗莱德里克·尼采先生致敬。”伊丽莎白·尼采哭了，她无法忍受自己的哥哥，这个在心灵上纯粹的德国人，心甘情愿站在如此一个法国人的旗帜下！

不用问，他的一些朋友对他作出了不同的评价。雅各布·布克哈特对他说：“你的书夸张了内心的独立。”保尔·李写信说：“只有一本书——爱克曼和歌德的谈话录，曾经像你的书那样使我那么多的思想受到启发。”彼得·卡斯特忠诚不移，欧维贝克及其夫人是赞成尼采的。尼采没想到赞同自己的人这样少。《人性的，太人性的》失败了。据说理查·瓦格纳对这本书

## 尼采传

的销售量如此微小而觉得有趣，他对出版商讽刺地说：“哎呀！哎呀！如今你瞧，尼采只有写捍卫我们的目标的书才有人读；其它的书根本没人看。”

1878年8月，在拜洛特的《日报》上《人性的，太人性的》受到谴责和批评。“每一个德国教授在他一生中至少都得写一本尊崇自己名声的书。”那个没署名作者写道，尼采清楚他就是瓦格纳，“并不是谁都能轻易地找到一种真理的，所以有些人就通过推翻前辈的观点来让自己出名，推翻的那位前辈越有地位，这个人也就影响更大了。”

弗莱德里克·尼采对这种思想龌龊的批评方式深感痛心。他如今打算以一种尊敬而平静的口吻解释一下自己对以前的老师瓦格纳和叔本华的态度。只是在他看来，谦恭殷勤的时代已经过去；同时，在再度思考了自己在索伦托所记的笔记以后，他又开始写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中的思想的续篇文章。

妹妹离开了尼采。9月份，他过着一种可怜而痛苦的生活，我们能够理解其中的一部分情形。因为他那焦虑不安的神态使人感到惊恐，好多人都回避他，他常常会在走出校门时碰上雅各布·布克哈特，而这位聪明的历史学家总会想办法离开他；他理解自己的同事，只是他使人感到害怕。尼采本想打算在身边重新聚集起追随者，可是没有任何效果。他写道：“我如同海盗似地追猎着人们，不是想让他们当自己的奴隶，而是要带领他们和我一起走向自由。”可他提出的那种讨厌社会的孤僻的自由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尼采的一位学生赫尔·沙弗拉曾记下了这样一段回忆，他说：“我听过尼采的讲课，可是他讲的很多东西我听不懂。在一次讲课结束时，他碰巧在我身

## 尼采传

边，于是我们一起走了出去。这时轻柔的云彩正好在天空飘过。他对我说：“这些美丽的云彩飘得多快啊！”“它们就像保罗·维罗内塞画中的云彩。”我接口说道。突然他抓住我的胳膊，他说：“听着，假期快到了，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和我一起去看威尼斯的云彩。”……我非常意外，我结结巴巴地没有答应他。接着，尼采转过身去，我看到他脸色死一般地呆板和冷淡。他一言不发地独自走掉了。”

与瓦格纳的决裂给他带来持久和异常强烈的悲哀。他写道：“当一个人由于在自己的评判方式和感情方式之间无法形成共识而与某人断绝关系时，绝交就会妨碍我们与其他人的交往，于是我们会尽力地反抗那堵大自然已经竖立在他与我们之间的墙。”伊丽莎白·尼采 1879 年 2 月写信给科茜玛·瓦格纳是不是尼采要求伊丽莎白作出这种主动表示的呢？尼采是否清楚这封信呢？他是否希望这样做呢？我们无法知道。科茜玛的回信带有某种温和而傲慢的坚决。“不要和我谈《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她写道，“在给你的信中，我惟一想回忆的是：你哥哥有一次为我写了一些最优美的篇章。……我对他没有怨恨：他已经被痛苦折磨惨了。他已无法控制自己了，而这一点补偿了他的过错。”她又带着一种超然的姿态继续写道：“他眼下的作品是错误的，它们表达了一种寻求自我的心境，对于这一点，我想是很荒唐的。这像贝多芬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第三种风格中去认识我！’而且，当一个人阅读时就能看出：作者不以自己的作品让人信服，而是毫无新意的强辩，这样只会引起读者的怜悯。”

1879 年《人性的，太人性的》续篇——《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发表。但是，观看这本书的人更少了。那些以前清

楚他的人，现在因为尼采在他们心中所激起的同情，都回避了这本书。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头痛、眼疾和胃病一刻不停地折磨着他。医生们开始为他们无法确定的症状和无法治愈的病人而觉得不安。在他们看来，他的视力和他的理智好像受到了威胁。尼采凭直觉察觉到了医生们的惊恐。彼得·卡斯特邀请尼采去威尼斯，他在那儿等着尼采，可是尼采被迫取消这次计划好的旅行，因为他病得很重了。

他的病情将有什么变化呢？罗德、格斯道夫由于这个他们曾经寄予很大希望的朋友的病情恶化而大为震惊，他们写信问欧维贝克：“听说尼采不行了，这是真的吗？请告诉我们。”欧维贝克回信说：“唉，他的健康状况让人失去希望。”就连理查·瓦格纳想起他的病情来也为之震惊。他写信对欧维贝克说：“我难道会忘记那位以激烈的方式与我绝交的朋友吗？我十分清楚，此时要求尼采进行合情合理的思考是不恰当的。我只得充满同情和沉默。可是我对他现在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这使我感到非常苦恼。你能将他的情况写信告诉我吗？”

尼采明显不清楚这封信。他几个月前曾在其它的笔记上写道：“感激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美德，它不可能用于像瓦格纳那样的人身上。”假如他能读读他老师所写的那封信，他一定不会这么想。

欧维贝克和他的妻子照顾这位病人。他们写信给尼采的妹妹，告诉她应该在哥哥身边。她收到信后立即赶来了，看到尼采的时候她几乎认不出这个一年之间突然老了十岁的衰竭、佝偻的人；对妹妹的到来，尼采用手势表示了对她的感激。

弗莱德里克·尼采离开了他的教授职位。他递交了辞职书，并获得了批准。他得到了一笔三千法郎的退休金，这是学校对

## 尼采传

他工作的报答。

尼采被妹妹带走了。他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了，于是说出了自己最后的愿望。“答应我，伊丽莎白：只让我的朋友们为我守灵，别让任何出于好奇或泛泛之交的人在场。我死了，是没法做到这一点了，但你可以做到。不要让任何人对我的灵柩讲一些伪善虚假的话。一定要把我像一个从不撒谎的、忠诚的异教徒那样埋葬。”

他想去极其偏僻、宁静的地方，渴望那里绝对的孤独，于是伊丽莎白把他带到上恩加丁的山谷间。那时几乎没有人去攀登那儿。尼采发现这个僻远的瑞士，并从纯净而轻柔的空气中，从抚慰他那双衰弱眼睛的宜人光线中，获得了意外的安慰。他喜欢那些分散的湖泊，这使他想起芬兰，想起那里许多有着动听名字的村庄和那些众所共知地处冰川之外的意大利风情的纯朴善良农民。他写信对李说：“我熟悉这种天性，它并不让我觉得奇怪，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感。”他怀着一种康复中的病人所特有的惊异再度开始生活。他根本不写信，只为自己写点东西，而我们正是要在他写的这些东西里寻找他以前提供给我们的通信材料。这是他对攀登恩加丁的叙述。

“我在世外桃源——在起伏不断的山坡上，穿过古老的冷杉树和庄严肃穆的松树树林，我把目光抛向一个色彩凝重的绿色小湖。在我四周是各种形状的岩石，一片被花朵和野草装饰得色彩斑斓的土地。在我眼前是一群时常移动着的羊，它们一会儿聚集在一块，一会儿又散开；还有许多牛，远远地聚集在一片松树下，在落日的余辉中宛若浮雕一般特别醒目；别的景色，越近就显得越暗淡：所有的一切都在慢慢逼近的宁静暮色中显得那么幽静安详。我的表这时正指向五点半。那个牧牛人

## 尼采传

正在水面泛着白沫的小河里走着；他迈着矫健的步伐慢慢地走着，一会儿为潮水让路，一会儿又在扑涌而来的潮水中逆流而行，不用问，他此时一定找到了极大的乐趣。两个肤色极黑的贝加曼斯奎人是守护那群羊的牧羊人：那个小姑娘的穿着像男孩。在右边很大的一片森林地带，是各种形状的岩石，还有雪原；向左，是高悬在上的两个巨大的冰叉，一层清澈光亮的薄雾笼罩着他。一切都表现得庄重、灿烂、宁静。这种美，突然看见会引起一种令人颤栗的激动，致使在灵魂深处产生一种瞬间出现的肃穆。进入这个轮廓鲜明、光色纯净的世界，一个人就很希望把古希腊的英雄们也带入这个世界——情不自禁地，好像这是非常自然的事。一个人只好以蒲桑和学生们的的方式，一种完全田园式的、史诗式的方法去感受。一些人以前这样生活过，并曾持续不断地在外界和自己的内心感受过人生；而我从他们之中认识了最伟大的一个发现了史诗式、田园式风格的哲学家：伊壁鸠鲁。”

到9月初，尼采仍住在条件恶劣、缺乏饮食的恩加丁。尽管没有了很多朋友，可是与自己的书籍和音乐在一起，他仍然感到快乐。他的痛苦是有办法忍受的：他还可以工作，而且不久就用铅笔在六本练习簿上记满了许多比较平静的想法，这些思想虽然经常是充满怀疑的、但不是痛苦的，可它们好像被那种意外的沉溺柔和了。他没有幻想过自己的病情和痛苦能够得到缓解。工作只是一种缓和而已，所以他不抱任何幻想，不过他仍然很高兴自己在彻底垮掉之前，有机会说出自己在对人性、事物、天空和高山作单纯的沉思中所得到的各种乐趣；他迫不及待地想收获这最后的幸福。他在1879年9月初，将自己刚刚写完的作品寄给了彼得·卡斯特。

## 尼采传

“我亲爱的朋友，”在给卡斯特的信中他写道：“当你收到这几封信时，你的手里就有我的手稿了。当我想到自己的作品如今终于完成时，我很快乐，也许你也会感到快乐。我已经快三十六岁了，‘人到中年’，在几千年前人们就经常这样说；这正是但丁富于想象力的年龄，就像他在自己诗歌的开头几段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此刻，我正处‘人到中年’，但是从各方面来讲，我受着死亡十分沉重的压迫，死神随时都可能将我带走；我的生命已经到了我只好预料自己在痉挛中随时死去的地步。……我会觉得自己如同一个非常衰老的人，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自己一生中应该做的工作，这一点十分重要。我已经倾注了所有的精力，我清楚我的著作对我的重要性。我已经充分经历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来也会有许多人会这样做。我那经常性的剧烈的病痛直到如今还不曾改变我的情绪；相反，我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更诚恳、更愉快：这种让我变得坚强，并使我身体状况获得改善的影响力来自什么地方呢？它不是来自于别人，因为我只激怒了极少数的人反对我，而且我知道了这些，他们也觉得无所谓。亲爱的朋友，请认真仔细地读一下这部最新的手稿，看看里面是否还有沮丧和痛苦的痕迹。我想没有，而且我同时坚信在我的这部书里一定有某些潜伏着的力量，而不是那些反对我的人们所想看到的那种无能为力或没精打采。”

尼采在此刻已准备好了死亡。可如何死呢？这不是非常难猜测的。他在等待着“在痉挛中的快速死亡，”这种死亡曾飞速地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一种真诚的感情让他回忆起自己的家庭。因为他解除了巴塞尔的教授职务，如今他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休养地。他拒绝了彼得·卡斯特从威尼斯发出的邀请。



## 尼采传

对他而言，他的拒绝代表他没有时间去学习、认识并热爱一种新的美了。他在回信中说道，“不，不管我妹妹和欧维贝克怎样催我答应你，我都不会去。我觉得在我如今的情形下，我与自己的母亲、家庭、自己童年时代留下来的东西离得近一些也许更好。……”

这样，南堡成了他惟一想去的地方。在那里他希望过一种十分宁静的生活，并且希望通过体力劳动达到分散自己注意力的目的。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尼采租了一间大屋子。那堵时代久远的高墙下有一大片空地，于是他就把这些空地用来耕种和出租。他写道，“我有十棵果树，还有玫瑰花、丁香花、石竹、草莓、常青醋栗和醋栗灌木。明年年初，我还打算种十垄蔬菜。”

但是尼采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这些计划。冬天的气候十分恶劣。尼采既忍受不了扰乱和抑制他神经的湿空气，也抵挡不住眩眼的雪光。他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就已经失去了在恩加丁短期休养所获得的健康。

《漂泊者及其影子》由彼得·卡斯特读了校样后出版了。很明显，这本书比以前出的书要容易理解得多。罗德给尼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使尼采感到非常高兴。当然，罗德对尼采的赞美是有保留的。他说：“这种对人性不动情而清晰的观察，使爱你、并且对朋友十分顺从的人在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总而言之，他对尼采是钦佩的。

罗德在信中写道：“你无法猜到自己所给予读者的，因为你只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在生活中，像你所发表的那种意见我们都从未听到过。而且当我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会不断地感受到在我们作为朋友在你身边所感觉到的东

## 尼采传

西：我觉得自己上升到事物的一种更高境界，并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上升。书的结尾使我深受感动。通过这些极不相称的和谐，你应该，而且可以赋予我们一种更非凡、更柔和的旋律。……我亲爱的朋友，再见吧，我永远是受惠者，你永远是施与者。……”

尼采非常高兴。1879年12月28日他在回信中写道：“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以前的爱再次得到了保证——这是圣诞节几天来我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不过这封信很短，信的最后两句说明了信短的原因：“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又变得非常糟糕了，我的病很严重；禁欲，忍耐，对此，连我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

这种非常强烈的语言是非常真实的。看着尼采被病痛折磨的妹妹和母亲，可以为尼采见证他被病魔折磨的那段极其痛苦的日子。他如同接受一场精神上的磨练、一场考验似地忍受着病痛。他把自己的命运与那些在不幸中表现得极其坚强的人们的命运作比较，——例如利奥巴底。但是利奥巴底并不坚强，因为他在疾病缠身时诋毁人生，而——尼采发现了一个病人没有权利作一个悲观主义者这一铁的真理；又譬如救世主基督。可是就连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也变得软弱无能，他大声疾呼：“天父啊，天父！你为什么把我抛弃了？”尼采没有上帝、父亲、信仰，就连朋友他也没有。他从自身得到每一根支柱，然而从不屈服。至于抱怨诉苦，即使是偶然的或一时的，也会被视作是公开承认失败。尼采不肯这样认输。他没有被痛苦打倒，相反地，痛苦教育了他，并激发了他的思想。

他写道：“理智的巨大张力，集中于对痛苦的控制上。如果把所有东西都排列在一种崭新的光芒中，那么，每一丝新的

## 尼采传

光线所呈献的无法形容的魅力经常足以强大到打败一切自杀的诱惑，并强大到足可把生命的延续作为一种最值得向往的东西展示给受难者。他轻蔑地观察这个舒适而温暖的梦幻世界，在那里，健康者不加思考地进行他们的工作；他还毫不在乎地回顾了从前自己所醉心的那些最可贵、最高尚的幻想。这种毫不在乎是他的乐趣，这种乐趣是一种使他可以控制自己抵抗肉体上的痛苦的平衡力，也是一种现在他感到不可缺少的平衡力。……我们的自尊心以其无法想像的力量反抗着：它快乐地保护生命不受痛苦这个暴君、这个逼迫我们作不利于人生的证明的暴君的破坏。要在这个暴君面前支撑生命是一项具有无穷魅力的非常困难的工作。”

尼采感到死亡就在面前。1月14日，因为希望把自己的最后一些思想传递给某个朋友，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封诀别书，也是一份精神上的遗嘱。这封信必定花费了他很大的精力！

“尽管写信对我来讲是禁止去做的事情，可我依然希望你能收到我的这封信。我如同爱一位心爱的姐姐那样地爱你、尊敬你——这很可能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因为我生活情形的可怕和连续不断的磨难使我希望死亡，并且根据某些迹象，我发现自己现在离发热病已非常近了，这种病会带走我的生命，要是允许这样想的话，这是一种真正的解脱。我已经遭受了许多痛苦、放弃了特别多的东西，以至于我完全有权利将自己在生命最后这一年的生活与任何时期、任何一个禁欲主义者的生活媲美。不过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东西。我的灵魂已经在欢乐、纯真中得到了充实，它不再需要艺术或宗教的抚慰。我想我已经做了作为男子汉在一生中所应该做的工作，对我而言，

## 尼采传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挂念的了。可我清楚，我已为很多人喷射出了一滴优质油；我明白，我将把很多人引向一种更宁静、更高尚、更清醒的生活。我向你提供这个补充材料：当我作为人的属性消失在这个世界时，人们会这样说的。我很清楚，不管我的生命是怎样的不幸，我也不会否定我的思想。

除了你，我所说的这些话再也没有人能理解，再也没人会支持。我觉得——我很自信——我们都很自信。譬如说：我们俩都勇敢，无论有什么不幸、遭到怎样的打击，都不能将我想去做的事进行阻止。而且我们俩都已从发生在自身和身旁的事情中获得许多真理；而与你我同时代的那些人，基本上就没人得到过真理的赏识。——我们对人类充满了希望，为人类的未来默默地奉献着自己，不是吗？

你有瓦格纳一家的消息吗？我将近三年左右没有听到过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也已把我放弃了。我早就知道，瓦格纳一旦认识到我们之间信仰不同，他就会与我决裂。我听说他曾经撰文反对过我的思想。随便他：揭示真理必须需要一切手段才行！只要一想起瓦格纳，我的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因为是他才使我获得了自由这一人生真理。至于瓦格纳夫人，我觉得她是我一生之中所遇到过的最富于同情心的妇女。不过我和他们的关系结束了，而且即便我想和他们重归友好，可也晚了。

亲爱的姐姐，请接受年轻但生命将到尽头的我的敬礼。对我来说，生活并不总是残酷的，尽管我曾经想到过死。”

不过，尼采又活下来了。保尔·李来看望尼采，并为他朗读，他的注意力因此而分散。气候变暖了，积雪融化了，这一切都帮助尼采的病情得到缓和。彼得·卡斯特也一再像去年一

## 尼采传

样写信邀请尼采去威尼斯。2月中旬，尼采惊异地发觉自己的病情在好转；他的愿望和好奇心也恢复了。于是他立即去了威尼斯。

在加尔达湖边的拉佛尼采住了一个月左右，在信中尼采所叙述的病情的好转给亲属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尼采到达威尼斯的时候是3月13日，这天也是尼采身体康复、危机终止的开端。

直到那时他还是不喜欢意大利。他不怎么熟悉意大利。那众多的湖泊：他不喜欢那里过于温柔的和谐，那里的气候也会使他的身体难受。那不勒斯和那里海湾：不过那不勒斯人多和喧闹让他觉得讨厌；毫无疑问，他喜欢那里壮丽的景色，但他不会被它们陶醉。因为他的内心感情与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色之间还没有多大联系。可是一到威尼斯，他就被那里的一切征服了。在威尼斯，他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荷马、泰奥格尼斯、修西底特斯——他的古希腊老师们曾经给予过他一种无所顾忌、不依赖于梦幻地存在着的对才智的清醒感觉。他已经在反抗梦幻、反抗浪漫主义艺术权威、反抗道德上的禁忌中战斗了四年。威尼斯展示的那种美使他得到了解脱。他回想起曾经在身体上精神上的痛苦挣扎，对自己感到好笑。他难道不曾在想像自己是最不幸的人中使自己觉得幸运吗？任何人在经受了痛苦之后都有这种孩子般的自豪感。

他写道：“当第一轮减轻病痛、恢复健康的曙光意外地升起时，那时我们会为那种从前使我们承受了不幸的骄傲觉得可笑，我们如同一个“聪明”的呆子那样对待自己——就如同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事！我们再度充满希望地环视周围的自然界和人们，生活的温柔之光使我们觉得舒服，于是

## 尼采传

我们病危的身体立即充满了力量，健康再次来到我们身旁。我们观赏着这种奇景，仿佛自己变得仁慈了，也疲乏了。一个人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一定会感动得流泪。”

彼得·卡斯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尼采。他陪他一起散步，为他朗读并弹奏他喜爱的音乐。尼采在这段时间里最喜欢肖邦的音乐，在肖邦的狂想曲中他感受到一种自由而奔放的激情，这在德国艺术中是极其珍贵的。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在读上面所引的“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不可能听着音乐而不感动得流泪”中去想象肖邦的音乐。

因为尼采恢复了工作热情，彼得·卡斯特还承担起秘书的工作。他每天都口述着自己的各种想法。他很快为一本新的书选择了题目：《L'Ombra di Venezia》（不过他很快又改变了这个主意）。事实上，他难道不应该把这种内心的充实、敏感、力量归功于威尼斯的风采吗？他打算进行一项新的研究。难道真像他曾经所写的那样，是一种对利害关系冷静的思考控制了人们的一举一动？是一种对安全、快乐和舒适的平常愿望创造了以威尼斯为例证的特殊的美吗？威尼斯是特别的；然而这种美存在着，而且一定要对这种美进行解释。解释这种物质上的奇迹，必然采用一种幻想。那么到底是什么潜在的原动力决定我们行动呢？叔本华常常说，生存是一种单纯的生命意志，长久地生存是每一个人都希望的。弗莱德里克·尼采想，也许我们能够进一步认为，生命永远渴求着超越自己和延伸。这种希望是慢慢增长的；一种提高和征服的原则与生命本身应该联系起来。如何彻底地阐述这一原则呢？这一点尼采还不清楚。可是这种想法始终在他心底潜藏着，并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他感到自己即将获得一种新发现并站在一个未知世界的门槛上，他对

他的朋友口述道：

“行动绝不仅像它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客观事物本身也不是它所显示那种样子，我们能了解这一点，为此付出了很多代价。当然，现实世界的情形也并不是它们所表现的那样！事实上行动是‘其他一些东西’——它比我们没有办法形容的东西丰富得多，而且一切行动实质上是无法知道的。”

他7月份试着在马瑞巴作矿泉水治疗。他住在一个面对森林的小旅馆里，整天在树林里散步。

“在自己的精神宝库中我全神贯注，热切地挖掘，”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在地下工作的人——现在，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找到了一条通道，一个洞口；我就这样不断充满希望，可又不断失望。”

尼采9月份回到南堡。这时他的心情似乎很好，并且十分喜欢与人聊天；妹妹伊丽莎白从他脸上看到了一种兴奋，这种兴奋代表着他有效的思维，一种思绪的涌溢和思想的富足。10月8日，他由于害怕雾的侵袭，往南向意大利移居。在马爵列湖岸上的斯特雷萨他停留了一下。可他的神经并不适应于那儿的气候，这样他的沉思无法进行。他再次恐惧地意识到严酷的外部气候对他的伤害，他害怕了。如果自己总是被极大的痛苦压抑着，他还能表达压迫着他的那些数不清的、奔放不羁而富于哲理的思想吗？他感到，目前使自己的身体好起来是自己重要的任务。于是他告别斯特雷萨，去索伦托旅行。

去索伦托必须经过热那亚，于是他在那里住了几天。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那里的人热情好客，而且勤俭快乐；那儿的天气到9月份差不多还是夏天。在热那亚，兼有大海和高山的双重活力。尼采对那些建在小街上的结实而粗糙的住房

## 尼采传

十分感兴趣，对那些来自海盗船上的商人们、那些没有受到任何道德观念束缚天性的人们为了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伟大之处而竖立的各种各样的标石也很感兴趣。在尼采富于想像的心灵中这些人复活了，他们就如同往日的那些意大利人；他们十分清醒、又十分贪得无厌，在思想上属于基督徒的东西那么少；他们对别人不诚实，可是对自己却从不诡辩，坦率真诚。他需要借助于他们来抑制那种一直在心中存在的浪漫主义思想。他像卢梭那样渴望着将自己融入大自然。不过，他与卢梭眼里的欧洲是各不相同的。违反人类的同情心、伤害虔诚的感情和善良天性的天地，这就是卢梭眼里的欧洲；而对尼采来说，欧洲是一种处于民众情绪迟钝懒散统治下的欧洲，因而对于欧洲他没有别的想法。而且卢梭所指的欧洲的天性与尼采所赞扬、并从中寻求养份和灵魂疗药的那种受压制的天性也是不一样的。

在热那亚尼采想多住一段时间，他花了一点时间在 Salita delle Battistine 找到了 8 号的一个阁楼。阁楼位于一百零四级楼梯的顶端，里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尼采觉得非常理想。这幢房子面对一条陡峭难行、根本没人在这里经过的小路，这条路长满了野草。

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简单，这也是他的梦想。以前他经常这样问母亲：“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非常希望像他们那样地生活。”他母亲就会大笑起来告诉他：“普通人吃肥肉、土豆、喝质量极差的酒和咖啡。……”尼采叹息道：“唉，他们怎么是这样！”那些与尼采住在一幢房子的普通人生活就不像德国普通人那样。他们生活很有节制。尼采像他们那样节制自己的饮食，他的思绪显得更加活跃而敏捷。他借了一盏酒精灯，在女房东的指导下，学会了做意式煨饭、炸洋蓟。



## 尼采传

这幢大楼的人都非常喜欢尼采。每当他头痛发作时，就有许多人来关心他。而他则会若无其事地说：“我睡得很好，不会有事的。”

晚上，他不点灯，一个人躺在床上，让眼睛得到休息。“真穷。”邻居们都这样想：“这个德国教授穷得连蜡烛也点不起。”有的邻居给他送来一些蜡烛，他微笑着表示感激，并告诉他们自己的病情，所以才不点灯的。他们称他圣者、小圣人。他清楚这种称呼的含义，并且很喜欢它。他写道：“我想，这些朋友都具有有节制、有规律的习惯，他们的清醒的意识与和善，要是把他们放在公元六世纪到十世纪的半野蛮状态中，一定会有人像对圣徒般地崇敬他们。”他草拟了一种梦想中的生活原则：

“一种不妨碍他人生活的独立；一种含蓄、平静的骄傲，这种骄傲并不使他凌驾于他人之上，因为它并不在乎别人的快乐或荣誉，并不怕别人的取笑。举止安详自如，睡眠警觉，不喝酒，不与高贵或出名的人做朋友，既不看报纸也不要女人，拒绝荣誉，不接触上流社会——除非与上流社会中有极具才能的人或者纯朴的人交往。好做的菜，如果身体允许的话我就自己做，这不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是贪吃和咂嘴的下层民众。”

对尼采来说，健康是不断失去，得到，再失去，再得到，这使尼采觉得它既是脆弱的，也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次他的病情得到好转，他都异常惊奇，惊奇过后便是每个大病初愈的人的那种快乐感觉。

他经常从床上一跃而起，穿上衣服，将一捆笔记，一本书，一些面包和水果塞进口袋，然后立刻上路。他写道：“看到初升的太阳，我就来到靠近海浪的一块僻静的岩石边，然后

## 尼采传

躺在这块岩石上，用阳伞遮住光线，像一条蜥蜴似地一动也不动，眼前只有大海和明净的天空。”他在那里会呆到黄昏日落时的最后几个小时。此时他可以尽情地欣赏大海和眼前的一切，因为光线不强，不会刺激他那双衰弱的眼睛。——这双充满危机的眼睛，哪怕得到一丝享受也是一种快乐。

他写道：“这里是大海，在这里，我们能够忘记纷争喧闹的城市。尽管城市里的钟声依然敲打着那种在白天和黑夜之际显得如此悲凉、荒唐、而又柔和的奉告祈祷的钟声，——要是再等一分钟这种声音再响起，那就太好了，因为它打碎了此刻的宁静——那边辽阔的大海伸展着，苍白暗淡，熠熠发光。星星在天空中闪耀着，变幻着红的、黄的、绿的色彩。还有那些突入大海的巉崖和小峭壁——它们似乎要寻找最僻静的立足之地——可它们全都不会说。这种突然征服我们的永恒的沉默是令人敬惧而美丽的，它使人激动不已。……”

这种美妙的时光他曾经多次赞美过，正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在这种时刻，贫贱的渔夫们“划着金色的橹桨”。然后他记下这一天所想到的一切，并用音乐性和文学性的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他依然研究着什么是人的活力？活力的来源是什么？如何理解其历史的混乱和历史方式无法摆脱的困境？现在他知道了人的活力是与那种促使禁欲主义者反抗自身、推动人抵抗别人的力量同样热切而残酷的力量。尼采必须分析解释这种力量，以便对这种力量加以引导；这些问题是尼采自己提出的，所以他一定要将它弄清楚，他也坚信自己一定能弄清楚这些问题。他喜欢将自己看成是海上探险者，那个手握测水缆、在珊瑚礁丛航行达三个月的库克船长。他在1881年这一年心目中的英雄是克利斯托夫·哥伦布，那个在新大陆还没有出现

时就凭借海浪中的一根湖边草、辨认出这根草来自一条水质清冽、没有盐份的江河的人。

“我们想去哪儿呢？”他写道，“我们希望去大海的对岸吗？我们这种无与伦比的强烈欲望会把我们带到哪个地方呢？为什么这种狂怒总是飞向那个到现在太阳每天没落和西沉的地方呢？要不然，这种狂怒总会有一天告诉我们，其实你们也在向西行进，希望到达一个新的原始部落、却命中注定这个梦想要破灭。”

尼采特别喜欢这段富于抒情味的文字，他把它作为一支最后的赞歌放在书的结尾。“以前没有哪一本书是以‘要不然’结尾的呢？”尼采写道。

尼采在1月底将这部作品完成。可是由于视力太差，手也神经质地抖个不停，他无法理清手稿。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彼得·卡斯特身上。3月13日彼得·卡斯特将这部书抄写完毕后，尼采把它正式交给了出版商。

“我把手稿寄给你们，我觉得自己舍不得离开它们。……我急切盼望着它们的出版，书一出我就离开热那亚，而在此之前，我只能靠余烬生活。快点让印刷工排印！难道他们就不能保证在这个月底将这本书印好吗？……亲爱的施曼蒂纳先生，让我们全力以赴吧。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我们的荣誉，它十分完美，有资格来到这个世界。我恳求你帮我尽快将它出版。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读完我的书，你就会看出比这本书多得多的东西。”

施曼蒂纳读了原稿，由于不清楚到底写的是什麼，所以他不想出版这本书。尼采4月份还在热那亚等书的校样。他想让这本书给所有的朋友一个意外惊喜，所以他没有大肆宣扬这本

## 尼采传

书，除了彼得·卡斯特外谁也不知道这本书。最终他放弃了保守这个秘密的决定，写信对妹妹说：“好消息！一部巨大的、决定性的作品！只要一想到这本书我就激动不已。……”他5月份和彼得·卡斯特一起去阿尔卑斯山脚边的威尼斯乡村雷考罗。他的急切和渴望与日俱增，出版商的耽搁使他顾不上清理那些早已紧压在心头的新的思想。

终于，《朝霞》这本书在他一年中最痛苦的7月出版了，书名是他最后决定的。

## 第六章 艰难创作

### I 永恒轮回的思想

《朝霞》被弗莱德里克·尼采视为是一个病人康复中的一种锻炼，他以各种思想和愿望作为自己娱乐的一种方式，并从中获得那种可爱的或恶意的欢乐。这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总会结束的。他想如今我应该从这些思想中选择其中的一点，将这种观点全面详细地表达出来，从而结束自己踌躇和隐退的时光。他曾经写过：“在平静时，人的天性总想战胜自己。”在艰难地进行自己的战斗时，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作战机会。

直到7月中旬，他才离开威尼斯。此时，他的身体迫使他必须找一个十分凉快的地方住下，他想起两年前曾给予过他那病弱的身体以短暂的快乐和暂时的休息的阿尔卑斯山谷。他来到阿尔卑斯山谷，并在西尔斯—马利亚的恩加丁以一种乡村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落脚在此。他向一位农夫租了一间每月30法郎的房间；他在隔壁的小饭馆吃饭。那里能够说话的人很少，尼采兴致特别高的时候会去找学校里的校长或教区牧师。牧师和学校里的校长经常想起尼采，他们觉得尼采不但学识渊博，而且谦虚，并且为人和气。

尼采在那里正在对有关自然主义哲学方面的问题进行思

## 尼采传

考。斯宾塞的哲学体系才刚刚起步。尼采看不起他的宇宙进化论，这种学说是一种表面文章，他们排斥基督教，可实际上却是对基督教的恭敬与崇拜。斯宾塞相信进步，却忽视天命。他宣扬在人的渴望与事物运动之间和谐的真实性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观里他保存了基督教的和谐。尼采曾经在一些比较富有男子气的学校里当过学生，他学习过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赫拉克利特、歌德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这些思想家认为能够研究大自然，但不一定非要去从中寻找自己认为的那种思想。尼采对他们的思想坚信不疑，并且自己在某些思想中也发觉了他的存在，并慢慢地成熟强大起来。

我们可以从他的书信中推测到他当时的情绪。他需要孤独，并希望能够永远拥有孤独。保尔·李非常赞赏《朝霞》这本书，他写信告诉尼采他想去看他。尼采知道后，因无法保持那种孤独感到很绝望。

他写信对妹妹说，“亲爱的伊丽莎白，我无法狠下心来打电报给李叫他不要来。可他来了一定会扰乱我在恩加丁的沉思，到时我一定会把他当成敌人的。要是有一个人在这里，不但会打扰我的孤独，而且还会让我如今的思想被干扰，到时候我一定会在这种没有任何支柱的情况下死掉的，我的病情已让我感觉到我没有几天生命了。”

弗罗琳·尼采将哥哥的想法告诉了保尔·李，于是李放弃了这个打算。

最后，尼采终于找到了这种曾经如此强烈地搅动着他的预感的思想。一天，正当他漫步于西尔斯—马利亚森林时，他坐在了一块离萨莱不远的锥形岩石边，永恒轮回的思想在此时此地在他心中孕育了出来。他考虑着：时间是无限延续的，它必

## 尼采传

须把一种对事物完全相同的控制从一个时期带到另一个时期。这是必然的，所以一切事物的轮回也是必然的。在许多无法预料、浩渺而又有限制的明天，一个完全与我相似的、事实上就是我的那个人，坐在这块岩石的阴影下，将在此时此地再次发现这种思想。而这种思想将被这个人无数次地再次发现，因为这种使事物轮回的运动是无法测量的时期所带来的无限轮回。因此我们必须将心中所想去做的，或想得到的一切放在脑后，而坚定地去思考：天堂不会接纳人们，也没有更好的前途会去安慰人们。我们是一成不变而盲目的自然的影子，在任何时间都是囚徒。请注意这种抑制希望的可怕思想会使我们生命变得激扬而崇高；要是这种时刻永远重复，那么它就是一种必然的东西；即使最没有价值的事物也成了一种具有永久性纪念的东西，而且，如果“推测”这个词有什么意义的话，就去推测吧。他写道：“让万物永不停息地轮回吧，这是一种与今天世界相适应的未来世界最终的和睦状态；沉思的顶点。”

发现的激情让他忍不住哭了，并且哭了很长时间。他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了收获。他在现实面前和悲观主义面前没有畏惧过，相反，轮回这一学说正是在将悲观主义思想引向最后论断的过程中发现的，这种轮回通过赋予最短暂的事物以永恒，恢复了灵魂所必需的宗教价值以及各种事物不受约束的力量。这种思想在尼采这简短的几句话中表露无疑，并署明日期：“1881年8月初，在海拔6500英尺以上并更高地超越一切人类之上的西尔斯—马利亚。”

几个星期，他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痛苦和全神贯注的状态中：毫无疑问，只有神秘主义者才清楚尼采的心情，也只有他们所说的话才能更准确地形容他当时的心情。他觉得无比骄

## 尼采传

傲；但同时也因战栗和恐惧退缩着，就像那些以色列先知们站在上帝面前从上帝那儿接受自己传教的神圣使命那样自豪。这个经受了岁月给他带来无数次磨难的人在这种永恒的轮回思想面前显得异常恐惧。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等待和折磨，可是他希望被这种折磨而折磨，他将这种折磨强加在自己身上，就如同一个苦行僧那样心甘情愿。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照亮我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我的光辉！”他的那种从没平息过的激情在此时更加强烈。他变得极为胆小，因为他预感到死亡的威胁在向他的走近。

8月14日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各种想法都在我内心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多么可怕的思想啊！我坚信这些想法。我再也没有必要谈它了，我希望我能坚定这种思想。哎呀，彼得·卡斯特，我此时感到各种预感。我觉得许多危机又要向我侵袭，我的生命充满危险，因为我身上的各种器官都在变质！强烈的感情使我大笑和战栗——曾经有两次，我不得不为一种可笑的原因呆在房间里；因为散步时我常喜极而泣，多次致使眼睛发炎了，为此我只好因这可笑的原因呆在房间里；我唱着，说着各种令人难以相信话，因为我的内心装满了新的思想，我一定要将这种思想装进每个人的大脑。……”

接着他为自己设想了一项新的工作。此后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种棘手的研究或试验，该是组织自己思想作品的结构的时候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尼采犹豫了：他被他那作为艺术家、批评家、哲学家的天赋从各个方面吸引着。他能否把自己的学说归纳成一种体系呢？不行，他的学说是一种象征，必须围绕在韵律和诗歌之中。难道他不能改变那种由远古的希腊思想家们所创造的、如今早已被遗忘了的形式吗？这种典范曾经



## 尼采传

被卢克利修斯传了下来。尼采采用了卢克利修斯的做法。他决定把对自然的沉思转化为诗的语言，转化成有节奏的散文或音乐。他思考着，而他对抒情性语言的形式追求，向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想法：难道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能引进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先知式英雄？

他立即想到了那个波斯传道士与火的传播者查拉图斯特拉。一个标题，一个副标题，草草四行记下来的文字，成就了这部诗章：

### 永恒与日中

#### 一种新生活的代表

“在30岁时出生在乌尔米耶湖边的查拉图斯特拉离开了故乡，走向埃雷省，并通过十年孤独的时间创作了波斯古经。”

至此，尼采的沉思与漫步不再是孤独的了。他随时收集和倾听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话。他用三组几乎带点温柔色彩而平静的对句描述了查拉图斯特是怎样进入他的生活的：

#### 西尔斯—马利亚

坐在那里我期待着——期待着，虚无飘渺的东西  
超乎善恶地，我品味着荫影和阳光  
有时出现，有时消失；只有  
湖水、白昼、时间，正午没有尽头。  
接着，我与查拉图斯特相见，  
他在向我身边靠近。

## 尼采传

天气在9月份突然变得阴冷多雪。尼采只好离开恩加丁。

酷冷的天气残酷地折磨着尼采，他的兴奋得意劲儿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沮丧。先前，他无时不在思考着永恒轮回，可现在，由于面临着死亡，他的心里只有恐惧，对永恒轮回已无法思考了，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已经又一次尝到了在巴塞尔时的那种经历，死神一直在向我召唤。”他的抱怨很简短，一句话就足以使我们感觉到死亡的来临。他曾在9月和10月的几个星期里三次企图自杀。他为何要这样做？他不可能是因为要解除痛苦而想自杀，因为他很勇敢，不会被痛苦征服。他一定是想在自己理智彻底崩溃之前结果自己。可能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他又一次来到热那亚。他被那里秋季变幻莫测的低温气候和潮湿的风折磨着。他受不了没有阳光的天气。而另一种失望也加深了他的苦恼：《朝霞》失败了。这本书在评论界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他的朋友们也读不懂他的这部作品，雅可布·布克哈特对这本书作了慎重而礼貌的评价：“在读你书中某些内容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个老人，糊涂且眩晕。”他在信中这样写。对尼采十分尊敬的最亲密的朋友欧文·罗德，收到这本书后竟没有给尼采回信。弗莱德里克·尼采在10月21日，从热那亚给罗德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德，——毫无疑问一定是你看了这本书后，不忍心伤害我才迟迟没有给我写信。我十分感谢你没有给我写信！这样才使我们俩的感情不会有什么坏的变化。只要一想到自己在把一本书赠送给一位朋友的同时，还寄去了某种压力，我就觉得太悲哀了。一本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的友谊更

## 尼采传

重要，还有我们未来的事业才更重要——要不然，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现在气候恶劣，我病得很重。

你的忠实的  
弗·尼”

欧文·罗德没有给尼采回信。因为他无法解释《朝霞》的失败？这无疑是一个老问题，是那种准天才常会遭受到的、不可弥补、带有普遍性的灾难，因为他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且令人讨厌的天才。然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些准确的原因。自从尼采退出瓦格纳的圈子以后，他的朋友就更少了；而想在广大民众之间不断磨炼自己才能的伟大心灵，有一批朋友是很重要的。在那些被他变化无常的思想弄得不知所措的读者面前，他是孤独的。他希望自己充满生气的形式的作品能吸引读者，使他们倾倒。可就连形式也得不到大家的认可。从来没有一本书以这种别扭的语气来写思想性短句和一种格言的集子。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去看一句话或一段文字，只有这样才能弄懂其中的意义。可时间一长，谁也无法有耐心继续读下去了。此外，也许德国读者对散文艺术缺乏感受、不善于抓住其艺术特征，他们习惯于节奏缓慢、深思熟虑的作品，而对这种思想新奇且深奥的作品没有习惯而感到难受。

11月天气晴朗，尼采的身体状况又得到了改善。“我把自己从《朝霞》的失败中解救出来了。”他写道。他在热那亚海岸边的山峦上漫步，再次来到曾经在它身边取得灵感创造出散文集《朝霞》的那块岩石边。气候非常温暖，尼采甚至可以在大海里游泳。“我感到非常富足，非常自豪，我如同一位多利安王子，”他给彼得·卡斯特写信说，“亲爱的朋友我只想念着你，你和你的音乐！”

## 尼采传

《尼伯龙根之歌》在拜洛特演出已经有五年左右的时间了。尼采在这五年时间里已经剥夺了自己享受音乐的权利。“小心音乐家！”他写道。他怕自己一旦为音乐所着迷，他又会想起瓦格纳，并为他的艺术着迷。不过他终于把这些忧虑打消了。6月份彼得·卡斯特曾经在莱考罗为尼采演奏了他为了自娱、根据歌德的讽刺短诗所创作的迭句和歌曲。有一天，保尔·李曾经说过：“只有卡斯特才能够给如此轻快的诗句谱曲。”尼采觉得彼得·卡斯特接受了这一挑战并谱出了优美的曲子，卡斯特那轻松活泼的韵律使尼采陶醉了。他劝自己的朋友，“坚持下去为反对音乐家的瓦格纳而努力，就像我反对哲学家瓦格纳那样，尽管我受到过不少挫折，但我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让我、保尔和你，为拯救德意志而努力。假如你找到了一种适合于歌德之世界的音乐，你就成功了。”在他的每封信中这种想法都反复地出现。他的朋友卡斯特在威尼斯，而他在热那亚。他希望这年冬天意大利为他们这两个无根的德国人，注入一种崭新的音乐和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

他在病情有所好转时去剧院看戏。在那里，他听了四遍贝利尼《裘丽亚特》，还听了罗西尼的《西密拉米斯》。一天晚上，他听了一部法国歌剧后感到非常好奇，当时他还不熟悉歌剧的作者：

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好哇！亲爱的朋友，又一个可喜的发现，乔治·比才的歌剧《卡门》！这部歌剧和梅里美的小说一样有力、优雅，还充满着令人伤感的情节。乔治·比才是一个没有被瓦格纳引入歧途的真正的法国天才，是一个永远为追随柏辽兹而献身的人。……我认为《卡门》是现存歌剧中最优的一部。只要我们还活着，它将一直成为欧洲所有剧院中

## 尼采传

的经典节目。”

发现《卡门》是尼采这年冬天里的一件大事。他不厌其烦地谈到它，并一遍又一遍地去剧院再次倾听它；只要一听到这部热烈和诚挚的音乐，他就觉得自己有了足够的力量抵抗在内心不断发生威力的浪漫主义诱惑。他会这样写：“是《卡门》唤醒了我！”

弗莱德里克·尼采再次得到了在去年曾享受过的快乐，一种相似的、但又受着一种更庄严的情感支配的欢乐：黎明之后，他的思想又开始异常活跃了。到12月底，他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超越和转折。他的转折是孕育了一组散文诗，我们将在这儿把它翻译出来。这是沉思的结果，是他自青年时期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在每个春节总要将对自己良知的考察记录下来：

“写给新年——我不但活着，我还在继续做着我的工作；我一定要继续活下去，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完。今天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表达内心深处的想法和自己愿望的日子，我也要在这一时刻表达我在内心产生的愿望，并要首先要告诉大家今年一直在我心中萦绕着的思想——我选择了怎样的思想作为我以后生活的乐趣、保证和前提啊！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发现生活中所有事物一种作为美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那些赐给万物以美的施与者之一。‘命运之爱’，希望我今后能对它产生兴趣！我不想与美好的东西较量。我不想指责任何人，包括那些喜欢指责别人的人。我要继续前行，去做自己肯定过的事。一句话，我希望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去做一个否定者！”

整个1月份都是晴朗的天气。他想把《快乐的科学》的第

## 尼采传

四部作品奉献给这个晴朗的一月，将它作为对大自然的回报。这本书的书名是《神圣的一月》，那是一本富于精细的内在结构和批判性思想的绝世作品，命运之爱这种庄严而神圣的情感自始至终贯穿于这本书。

保尔·李在2月份路过热那亚时和尼采一起住了几天。尼采指给他看自己时常去散步的地方，并把他带到自己在卡斯特的陪伴下提到的那些布满岩石的小港湾，“到一千年之后，人们一定会在那里为《朝霞》的作者树起一座塑像。”保尔·李和尼采住了几天之后，他继续去罗马，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正在罗马等他。看透瓦格纳的世界——众多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期待《帕西法尔》的演出——尼采对此也产生了兴趣；这出基督教神秘剧在7月份就要在拜洛特公演了。尼采不希望与保尔·李一起去，越接近《帕西法尔》的公演日期他的工作热情越高。难道他又有部新的作品要成功了吗？他难道不应该写出自己的反对基督教的神秘剧，那部关于永恒轮回的诗篇吗？尼采会坚定不移地完成他的基督教的神秘剧，还有那关于永恒轮回的诗篇。这些事情让他感到快乐，只要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在回忆这位昔日的老师与自己决裂的情形时，悔恨的痛苦就会少一点。理查·瓦洛纳似乎离自己很远，但又好像近在眼前。从思想上来说距离很远，可是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没有了思想就没有了一切。从感情、意愿和奔放的激情上又很近，而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两位诗人之间友谊的破灭只是一个具有细微差别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同一个世界栖居，都怀着一种相似的情感在拼命工作，那就是：希望使人类的心灵获得一种至上和重要的价值。只要读一下尼采当时写下的这段话，就能轻易地读懂他的心情：

## 尼采传

“永恒的友谊——曾经我们是朋友，但现在不存在往日的那份友谊，这样也好，至少我们之间不再会有任何的伪饰和隐瞒：我们彼此都不会觉得羞惭。我们是两条船，但目标和航线不同。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港口偶然相遇，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假期——而且我们还曾如此愉快地停在了一起，看上去他们好像都到达了目的地，但并非如此，使命中的强大力量又将他们推至各不相同的港口——也许我们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即使是我们也已认不出对方了：我们各自的港口将使我们彻底变样！我们一定会成为陌路人，更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思想！毫无疑问，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无形而奇异的、超越一切力量的循环，它赐给我们微不足道的漫游以及共同的法则，让我们的精神升华到这种思想高度吧！不过人的寿命有限，想像力又太微小，我们只好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可能性让自己获得满足。假如我们一定要在世上为敌，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之间永恒的友谊。”

当时他内心所肯定的对永恒轮回这种思想的最恰当的解释形式是什么呢？我们不清楚。尼采在他的作品没有完成的时候，他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他喜欢在作品完成之后再谈论自己的作品。然而他希望自己的朋友们能够清楚他这种新的思想动向。他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写了一封信，信中提了一下瓦格纳，接着又补充了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诺言：“如果我不是有了一种新的思想在我心中燃起，那么瓦格纳所提过的观点一定会在我的内心中存在——也许这是致使我们友谊破裂的主要原因。”

春天刚到的时候，尼采又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与一个帆船的主人签订了一份合同，打算从意大利经地中海去墨西

## 尼采传

拿。一路上，他的病情使他痛苦不堪。可是刚一离开大海来到岸上他就感到很愉快：他那已是好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乐趣突然又恢复了。他写诗，这些作品都是他灵感实现的作品或是一些警世之语。它们都是一些即兴之作或警句，他的灵感也许是从那些彼得·卡斯特曾经为之谱曲的歌德的妙语中获得的。尼采当时来到了西西里，他觉得这是一个适宜于创作他那部伟大作品的自然和人类的一角。“这是一个聚集着欢乐的地方”，正如老荷马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处梦想中的天国，于是他忘了自己的病情经受不了高温的折磨，颜然决定在西西里度过整个夏天，在此发掘他作品中的灵感。将近4月底，一场西洛可风把他折磨的死去活来，终于他忍受不了，离开了西西里。正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收到了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一封信，她希望尼采一定去罗马与她相见。罗马是他去墨西拿要经过的地方，他答应了。她对尼采的病情一直很关心，总想帮助尼采缓解病痛，可是一直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坚持要他去呢？我们知道，这位好心的妇女，她理解他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一直想帮助尼采找一位夫人，尼采曾经给她写信时说：“我有一个秘密告诉你，我想找一个善良温柔并和我志同道合的女人做妻子？”这年春天，她觉得自己已为尼采找到了一个心目中理想的对象。

这就是她希望尼采一定来罗马的原因。帮助别人是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嗜好和习惯；不过她也许老会忘记，做那种好事一旦失败会让人痛苦不堪。

露·莎洛美是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所提到的那位姑娘。当时她还不到20岁，她是一个俄国人；她那富于理智的热情和惊人的理解力常常受到人们的赞叹；她长得并不是非常漂亮，



## 尼采传

可这种有所欠缺的美使她显得更加高雅，因此她很迷人。在巴黎、罗马和佛罗伦斯经常碰到某个活泼且引人注目的青年女子，一个费城、基辅或布加勒斯特地方的人，会带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被引进文化界，并最后在古都成立某个家庭。露·莎洛美这位女子确实是一个品质不一般的人；她曾与她带着围巾和斗篷的母亲横跨了整个欧洲。

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希望她能 与尼采发生爱情。她把尼采的作品赠送给她；露·莎洛美读后，似乎能够明白尼采文章中包含的某种思想。她为她详细地介绍了尼采这位为了真理而放弃与瓦格纳友谊的人：她说，他是一位非常坦诚的哲学家，可又是充满深情、异常敏感的朋友，而且对那些清楚他内心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孤独生活的想法是出自与对世界有某种悲哀的原因。莎洛美小姐表示渴望和热情，她说她感到自己非常喜欢女儿，应该为尼采的这种生活做出一点精神上的帮助。保尔·李早已认识露·莎洛美小姐，对于她的为人表示赞赏。弗罗琳·冯·梅森在和保尔商量后，才给尼采写信。

尼采刚到罗马，他就听到了许多赞美莎洛美小姐的话：她是一位情操非常高尚的妇女，大胆而机灵；在断言和探究上从不让步；她是一位举止天真的女英雄，这种举止代表她向往一种高尚的生活。尼采答应和她见面。一天早晨，在圣彼得教堂他们相面了，尼采被她深深地吸引了。在长年累月的沉思中，他的思想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倾听，只有这位姑娘认真地听着，此时尼采感到了少有的乐趣。她很少说话，可是那优雅而自信的举止、安详的眼神、异常简洁的语言，无疑地与她那内在的风采和敏捷的才思一样给尼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采很快喜欢上了她。“我在一瞬间就被她的魅力所折服。”他对弗罗

## 尼采传

琳·冯·梅森伯格说。莎洛美小姐没有像尼采那样的冲动，但她觉得尼采也有独特的男人气质；她和他谈了很多，尼采的新思想融入了她的脑海。于是这场“恋爱故事”立即开始了。

第一次会面没过几天，莎洛美和她母亲离开了罗马。李和尼采这两位哲学家与她同行，他们同时爱上了这位少女。尼采对李说：“那是一位难得的女子，娶她吧。”李回答说：“不，我是一个讨厌世俗的人，我厌恶那种生儿育女的世俗生活。还是你娶她吧，她正是你理想的妻子。……”尼采不打算娶露·莎洛美为妻。也许他对他朋友说，就像他曾经对妹妹说过的那样：“我结婚！不，我可能会在别的事情上撒谎，但在这件事上我绝不会自欺欺人。”莎洛美小姐的母亲仔细观察了这两位非常喜欢自己女儿的男子，尼采使她感到无法理解，相比之下，这位母亲更喜欢保尔·李。

尼采和保尔住在卢塞恩。尼采想让露·莎洛美看看在托里普森认识瓦格纳的那幢住房。当时他们都在想念这位老师。他把她一直带到那些高高的白杨树边，树叶围住了整个花园。他回忆起与瓦格纳在一起的那些难忘的时光、无穷的欢乐还有这位大人物发脾气时的样子。他坐在湖边，痛苦而忧虑地讲述着那段回忆，他微微侧过脸去。突然，他一下子沉默了，并哭了起来。

他向她讲述过去自己的生活：他的童年是与牧师一起度过的，父亲去世得很早；敬神的岁月，以及开始对上帝产生怀疑的时刻，还有自己不信上帝之后失去信仰的痛苦生活；对瓦格纳和叔本华的发现，那种他们曾经在他心中激起的、由于失去原有信仰而给予他安慰的宗教式情感。

他说：“是啊，我的奇遇就在这年夏天开始了，我再次的

## 尼采传

奇遇又在哪儿呢？我是否应该离开这种信仰而去寻找新的信仰呢？”

他严肃地补充道：“不管怎样，回到过去的信仰总比找不到信仰要好。”

尼采还没有向露小姐表示自己的爱，可是他感觉到自己深爱着这个姑娘。只是不敢去求爱。他请求保尔·李以自己的名义去表白心迹。

尼采在巴塞尔住了几天后，5月8日他见到了欧维贝克一家，并兴奋地告诉他们一位女性进入了他的世界，这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从此以后，他的感情会更丰富，思绪会更活跃。当然他最好不娶露小姐，因为他觉得肉体上的结合是可耻的；可也许他应该把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联在一起，这样能够致使她不受那些恶意中伤者的流言蜚语，并且通过这种新思想上的结合，孕育出一个精神上的儿子：先知查拉图斯特拉。他没有钱，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让他伤脑筋的事，他考虑过将自己所有的作品以高额的价钱卖给某个出版商。欧维贝克夫妇因为尼采有这种想法，感到担心，他们从尼采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激情和感情中预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

尼采终于收到了露·莎洛美的答复：她说，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痛心的爱情，这次打击使她无法接受尼采的爱。可是她尽力使这种拒绝的语气显得温和些：她提出，自己可以为尼采付出精神和友谊上的爱。

尼采立即回到了卢塞恩。他见到了露·莎洛美，并希望她再次考虑自己的求爱，可是露·莎洛美仍然坚决地拒绝了他。在7月份她打算去拜洛特参加尼采想躲避的音乐节。她承诺在音乐节结束时和他重新会面，并与尼采在一起住上一段时间。

## 尼采传

那时她会像一个自由的信徒那样正式聆听这位老师的最新想法。尼采最后只好接受这些由这位少女加在友谊上的限制条件。他建议她读《教育家叔本华》这本书。他总是希望这部对一位思想家的勇敢大胆及其自愿承受的孤独的礼赞的作品获得认可。他对她说：“读一下这本书吧，这样你就会对我要说的不感到意外。”

尼采由于想要跟自己的祖国和解，就离开了巴塞尔回到德国。我们知道，他时常会有这样那样意想不到而又引人入胜的希望产生。他在墨西拿认识的一个瑞士人曾经赞叹过地处柏林附近的格莱纳瓦德的优美景色，于是，他写信告诉彼得想去格莱纳瓦德居住，而在六个星期前，他曾向卡斯特说过自己将去墨西拿避暑。

游览了格莱纳瓦德后，他觉得那里的景色非常不错；可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些让人讨厌的柏林人。他发现这里的人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书和他的思想。人们只是把他看成保尔·李的朋友，而且还是保尔的学生。对此他很失望。他立即去南堡住了几个星期，在那里，他请人听写了即将发表的《快乐的科学》的原稿。他很谨慎地对他的母亲和妹妹谈到过露·莎洛美。她们不清楚为什么尼采谈到她的时候那样快乐。她们不知道古怪的弗莱德里克此时已深深地爱上露小姐，而且，他没有因为露的拒绝而丧失过信心。

7月27日是《帕西法尔》的公演的日子。尼采离开了南堡，住在了一个离拜洛特不远的名叫陶顿堡的乡村。他所有的朋友都事先去了拜洛特，只有他一个人没去。此时此刻，他或许正在等待着瓦格纳的邀请。为了使尼采和瓦格纳合做，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在瓦格纳面前提起了尼采。瓦格纳十分不愿意

提起尼采。

无疑地，尼采永远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在 1876 年他曾度过如此艰难时光的森林里等待着。当时他是多么痛苦，而如今他又是多么的幸福啊！他已经不再想过去的痛苦事情；一种高尚的爱充溢着他的心灵，一种伟大的思想激励着他的精神。露·莎洛美刚刚为他写了一首优美的诗篇，以标志他们精神上的相似的情感。

如果谁被你迷住，要是他感到你的那双眼睛注视着他了，那他就无法摆脱你，我也一样，但是我成为你的妻子，一定会把你毁掉，这是肯定的。是啊！你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整个世界的。我没有你我的生活依然如初，而你没有我也一样有许多事情值得你更好地活下去。”

彼得·卡斯特读了这些诗句，以为这是尼采写的；尼采对这个误会感到由衷的喜悦。

他写信告诉他说：“不，这首诗是别人写的。这是一篇使我为之惊颤的诗作，每次读它时，我都会泪如雨下；这篇诗包含着我从孩提时就一直盼望着的音调。这是我的朋友露创作的，你还不知道她。露今年二十岁，是一位俄罗斯军官的女儿；她是一个有勇气且才华出众却又是一个非常娇柔、也许不会生活的女孩。……”

尼采最后再次读了自己的原稿便把它送到了出版商那儿。在寄给出版商之前尼采听了朋友们对这本书的评价。他知道，朋友们一定会对这本过于庞大的容量、过于简洁的文字、以及几乎不成形的结构的书百般挑剔。他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评价，听他们必然要说的意见，似乎他很乐意接受别的批评，其实他都是装的；他没想到自己的书在朋友们眼中却是一本毫无阅

## 尼采传

读价值的书。

他十分想知道拜洛特的音乐节的情况，但他掩饰了这种心情，或者只是部分地承认了自己没去拜洛特的遗憾。他写信对露·莎洛美说，“我对自己没能去感到很满意，不过，如果我能在你身边与你交谈，我是可以去忍受《帕西法尔》这种音乐的。除了你没有人能够让我去这样做。”

尼采带着嘲笑迎来了《帕西法尔》获得成功的消息。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卡辽斯特罗万岁！这个老巫又一次获得了奇妙的成功，他哭了。”

音乐节刚一结束，露·莎洛美便由伊莉莎白·尼采陪伴来见尼采了。她们住在尼采等候她们的旅馆里；接着尼采开始开导她。

在拜洛特露·莎洛美已经听了那出基督教神秘剧，人类哀伤的历史像一场严峻的考验似地受着幸福的否认，却最后还是以幸福结尾。弗莱德里克·尼采向她讲授了一种更具悲剧色彩的神秘剧：我们的命运本身和生活就是悲剧，我们不可能超越它，我们应该去勇敢面对这个事实！让我们信奉它，让我们积极地去爱它，让我们像他一样无情且热情；让我们接受它的强硬、残忍、蛮横。贬低它就意味着我们怕它，让我们对永恒轮回这一象征不断沉思来达到我们有勇气接受它。“对我来说我无法忘记我认识这种思想的那些时光，”莎洛美小姐写道，“他向我倾吐这些想法，显得非常吃力，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才能把这种思想说透，说清让我能懂；他只是带着各种极度恐惧的表情，用低沉的嗓音向我倾吐着。的确，生活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他在残酷的现实中遭受到的同样的痛苦中悟出了永恒轮回的思想。”莎洛美小姐以真诚的感情和很强的理解力

## 尼采传

倾听了这些表白，后来她所写的一些回忆使我们深信她理解了这种思想。

她写了一篇简短的颂词，并把它献给了弗莱德里克·尼采：

就像很好的朋友一样，  
我就这样地爱你，生活真奇怪！  
我为你哭泣，为你欢乐，  
也把我的痛苦或快乐给你，  
我带着苦痛与欢欣爱你。  
假如你必须将我毁灭，  
我将忍着伤心离开你，  
就像从其朋友的拥抱中逃离。  
我抚爱你，用我一切的强力：  
难道你不能给我其他欢愉？  
尽管如此，我依然拥有——你的哀郁。

这首颂词弗莱德里克·尼采非常喜爱，并希望送一份礼物给露以作为回报。由于音乐创作要消耗大量精力，所以他已有八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去从事这项工作了，而如今他却为露小姐的颂词谱曲，并谱出了一曲令人感伤的赞美曲。这部作品的谱写太费神了，这才谱出了如此伤感的曲子，就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疑虑症、神经痛、厌腻和无聊。他只好躺在床上。甚至躺在床上，他还给露·莎洛美写各种便条：“我躺在床上，病情危急。我戏弄人生。”

可是我们对有关这几个星期他们在陶顿堡的内情记载一无所知。据弗罗琳·尼采的记载说，露·莎洛美一直就不是哥哥的

## 尼采传

好朋友；哥哥只是使露·莎洛美感到好奇，她一直伪装自己的激情和热忱，而且哥哥异常的激动不安常常使露·莎洛美感到讨厌。尼采的妹妹写信给保尔·李，而保尔给她回了一封让他觉得奇怪的信，信上写道：“尼采常使露·莎洛美感到厌烦；如果没必要就尽量让他们少见面。”

我们都认为弗罗琳·尼采由于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开导而嫉妒，并且还嫉妒这位年轻的、妩媚的、带着神秘色彩的斯拉夫人，因此，我们一定要小心地看待她不得已说的那些话。

毫无疑问，尼采极高的要求和强烈的感情使露·莎洛美大为惊恐。她在答应做他的朋友时，没有想到友谊的危机比暴风雨般的爱还要强烈。尼采所需要的是对他各种观念上的一致，可这位少女无法接受这种无条件的赞同：理智和感情是两回事。尼采不能容忍露·莎洛美带自尊心的保留，于是指责她不赞同自己的想法就是一种错误。他写给彼得·卡斯特的一封信使我们清楚这些争执。

8月20日尼采在陶顿堡给彼得的信中写道：“露和我要在一起再住一个星期，她的聪明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比得上的。我们之间每隔五天就会发生一场小小的悲剧性的争吵。我曾经将她一切的愚蠢可笑的事情写信告诉过你，而现在这封信中她荒谬程度更大了。”

这种多少带几分有所保留和谨慎的措词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感情已完结。露·莎洛美离开了陶顿堡，弗莱德里克·尼采依然给她写信，我们已知道了不少信。他向露·莎洛美透露了自己的各种设想和工作：他打算去维也纳或巴黎研究自然科学以深化永恒轮回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仅能深深吸引人是不够的，尼采还希望证实它是存在的。正如我们以前常常看到、并在以



## 尼采传

后还会看到的那样，他在捕捉某种奔放不羁的灵感时，自身批判精神总是牵制着他；而当他分析某种批判性时，豪放天性又会纠缠着他。他告诉他因她的诗歌给他带来了灵感，使他成功地谱出了《生命颂》这首曲子，他正让音乐界的朋友们评定这首曲子。他将希望寄托给一个管弦乐队的指挥身上，这个指挥告诉他很有希望听到这个曲子：他一如既往地期待着，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露小姐。他写信说：“我们能够通过这条小小的途径一起对我们的下一代产生影响——而且还有很多途径等着我们。”9月16日这天，他从莱比锡写信给彼得·卡斯特说：“10月2日露要到这里来和我一起住2个月，之后去巴黎；我打算，我们在巴黎住上几年。”

他知道，妹妹和母亲都责备他，可她们的责备并没有引起他的不愉快。他写道：“我成了南堡各种美德的敌人，这样也很好。……”

两个月后，尼采与露之间的友谊破裂了。或许我们能够想像出发生了什么。保尔·李陪着露·莎洛美如约到莱比锡来找尼采。无疑地，她希望尼采最终能理解他们之间友谊的性质是什么；他们之间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在感情上是一致，但在各自的那种对事物的看法上不可盲目顺从于对方。她是否认真想过这种尝试的危险、这种冒险计划的艰难呢？这两个男子都爱上了她，而她在这两个男人之间又如何选择呢？当她企图将这两个男人都留在自己身边时，难道她不曾屈从于某种天性，也许是某种无意识的理智上的好奇心、女性所特有的支配力和感情上的征服吗？谁知道呢？最后谁又能肯定呢？

此后尼采变得忧郁多疑。一天，因为露和保尔在一起悄声谈话，他就认为他们是在嘲笑自己。他听到一些零星的闲话，

## 尼采传

内心非常烦躁不安。这里我们讲一段发生在露身上、听起来很幼稚可笑的轶事。李、尼采和露·莎洛美曾经想一起照一张相。李和露·莎洛美对尼采说：“乘上这辆童车，让我们俩来推车把，这会代表着我们是一个集体。”尼采回答道：“还是让露小姐坐在车上，保尔·李和我推车。”露小姐答应了。接着，她把这张照片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一个象征送给许多朋友。

不久一种更为残酷的想法开始折磨着尼采：他觉得李和露在反对自己，而他们的一致性证明他们有了某种更深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他们彼此相爱而且在瞒着自己。于是他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变得可耻而无聊。一场可怕的冲突结束了他一直梦想着的这场精神上的奇遇，使他失去了自己富有魅力而奇妙的弟子，失去了自己在过去的八年里最聪明、最亲密的朋友保尔。最后，由于受到这些耻辱性的情形的伤害和影响，他自己扭曲了友谊，他在保尔的背后向露说他的坏话。他说：“他才智出众，可内心无目的且衰弱。这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引起了这种麻烦：每个男子都要被培养成战士，每个女子都要被培养成一个战士的妻子。”

尼采没有经验也没有必要果断地来解决这种令他非常痛苦的局面。他的妹妹也不喜欢莎洛美小姐，助长了他的积怨和怀疑。尼采的妹妹，在没有经过尼采同意的情况下干涉了这件事，并以野蛮的口吻给露小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最终决定了这一决裂。莎洛美小姐非常生气。这里有尼采最后写给莎洛美的一封信的草稿：他在这些难以解答的事情的细节上仍然对露抱有一丝希望。

“露，你怎么以一个小心眼的恼怒的女学生口吻给我写信。老是为这种事情争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理解我：我希望你

## 尼采传

受到我的尊重，不要让我再失望。

我只是为你没有尽早地对我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而责备你。我在卢塞恩把关于叔本华的论文给了你——我对你说：我的见解基本上都集中在那本书里，我相信这种观点一定会被你认可。然后，你读了，并对我说：不。你写的诗篇也许表示了对我的宽容，可你写的‘哀伤’却全是假的。

我相信，我是最清楚你的优点和缺点的人。不要为自己辩护：我已经为你向世人辩解过了，我比你辩解得更好。像你这样的人，只有在别人具有一种崇高目标时你才屈服于他们。

你在感激、尊崇、虔诚、赞美、礼貌和感觉灵敏上相当贫乏——我暂时不谈论更崇高的品性。如果我问你：你勇敢吗？你会如何回答呢？难道你不会背叛吗？

难道当我接近你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感觉到他需要非常高尚地克制自己吗？你曾经和最宽容最仁慈的人打过交道：可是与可鄙的软弱和偏狭的利己主义相反，请你牢牢记住我的论点是憎恶。世上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轻易理解憎恶。在无论哪一点上，我都不曾自欺欺人；那种迫使我们尊崇自己内心最高尚东西的神圣的利己主义在你身上体现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神差鬼使地把这种利己主义与那种单纯渴望生存的利己主义作了交换。

再见吧，亲爱的露，我不希望再看到你。愿这种类似的行为不再伤害你的心灵，并希望你那些我认为无可救药的品性能受别人的欢迎。

我没有读完你的信，不过一半已够了。你的

弗·尼”

尼采去了另一个地方。

## 尼采传

### II 超人英雄如是说

他像逃跑一样即刻动身。在路过巴塞尔时，他去欧维贝克家住了几天，他们一家倾听了他的诉苦。尼采此时已从最后的幻想中清醒了，他知道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背信弃义而软弱的李和露，还有他行为粗野的妹妹伊丽莎白。他抱怨什么样的行为和背叛呢？他没有说，只是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烦恼和怨恨。欧维贝克一家希望尼采能多住几天，尼采还是离开了他们。他渴望工作，希望工作能够帮助他克服被自欺的羞辱和欺骗的悲哀。也许他还希望能够在因内心的绝望所引起的那种感情奔放不羁的升擢和突发的状态中获益。他走了。他对他的朋友说：“从今天开始，我再次进入彻底的孤独。”

他离开巴塞尔后，先是来到了热那亚。“我被寒冷、疾病侵袭着。”他给彼得·卡斯特写了一封短信。他在热那亚也许无法忘记过去的那一段幸福时光，于是离开了热那亚，沿着海岸前进。在我们所叙述的那个时代，观光者还不熟悉圣马格利达、拿佛、左格里、拉伯罗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是一些渔民聚民的集镇，每天夕阳西下，渔民们把一艘艘三桅帆船拉进海湾深处，然后一边唱歌，一边织网。尼采发现了这些优美动人的地方，为了更有效地贬抑自己的痛苦，他选择了其中最动人的拉伯罗。他简短描述了自己旅居地的环境：

“1882年到1883年间的冬天，我是在拉伯罗这个幽静而迷人的海湾上度过的，离热那亚不远的地中海海水把海岸冲成凹陷的空洞，位于基亚瓦里和菲诺港海角之间。我的身体很差，整个冬季气候相当糟糕，总是阴冷多雨，我在一个小旅店中一

## 尼采传

间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房子住宿，那个旅店正好又在海边，结果海浪声总是让我无法安睡。不过正是在这个冬天、在这个不舒服的环境里，我孕育出了杰出的查拉图斯特拉。每天早上，我喜欢沿着一条南向通往左格里的风景宜人的山间小路攀行，这条小路通过一片松树林，俯瞰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晚上，如果身体感到良好，我会沿着从圣马格利达到菲诺港的整个海湾散步。……我正是在这两条路上孕育出了第一部查拉图斯特拉，特别是我心中出现了作为一种典型的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更准确地说，是闯入了我的心灵。……”

他完成这篇具有诗意的作品一共用了 10 个星期。这是一部崭新的著作，而且要是一个人愿意寻找这篇文章的前提，这还是一部让人吃惊的作品。毫无疑问，他构思了一部感情奔放且庄严神圣的作品。可是这部作品最初的思想还是来源于永恒轮回的观念。如今，这种永恒轮回的思想却没有出现在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一部分。尼采遵循了一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的超人的思想，这种超人的思想是一种改变万物的真正进步的象征，一种合理摆脱命运和超偶然性的允诺。

查拉图斯特拉标志着超人的到来，尼采是这一条好消息的预言者。在自己的孤独中他已经看出了一种快乐的指望，他一直怀着这种指望；他的力量仁慈而柔和，他预告了一个伟大的未来作为一部伟大作品的回报。弗莱德里克·尼采要是在别的时候一定会说出比较抱怨的话来。假如读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并且不把这一部分与这本书的其他部分相联系，读这本书的人一定会发现其处处流露出来的温和文雅和语气的尊严神圣。

为什么还把永恒轮回的思想融入这里呢？对于这个问题尼

## 尼采传

采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解释的线索。露·莎洛美小姐告诉我们，在莱比锡尼采通过很短时间的研究就已经发现，要将自己的思想建立在理性的推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尼采对这种思想的感情更强烈，因为一年之后，他清楚了该如何利用这种思想，可却没有办法解释一种相反思想的出现。那我们该去怎样理解呢？也许由于他两个朋友的背叛而使他的禁欲主义受到了抑制。12月3日，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无论如何，我再也不想过像最近这几个月的生活了。”我们清楚，他那种从自身体验思想的效力从未停止过。由于尼采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象征，他觉得把这一象征真诚地奉献给人们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创造了超人这种新的象征。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不希望重新开始我无法容忍的这种概念。在创作时，当我注视着肯定人生的超人时，我心有余悸，但我尽力让自己说超人是能代表我的思想的。”

尼采渴望对年轻时“使人类崇高可能吗”的呼声作出回答，并且作出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希望信奉超人，并在信奉超人的同时也希望超人被世人认可。他会牢牢地守住这种希望，因为超人是他作品的灵魂。他自己又有什么主意呢？在驱策着他的所有愿望中，最强烈的莫过于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击败《帕西法尔》。理查·瓦格纳想借耶稣基督永远流不尽的血液维持贫血者的生命，借圣餐的神秘色彩描绘出被精神上的虚弱扭曲了的人性。尼采却希望通过描写颂扬人性固有的本质、凭借特地挑选的并心甘情愿为此付出生命的少数几个人对人类的血液加以更新和净化，从而摆脱人性中的精神虚弱。这只是他的一部分愿望。《查拉图斯特拉》不仅仅只是对《帕西法尔》的一次回击。尼采思潮的源头总是遥远而阴沉的。他的最终目的

## 尼采传

是什么呢？他希望世人尊崇他的思想；他希望引起他们各自的信念，向强者指定他们的戒律和责任，为卑贱者确定他们应做的工作，从而使世人向着崭新的思想、崇高的命运进发。他从童年时期开始就一直怀着这种理想；如今到了三十八岁这个转折和决定性的时刻，他再次感到了这种愿望之强烈并迫切为之付出行动。他不再满足永恒轮回的概念：因为他不能接受人类在盲目的大自然中像囚徒式地生活。相反，他被超人的理想深深地吸引了：因为它是一种自救的希望、行动的原则。

超人这种理想意味着什么呢？它是一种象征、还是一种真实？这些至今还没有答案。尼采一向思潮汹涌而且各种想法随时转变。那种充溢的不断引导他的灵感既不给他足够的力量去解释这些问题，也不让他有一丝空闲。他根本无法完全理解还有从不同的方面阐明这些搅得他无法安神的思想。在他面前超人时常宛若一个非常真实的实体出现。可他更多的时候，似乎讽刺所有缺乏想象力的信念，他的思想只是为了激发人性的基本潜能而玩弄的一种极具抒情色彩的梦想。他会说，这是一种对世人有效和有益的幻觉，如果他现在还崇拜瓦格纳，他还敢再用三十岁时所用的词汇：“要敢于梦幻，敢于撒谎。”我们可以认为，超人首先是一个抒情诗人的谎言和梦幻。任何物种都是有其一定规律的。尼采清楚这一点，也写清楚了这一点。

这是一项艰难且痛苦的创作。尼采由于不赞成有某种希望存在，有时经常会对自己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这份工作而感到讨厌。当他每天清晨从服用氯醛而变得安稳的睡眠中醒过来时，他总是无比痛苦地重新看生命。他在积怨和忧郁的重压下留下了许多自己一边写、一边细心地重读、删改或订正过的想法。他害怕那些让他头晕眼花的愤怒的恶时光，因为这种愤怒的时

## 尼采传

光会让他那出色的思想无法继续蕴藏。那时，他就会唤醒他那永远那么安详和高尚的英雄查拉图斯特拉，并从他身上得到某种鼓励。这种痛快挣扎的表现在他那富有诗意的韵文中不少章节里处处存在。查拉图斯特拉对他说：

“是的，我清楚你的危机。可是凭着我的希望和爱，我恳求你：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你的爱吧。

高贵的人始终处于变成嘲笑者、傲慢者和摧毁者的危险之中。哎呀，我曾经认识那些高贵的人们，他们一旦把自己最高的希望失去后，他们就会开始诋毁一切崇高的希望。

我以我的希望和爱恳请你：你要坚信你灵魂中的英雄！坚信你最高希望的神圣性吧。”

这种挣扎随处都有，可尼采仍然坚持写他的作品。他每天都更新自己的才智，以便扑灭、抑制或清除自己的渴望。在这种狂暴的训练中他一步步地向前行进，并设法将自己的灵魂与一种丰裕而宁静的境界融为一体。他完成的那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只不过是一部更加浩瀚的诗作的开头。查拉图斯特拉放弃了这个众人集聚的世界，再次来到了群山的怀抱。他在口授各种法则表之前，打算再次从群山的怀抱降临到众人聚集的世界。可是我们从他所说的话中足可以看到一种听命于高贵者的人性的一些基本形态。组成它的是三个等级：处于底层的民众阶级，他们只能保持自己卑躬屈膝的信仰；再高一层是领袖阶层，是勇士和组织者；领袖之上，是支配各种价值、创造各种幻想的诗人即圣者阶层。人们自然会想起关于理查·瓦格纳所写的那篇关于艺术、政治和宗教的论文：这篇尼采曾经赞赏过的论文中也提出过相似的等级制度。

这部分作品从总体上看，是沉着平静的。这是弗莱德里克



## 尼采传

·尼采最成功的一回。他已经不再忧郁；他所称赞的不是兽性而是自然的力量；是自身力量的扩充，而不是想制服外界的欲望。他在 1882 年 2 月的最后几天里写下了最后一些章节，这些优美、虔诚的篇章是由自然主义思想唤起的。

“朋友们，你们应以你们爱的全部力量对大地保持忠实！让你们的知识和你们伟大的爱与大地的意义相符合。我真心地希望你们这样做。

“千万不要让你们的美德从大地上消失，唉！在大地上消失的美德已经有很多了！

“把误入歧途的美德像我一样带回大地上来吧——是的，带给生命，带给身体；这样，它会赋予大地一种人类的意义。……”

尼采在热那亚写完他的那本赞歌的时候，在威尼斯的瓦格纳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尼采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在这两件大事的巧合中他看到了一种天意的一致性。《帕西法尔》这部诗剧也跟他一同去吧！人类的诗歌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因为查拉图斯特拉早已说过。

他与瓦格纳的妻子大约有六年多的时间没有联系过，但现在他要告诉她，自己没有忘记过往日的快乐，对瓦格纳的死，他也一样非常难过。在写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信中尼采说道：“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你会觉得我做得对。”

他在 2 月 14 日给出版商施曼蒂纳的信中写道：

“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为所有人写的、但所有人却读不懂的、内容仅有 100 页不到的书——《查拉图斯特拉》，这部不仅对我来说是跨出了决定性的一部，

## 尼采传

对你也是有利的。它是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或者说是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和第五部福音；它是我所有著作中最欢快、也最严肃的一部作品，是一部开启所有人心灵的作品。”

他在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彼得·卡斯特写信时说：“今年的社交活动不多。我打算到西尔斯去！”查拉图斯特拉也是离开大城市回到群山之中。可尼采与查拉图斯特拉完全是两个在各方面无法相提并论的人；他身体状况很差，他喜欢孤独也害怕孤独。出版商施曼蒂纳在几个星期过去后仍没有给尼采回复，尼采为此十分烦躁，他决定取消去西尔斯的计划；他不再想要孤独。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他妹妹一起在罗马，她妹妹知道尼采此时已筋疲力尽，此时提出和解他一定会答应，于是她这样做了，尼采也很快接受了，并去了罗马。

他如今到了罗马。他立即被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引进辉煌的社交界。伦巴克、伯爵夫人唐霍夫、布威勒侯爵夫人，还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妇女和出色的音乐家都在那里。尼采担心自己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与那些欢快的交谈者距离极大，他们是否能够理解自己？他们是否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人？或觉得自己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呢？没有人愿意对此作出轻率的评价。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尼采非常傲慢，而现在他却感到吃惊、羞辱和不安。他似乎没有力量去鄙视这些根本不注意自己的人们；他感到惶恐不安，并担心自己深深爱着的那位超人是否会被世人接受。

他写信给卡斯特说：“他们会不用心地读完我的作品，并把它当作一个话题。这会让我感到讨厌。谁会很用心地去理解我这篇文章呢？如果我有往日瓦格纳的地位，他们一定会仔细去读的。我敢向魔鬼起誓：眼下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从任凭‘文

## 尼采传

人’摆布的处境中解救出来。”

其他的痛苦也影响着他：现在他停止了从冬季起就开始以治疗失眠症而服用的氯醛，眼眠又无法正常了。出版商施曼蒂纳并没有及时印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没有及时印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尼采询问后得知了原因：必须先为主日学校印行五十万本圣歌集。尼采等了几个星期，可没有任何消息，他又去问，结果又是要等到印完一大批反犹太人的小册子后才能印刷。到了6月份这本圣歌仍没出版。尼采为自己的英雄感到痛苦，这位英雄竟受阻于反犹太主义和虔信主义这两种陈词滥调，他感到非常愤怒。

由于失去了信心，他停止了写作；他把自己的行李连同足有一百零四公斤重的手稿和随身携带的书籍留在车站里。在罗马他没有感到一点高兴的事：那些俗不可耐的人们，难以忍受的教士，大批的私生子；那些散发着令人作呕之臭气的教堂。很小的时候他就受牧师父亲的影响憎恶天主教；每当走近天主教教堂时，他总是感到一股无名的战栗。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喜爱指摘和评判的哲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并且一直是马西·路德的一位信徒，除了基督教他无法忍受其他的教派。

他突然觉得不想再留在这座城市。他听说亚圭拉的景色十分优美。那里居住着阿拉伯和犹太国的君主、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死对头弗里德里希·冯·霍亨斯；弗莱德里克·尼采也打算在那里居住。他借宿在巴伯利宁广场一幢房子的顶楼的一个既漂亮又舒适的房间里。从一个半人半鱼的海神头角里流出丝丝泉水，那水流的淙淙声淹没了他的忧郁，也平息了人的嘈杂声。那里是一个世外桃源，可以让人忘却城市的一切；也正是在那

## 尼采传

里，在一天傍晚他即兴创作了自己在孤独和绝望中异常生动感人的诗句：

“我是光，如果我不是光，是黑夜那该多好啊！我可以一直在光的包围之中，享受我的孤独。

哎呀，我真希望自己是朦胧和阴影！我会从光的乳房中得到大量的营养！

……可是我在我自己的光芒中生活，我吮饮着从自己心中焕发出来的光辉！”

终于这本为世人所写、而不为世人所读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6月初出版了。

尼采写道：“我非常激动，我生存在让人感到快乐的社会里，不过我独处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冲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清楚地认识了这本书在世人心中的地位。他的朋友们不愿和他谈起这本书；报刊、评论杂志根本不对这本书发表看法；任何人都对查拉图斯特拉这个用《圣经》的口吻教导人们去怀疑的奇怪的先知不感兴趣。“多么痛苦啊！”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和伊丽莎白·尼采说道；这两位信仰基督的妇女也对此感到气愤了。“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十分温和！”在给彼得·卡斯特的信中尼采写道。

夏天到来，罗马的社交季节随着酷暑的到来而过去了。尼采此时不知该往哪里去。他所期盼的是另一种胜利！他曾坚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使那些有教养的欧洲人感动，并把他们吸引住，在自己的书里寻找某种真理。他在5月份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有一个避暑计划：我希望请一些经过精选的朋友们一同住在某个森林地区，选择在一个从前本笃会教团的僧侣们为沉思而建造的城堡里。……我必须继续寻找新的支持者。”

## 尼采传

6月22日左右，由于梦想再次的破灭，他登上了自己喜爱的隐居地恩加丁。

准备返回德国的伊丽莎白·尼采和他一起前往。在这次旅行中，伊丽莎白发现尼采在几个小时中出奇地才思横溢、兴奋快乐。由妹妹为他提供押韵词，他即兴创作机智的短诗、限韵诗，他欢快地就像一个孩子，而且，他雇用卫兵为他护行，以免那些讨厌的人们毁掉他的欢乐。

尼采自从1881年夏天在恩加丁设想了查拉图斯特拉和永恒轮回的言词后，一直不曾去过恩加丁。他仅用十天时间在往日的回忆和突然来到的孤独的控制下，听任奇妙的灵感的驱使，写出了作品的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充满了怨恨、痛苦。去年冬天所受到的威胁和积怨尼采再也无法忍受了，再也无法把温和和力量连在一起了；“我不是一个寻找垃圾的人，”查拉图斯特拉常常这样说，他看不起自己的对手们。他曾经为自己拼命辩解，可没人听他的。尼采于是换了一种口气，他简短地在笔记上写道：“查拉图斯特拉成了一名最公正的审判者，他必须消灭作为一种推断所适应、创立的公正原则。”

这个审判者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话只有哀伤和侮辱。他吟唱着尼采在罗马的一个傍晚为自己即兴创作的诗歌：

“我是光，如果我不是光是黑夜那该多么好啊！我可以一直在光的包围之中，享受我的孤独。”

查拉图斯特拉已不是尼采先前创造的那个高高超出所有人之上的英雄；尼采对查拉图斯特拉失去了信心；简单地说，他已精疲力竭了，致使他无法表达任何超越自己怨诉和愤怒的思

## 尼采传

想。

“真的，我的朋友们，我在人群里走着，就好像在人类的肢体和残片上走着。

我看着那些被肢解了的人们，他们的肢体像屠宰场上的肉一样四处抛散，我恐惧到了极点。

当我向四周看去的时候，仍然到处是残块、肢体，根本就没有一个活人！

唉，我的朋友们——大地的现在和过去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东西；假如我不是一个对将来必会产生的一切充满幻想的人，我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创造者，幻想家，那未来本身和通往未来的桥梁——唉！从某种意义上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站在这座桥梁上的跛子。……我走在人群里，走在这未来的残体中：我在自己的梦幻中勾画着这未来的一切。”

尼采看不起那些曾经维护过古代人性的道德戒律：他希望用自己建立的道德法则取而代之。他建立的这条新法则能否出现呢？等了很久它也没有出现。“超人的品质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在笔记中写道。这是他希望的；可是他能否在痛苦和不满中依然专心致志地去公布、规定一种道德形式，一种新的恶和善呢？他正在这样做的。他是狂暴情绪和痛苦的牺牲品，他所赞扬的美德是赤裸裸的自然力量，是那些传统的道德法规总想削弱、征服或违背的野性之热情。他总是在这种时常对他发生作用的诱惑力下屈服。

“查拉图斯特拉说，我欢快地注视着炽热的太阳重新升起的奇景。它们是猛虎、棕榈，是响尾蛇。……真的，甚至邪恶也有一个未来，而人类至今还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必定

## 尼采传

有一天，那些最伟大的龙会来到这个世界。……你们的灵魂与伟大的事物是那么遥不可及，以至于你们会对超人的美德感到恐惧。”

这一段加了着重号表示极其重要。这些话显得有些耸人听闻。尼采也许借这种方式掩饰了一种思想上的困境：他没有去履行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法则的诺言。查拉图斯特拉必须先履行他作为一个审判者的任务。他要冲锋出击：但是他没有武器。这时，尼采想将第一部分取消的轮回思想赐给他作为武器。他改变了它的用途和观念。他将它由一种精神生活的体验和一种启迪心灵的过程变成了一把消除一切梦幻象征的锤子。

查拉图斯特拉召集了他的信徒，想把这种观念告诉他们，可是他动摇了。他由于同情而动摇了，因为在回想这种可怕的思想时，他也感到极大的痛苦。他在即将打破对另一种生活的期望，消除对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幻觉、对一种掩盖人们悲惨命运的精神至福的期望时犹豫了。他显得不知所措。一个驼背的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取笑道：“为什么查拉图斯特拉总是喜欢口是心非？”查拉图斯特拉觉得自己错了，于是找了一个新的隐居地。就这样第二部分结束了。

尼采于1882年的6月24日移居西尔斯；他在7月10日前给妹妹写了一封信。

“我求你立即去找施曼蒂纳，你想办法让他口头和书面答应：第二部分《查拉图斯特拉》手稿一旦交给他，就立即发稿排印。第二部分如今已经诞生了：试着想象一下吧，这是一种如何之大的创作激情。这种激情里面存在危险了。我求你了，帮帮我这个忙；我现在极易激动。”

施曼蒂纳答应办理此事并立即开始办理。尼采8月份就收

## 尼采传

到了校样，可他身体太坏，没有能力去校对，只好将校对工作留给了妹妹和彼得·卡斯特。那些他曾经说过的可怕想法和他还要说的更为恐怖的思想，都狠狠地打击了他。

另一些烦恼使他思想上的忧郁更为严重。伊丽莎白的又一个举动再度使兄妹的关系显现出去年夏天的那种不和。春天，在他俩合好的时间里，由于了解妹妹好胜的心理，尼采曾对她说过：“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保尔·李和露·莎洛美两人的事。”尼采的妹妹有三个月的时间没提此事，可最后还是提了。我们不知道她说了什么；我们又一次陷入了这段历史的迷团。尼采写信对欧维贝克夫人说：“伊丽莎白纯粹是想报复保尔·李。”毫无疑问，她向他揭露了某种事实、某种他不注意的言论。一种致命的恼怒攫住了他。下面是他写给保尔·李的那封已经找到的信的草稿。

“在去年夏天那件事中你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直到今年我才知道。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而你却是一个如此阴险狡诈的人，你简直是一个流氓，一个骗子，我从内心深处痛恨你，诅咒你。在我眼里，你不仅仅是对我的罪恶，而且是对友谊亵渎。

呸，先生！你诽谤了我的人格，而莎洛美小姐只不过被你利用充当了你的一个棋子和一个喉舌而已；不错，正是你背着我在露莎洛美小姐面前说我是一个庸俗低级、总想掠夺别人的利己主义者，并说我在理想主义下从事着肮脏的计划，这样才使莎洛美不接纳我而接纳你。你真无耻！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那些被我敬仰且最亲近的人疏远我，原来是你在他们面前说我是个疯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导致的。……可我竟然还



## 尼采传

将你当作自己的朋友；而七年来，我没有防备你是我事业失败的最大原因。

这么看来，我在认识人这门艺术上显得太不成熟了。那无疑你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傻瓜。妙啊！至于像你那样的人，我真后悔与你结识。

我非常乐意在实用道德方面通过决斗好好教训你一下；也许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我将成功而永远地打断你在道德方面的研究工作：保尔·李博士，从事道德研究这份工作，心底卑鄙无耻的人是不够资格的！”

这封信并不足以证明保尔·李真的有罪。这封信只是尼采听了妹妹感情用事，失之偏颇时所说的话后而写的。就这封信本身而言，它是一份珍贵的材料，而就事情的真伪来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证据。保尔·李的品行如何呢？究竟谁是谁非呢？这封信根本说明不了问题。1883年4月，保尔·李经历了在莱比锡六个月的困境之后，曾把一本由尼采新思想道德启迪而写出的关于道德意识起源问题的作品献给尼采。尼采却没有接受这种公开的敬意，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不想再让人把我和他混为一谈。”我们从乔治·勃兰克斯在1888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获悉，保尔·李当时正与莎洛美小姐一起住在柏林，当时他们的关系像“兄妹”一样。这时将近1883年，毫无疑问，那时保尔正在帮助莎洛美小姐写她那本关于尼采的非常高尚、理智的书。我们比较相信：这只是两位男子同爱一个女子所激起的一种共同的爱的悲哀。

尼采写了冗长的信。他抱怨保尔的卑鄙，使他在四十岁时依然孑然一身。弗兰兹·欧维贝克感到越来越不放心，为了减轻尼采吞噬的孤独和受到的伤害，他来到了西尔斯—马利亚。

## 尼采传

他的妹妹，一个富于资产阶级情调的精明的女子，作为对他抱怨的回答，劝他说：“你孤独，这是事实，可这不是你自找的吗？去某所大学找个职位吧：当你有一些学生和一个头衔时，你就会得到大家的承认，你的著作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的。”尼采不仅耐心地听着还采纳了她的意见，给莱比锡大学的校长写了信。那位校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并告诉他，德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会允许在它的教师队伍里出现一个公开宣告反基督的人、一位无神论者存在。“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答复！”尼采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他又给妹妹尼采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伊丽莎白从中感到了讥刺。

“对我来说被人误解是必不可少的，我准备更平静地去迎接蔑视和诽谤。首先起来反对我的一定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去年夏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我十分清楚今后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当我每次感到忍受不了孤独时，我就会对我这种想法感到惭愧——我感到自己在讨厌自己最崇高的思想。……”

一到9月份，他就去了南堡，他准备在那里住几个星期。尼采对他的母亲和妹妹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他爱她们，因为她们是他的亲人，并且她们在他的记忆里一直都是非常敏感、理智和忠实的人。可是他的每一个愿望、每一种想法都使他和她们产生无法理解的隔阂，并使他从内心深处看不起她们。然而，只要来到南堡的那幢老房子、只要在这里住上一小段时间就会使他感到在这里生活是如此幸福。

伊丽莎白和母亲正在闹矛盾。她爱上了是宣传家又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反犹太思想论者的福斯特，当时他正在巴拉圭创办一项殖民地的事业。她想和他结婚并想和他一起去巴拉圭，对她非常失望的母亲不允许她这样做。尼采的母亲看到尼

## 尼采传

采回来，非常高兴并将此事告诉了尼采，希望他能阻止妹妹，可尼采不知该怎么办。他清楚福斯特这个人的思想，他看不起那种靠宣传激发起来的低级乏味的感情，并且怀疑他恶毒攻击过自己的作品。得知伊丽莎白要追随这位男子，他非常生气。他把妹妹叫来，没好气地批评了她一番。妹妹毫不示弱地和他争执起来。伊丽莎白虽然少有体贴、细腻的特点，不过她有的是精力。心灵深处那么虚弱的尼采开始佩服起妹妹来，尽管自己可以叱责、训诫，但始终无法像妹妹那样对认准的事情义无反顾。

到了深秋，南堡开始大雾迷漫。尼采由于和妹妹的争吵，他自尊心受到伤害，他离开南堡去了热那亚。

10月份，他在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信中写道，“一切都对我非常不利，就因为我去了一趟德国。我必须生活在海滨。因为其他地方的气候都会损害我的视力和神经。这种情况让我感到悲哀，心情抑郁，在我一生中，需要抵抗的这种忧郁要比其他著名的怪物和各种难以根除的祸害都多得多。潜伏着的最危险的敌人是平时的无聊；而巨大的灾难却使他感到了生命的宝贵。……”

他在11月中旬离开了热那亚，沿着西部海岸前进，开始寻找冬季的落脚点。他走过圣莱摩、曼顿、摩纳哥，然后停在了使他陶醉的尼斯。他在那里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充足的阳光、强烈的空气以及晴朗的天气：“阳光，阳光，阳光！”他写道，“我的内心不再有忧郁侵扰。”

可是他对尼斯这个世界性的城市并没好感，所以他一开始就不在尼斯，而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叫尼查的小城租了一间住

## 尼采传

室，就像他常常写到的那样，他的邻居们都是单纯朴实的工人、泥瓦匠、职员，他们全都说意大利语。与他们在一起的快乐就如同他 1881 年在热那亚享受到的情形一样。

他放弃了各种徒劳无益的想法，一心一意去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可接着，他最大的不幸产生了：他的写作遇到了很多麻烦，也许这些麻烦无法解决。要完成《查拉图斯特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部庞大的作品：它必须是一部让人们看了以后在内心里把瓦格纳忘得一干二净且文思并茂的作品，一部使《新约》福音书被遗忘的佳作。尼采从 1875 年到 1881 年的六年时间里，已对整个道德体系作了审查，并对存在于道德体系根基上的幻觉进行了揭示；他已经阐明了宇宙是一种盲目的机械结构，是一个无休止地旋转并且永无结果的轮子的这一观念。他还想成为一个对各种道德及其效用的宣告者：“那个指定千百年各种价值的人就是我，”这句话在他那感觉到无比荣耀的笔记中写着。“要在许多世纪上打上自己的烙印，就如同在柔软的蜂蜡上进行一样简单；在千万年的意志上，如同在黄铜上那样书写，甚至比黄铜更坚硬、更高贵。那就是创造者的至福。”查拉图斯特拉将这样说。

尼采想指定什么样的戒律和法则呢？他会选择什么样的价值加以贬毁或崇尚呢？他又有什么权利在机械秩序占优势的自然中建立、选择一种美的秩序、善的秩序呢？毫无疑问，他有诗人的权利和他的天才，即各种幻觉的创造者，把许许多多的爱或恨、善或恶的幻觉强加于人类的幻觉之上。尼采会这样回答我们，可是他知道如果要付诸行动这将是多么困难的事。我们在他诗篇第二部分的最后几节里能够看出他坦白地承认了这一点。

## 尼采传

查拉图斯特拉说：“我的目光凝视绝顶，而我的手却希望能够抓住空虚并栖息于绝顶之上，这，就是我的危险。”

他很想开始自己的工作。因为他就在这年夏天，已经感到了病魔在无情地逼近他，迫使他交出生命。他希望能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尽快写一部能够表达自己最后思想、最后愿望、并最终奉献给人类的作品。他曾打算将自己这篇诗歌用三个部分完成，可写了三个部分，里面却没有说出一点思想。他没有起草这出戏剧。在他面前查拉图斯特拉应该清晰地出现，并宣告永恒轮回，崇拜强健、贬抑衰弱，摧毁人性的原始方式。作为一个立法者，查拉图斯特拉制定了他的价值表，最后当他思考自己的作品时，他因为欢乐和同情而死去。我们去追踪一下他笔记的轨迹：

“查拉图斯特拉同时感到了最崇高的欢乐和极度的忧伤。他倒在了在这个对比鲜明的极可怕的时刻。”

“这是一种既神圣又可悲的历史结局。”

“查拉图斯特拉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崇高。他的学说随着他的改变而一步步向高尚发展。”

“永恒轮回如同西下的落日，将光芒照耀在这出悲剧的最后结局上。”

“最后一段综合了爱、创造和摧毁，这是伟大的结局。”

8月份，尼采曾设想一种结局。当时他心情非常坏，所以也就无法作自己的作品了。如今他再次开始起草，并打算尽最大能力将此篇作品写好。

## 尼采传

这是他自己要求自己一定要写的一出戏剧。他把自己的行为置于一个被瘟疫洗劫过的城市里，置于古代的一种社会机构里。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希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们需要一个立法者；降临到他们中间的、弟子群随的查拉图斯特拉被他们看中了。

他对他们说道：“去吧，去告诉他们永恒轮回的思想。”

弟子们对这个任务感到恐惧，并坦诚地告诉他很难完成这项任务。

他们说道：“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学说，可是这些群众很难接受。”

“我们必须去试验真理！”查拉图斯特拉回答说。“要是这种真理会毁灭人类，那就一切听命吧！”

弟子们仍然不敢前行。他命令说：

“我交给你们的这把锤子是必须要去敲击众人；去敲击吧！”

由于民众的力量大于老师，因而他们离弃了自己的老师。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只好孤军奋战。那些在倾听他宣告时就感到惊恐万分的群众大发雷霆，失去了理智。

一个人发疯了，另一个人自杀了。他被诗人特有的一种神圣的骄傲激励着：必须将这个永恒轮回的真理告诉于世人。而就在他宣布超人和永恒轮回的一瞬间，同情使他失去了原有主意。

“没有人承认他的观点是对的。他们说：‘我们一定要阻止这种思想的蔓延，并且杀掉查拉图斯特拉。’

‘如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讨厌我，’他小声地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 尼采传

他在工作的悲哀中死去，他的工作就是发现痛苦。

‘我在爱中已招致了极大的悲哀，如今我听命于自己所招致的悲哀。’

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只有查拉图斯特拉一个人留下了，他用手碰碰自己的蛇，并对他说：‘谁向我提出智慧的呢’——那蛇咬了他。鹰又撕碎了蛇，而狮子向鹰猛扑。看到这场动物之间的斗争时，查拉图斯特拉死了。

第五场：颂歌。

把自己献祭给查拉图斯特拉陵墓的信徒同盟。他们曾经溜之大吉：他们如今看到他死了，都成了他精神的继承者，并上升到他的高度。

葬礼：‘正是颂歌把他杀死了。’

午时 12 点。永恒与日中。”

这种迄今还闪烁着无限美丽光彩的写作方案尼采没有用。他是否不想让这位英雄的屈服公诸于世呢？有可能，我们应该清楚他所寻求的结局是成功的。不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已经冲破了一个根本性的困难，这一困难的性质也许他并没有清楚地想到，这就是：他的诗作所基于永恒轮回和超人的两种象征，在他们结合时产生了一个误解，这种误解决定了这篇作品不会就此结束。永恒轮回是一种控制一切希望的痛苦的真理。超人则是一种幻觉，一种希望。从一个象征到另一个象征之间根本没有过渡，这就产生了一个十足的矛盾。假如查拉图斯特拉讲授永恒轮回，人们心灵中就无法对他产生一种对超人的属性充满热情的信仰。而要是他讲授超人，那么他就无法宣告永恒轮回这种道德上的恐怖主义。然而，尼采担负起这两个任务；混乱的思绪，使他根本无法考虑清楚这个行动是否太过于

## 尼采传

荒谬？

他是否清楚地觉察到这是两个矛盾的问题？我们不清楚。这些他要冲破的真正的困难他也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不过，即使他没有发现这些困难，但也感到了这其中的矛盾，并且会不自觉地寻求某种避免的方法。

他的第二份草稿写得非常巧妙：相同的场景和同样遭受热病侵袭的城市，同样是祈求来到幸存者中间的查拉图斯特拉。然而他这次的出现却是以一个施主的身份，并十分谨慎地宣告了这种可怕的学说。开始，他提出了这种法则并使人们接受了。当人们接受这种法则以后，他才宣布永恒轮回。他所提出的法则是什么呢？弗莱德里克·尼采简要地进行了说明。下面是那些十分宝贵的记录中的一页。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一直梦想着的秩序。

“（1）再次分割过的时日：适合各种年龄段的体育活动。这作为一种原则的比赛。

（2）新的贵族阶层和贵族教育。同盟。通过竞选而获得公认。代表各个家庭基础的喜庆日。

（3）试验。一种全新的博爱，出于一种对下一代的关心。邪恶的也是值得佩服的，甚至是摧毁者也一样，因为毁灭是必然的。并且邪恶还是一种力量的源泉。

要让自己接受邪恶的教育，不要否认它们的角逐。要利用堕落者。——只有当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犯罪而受到利用时，惩罚才是应该的。这种惩罚才会使人们受到教育。

（4）拯救妇女要用使妇女保持为女性的方式去进行。

（5）奴隶。谦卑和他们的美德。要教导长久的平静。阻止机器的增加。或者将各种机器转变为美。



‘为你们的奴役和诚信！’

寂寞的时光。白昼和时间的分割。简单，食物。贫富之间联合的特征。

时常有必要的孤独，这样人类才能够专注和自省。

节日的风俗习惯是建立在一种宇宙体系之上：宇宙联系的喜庆，大地、大正午和友谊的喜庆。”

查拉图斯特拉解释了自己的法则，并使人们接受这些法则；他重复了这些训诫九次后，才宣告了永恒轮回的思想。他宣告轮回思想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祈祷者的口气进行的。

重大问题：

法则早已提出。超人产生的条件也已全部准备——多么可怕而庄严的时刻啊！查拉图斯特拉终于向世人揭示了永恒轮回的思想，并且这个思想已被人们承认了；他也首次承认了这一学说。

关键时刻：查拉图斯特拉对所有为节日聚集起来的群众进行询问。

他说，‘你们都希望昔日能够不断轮回吗？’‘是的’！大家回答说。

因欢乐他死去。

在与世界的紧紧拥抱中查拉图斯特拉慢慢死去。尽管没有一个人对他的死提一个字，可大家都知道查拉图斯特拉死了。”

这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是尼采觉得它过于简单且过于完美了。因为怀疑，这种神速建立起来的柏拉图式的贵族离开了他。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可他的思想是这样的吗？尼采是准备摧毁一切旧道德规范的，难道他没有发现自己有权利立即提出新的道德规范吗？人们的回答是一致的：是的！这值得相信

## 尼采传

吗？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无法摆脱一个必须受各种法则束缚或暴力的不完美部落。尼采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在笔记上他写道：“我是一个预言家，可是在我的视觉上却被我的良心投射了一束无情的光芒，而且我就是个怀疑者。”他取消了这一新计划。他决不是描述查拉图斯特拉这种死亡的人和这种积极的人生。

我们没有揭示他内心的悲哀的任何文献。没有任何言词、任何书信向我们作出过这方面的表示。当然，这种绝对的沉默我们可以认为是他对自己羞辱和苦恼的默认。尼采一直想写一部历史性的、系统性的、或者富有诗意的一流的作品，能够赛过他选作自己老师的古希腊人的作品。可他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想法。

他在 1883 年年底已经作了一次绝望而全面的尝试，他笔记的重要性和丰富性使我们猜测出这部徒劳无益的作品的浩瀚深远。他既无法把这部悲剧性的诗篇理出头绪，也找不到自己的道德理想；同时，他在作品的前两个部分都没有获得成功，并且目睹了梦想的破灭。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可悲的人，一个不能坚持，只能写口号和抒情歌曲的人。

在悲哀中 1884 年来临了。1 月份，少有的几天好天气使他再次振奋精神。他立即开始即兴创作：没有城市、群众、法则；只有一种混乱的抱怨、各种道德碎片和呼吁。这些碎片就如同是从他那部伟大作品的毁灭中遗留下来的。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三部分就是此。这个先知像尼采一样，退隐到山上独自生活。他自言道，诓骗自己，忘了自己是独自一人；他规劝、恐吓一种既不倾听他、又不怕他的人性。他劝诫它蔑视一般的美德，崇尚勇气，热爱新一代和力量。可是他的规劝它并不接

## 尼采传

受，他的论断没有人听。他感到非常悲哀，并想到死。于是，他身边来了对他的渴念大为惊奇的灵魂，并鼓起了他的勇气。

这位女神说：“哦，查拉图斯特拉！鞭子不要这么可怕地抽得劈啪作响。你清楚，思想会被嘈杂的声音所扼杀。而且此时我有了非常精美的思想。听我说，你还不够信赖我，我清楚，你并非深爱着我，因为你正打算要离开我。……”

听着这些责备，查拉图斯特拉犹豫着、微笑着。他最后说道：“这是真的，但是你也清楚。……”他们俩彼此看着对方，于是他在她耳边，在她那无聊、纷乱的黄卷发覆盖着的耳边说了一些话。他说：“我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不可调和，一切都无法分离，因为每一时刻都会重新回复、永恒的。”

女神回答说：“你知道查拉图斯特拉？不会吧。”

他们彼此发现了对方的眼神。他们向绿色的草地望去，宁静弥漫整个草地；他们哭泣后静静地倾听从山间传来的古钟声，这种报道子夜降临的钟声的十一条谚语他们都清楚。

第一下！哦，人呵！请小心！

第二下！这深沉的午夜在诉说着什么？

第三下！我睡了，睡着了；

第四下！我从酣醇的梦中惊醒。

第五下！这个世界神奇莫测，

第六下！想得比任何一个白昼都要透彻。

第七下！它的悲哀是深沉——

第八下！欢乐比悲哀更深沉。

第九下！悲哀说，离我远些，快走！

第十下！一切欢乐都要求永恒是一切欢乐的需要——

第十一下！一切欢乐都要求深刻的永恒。

## 尼采传

### 第十二下！

接着，查拉图斯特拉得到了新生：他再次拥有了安全感、力量和温和。他高高地举起旗帜，一边向山下的人们走去，一边唱歌。这支由七个章节组成的赞歌的结尾是一组类似短诗的句子：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使我愿意与她生育孩子，这个女人除非是我深爱的：因为你才是我所爱的，永恒！

哦，因为我爱你，永恒！”

诗的开头，查拉图斯特拉走进那个霓虹闪烁的大城市——他开始了传道。第三部分结尾仍是查拉图斯特拉再次赶到这个城市，并同样开始在那里传道。弗莱德里克·尼采这个被斗败的狮子，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之后，他仍然没有恢复勇气。他在1872年将他写了一半的关于未来大学前景的演讲稿寄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时写信说：“它使人产生一种无法容忍的焦渴，而且在这种长跑中，根本就没有能解渴的东西。”在诗中他也写上了这样的话。

### Ⅲ 海因切·冯·斯坦因

《查拉图斯特拉》第三、第四部分在1884年4月同时出版了。尼采这时心情似乎很好。

3月5日，他写给彼得·卡斯特的信中说：“一切都会在时机成熟时降临，我在二十岁时就设想了我四十岁时的成就，如今我实现了这个设想。这真是一段漫长、美好而艰难的航程。”

他写信对罗德说：“我可以不用置疑地告诉你这样的文人，

## 尼采传

我认为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这部作品，我已经把德语引向了顶点。在歌德和路德之后，仍需要跨出第三步——我亲爱的罗德，请认真考虑一下，力量、音韵和精巧之美在我们的语言里，何时如此美妙地结合在一起过？我的文体是一种优美的舞蹈艺术；各种各样的对称我能运用自如，因而甚至在选择元音上，这些对称我也运用了。”

不过，这种快乐没持续多长时间。尼采如果没有新的工作，他的激情就会漫无目标，甚至转为无聊。他会不会有条理地整理一下自己的体系，从而描绘出一幅“哲学前景”呢？他打算这样做过，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对写作和思考已没有兴趣了。他现在只想休息和享受音乐，可惜他所喜爱的音乐已不复存在。德国音乐喜欢说教，意大利音乐柔弱松散，而他所喜爱的是抒情奔放，充满活力，喜爱某种富于韵律节奏、激昂雄浑而高傲、庄重典雅的音乐。《卡门》倒合乎他的心意，然而《卡门》与他弟子彼得·卡斯特的音乐相比他更喜欢后者。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需要你的音乐。”

尼采希望此时去威尼斯与彼得卡斯特见面。可是威尼斯的气候不好，在4月中旬前他不敢离开尼斯。显然，尼采的病情使他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只要有一天天气阴沉，他就会情绪低落；而一周不见阳光，他就会像走到了死神旁边一样。

尼采在4月26日到达威尼斯。彼得·卡斯特为他准备一间离里埃特很近、窗户面向大运河的房间。尼采已经有四年没到威尼斯了，所以他为再次结识这个可爱的城市而像孩子般地兴奋起来。他在威尼斯这座迷宫里住着；这所城市的精神混合着那种水和阳光的魅力，那些欢快机智的人们的优雅，以及那种穿石而流的溪水留下的苔藓和意想不到的开满鲜花的花园的微

## 尼采传

光。在笔记中他写道：“威尼斯是由上百个知识渊博的孤独者创造的，因此她有如此魅力。这是未来世界的象征。”他每天总有四、五个小时，像他曾经在山坡上漫步那样，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却是和着许多意大利行人。

他一直在思考着工作上的种种难点。我接下来该写什么呢？他曾想注释自己诗中的一些韵文，可是当时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那些话还没什么人读过。那些收到赠书的朋友们对这本书都保持一种令人感伤的沉默，这种沉默是他万万没预料到的。惟一向他表示过热烈祝贺的人是一位名名叫海因切·冯·斯坦因的青年作家。尼采觉得这部书公众这么不喜欢，我又何必去做注释呢？于是他取消了这个计划。

他对“哲学前景”非常严肃地作了细致的思索。他打算放弃，可至少缓一下对诗作做更多的工作；他要求自己在五年或六年之间不再沉默和沉思——而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行一次准确明了的审视。他在将近6月中旬离开威尼斯去瑞士时，心中已有了许多想法。开始他想在巴塞尔的一些图书馆里阅读一些自然科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可巴塞尔的闷热天气和那里的朋友使他产生的厌恶让他只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巴塞尔。巴塞尔的朋友要么没读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要么读得不认真。“我宁可置身于奶牛之中，也不希望和她们在一起。”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接着他回到了恩加丁。

海因切·冯·斯坦因8月20日写信对尼采说要来看他，并已经来了。

当时斯坦因是个几乎不到26岁的青年。可是他比任何一个德国作家都有可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他在1878年曾发表

## 尼采传

过一本题为《唯物主义的理想，抒情的哲学》的著作。弗莱德里克·尼采结识了海因切·冯·斯坦因，并从他的论文中看出了他与自己的研究一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艰难工作中的朋友，一种同源的精神；但他还是失望了。原来海因切·冯·斯坦因被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引见去接受瓦格纳的教育。乐善好施而缺乏远见，这是弗罗琳的一大缺点。感谢她的斡旋，瓦格纳的大门随时向斯坦因敞开了，而尼采也无法阻止这个青年去接受瓦格纳的思想。“你赞美瓦格纳，这很正常，——只是，你的赞美时间太久，会让你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的。”尼采这样说着，可是他却无法提出更明确的思想反对瓦格纳，也没有办法阻止斯坦因。他那异常丰富而且迄今不曾平静过的精神上的探索如今已无路可走。他将笔记本合上，他被瓦格纳征服了、吞没了、吸干了。

斯坦因只活了三十岁，他后来发表的一些作品机敏而稳健，可是缺乏勇敢大胆的特性，一种虽没表达清楚但充满激情的新思想的魅力。

尼采对斯坦因仍很关心，并且关注着这位青年的交友和工作。他在7月份写信对欧维贝克夫人说：“眼下是莎洛美小姐成了海因切·冯·斯坦因的崇拜者。他在那件事上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都在朝我的老路上走。”尼采非常担心斯坦因所遭遇到的危险。但是，尼采知道斯坦因读过自己的著作，而且十分喜欢，对此他感到一丝安慰。

收到斯坦因的信后，尼采因斯坦因似乎已经理解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感到非常高兴，这还可以表明他非常向往自由。尼采只要一个斯坦因做朋友就足够了；再说，如果能使这个瓦格纳的信徒、这个来自拜洛特的哲学家信仰自己的思想，

## 尼采传

那该是对瓦格纳的多么大的打击啊！他立即以“西尔斯—马利亚的孤独者”的名义写信表示欢迎。

尼采万万没有想到斯坦因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

斯坦因是科茜玛·瓦格纳的忠实而亲密的朋友，他来看尼采必会征得科茜玛·瓦格纳的同意。而且尼采本人只不过对瓦格纳有意见，却从不曾攻击过他，所以在1882年7月，他还想与科茜玛·瓦格纳和好呢。不管有没有得到尼采的许可，弗罗琳·玛·梅森伯格的种种努力，至少使他考虑过和解的问题；瓦格纳1883年2月去世后，尼采还给科茜玛·瓦格纳写过信。他至今还不曾说过绝情绝义的话，而且他与瓦格纳断交后的所有作品，包括《查拉图斯特拉》那具有非常模糊的抒情意味的结尾，都向瓦格纳的理解敞开着大门。这是斯坦因看了尼采的作品以后留下的印象，所以他写信对尼采说：

“我真的希望今年夏天你能来拜洛特听《帕西法尔》。每当我想到那部作品，我就会想到很多很多，包括一首纯洁优美的诗篇，一种纯属合乎人性的精神上的奇遇，一种由一个青年成长为一名男子汉的发展。任何形式的虚伪基督教的精神在《帕西法尔》里绝对找不到，而且这部作品比瓦格纳其他作品的倾向性少得多。我给你写信——说句胆怯而放肆的话——倒不是因为我是瓦格纳的一个信徒，而是希望你与《帕西法尔》能够相互容纳对方，这样对你对它都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科茜玛·瓦格纳的一些判断是正确的，她清楚尼采的价值。她如今背上了瓦格纳声望的沉重负担，她具有保持并延续这种声望的遗风和传统。如果能够让尼采来到自己身边，这不但可以帮助尼采，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非凡的人帮助自己，可能她有这种打算。笔者并不想一定说她选择了海因切·冯·斯坦因作



## 尼采传

为调停人和使者就是为这个打算而去做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她知道这位年轻人同意，而且并不表示反对。

海因切·冯·斯坦因在事业心上甚至强过瓦格纳。瓦格纳弟子中他是最坦诚的。在他眼里，《帕西法尔》所宣传的那种性质可疑的神秘主义并不能完全代表宗教。他把瓦格纳和席勒、歌德总括在作为神话的创造者和他们所处的阶层和时代的教育者这样一种文化传统里。《帕西法尔》对他来讲不是一个顶峰，而是一种未来的工具、一种诺言、一种抒情传统的象征。

斯坦因虽然什么话也没说，但他非常渴望将尼采带到科茜玛身旁。而在他的要求下尼采本人却不停地说着，而且觉得斯坦因在专心地听着。我们大概可以描绘一下当时尼采与斯坦因见面所说的话：

“你赞美瓦格纳？这是必然的。我曾经和你一样、甚至比你更崇敬他、了解他、倾听他。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不是他的艺术风格，而是他的进取心和勇气。我清楚自己一直被视为忘恩负义之徒，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这样看待我。我仍然继续自己的工作，说句心里话，这一切我都是跟他学的。你常去拜洛特，这对你非常合适。瓦格纳为了让你高兴会把往日所有的德意志的、塞尔特的、异教徒的、以及基督徒的信仰全都告诉你。到时你一定会因为这种愉快破坏了你追求真理的精神而离开他。你得注意，我说的这些话并不是反对宗教和艺术的话。它们的时代我相信会重新到来。任何旧的价值都不会被舍弃。他们将会在一个彻底被科学之光照耀的世界里再度出现，而且它还会得到美化，从而更加强烈，更为有力。我们将重新发现自己在青春期和童年所热爱过的一切，包括那些曾经激励和鼓舞过我们长辈的东西，即诗的仁慈、精神、各种最崇高的美

## 尼采传

德，还有谦逊，全都带着各自本身的庄严和荣耀。可我们必须接受黑暗，必须探索和抛弃。……这些可能性是前所未有的，只是我一个人没有如此之大的力量。所以我需要帮助；再回到这里来或住在这里，超出拜洛特六千公尺之上！”

斯坦因仔细地听着尼采的倾述，在他的日记中流露出他对尼采所说的一切日渐强烈起来的印象：

“84年8月24日，西尔斯—马利亚。夜晚我和尼采在一起。

27日，尼采那形象化的语言、奔放的才智，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晚天气不好，风雪交加，我亲眼目睹了他头痛时的痛苦。

29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他怀着一种年轻人所特有的激情还没睡。”

这位过于年轻的使者三天之后走了，他被尼采深深感动，还答应尼采他将会再来尼斯与尼采重逢，至少后者这样认为。尼采觉得自己征服了这位瓦格纳的信使。“我们再次的相遇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邂逅，”他在分手几天后，写给斯坦因的信中说。“相信我，你现在属于那个小联盟，不管将来这个联盟的命运如何，都与我密切相连。”斯坦因在给尼采回信说：“我在与你相遇的那一段时光是我一生之中最神圣且庄严的时刻，也是我一种不寻常的回忆；接着他又颇为谨慎地谈了自己受职业和工作束缚的情形。其实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尼采是否能够想到斯坦因的这种保留呢？无法确定。他正在制订许多伟大的计划，还再次想像了一种“理想的修道院生活”。他向弗罗琳·冯·梅森伯格提出了一个幼稚的建议，希望

## 尼采传

弗罗琳到尼斯与他一起过冬。

我们从一个凑巧的机会得以发现他内心的深沉。他曾在9月份去过巴塞尔，当时欧维贝克去他住的旅馆里看望他，发现他因剧烈的头痛躺在床上，虽然体质非常虚弱，但是却格外健谈。尼采兴奋地给欧维贝克讲他的永恒轮回思想，欧维贝克对尼采说出这种“神经质”的话感到担心。“总有一天，我们将在这同一个地方重聚；并且做着同样一件事，怀着同样一种心情。”他用一种低沉的颤抖的声音说着这话，但脸色显得极其难看——露·莎洛美正是这样描述尼采的。欧维贝克心平气和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以避免发生争执，最后怀着不祥的预感离去了。直到1889年1月，他们才在都灵会面。

尼采只是路过巴塞尔。妹妹伊里莎白自从上次与尼采吵过架后一直就没见过面，这次她和他在苏黎世见面，并告诉尼采她已秘密结婚，并打算和丈夫福斯特所率领的殖民地开发者们一起去巴拉圭。事已至此，尼采也不再指责妹妹了，而是尽力与即将失去的妹妹重新友好相处。福斯特夫人写道：“我哥哥似乎对此一点都不生气，而且还相当快乐。他可亲而欢快；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充满欢笑地过了六个星期。”

她把那些自以为——或者假装以为——愉快的日子的记载保留了下来。尼采不经意间看到一个受欢迎且平庸的诗人、一个名叫弗雷里格拉特的人的作品。第三十八版的字样印在书的封面上。他带着滑稽的庄重神色高叫道：“看哪！我们德国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诗人。他的诗意受到了全德国的欢迎！”在那天他决心做一个真正的德国人，于是也买了一本。读了以后不禁捧腹大笑——

## 尼采传

狮子是沙漠之王：  
他想穿越自己的地盘。

他大声朗读着这些十分造作而且不完整的诗行。用弗雷里格拉特的风格他即兴创作各种主题的短诗取乐，苏黎世旅馆里顿时传来了他那类似小孩般的笑声。

“喂！你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一位老将军对他们兄妹俩说，“听着你们的欢乐真令人羡慕，我能够分享你们的快乐吗？”

尼采的笑没有多少原因。我非常想知道当他看到弗雷里格拉特诗集人那“三十八版”的字样时，难道一点都不痛苦？在苏黎世逗留期间，他去过当地的图书馆，彻底查看了有关他的报纸和评论杂志方面的材料。要是能读到一篇自己的思想引起别人对他作品有水平的批评，这将是對他莫大的安慰；然而他还是失望了。

“天空美极了，甚至比尼斯还美，这种好天气一直持续好几天，”他在9月30日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和妹妹在一起，对我们来说，我们能高高兴兴地生活在一起以弥补以往争吵带来的不快这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那种老是萦绕于诗人头脑里的异常强烈的抒情作品占据了思想。斯坦因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我在今年获得很多好东西，最宝贵的就是我得到了一个新的、真诚的朋友斯坦因。

总之，让我们充满希望；这种希望也许用老凯勒的话来表明更为贴切——

‘眼睛，极目四眺，你就尽量地吸收吧，吸尽世界那充溢的金色浆液！’”

## 尼采传

兄妹俩离开了苏黎世，一个去尼斯，另一个回南堡。尼采去尼斯时顺路在曼顿逗留了一下。在那里刚住下他就写道：“我觉得这里太美了，并有 8 个地方可供散步。我希望不会再有人打扰我。我需要彻底的安静。”

也许那个在初夏形成的设想又在他心中出现了，当时他说过，要在六年内保持沉默并进行沉思。可是他缺乏能让他长期沉默地思考的能量，他同时被失去妹妹和盼望朋友的情绪深深地牵制着，于是无法控制的激情冲破了种种束缚。在灵感的驱使下他信手写下了大量的歌词、短诗、警句。事实上，他在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里构思完成了他后期作品中即将出现的全部诗作，包括《快乐的知识》这部宏大的狄俄尼索斯式的颂歌第二版中的小诗、两行一节的讽刺诗。而且他又再次开始构思那部尚未完成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写道：“第四、第五、第六部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无论如何，我都要完成这部著作，只要不死，我一定会将它引向崇高的结局。”

尼采 10 月底离开了曼顿。他的心被他看到的那么多残疾者搅得乱七八糟，他于是出发去了尼斯。

没过多长时间，保尔·莱兹克——一位意想不到的朋友来和他作伴。莱兹克是德国人，但他却是一个具有佛罗伦斯人趣味的“知识分子”，过着一种四处飘荡的生活。他偶尔得到尼采的几本著作，并且能够领悟其中的思想。于是他向施曼蒂纳先生询问尼采的住址。施曼蒂先生告诉他尼采先生在意大利过着十分孤僻的生活。通信地址是热那亚。尼采立即极有礼貌的回了一封信，“请在今年冬天到尼斯来，到时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这封信足以证明尼采并不那么难以接近和孤僻！这次

## 尼采传

通信是在 1883 年秋，不过莱兹克那时没有时间，所以只好谢绝了这次邀请。1884 年 10 月，他来到尼斯与尼采见面。其时他已拜读了《查拉图斯特拉》的最后两部分，并在佛罗伦斯的《欧洲评论》上和莱比锡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这两部分的深奥的摘要。

保尔·莱斯克到达尼斯的当天早上，就有人来到他的房间找他。来者是一位举止优雅的男士，他走进房间，微笑着向他走来。尼采说道：“这么说你终于来了！”他拉着莱兹克的胳膊，仔细地打量着理解自己著作的莱斯克。“让我好好地瞧瞧你！”

尼采仔细地看他——尼采那双曾经非常美丽的眼睛，尽管由于长年累月受着疾病的痛苦而蒙上了阴影，但依然闪亮美丽。莱兹克觉得奇怪。他曾想来此见到的这位预言家一定是令人生畏的，可站在眼前的却是一位极其坦率、非常和蔼的人，而且在他看来，尼采还是德国最谦虚的教授。

莱兹克与尼采一起出去的时候，他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惊奇——他开口道：“老师……”

“还从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我，”尼采微笑着说道。可是他并没注意这一点，他清楚自己的确是一位老师。

莱兹克继续说道：“老师，你的作品给人们带来了非常大的误解呵；请告诉我……”

“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你还没有见过尼斯的真面目呢。我要尽主人之谊，带你看看这里的大海、山峦，还有许多可供散步的地方。……要是你愿意，我们日后再谈此事。”

他们从外面回来，已是晚上六点，莱兹克发现尼采散步有着使不完的劲，就像一节刚充满电的电池。

## 尼采传

他们共同安排了自己的生活。尼采喜欢喝早茶，所以他每天早晨六点单独用茶；快到八点，莱兹克就来敲门询问尼采晚上的睡眠情况——由于疾病尼采常睡不好——还有他早晨时间是如何安排的。通常尼采每天的第一件工作是去公共阅读厅看报纸；接着他独自或是莱兹克相伴去散步。他们都在公寓里用午餐。

他们下午一起出去散步。尼采晚上写作，或者由莱兹克为他朗读某部法文书，这里时常读到的有加利尼神父的《书信集》，司汤达的《红与黑》、《阿芒斯》。

生活的全部艺术就是文明地生活，不用一般人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的生活秘密，尼采早就精通这种艺术了。至于他为自己制定的这一系列规矩，显然是伪装的，而且甚至是狡猾的。莱兹克对此不止一次地感到进退两难。一个星期天，一位青年女子问尼采想不想去教堂。

“今天嘛，就不去了，”他回答得很有礼貌。

尼采对钦佩自己谨慎的莱兹克解释说，没有一条真理对所有的人都适合。“如果那位少女因为我使她内心不安，我也会同样不安的。”他接着说。

偶尔，尼采也会因宣布自己的美好前程而感到无比快乐。他有时会在吃饭时告诉邻居们，四十年时间之内，他一定会闻名全欧。

邻居会说：“很好，那你现在就给我们几本书吧。”

他会坚决地拒绝他们的要求，并告诉莱兹克他的作品不是极具铜臭的人写的。

莱兹克问道：“老师，那你为什么要出版它们呢？”

尼采对这个合乎情理的提问似乎没有作任何回答。

## 尼采传

可是，尼采对莱兹克也有所掩饰。他喜欢把自己多年想组织一个类似爱默生生活之中的理想主义者的法伦斯泰尔的梦想——不厌其烦地向他描述。

他经常和莱兹克去圣吉恩半岛。

他会用圣经式的口吻说道：“就在这儿，我们将把帐篷扎在这里。”他继续走着，直到他找到合他心意的小别墅他才会停下来。朋友会的成员没有决定，而尼采始终没有在莱兹克面前提起过海因切·冯·斯坦因，这个惟一的朋友。

其时，既没有他计划的音信，也没有斯坦因要来的消息。他没有对尼采承诺过什么。我们可以假定，斯坦因去西尔斯—马利亚，是为了使自己的两位老师合好。可他们中的一个已经说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这使他为之苦恼了一阵子。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德国，回到了科茜玛·瓦格纳身边。尼采曾要求他作出选择，他最终选择了瓦格纳。

尼采感觉到了这种背叛的结果。他感到害怕，而且在一种悲哀而谦卑的情感冲动的驱使下，他给这位青年人用诗的形式写了一封呼吁信：

啊！庄严的时刻哟，生命的正午！

啊，夏日的花园！

我在倾听、期待，带着不安的欢快！

每时每刻，在友情的渴望中生活；

朋友！你们在哪里？来吧，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海因切·冯·斯坦因觉得自己有必要给尼采回信。在信中他写道：“像这样一封充满激情呼吁的信，恰当的回答只有一个。



## 尼采传

那就是我应该来，并且让自己完完全全地属于你，属于你的那份思想。可是我办不到，不过我有个想法。我每个月总要招待两个朋友，并与他们一起欣赏瓦格纳专用词汇中的任意一篇文章。而且我会向他们讲解这篇文章。这些会谈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由和高尚。我们最近已经捕捉到这种审美的定义——它是一条经过个性最大程度上的充实到达客观的途径。我想你一定会对我们的聚会感兴趣的。我想你一定能够经常给我们提供课文的，是吧！你愿意像这样与我们保持联系吗？你难道在这样一种联系方式中察觉不到跨向、进入你的那种理想的修道院生活的一步吗？”

显然这封信写的非常出色，可他还是让尼采气愤无比。毫无疑问，信中故意提到了瓦格纳，还有瓦格纳荒诞幼雅的神学总和的百科全书，斯坦因竟然还将它作为教科书，那个老对手瓦格纳，那个引诱青年们走歪路的思想骗子又在这里挡道了。那个福斯特是瓦格纳的追随者并且还将妹妹从身边带走了；还有海因切·冯·斯坦因，也因为瓦格纳的关系而离开自己。他曾独自一人、以一场痛苦的挣扎为代价所争取到的自由竟是如此残酷地对他，而在这场争斗中留下的痛苦到现在他还承受着。他写信对妹妹说：

“为了答复这样一首小诗，斯坦因给我写的这封信又深深地伤害了我。我再次病重。我又要服用氯醛了，而且我对自己认识的所有男子，包括我自己都感到了绝望。我睡得很好，可清醒时我就对人类感到怨恨和厌恶。还好总有一些比我仁慈、健康的人活着！”

莱兹克察觉了尼采内心的痛苦，但他不知道他痛苦到底为什么。这场打击太大了，它使尼采病情加重，但尼采没被疾病

## 尼采传

打败，他仍积极地坚持工作着。如今他独自散步比以前更频繁了，而莱兹克时常看到尼采如同一名舞蹈者那样轻松地跨越条条山路、穿过埃格莱斯林荫道。他会时常地欢步雀跃、急速前进，然后突然停下来，在一个笔记本上记下一些句子。莱兹克对他在写些什么一无所知。

莱兹克在3月的一个早晨，像往常一样来到尼采的卧室，发现早早过了他平时的起床时间而他却还没起床。他很不放心地询问了他。

“我病了，”尼采说，“我刚刚分娩完了《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分。”

我们在这第四部分中并没发现在工作上有什么进展，或在思想上达到了某种精确。正如尼采自己所说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奇特的片断、一个插曲。”这部作品列举了这位英雄生活中的曾经使不少读者感到无法理解的、一段奇异的插曲。我们要是想到尼采刚刚受到斯坦因欺骗，也许理解这部分作品更容易一些。

一个老教皇、一个老国王、一个历史学家，这些天赋极佳的人爬上高山，在查拉图斯特拉的隐居地出现，使他很受震惊：都是些不幸的为自己的谦卑感到痛苦的人们，并且都是来求查拉图斯特拉这位充满力量的哲人帮助的。这位非常年轻而出色的斯坦因不也是因瓦格纳的影响而变得苍白软弱后，像这样来到尼采面前的吗？

查拉图斯特拉克制着自己暴戾的性情，把这些天赋极佳的人们召到面前，让他们在自己的山洞里坐了下来，并耐心地听他们诉说，与他们交谈，对他们的忧虑感到难过。尼采也是这

样招待斯坦因的。

查拉图斯特拉并不像他的表面那样坚强，他被这些天赋极佳的人们病态的雅致和魅力引诱着；他同情他们，并且忘了他们的痛苦不幸是任何人也无法使他们摆脱的，并听命于期待的欢乐。也许他还和这些好不容易来到他身边的天赋极佳者们一起寻找过更多的朋友。尼采同样如此。

查拉图斯特拉暂时告别了他的朋友们，一个人向山顶攀去。当他回到山洞时，看到这些“天赋极佳者”全都在一头蠢驴前拜倒。老教皇正在这个新的偶像前撒着弥天大谎。而斯坦因也同样像老教皇一样向两个朋友解释瓦格纳的圣经，致使尼采对此惊诧不已。

查拉图斯特拉赶走了这些极具天赋的人们，并且开始寻找一批新的劳动者。他能够找到这些劳动者吗？

“我的孩子们，我的纯血统的新型美好的人种；他们的岛屿上到底有什么值得我的孩子们继续留下呢？”

“这难道不是——我在你的耳边小声言语，风暴的精灵——不是他们回到父亲身边恰当的时候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已等白了头发吗？”

去吧，去吧，仁慈而不屈的风暴的精灵！离开你的山峦和峡谷，去大海里拼搏遨游，在黑夜到来之前为我的孩子们祝福吧。

请向他们表示我如同玫瑰花花冠似的欢快的祝福吧！让这些玫瑰在他们的岛上一直在那里飘洒，将这视为一种询问的标记：‘这样一种欢乐从何而来呢？’”

他们于是会问：‘我们的父亲查拉图斯特拉，他还活着吗？怎么，我们的父亲查拉图斯特拉还活着吗？他依然爱他的孩子

## 尼采传

们吗？’

微风轻拂，月光灿烂——啊，我的遥远的孩子们呵，你们为什么不和你们的父亲在一起？万里无云，微风轻拂，世界正处在甜美的梦乡里。啊，欢乐！”

这一段尼采将它从作品中删除了。也许他对如此感伤、如此坦率的承认自己感到羞愧。

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纳《查拉图斯特拉》的第四部分。施曼蒂纳几个月前就通知尼采“他那些格言式的作品不会受到人们喜欢”。如今他很满意人们不喜欢《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声明，他所放心不下的是耽搁了这件事。

尼采当时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没被任何人接受，更多的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于是他更为郑重的把这部手稿自费印行了四十本。当时他没有那么多朋友。他给七个人赠予了这本书——其实这些人都不理解，也不愿意读他这本书。假如我们猜一下的话，这七个人是：他对失去她而感到痛苦的妹妹；一个理解力很强而且严谨的朋友欧维贝克，然而他过于保守和谨慎；巴塞尔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他常常给尼采回信，但是他过于礼貌以至于无法理解；彼得·卡斯特——这个忠实的学生，尼采一定觉得他太听命、忠实了；尼采在这年冬天里的好伙伴莱兹克；罗德——这位在不得不收下尼采赠予的作品时，立即流露出讨厌的情绪的朋友。这就是我们可以猜测到的七个人，他们收到了这本书，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心去读了这出已经结束，但还没有彻底完成的插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四部分，这也是最后一部分作品。

## 第七章 最后的孤独

### I 《善恶的彼岸》

《查拉图斯特拉》这部抒情性的作品胎死腹中。弗莱德里克·尼采时常对此感到非常可惜，他想继续完成这部作品；不过这一想法很快在他脑海里过去了，他写道：“从今以后，该我自己说了，而不是由查拉图斯特拉来说。”

这部作品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尼采清楚这一点，而许多没有表达出来的思想使他有一种怜悯的悲哀。他想进行另外的尝试。他极不情愿地再次回到哲学领域，一心想用抽象的术语表达用诗所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他在新的笔记本上，试写了《强力意志·对大自然的一种新解释》……《强力意志·重新解释宇宙的一种尝试》几个标题。他打算就用这些标题。尼采在这里再次采用并发展了叔本华的论据。他认为，一切物体的本身并不是毫无目的的生存意志；生存就必须增长，要征服：一切事物的本身也许解释成一种毫无目的的强力意志更有道理，而在人们头脑里的产生的一切现象也许应该解释为这种意志起到的效果。

这项工作必须要花费许多的精力去思考才能完成，对此尼采非常害怕。在人们心灵中一个人怎能辨别出什么是强力，什

## 尼采传

么是软弱呢？也许软弱是指亚历山大的愤怒，而神秘主义者的激情却是强力。曾经尼采希望那些信徒、语言学家或哲学家们已经帮助他分析了这些问题。如果海因切·冯·斯坦因帮助他做了会析，那么他的结果一定很重要。可如今，因为孤独，他只好肩负起各种工作的负担。他越来越忧郁了。如果思想没有了激情，对他也就没了吸引力。他到底喜欢什么呢？是娴熟的技巧，本能的力量，整齐、优雅而有节奏的韵律——他喜欢威尼斯，希望那里每天都有好天气，这样他就不用再呆在那周围的人和伙食都很糟糕的尼斯膳食公寓。他在3月30日这天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

“亲爱的朋友——我很少会因为迁移而高兴。可这次——当我想到不用多长时间就和你一起去威尼斯，我显得格外激动，简直要陶醉了；这种感觉好像是长期深受疾病的痛苦折磨之后对痊愈的渴望。直到现在我才发现，威尼斯依然是惟一使我感到亲切和愉快的地方。……虽然旅行中路过的西尔斯—马利亚也不错，但那儿却不适合久住。如果我能够设法住在西尔斯—马利亚，那绝对是一个隐士或孤独者的最佳场所！可是——西尔斯—马利亚变得越来越繁华了！”

我亲爱的艺术大师和朋友，威尼斯和你与我紧密连在一起。任何东西都不能比你对这个城市持久的兴趣让我快乐了。我在这些日子里非常想你！我正在读老德·布罗斯对威尼斯和当时在威尼斯享有盛名的艺术大师哈赛的回忆。别生气，我从未想过要拿你与他们作无礼的对比。

刚刚我给马尔维达写信说：感谢彼得·卡斯特，我们的那些自诩为天才的音乐家、粗俗的喜剧家朋友们都会很快死去，并不会散发出腐烂的气息。‘很快死去’，——或许这是一种恶

## 尼采传

劣的主意。在民主主义时期，没有几个人辨识美：pulchrum paucorum est hominum，我非常愉快地告诉你，我就是当时能辨识美的人。那些我所喜欢的快乐而深沉的人们，还有那些疯狂和忧郁的生灵，例如已离开人世的朋友加利尼神父和司汤达，他们如果不喜欢某个欢乐的音乐家，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唉，你知道眼下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的孤独吗？而且如何不演喜剧，自己才能不出于厌腻而不时地想吐唾沫在某个人脸上。可庆幸的是我的儿子查拉图斯特拉的某些谦恭的习惯在我身上同样存在。

可是一旦我与你住在威尼斯，那么，‘喜剧’、‘谦恭’、‘厌腻’还有对尼斯的一切诅咒都会停止，难道不是吗？我的朋友？

记住：我们还要吃焙可丽呢！

真诚的

弗·尼”

尼采在4月和5月，旅居威尼斯，并且在这里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快乐。他在一条条树木掩映、树叶沙沙飘动的小街上漫步，欣赏着这个美丽的城市。他喜欢欣赏自己朋友的音乐。他喜欢在圣马克广场游廊的阴影下散步，他把这些游廊与以弗所那些带柱的门廊进行对比，那些门廊曾使赫拉克利特对波斯帝国阴沉的威胁与希腊人的激动不安渐渐淡忘。他想：“在这里极易使一个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帝国；让我们不要诽谤我们的帝国，毕竟它仍为我们提供了像威尼斯这么美的地方！这个圣马克广场是我心目中一直向往的工作室……”他心中诗的冲动被这种暂时的快乐所唤醒。他想继续创作暂时被

## 尼采传

从遗忘中召回的查拉图斯特拉死亡和成功的喜悦。他写了一个草稿，但这个打算很快又被他取消了，这部作品就这样不了了之。

6月份，由于天气对他身体的影响，他离开了威尼斯，又回到了恩加丁。他在旅馆中偶然得到某个洛德夫人、或者某个不知名的人的帮助。试图口授自己准确把握的问题，他到底想做什么呢？他想对那一大堆束缚现代欧洲人的道德裁决、惯例和偏见进行批判，并评估他们所表达的能量，以此确定一种善德的等级制度。最后他希望实现找到“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这个准则。他写“一切”，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可以得到满足。他当时了解了、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某些职业道德家们不清楚怎样去遵循的美德的形式：诸如内在情感的掩饰、自我控制、欢乐的精神、温文尔雅、在指挥和服从上的严格、对尊敬的苛求、百依百顺、对危险性事物和各种责任的兴趣。这一切被现在的人们贬值了的美德都是旧贵族生活的旨意和习惯，是一种比我们自身更强有力的道德源泉。

其时他也许认真地阅读过某些作品。他在研究罗尔费的《生物学问题》中会发现那种作为他形而上学基础的生命生长的分析。可能他当时还读过戈宾纳奥的某部著作，也许一个人会作这种无把握的猜测。可是这与他的阅读又有什么关系呢？尼采今年已四十二岁了，学习的年龄早已过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确立的思想。阅读的确能够滋养、促进他的思索，但却无法影响他的沉思。

他艰难地工作着，同时还承受着失眠的痛苦。然而他坚强地沉思着，甚至他不打算去送即将与丈夫去南美的妹妹。他写信对妹妹说：“那时，你一定会在南美安居下来，而我将在这



## 尼采传

里得到彻底孤独的生活。母亲也会独自生活，我们都得是勇敢者。我之所以悲叹是因为我爱你。——你的哥哥。”

他在一个星期后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与出版商关于重新购买自己的书和再版本正在进行谈判。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乘机去德国。他写道：一件必须我自己出面的商业性事务帮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立即去了南堡。

这是一次沉重的会面：在分别的前夜兄妹俩亲切地交谈着，他们都清楚这可能是永别。尼采告诉妹妹自己生活得很艰难。“没有人和我一起面对这个非常可怕的问题，”他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在这片森林里我已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需要有人帮忙。我需要有一个老师，我需要众多的学生。服从会令人非常愉快！假如我在一座山峰上迷路了，我会听命于了解此山的人的安排；假如我患了病，我会服从医生诊治；我如果能遇到一个能够在道德观念上启迪我的人，我愿意听从并追随他；然而这样人我一个也没遇到，就连老师和学生也找不到。……我非常孤独。”妹妹用她以前时常提出的忠告对他说：“你应该回到某所大学里去；年轻人以前总是听你的，他们会理解你。”“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笨。”尼采回答说，“而教授们更是对我冷眼相待！还有，所有的德国大学都排斥我，我又能去哪里教书呢？”“去苏黎世，”妹妹说。尼采回答说“我只能去一个城市——威尼斯。”

他去莱比锡和出版商谈判，那人接待他的时候非常冷淡；他的谈判失败了。他回到南堡，向母亲道别后便离开了。

他准备去哪里呢？最后，他不再打算去尼斯了，因为尼斯嘈杂的人群使他讨厌。他想去瓦伦布鲁沙。尼采曾听莱兹克说过有一片位于塔斯肯城亚平宁山脉的瓦伦布鲁沙森林非常美

## 尼采传

丽，并且正在佛罗伦斯等他。尼采离开德国前，途经慕尼黑，看望了一位从前的朋友拜伦·冯·塞利兹，这位朋友引见尼采与他妻子相识，并给他看了自己的日本收藏品。那位朋友的妻子年轻而迷人，而且尼采对那些日本收藏颇感兴趣；他发现了这种艺术，他喜欢这些色彩缤纷、小巧玲珑的邮票，它们与忧伤的德国趣味、灰暗的现代趣味如此不同。塞利兹能够识别美好的事物，并且清楚该如何去享受人生；尼采对他简直有点妒忌。他写信给妹妹说：“亲爱的伊丽莎白，你应该为我寻觅一位生活中的伴侣了。帮我找一个年轻、可爱、欢快，就像阿莉妮·冯·塞利兹式的人做伴。”

他抵达塔斯肯，莱兹克就去接他，并把尼采带到圣米纽托高地上的阿塞特天文台，那里住着一位非常喜欢读尼采作品的人。尼采看到自己的书放在这位叫莱伯利奇·坦培尔的桌上的那些奇怪的仪器旁，并且这个人还当众地吟诵着自己作品中的某些章节。莱伯利奇·坦培尔是一位非常高尚、没有偏见而诚挚的人。尼采与他在一起谈了将近半个小时，他们谈得似乎很投缘。临走时，尼采被这位朋友的理解深深地感动了。

“我真希望这个人没看过我那些书，”他对莱兹克说，“他太善良、太聪明了。我怕我会伤害他的。”

因为尼采清楚自己的思想对别人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从而他怕那些读过自己作品的人将会遭受到的与自己相似的痛苦。

他离开了塔斯肯，他的身体无法接受从佛罗伦斯山峰上袭来的刺骨的冷空气。他再次想到尼斯，尼斯每年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充满阳光——他 1885 年 11 月 15 日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正是从尼斯发出的：

## 尼采传

“亲爱的伊丽莎白，要是你那在血管里有几滴哈姆雷特式或鼯鼠式血液的哥哥不是从瓦伦布鲁沙而是从尼斯给你写信的话，请不要感到意外。同时体验一下慕尼黑、莱比锡、热那亚、佛罗伦斯和尼斯的气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你一定不会相信，尼斯与其他城市相比不知占有多大的优势。像去年在日内瓦公寓里那样我已经在 Petie Rue Saint - Etienne 寄宿了。这间房子重新铺上地毯、重新布置、油漆后，我觉得它变得非常舒适漂亮。进餐时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被称为阁下并讲德语的基督教的主教。

想念你的  
埃希霍恩王子”

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如今我回到了尼斯，其实我是回到了理性。”这所城市的魅力使尼采对它观察备至，且让他着迷其中，尼采为此高兴不已。“我的窗户对面是腓尼基广场，”他写给彼德·卡斯特的信中说：“这句话里包含着多么深广的世界主义啊！你可能觉得很好笑。而这是事实，腓尼基人就在这里生活。我听到空气中超级欧洲人和征服者所发出的某种声音，一种赐予我信心的声音，它说：‘这里就是你的家。……’在这里，一个德国人已不是德国人了！我没有足够的勇气说这句话。”

他又开始在太阳底下沿着可以俯瞰波浪的白色小路上散步。整整七年的回忆把他的思绪和这里的大海、山峦和海滩融在一体；他的幻想曲又在心中复苏了，他倾听且追随着它。他每一个小时都没浪费，他无时无刻不是在欢乐中度过。而且每一刻都会创作一首讽刺短诗、散文诗、格言或一支歌谣或浪漫

## 尼采传

曲，宛如这些时光所带来的这种欢乐的见证和纪念品。

他诽谤如今的人们；他觉得这样做很快乐，并且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哲学家，他的职责决定了他必须与这个时代为敌。一个哲学家在十六世纪，最好赞美和善与服从。在十九世纪，在遭到崇尚瓦格纳艺术的德国人和巴黎的颓废派艺术家损害的欧洲，在这个不断在寻求民众合作、寻找最少痛苦和最不费力的生活道路的衰弱的欧洲，一个哲学家只能赞美别的美德。他应该勇敢而坚定地对世人说：那个知道如何做最隐秘、最孤独、最冷漠之人的人才是最了不起的；他知道如何在恶与善的彼岸生活，他意志的力量就是他美德的主人。这里就是伟大。于是他只好问：伟大在如今还存在吗？从他第一次在 26 岁时提出这个问题起，我们就时刻地听到这种询问。

他也诽谤德国人；这是他的另一种更密切、更富刺激的乐趣。欧洲被德意志化了后，她已忘了曾经有过的自由。她掩饰了自己的粗俗、怨恨和狡诈。她需要再度找回旧世界的精神，恢复往日带着如此强健的力量、如此敏锐的目光在如此美好的自由之中生活的法兰西人的精神。他写道：“我们必须围困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趣味，还有音乐。”他的这些文字隐含了他那些“已故的朋友们”如加利尼神父和司汤达的忠告。

他写道：“在获得欢乐的时候怀着深沉忧郁的人们就会背叛自己：他们绝不放走手中的幸福，就好像他们出于嫉妒要扼杀它、抑制它一样。唉呀，他们太了解自己了：就在他们面前欢乐飞走了！”快到 12 月底，他那颗虔诚的心总为之感动的那些节日即将到来，尼采已经看到了幸福很快就要飞到自己身边。美妙的幻想、活跃的思绪，他并没有因为这种喜悦而感到彻底满足。他不再觉得尼斯的人们有趣，腓尼基广场对他也失

## 尼采传

去了吸引力。《快乐的军刀》及其箴言——风和阳光还有普罗旺斯歌谣与他又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德国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因而他总是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迎接着圣·希尔维斯特节和圣诞节——那个即将到来的值得敬奉的时刻。

他对寄宿的那个蹩脚的公寓非常讨厌：有太多的手摸过了公寓里的家具，没有一个人去管公用客厅的整洁与否。接着，天气变寒冷了。由于贫穷，他连一个德国式的暖炉都没有，他无法得到必要的温暖，他冻坏了。他在这个地方永远得不到安宁！右边，一个小孩正在把天平摆弄得卡嗒作响；楼上，两个业余音乐爱好者正在不停地练习拉小提琴和吹小号。尼采被痛苦淹没了，他写信给正在南堡过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妹妹说：

“我在这里只能一个人欢笑，这多么无聊啊！假如我有钱且身体健康，我一定去日本品尝一下生活的乐趣。在威尼斯我能够一个人可以轻易地以日本人的方式生活，所以我感到快乐。悲观主义者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处处存在，让人伤心；瓦格纳严重的歪曲滥用音乐是这种普遍的悲哀、这种变态的一个独特例证。

圣诞节又到了，想到自己还要像七年前那样，像一个愤世嫉俗的大众的蔑视者、一个流放者那样生活下去，我真的觉得如此悲伤。现在没有人再担心我的死活了；喇嘛有‘更好的事要做’，不管怎样他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在圣诞节给你写的这封信怎么样？喇嘛万岁！

你的弗”

“你应该去日本。这是你一种最明智且快乐的生活。”

他八天以后写了一封心情较好的信，也许他已经后悔前一封信中的自白了。

## 尼采传

“亲爱的，今天天气真不错，尽管最近这些日子我过得非常忧郁，但今天我还是应该为你重新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来。我的圣诞节偶尔过得非常快乐。中午，你汇寄的礼物我收到了，我迫不急待地把你送的那只小巧玲珑的怀表挂在了脖子上。至于信里夹的钱，我把它弄掉了。原谅你这个患眼疾的冒失鬼哥哥，我在路上就解开了邮包，在我非常急切地拆开你的信时，钱从里面掉出来了，但我没发现。真希望那些钱真的被一位路过的贫穷老太太拾到，她一定会在人行道上感谢耶稣。接着，我走着去圣吉恩半岛，我沿着海岸走了一大圈，最后停在了一些正在玩九桩戏的年轻士兵不远的地方。灌木树篱边的天竺葵、刚刚盛开的玫瑰花，一切都焕发着生机、充满了温暖：北方的气息在这里丝毫无存！我在那里喝了三大杯当地出产的甜葡萄酒，我好像喝醉了；最后，我对海浪诉说，当海水与海岸猛烈撞击时，他向它们呼叫：‘勃哧！勃哧！勃哧！’如同人们唤家禽一样。最后，我又回到尼斯城，晚上，我在自己的公寓里的一棵硕大的圣诞树烛光的闪烁下，以王侯般的方式进餐。我找到一个高级面包师，你相信吗？他知道‘奎克蛋糕’怎么做，他告诉我，乌腾堡国王曾为自己的生日预订过一些与我爱吃的点心相类似的糕点。当我写到‘以王侯般的方式’时，我记起了此事。……”

你的弗

注意——我不用麻醉剂已经重新开始熟睡了。”

1885年最后的三个月，他的忧郁似乎减轻了。他为那些受自己想象力支配所记下的笔记，规定了一种形式。有四年左右的时间他没有发表自己的随笔和格言了。在他的那些笔记本中找到了大量的素材，并打算从中提炼出一本书，选择和整理

就是他的全部工作。

是否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在去年冬天曾经沉思过的那部系统的作品了呢？不，相反，他时刻都会感到写这部作品极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对于停止这项工作是因为他想要让自己的良心获得一丝平静：他需要一种在写那部让人痛苦的作品之前先写一部明快生动的作品的乐趣。他想出《善恶的彼岸》这个主标题还有副标题《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他用这种方式正式发表了这部更为重要、并且延误了很长时间的的作品。通过以一种人为的纽带他把工作与自己的欢乐连系在一起来自欺欺人。

回忆一下，以前他对发表这部完整的作品是多么津津乐道、多么快乐和自信啊！如今，欢乐和自信都没有了。他清楚没有人会看这本书。可是他最好的打算竟比自己还要好，这次尼采又没预料到《善恶的彼岸》连出版商也没找到。他找到一家莱比锡的出版商，可别人拒绝了他。他写信给柏林，结果也是一样，遭到拒绝。他的书到处遭到拒绝。这本书他将如何处理呢？他打算把这一本书分成几部，也许这样读者会容易接受一些。他尝试性地写了一篇序言。

他打算说：“这些作品是我在大约十年前希望将‘自己的朋友’吸引到自己身边时出版的那套‘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续集。当时，我非常幼稚，竟怀着急切的希望去寻找朋友。现在，以我自己的标准时间衡量，经过一百年以后，我们怀着希望和自信。”

可是他很快又取消了这个打算。“对我而言，我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把自己的手稿用绳子捆起来塞进抽屉里。”他写信对妹妹说。

到了春天，他依然住在尼斯，但是他的朋友彼得·卡斯特

## 尼采传

不在他身边，因为他正在为将自己的音乐“打进”德国去的徒然的希望，在德国的一些城市进行访问。他创作了一部歌剧《威尼斯的雄狮》，可此时一个又一个剧院拒绝了这部歌剧。尼采写了信去鼓励和安慰他。彼得·卡斯特和尼采一样是一个喜爱地中海的德国人。他们一个住在威尼斯，一个住在尼斯，他们有着同样的雄心壮志，也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回来吧，回到孤独中来吧！因为只有我们才懂得怎样去这孤独中生活！是瓦格纳挡住你去路的，还有那种随着‘帝国’的建立而日趋增长的德国人的迟纯和粗鄙。我们必须小心，必须全副武装地进军，否则我们将会被迫无声息地消亡。……”

这种同病相怜的友谊减弱了尼采心中的孤独。他的遭遇与彼得·卡斯特的不幸非常相似，他和他说话就如同兄弟一样。彼得·卡斯特贫穷，尼采说：“我这里还有一点钱，让我们平分了吧。”彼得·卡斯特越来越消极，并且失去了信心，这种极度的痛苦尼采能够理解，他清楚信心对这位辛勤工作着的男子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他还清楚公众的轻视一定会很快地击垮他。他在信中写道：“勇敢些，别垂头丧气。请相信，至少我需要你的音乐，如果没有你的音乐我简直就无法活下去。”毋庸置疑，当尼采说这话的时候，都是出自内心的。他用自己赞美的巨大力量与全部爱来安慰这惟一的朋友，彼得·卡斯特的音乐被他的友情美化了。

尼采即使在尼斯这个美丽的城市，他仍感觉不到快乐，他脆弱的眼神经被强烈的阳光刺伤了。他如往日在巴塞尔时一样，被迫把自己锁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从而只好无奈地与意大利阳光明媚的天气所带来的欢愉说再见。什么样的隐居地适



## 尼采传

合他呢？他想起了有益于自己眼睛和如此阴凉的德国广阔的森林区，这又使他陷入了对自己祖国的抱憾之中。尽管他愤怒她、背叛她，可他热爱德意志；他怎么能强迫自己不爱她呢？要是没有她那神圣的音乐曾经左右了他最初的愿望，他今天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要是没有她的语言，那种难以驾驭而出色的工具，他的思想表现出来时一定是另一种模样。瓦格纳和叔本华这两个德国人始终是他真正的老师；如果他曾经有过真正的弟子的话，那么这个弟子也是生于这个他无法彻底抛弃的残忍无情的德意志祖国。

他在那里获悉了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莱比锡大学任命罗德为教授。尼采为罗德感到高兴，并给他发去了措辞优美的贺词。但是他没办法让自己不受一种个人教训的可悲吸引。在给彼得·卡斯特的信中他写道：“目前，哲学院的教授许多都是我的‘好朋友们’”，突然间，他想去南堡；他想见见孤独的母亲；他希望去听听老朋友们的讲课；最后，他还想去找那些将自己的作品拒之门外而每年发行量达 20 万册的出版商谈谈。他离开了威尼斯，直接去莱比锡。

他去拜访了罗德的住所，可来得时机不对。他看到的是一个心神不定而忙碌的人，这人带着局促不安和烦躁的态度接待了尼采这位不速之客，这个已经向生活屈服的非常古怪的人。他后来写道；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对自己为何对待尼采、如此冷淡作了解释。“我见到了尼采，我为他浑身上下带着的古怪而感到非常不安。我从来没看到过的某种东西环绕着他，而尼采以前的许多特征在现在这个尼采的身上全都看不到了。他好像来自一个杳无人迹的地方。”尼采说：“我很想听听你的声音。”于是罗德把他带进房间，并让他与一群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

## 尼采传

本人都一点不了解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尼采认真听了他们的谈话，然后告别了罗德。他在给妹妹的信中简短地写道：“我已经在大学里听了罗德的谈话，我没有办法再与其他人保持联系。莱比锡显然不是我休息或避难的地方。”

因为出书的原因，他只好被迫留在莱比锡。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他一定会像逃离尼斯和威尼斯那样地逃离莱比锡。他向许多出版商投稿，却总是徒劳无益。最后，他被那些无情的出版商激怒了，为了出书，他竟决定自己承担印刷的费用。

在南堡，他的母亲正在等他；自从伊丽莎白走后，她孤独一个人住在南堡。尼采此时非常同情母亲，他清楚母亲失去家庭后的痛苦，他还理解母亲因他在著作中所发表的那些不敬信上帝的言论而产生的绝望。他一再地对他说：“这些书你不要去理，也不要去看，因为它们不是为你而写的。”然而她还是去看了，因而她的不满情绪也就永远的存在了。尼采不希望留给母亲一点欢乐后再离开她。他在家继续住了一个星期。可是他的烦恼根本不受他控制；他自悲自叹，并变得非常亢奋；这使他的母亲黯然神伤；最后，他离开了母亲。这次离别是他最不愉快的一次。

经过慕尼黑时，他去看望了拜伦·冯·塞利兹夫妇。他想在和蔼可亲的塞利兹夫妇家里暂时休息一下，可来得不是时候，塞利兹家没人。

尼采离开了德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德国。他前往恩加丁，希望能在那里获得某种益处。他7月份，他在那里发现自己被冰冷的浓雾所笼罩，并且预感到一场持久的忧郁症和神经痛危机即将来临。

### II 《坚强的意志》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他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朋友呢？在这里，朋友是不是指或者能够指那些看着这位英俊的男子每个季节回来、并给予他短时间同情的俄国、英国、犹太、瑞士籍的那些不确定的妇女呢？这些妇女的名字我们记下了：玛拉索夫夫人和洛德夫人；弗罗琳·冯·萨丽斯—玛雪琳丝小姐和茜默恩小姐，也许他还有其他的我们不知姓名的朋友。

这些妇女是如何看待他的呢？在他们面前他从不提及自己那些可怕的思想，以避免他们产生痛苦或诧异。他希望且知道该如何成为她们一个和蔼可亲的伙伴……优雅、博学、含蓄自制。可是无论他怎样一字不提自己的思想，他的朋友们总会对此有所知觉。尼采常去看望其中一位身材较差的英国妇女，在给他聊天解闷时，这位妇女谈到过他的作品。

“尼采先生，我知道你不愿意让我们读你的书的原因。如果你书中所写的观点有人相信，那么像我这样一个痛苦、可怜的生灵就根本没有生活的权利。”

尼采感到内疚，并且极力避开这种责备。

一天，又有一个人对他说道：

“你的那些著作我听人谈起过。其中有一本上写着：‘你应该带上鞭子到妇女中去’。”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小姐，”尼采痛苦地抓住这个责备自己的女子的双手回答说，“别误解我，我的思想不是这个意思。”

她们赞赏尼采的作品吗？她们还没有勇气去赞赏一个没有

## 尼采传

得到公认的作者，同时她们也没有评判尼采作品的准确判断力。她们喜爱、尊敬这位旅居的伙伴，并在交谈中认识到他那非凡的才华与智慧；吃饭的时候，她们都希望坐在尼采身旁：人们根本不去考虑到尼采的名声，这当时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在恩加丁，这些妇女帮助他慢慢恢复了已经在德国失去的、对他精神来说不可缺少的自信心。一些出色的音乐家在 1886 年夏季路过西尔斯时，发现了尼采这个非凡的听众，他们希望尼采能够来听他们的演出。尼采非常感激他们这种恩惠。他给彼得·卡斯特写信说：“你看这些艺术家，他们都只在为我奉献他们的艺术，时间一长，他们一定会彻底宠坏我的。”

有个东方传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君王化装以后在自己的领地上旅行，人们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但没有被认出来；可人们只要来到他的身边，就会本能地对他产生敬仰。尼采在这个高山旅馆里，看上去难道不像个君王吗？

然而这种安慰只是一种同情。尼采身上这巨大的忧伤，这些妇女能够帮他减轻吗？尼采正在向生命中的那个重大时刻过度，一个人在这个时刻里，不管如何心不甘情不愿，他最终也没办法拒绝那不可改变的无情的命运所给予的一切；隐藏在他心中的最后希望他必须打开。“我最近这些日子里，一直处于无可名状的悲哀之中，”他写信给彼得·卡斯特说，“我因为深深的忧虑而彻夜难眠。”这是一个简短的消息。对妹妹他比较坦率；他给妹妹的信总是很长很长，这些信充满了惊人的孤独和力量。

“那些我以前感到关系相当密切的老朋友们，他们都在哪儿呢？我们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因此我们不再有共同的语言！我徘徊流浪在他们中间，犹如一个被逐者，一个陌路人；

## 尼采传

如今再也没人愿意理我。我现在只有什么也不说——因为我说的话没人听得懂——啊，我敢说，他们对我一直都是陌生的！当一个人被逼不能说出自己心中非常想说的话的时候，那真的太难忍受了。难道我的命运注定孤独，注定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吗？实际上是最可怕的孤独是相互之间不能理解。要与众不同，就必须带上比任何一个黄铜面具更坚固的面具——但纯粹的友谊只可能是相互剥削！这词语使我为之陶醉：它对一个必需孤独一世的人，一个他从来没有遇到与自己的同类不同的人——允诺了什么样的芬芳和祝福、自信和希望啊。然而他是一个愉快的探索者，他已经创作了许多伟大的著作。啊，那个孤独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朋友，他便上去握住他的手，并紧紧地拥抱他；这些短暂的荒唐时光是上天赐给他的无价之礼。他在一个小时后，厌恶地抛弃他的同时也抛弃了自己，好像这次交往自身被削弱了，玷污了，败坏了。一个深刻的人除非他真的有一个上帝，否则他一定需要众多的朋友。可我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上帝！唉，我的妹妹，那些你称作朋友的人，以前也是我的朋友，可现在不是了。”

“我希望你原谅我这种感情上的发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最近的一次旅行。……”

“我的身体状况不算太坏，只是我那可怜的心灵倍受打击，日趋衰竭。给我一些愿意理解我和倾听我的人吧——这样会对我的身体有好处。”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个音乐家和两个英国妇女、还有俄国老妇人已经来了，这位老妇人病得很重。……”

此时，尼采仍在顽强地写作《强力意志》。他原来的计划因那次不幸的德国旅行改变了。他想到：“没有人愿意看那些

## 尼采传

火药味十足的书，我写这样的书有什么用呢？我没有能力去阻止欧洲的日趋卑下，那么一切就听天由命吧。总有一天，它会结束的——我是活不到这一天了，到那天，人们就会喜欢看我的书了。我应该为了未来的那一天的到来而继续写这本书。目前，我根本没有敌人，我无法作战。……”刚到7月，他在离开让他遭受到无数痛苦的折磨的德意志之前，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提纲。在9月份他写道：

“我在以后的四年里，将把这部作品分四部分发表。光是《强力意志，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一种尝试》这个题目就足以引起惊恐。为此，所有的孤独、健康、愉快的心情，也许还有类似佛劳这样的一个妻子——都是应该有的。”

这部新的作品他将去哪个隐居地创作呢？拉伯罗、尼斯曾赋予《查拉图斯特拉》以灵感；热那亚曾激励他像一个康复中的病人那样写下了《朝霞》、《快乐的知识》这两本著作。他如今想到了他很久以来一直充满了好奇心的那个尚未开发的科西嘉岛屿，而且他还想住在岛上的一个叫科特的小镇。

“拿破仑在那里还没有出生——也许只是在孕育，这难道不是一个显然具有象征意义的、可能对一切价值作重新估价的地方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仍未完成的想法。”

哎呀！单是这部拿破仑式的作品的题目就会打动像它作者一样的恐怖分子。尼采其实清楚长期以来自己一直追寻着的“由恶道德产生的结果”会将他引向何处。由于在自然界的中心存在着一种征服的、贪婪的力量，只要是与这种力量不相同的行为都是衰弱的和不正确的。他说过并记下了这一点，他的确是这样想的：人类从来也没有在把某种本能的残忍和天性的野蛮与一种内心的细腻和机警相联结时那么伟大。希腊人和

## 尼采传

意大利人就是这样理解“道德”这个词的。法国的政治家们和后来的腓特烈二世、俾斯麦和拿破仑全都按照这些准则行事。尼采经过对疑难问题的深思和各种怀疑的困扰，坚定地抓住了“一个人必须具有袒裸心理的勇气”这条虽不完整却有效的真理，将这条真理写了下来。他努力向这个方向发展，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他的内心太忧郁，头脑太清醒，而对于他的梦幻而言，这种强者的定义也似乎过于冷酷、粗率了。以前，他曾将马西尼和席勒视为自己的老师，现在难道他不再仰慕他们了？其实，他是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的。但他怕在追随他们的过程中，某种衰弱会使他感到满足，此刻他更愿意视凯撒·波吉亚和拿破仑为自己的老师。

与此同时，他为了避免作无情的证明，避开了自己的工作。在得到资助的情况下，出版商弗利兹答应出《悲剧的诞生》、《朝霞》和《快乐的知识》的第二版。尼采早就有了这个想法：他想再给这些著作添加一些内容，然后加以序言，对文章再修改修改。于是他立即开始付诸行动。

他没有去科西嘉，而是去了位于菲诺港之上、离拉伯罗不远的鲁塔，那里有长满树木、凸入大海的峰顶。他再次找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对他诉说时的那些散步的场所和熟悉的地方。那时他惟一剩下的露·莎洛美和保尔·李这两个朋友离开了他，他当时是多么的伤心啊！然而就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他坚持写作并写出了最勇敢的作品。尼采任凭自己受回忆往事的激励。

这时，他收到了标志着他走向成名的第一封信。1886年8月，在破灭了让本国人倾听自己的思想的希望后，他曾将自己的作品《善恶的彼岸》寄给了丹麦的乔治·勃兰克斯和法国的希波莱特·丹纳这两个外国人。乔治·勃兰克斯没有给尼采回

## 尼采传

信。而尼采却收到了希波莱特·丹纳写的一封回信，对此尼采非常高兴。

“你的作品是我旅行回来之后收到的；正如你所说，这本书充满了‘背时的思想’。那充满激情的风格，那如此生动、如此富于文学意味的形式，那时常是反论式的倾向，给那些想了解你的人以全新的感觉。我尤其要把第一部分中 14 至 25 页关于哲学家与哲学的思想推荐给哲学家们，而评论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也会在这些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得到新的启迪；尽管我在你第八篇论文中发现一些对我的过溢之词，但这里面谈到的民族精神与其特征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我还是想把这部分重读一下。你在信中把我归于我极为赞赏的巴塞尔大学的 M·布克哈特一边，这给了我极大荣誉；我想我在法国应该是第一个敦促出版他那部题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伟大著作的人。……非常感谢。

你的忠实的

希·丹纳”

在鲁塔弗莱德里克·尼采和保尔·莱兹克重聚了。尼采十八个月来的变化太大了，致使莱兹克见到他的第一眼简直无法相信这就是尼采。尼采身体明显瘦了，面貌大改。然而尼采仍然像以前一样，不管生活变得如何困难，他仍然对生活充满真诚和深情，如同小孩子一样喜欢笑。他带莱兹克爬了那座山峰，从山上随时可以看到大海的壮观以及辉煌的阿尔卑斯山雪景。他俩在景色优美的地方停下后，找到一些秋季残留在葡萄树上的细枝和老的树木，升起篝火，尼采欢呼着向冉冉上升的火烟和熊熊的火光行礼。

尼采正是在那时，也正是在鲁塔的这个小店里，起草了



## 尼采传

《快乐的知识》和《朝霞》两本书的前言。他在前言里，以无比的愉快心情描述了自己精神上的奥德赛：梅茨和对战争的发现；托里普森以及瓦格纳的友谊；在拜洛特的灾祸与希望；爱情的挫伤；和理查·瓦格纳的决裂；度过的那段失去艺术和诗的残酷岁月；最后把诗和艺术都归还他的意大利；拯救他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城市，还有查拉图斯特拉的摇篮利古里亚海岸。

当尼采这样写着并尽力抑制沮丧情绪时，有些迹象表明他当时正服用兴奋剂以激起自己对工作的热情。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证据。我们清楚，他一直在服用一种印度大麻的浓缩剂和水合氯醛，这种药少量服用可以安神，但服用过多则会使人兴奋。他可能还在暗地里买了许多别的我们无法了解的备用药品，这种习惯是许多神经质的人常有的。

尼采非常喜爱这片海岸。给彼得·卡斯特写信时他说：“请想像一下，这里的这座小岛是从古希腊群岛中飘过来的。这片海岸是属于掠夺者的，处处是激流、危险和欺诈。……”他本想在这里过冬，可不久他又放弃了这个打算，而去了尼斯，莱兹克希望他留下来，可是尼采还是走了。

他对尼采说：“你抱怨自己遭人遗弃，可这又能怪谁呢？你有不少弟子，可你总是让他们失望。你邀请了彼得·卡斯特和我来这里，而你却走掉了。”

“我需要尼斯的空气和阳光，”尼采回答说，“还有那众多天使居住的海湾。”

他一个人走了。这年冬天，他重新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并写完了序言。他似乎生活在一种犹豫不决、异常松弛和抑郁的状态中。他仍然将手稿寄给彼得·卡斯特，可是他却带着一种

## 尼采传

奇怪的谦卑和不安的语气征求他的意见。在 1887 年 2 月他写信说：“你应该比往常更详细地关注我的书，希望你指点出这本书中你有一丝觉得不喜欢的地方，我好修改。”

他阅读尼采的作品时，似乎受了一种奇怪的好奇心的诱导，他不再对这部作品有更多的异议。

他正在阅读那些法国颓废派艺术家的作品。他很喜欢波特莱尔关于保尔·波格特的《心理学沉思论文集》、理查·瓦格纳的作品。他阅读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并大力称赞这位“伟大的拉丁文作家”。他简单地看了一下左拉的一些集子，可他不想要自己受一种纯粹的装饰艺术、一种纯粹大众化的思想作风的引诱。他买了《不受任何约束及任何处分之道德的开端》这本书，并仔细看了这本书，同时还加以评注。同时，居伊约也像尼采一样，曾想在广泛的生活形式上建立一种道德体系。只是，他与尼采对此的理解方式不同，他把尼采所理解的征服力量看成了爱的力量。不过他们的起点是一致的。尼采很高地评价了这位法国哲学家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概念的明辨和纯洁。当时，刚刚开始流行一些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尼采很喜欢其中一位年轻、敏感而激烈的诗人的作品。他给彼得·卡斯特写信说：“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吗？只有他和司汤达才可以使我如此陶醉和满意。他的观点和我一致，他真是一位心理学家！”只要是与他通信的人尼采都会跟他提这位新作家。他对那种斯拉夫人所特有的宗教热情产生了兴趣并使他得到了满足。他认为这并非是一种衰弱的征兆，而是一种生命力的回复，这种生命力为了不受现代社会种种无情的约束，采取了一种革命的基督徒的形式进行反抗。天性遭到挫折的这些野蛮人总是自我非难、仓皇失措，他们已被一场在当时尚不明显的危

## 尼采传

机所笼罩，尼采写道：“这种内疚感是一种孕育生命力的疾病。”正因为常常充满希望，他顽固地不使自己受思想上的厌恶情绪的侵扰。他希望自己的思想继续保持诚恳、自由和自信；当他产生一种对欧洲和欧洲卑微的人民的憎恨情绪时，他立即制止自己这种情绪的产生。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道：“不！欧洲在个人、抱负和思想方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足、充分地准备着投入更伟大的工作，因而与所有表象相反，尽管其可憎的气质似乎在妨碍希望，我们还是应该向这些民众期待一切。”

1887年的前几个月，某个V·P·夫人和尼采的关系相当亲密。他们一起去蒙特卡罗和圣莱蒙。这位夫人对我们来说非常神秘，我们不知道她的一切私人情况。可以想像得出这或许是一种爱的秘密。

尼采在蒙特卡罗的克西纳音乐演奏会上听《帕西法尔》序曲时的伙伴无疑是V·P夫人。听《帕西法尔》序曲时，他似乎已原谅瓦格纳，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仇恨了，而是丝毫没有痛苦地倾听着。9月份，他在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从前，我爱过瓦格纳，现在我仍爱他。”当他在信中能够这样谈论这支《帕西法尔》时，表明他的确还爱着他。

他在信中对彼得·卡斯特说：“我并不想知道这种艺术能够还是应该为某种目标服务，我自问：瓦格纳曾经是否做得好一些呢？于是我看到：在表达、叙述和感情交流方式上，心理学上的精确和最严厉的良心是最直率、简洁的形式；几乎以一种警句式的短语对感情作解释上的各种细微差别：描述得太清晰，以至于一个人在听这种音乐时，所想到的是某种工艺精细的圆盾；最后，是一颗崇高、奇特的心灵的一种感情、一种对音乐的理解，说的吓人一点，即一种‘傲慢’；……一种渗透，

## 尼采传

一种同情，它如同一把利刃直刺人的心灵——还有一种对他在灵魂深处评判和发现的一切所产生的同情。这种美只有在但丁的作品中才能看到。有哪一位画家曾经像瓦格纳在这出序曲的最后一个音符上那样描绘过一幅如此忧郁的爱的面貌？”

对他而言，要成为一名与他评价极高的圣贝甫同样灵敏，并且在对新思想的理解方面超过圣贝甫的伟大的批评家是轻而易举的！他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并且感到难以抵制那种“对分析作粗浅涉猎”的诱惑。这一点他的许多读者也常常注意到。“你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常常说，希波莱特·丹纳也经常这样说。尼采并没因此感到满足。他看不上批评家或历史学家这样的职业。在尼斯他遇到一位德国的年青小伙子，他告诉尼采都宾根的教授们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具有感化力、一个卓有才智的、虚无主义的和激进的人，为此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从没让自己从爱与同情这种浪漫主义倾向中分裂出来，最终沉入活力与暴力这种浪漫主义的反面。他虽然佩服司汤达，但他不愿走司汤达的路。他从小就受到了基督教信仰的养育，他在普尔塔的各种清规戒律中逐渐成熟，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瓦格纳使他的愿望因他们而获得了提升和增长。他渴望做一个道德学家和诗人，一个受人崇敬、品德高尚和安详宁静的创制者。他的这种意图谁也无法理解。他在修改《朝霞》的校样时，再次读了以前所写的这一页，这段文字的真实性依然存在。

“我们仍然按照奴隶们古老的习惯屈服在权力面前，而且，一旦可崇敬的人需要巩固其地位时，起决定性的仍然是带权力的理性；我们必须审视一下，某种更强的东西已把强力压服到了那种地步；可是到目前为止，具有这种审视眼睛的人真是少

得可怜；不仅如此，天才的评价在许多的情况下，甚至还被看作是罪恶。这样，也许只有在黑暗中一切奇观中最美丽的景象才能发生，但它又如昙花一现——我是说，一个天才人物所支配的那种强力的壮观，在他的作品中是没有的，而是在他自身的发展中存在，假如把它当作一部作品，那它就存在于自制的艰难工作中、想象力的净化中以及他对自己的灵感和工作的方向的深思熟虑的指定和选择中。而且这个伟大的人在自称为崇拜这个最伟大的事物中依然就像满天的星斗中那最不起眼的一颗一样亮不起眼；他对强力的成功一直毫不引人重视，歌颂与诗人因此也就不存在。因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上还没有固定伟大的级别。……”

哎呀，为了征服强力，一个人必须得到理性和信仰的帮助。在这场战斗中尼采因为否定了这两种力量的权利，所以他根本没有任何武器去作战。

3月初，尼斯一场强烈的地震引起来自全世界旅居此处的流浪者们极大的恐慌。尼采赞美这些自然界的运动，这场地震提醒人类认识到自己是很渺小的。他曾对两年前那场让二千名爪哇人丧生的克拉喀托灾难满怀激情。他对帮助他读这段电文的莱兹克说：“真壮观！两千个人就这样消失了，这太神奇了。总有一天人类也会这样灭亡。”他甚至希望一场海啸至少让尼斯消失。“可我们也随之消失了。”莱兹克说。“这没什么关系！”尼采回答道。这场地震把他逗乐了。他按时离开了这里。

在3月7日他写道：“到现在为止，我始终怀着一种冷酷的好奇心和嘲讽的情绪在这许多样子愚蠢可笑的人们中间生活。可是任何人也无法避免出错，或许明天我就会像所有人一样丧失理智。这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意外。”

## 尼采传

最迟到3月中旬，他的序言的工作可能完成了，正如在其中一篇序言里他所说的那样：“尼采先生一次次发病与康复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坦率、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说。”不错，我们是应该开门见山，在人们背地里猜想的许多结局中，决定那些真正使他们崇高和振奋的结局，并最终在赢得我们对权力的胜利上取得成功。他在3月17日，草拟了一份计划：

第一本书：《欧洲的虚无主义》

第二本书：《对更高价值的批判》

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

第四本书：《训练与选择》

他曾在1886年7月起草过一个与此计划十分相似的方案：两本批判性与分析的著作，两本证实性和论说的著作；总共四本书，一共四卷。

他每逢春天就会再度处于一种心神不安、情绪易变的状态；他在恩加丁和尼斯之间犹豫地做着选择，不知道去哪里寻找一种既温暖又不太炎热，并且那里有不会使他眼睛受到伤害的清澈明媚的阳光的地方。1887年这一年，受那些意大利湖泊的吸引他出发去了马焦列湖。他开始发觉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型地中海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我被这个在地中海中最美的湖泊深深打动了，”他写道，“而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寻找的地方竟和所有的庞然大物一样。但在这里看不到像大海所具有的那种昏沉和粗鄙。”他重读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修正了《快乐的知识》的校样，但他放弃继续再去完成《人性的，太人性的》这部没得到承认的著作。

然而他能够管住自己了。他觉得只有以后的作品才是重要

的。于是他强迫自己再次开始新的沉思，可又因为衰弱不堪、精疲力尽而终止了沉思。他曾打算去一次威尼斯，但最终他还是没去。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的健康状况不容许我这样做，我根本没有能力去观赏这么美丽的景象。”

由于无聊，他和欧文·罗德在书信中发生了争执。他想给这位往日最亲密的朋友写信，为了取乐，他在信中加了一些刻毒的腔调。他写道：“我只能使譬如丹纳、布克哈特这样老资格的人中意，你还不够资格。……”欧文·罗德讨厌这种腔调。他是一名教授，是一位在欧洲学者中非常有名气的学者，而尼采什么也不是，尽管发表了一些稀奇古怪的著作，但根本没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对尼采的无礼行为非常生气，于是他给尼采回了一封言词激烈的信，但后来他把这封信收回并毁掉了。

这件开玩笑的事使尼采非常后悔。他的健康在各方面都变得非常糟糕；他决定去接受瑞士科伊的一个特殊机构的矿泉水治疗、沐浴和推拿。他到了那里，并积极配合医生诊治。

然而他带病坚持着工作，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解释和发现自己渴望提出的道德价值。可是这些精力都白废了；他的第三本书——《一种新的评价原则》中的问题始终没有合适的答案。我们在这里可以摘抄一下这段由另一份草稿为我们提供的相当准确的解说。

“第三本书：关于立法者的问题。要以这样一种方法来再次控制各种不受制约的能量，即使它们不会因为双方的冲突而被共同消灭；要显示力量的实际增长。”

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这些话到底告诉了我们事物什么样的真正方向和实际增长呢？这是否是指一种强度的增长呢？那么能量的各个阴暗部分，只要是强烈的就是好的。但我们这样

## 尼采传

去理解一定是错误的。尼采作过筛选、抛弃。在当时这种增长是一种秩序、一种自然等级的标志。然而在每一个等级中都必须存在着一种区分各种等级的标准，这种标准会是什么呢？以前尼采说过：“我必会提出将来成为我逻辑上断言的各种信条。”现在他还这样认为吗？毫无疑问，他还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的悲哀减弱了他的冒险性，因为长时期的犹豫不决，他的批判精神也变得更为严厉了。他期待探索，而且似乎向科学要求一种他思想的一切习性都不愿给他的实在的基础。

海因切·冯·斯坦因死于心力衰竭，这年他才三十岁。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让尼采的勇气彻底崩溃。

尼采给彼得·卡斯特的信中写道：“这个消息简直使我失去了理性，我是真的爱他。我常常想，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弟子。他是那些能够理解我的思想人中的一个，这些人的存在使我欣喜；而且他也非常信任我。……我们曾经正是在这同一块地方，疯狂地欢笑过！……他访问西尔斯花了两天时间，他顾不上看一眼大自然或瑞士——他从拜洛特来，又直接回哈勒去见他的父亲——这是我所得到的最美妙、最珍贵的敬意。我与父亲的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旅馆里他曾经说道：‘假如我来哈勒，我的最终目的不是来恩加丁。’”

过了三个星期，他抱怨痛苦的倾向使他情绪低落。但是他在此时发表了一部新的作品。这部作品写的是什么呢？

这部作品就是《强力意志》。由于劳累，他那不断增加的急躁，已不适合长时间的沉思。在他原有的天赋中，只剩下辩论的天资和即兴创作的天赋了。瑞士评论家维德曼先生就《善恶的彼岸》写了一篇研究文章，他的观点是尼采这本书的炸药。尼采于是立即在十五天时间里连续写了三篇短文进行回



## 尼采传

击，以《道德谱系》为总标题。在扉页上尼采写道：“此书用以阐明和完成我最近出版的《善恶的彼岸》这本书。”

书中大概写道：“我早已说过，我把自己融入到善恶的彼岸。但这并非代表我想摆脱各种道德范畴，我要挑战那种诋毁被称作恶的活力、崇尚被称作善的温顺的行为；可是人类道德心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会连道德家们也不知道——向我们展示出许多不同的道德价值，作为恶的其他许多方面和作为善的其他许多方面，还有众多的无耻与高尚的阴暗面。在这里，现实甚至在运动，首创精神是不会受到压抑的，一个人必须探索和创造。”

然而，尼采将自己的思想升华了一步。“我想过，”他在几个月后，为这本书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曾经想过发射一枚威力更大的炮弹。”他揭示了这两种道德——一种用于主人，另一种则用于奴隶的差别；而且他还想认识“善”与“恶”这两个词在动词词根中原来的意思。他说，善源于 *duonus*，意指斗士的意思；恶是 *μελας*，本意是指黑色；希腊人的祖先用这个词作为向他们的臣民和奴隶，那些闪米族人与黑人混杂的地中海人规范日常行为的表率。尼采对这些所谓邪恶与高尚的原始概念并不表示反对。

他在西尔斯—马利亚于 7 月 18 日这天，写信正式告诉彼得·卡斯特自己的这部新作品。

“我充分利用了最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痛苦折磨的时光，”他写道，“我已起草了一部字数不多的文章，我认为，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更容易地理解我最近那本书中的问题。人人都不理解我，而这一百本的销售量绝对没有问题，但人们还是没有理解我。我今年已 43 岁了，写了十五部作品，可在最近

## 尼采传

三年里我花了很多钱去付我的出版费，而我却没有任何稿酬，钱就这样花掉了，这些想必你清楚！此外，我那悲惨的阅历和许许多多的请求迫使我证明，任何一个德国编辑都不愿意与我合作。也许我今天刚刚写完的这本书能够帮助我最近出的那部作品提高销量。也许有一天出版商们会从我的书赚到钱。我非常清楚当我被人们刚开始接受的时候，我是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他在7月20日这天，将这份手稿以快寄投送的方式寄给出版商。最后，他又想增加一点内容。他在不安、忧郁以及对作品的修改中度过了整个夏季。他一直在润色、删增这部作品，以便使它更富于生气，更为强烈。快到8月底时，尼采看到第一部分的最后一页上还有一块空白，便加了这段奇特的按语，他在这段文字中，指出了那些不曾研究过的问题，但他已觉得自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了。

“注意——我趁发表这篇论文的机会，公开、正式地提出我的一个想法，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尔和某些学者谈话时提到过它。一些哲学家们应该通过这一系列学术演讲，更深入地去研究道德历史；也许这本书将在这一方面会对这些哲学家们有所帮助。以下这个问题我想提出来：

那些参考性的暗示曾帮助过语言学，尤其是词源学研究过道德概念发展的历史。”

“另一方面，这些问题一定会引起医生和生理学家们的兴趣。事实上，所有价值表，所有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在企图借助心理学对之作出解释以前，都必须先从原先的生理学角度获得阐述和解释。所有的价值表和道德说教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必须从更开阔的视角去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什么有价

值？’必须带着非凡的灵敏和洞察力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某种行为对一个民族最伟大的永恒性具有明显价值，如果这是创造一种更高类型的问题的话，那么这种行为也会具有其它的价值。评定价值的两个对立的观点是最小程度和最大程度的善。我们应该让那些天真的英国生物学家们假定最大程度的善对他们具有更高的价值。所有学科都必须为未来的哲学家做垫脚石，解决各种道德标准的问题并决定它们的层次，这是哲学家的职责。”

将近9月份，恩加丁变冷了，尼采的校样修改完了。这个流浪的哲学家只好再去寻找新的住处和工作。

在给彼得·卡斯特的信中他写道：“真的，我在莱比锡和威尼斯之间无法做出决定；我应该去莱比锡那里工作，为了我必须现在表达自己一生的伟大思想和要学的许多东西，还有许多要提出的问题和要读的书，我应该去莱比锡。可是这意味着我要在德国过一整个冬季。经再三考虑，我觉得我的健康状态太差，不能去德国过冬。那么我只能去威尼斯或尼斯了；从自身考虑，也许那样比较好。此外，我认为，与其探询和研究五千个问题，倒不如沉思和孤独。”

因为彼得·卡斯特在威尼斯，所以尼采自然决定了去威尼斯。在这个有“上百个深刻的孤独者”居住着的城市里，尼采算是比较愉快地住了几个星期。据彼得·卡斯特说，他在那里什么也不学，好像在那里虚度时光。他不去图书馆，也不在房子里休息。他经常散步，每到中午，他还与那些极讲礼貌而又非常卑贱的下层人士在那个蹩脚的“饮食店”共聚午餐；当光线太强时，他就去皇宫的阴影下休息；将近黄昏时，他又开始散步。那时他的眼睛不再受伤害，他会凝望聚集着成群自由自

## 尼采传

在的鸽子的圣马克广场，凝视分布着许多教堂和小岛的环礁湖。他从没停止过思考自己的作品。他设想自己的作品明快流畅而合乎逻辑，细节丰富，写法简单，每一行都通俗易懂，却又带一丝阴影，带一点神秘；一句话，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比自己喜爱的那个其最高意志与狂想、优雅的娱乐相联系的城市威尼斯还要美。

我们来读一下写于 1887 年 11 月《L' Ombra di venezia》中的这一页笔记吧；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他当时的想法。

“这是一部相当完美且需要认真考虑的书：

(1) 文体与形式。对白要极其理想，所有的对白都具有一种博学的外表、深刻的思想、深沉的感情、虚弱以及不安的各种特征。健康的恢复，白天的工作——极度的平静、短暂的快乐。要超越感情的流露，要彻底成为一个丝毫不受雇佣的一个人。这本书可以说是回忆录；要用最敏锐、最具体的方式刻画最抽象的事物。仿佛它是个人遭受过的全部历史。最好多一些可见、明确的事物和例子，这样使文章更加饱满丰富。尽量避免描述；将所有的事件都转化为感情甚至激情。

(2) 措词和表达。军事术语的好处，是要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代替哲学用语。”

他于 10 月 22 日到了尼斯。

他在尼斯的前两个星期里，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他赢得了一名读者的同时，失去了交往时间最长的朋友。

他失去了欧文·罗德。他们在去年的争吵现在走到了极端。最初尼采写信给罗德只是想开玩笑而已。“不要轻易地就与我决裂，”他把寄赠最新作品《道德谱系》的消息写信告诉罗德，

## 尼采传

“到现在这样的年纪我没有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如果你离开我，我会非常痛苦的。”可他在信中不止说了这些。希波莱特·丹纳已给尼采寄来了第二封信，是一封非常亲切的短信。在5月份欧文·罗德曾给尼采写了一封粗暴无礼地批评丹纳的信。为了给法国的信友辩护，尼采于是接着写道：

“注意——我求你能不带偏见的评价 M·丹纳。我对你在信中所想所说的那些粗暴无礼的话非常生气。我可以原谅任何人，但不能原谅你。你曲解这个心地高尚、严肃的民族的人，那么你就无法理解我的作品。除此以外，你从来不曾给我写过一个字，以表示你对我生活的关心。我已经四十三岁，可我仍然像小孩子一样地孤独。”

所有的关系彻底结束了。

他得到了乔治·勃兰兑斯这个新读者，对尼采寄赠《道德谱系》一书，他给尼采写了一封具有极其生动和具有非凡的理解力的信表示感谢尼采。

“从你的书中，我品味到一种新思想的味道，”他写道，“尽管你书中所写的一切我不能全部领悟，可是你有许多主要的观点都和我的感觉与想法是一致的。我和你一样贬抑禁欲主义的思想，并深恶痛绝民主主义庸人；我对你的贵族激进主义表示赞成。不过我又不十分明白你对怜悯道德的那种蔑视……”

“我对你本人一点都不了解。没想到你是个教授。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向你那没有教授气味的思想表示敬意。……我喜欢交谈的人不多，但你是其中一个。”

尼采似乎应该为自己作品得到两个具有如此杰出才华的丹纳和勃兰兑斯的认可而感到极大的安慰。他难道不知道，勃拉

## 尼采传

姆斯此时也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善恶的彼岸》吗？然而，他已经伤透了心，他已没有接受愉快印象的本能的心情了。他内心的欢悦早已失去了，他以前为之如此自豪的忍耐的沉着平静也失去了；他的信中充满了忧郁。

还好他那敏捷的头脑没有受到这场灾难，并且还能以奇特的活力运转着。使他感兴趣的事物我们很难能列举出一些。他的《生命颂》正在被彼得·卡斯特改编成管弦乐曲；尼采希望他快点完成这项工作，并帮他作修改，而更多的是用这种形式真诚地赞美自己作品。

他读了龚古尔兄弟的日记“这种非常有趣的新奇作品”，还和福楼拜、圣贝甫、戈蒂埃、贝纳、格瓦里以及勒南在梅尼家里一同聚餐。他坚定地着手写他那部要显示他的智慧而不是愤怒的决定性的且一切辩解都失去权利的平静的作品并没有因这些消遣而有所放松。对他业已成形的设想他用六行字进行了概述。

“要让我的痛苦、我的骄傲和欢乐穿过每一个现代人的心房，侵入它们的各个角落。要以一种良好意愿和充满爱的歌德式的敬意奋力超越悲观主义。”

尼采在这份笔记中，指明了最近这部作品的灵感很可能来自歌德。歌德的选择是被他那独有的天性与自身的巨大差异所决定的。歌德没有赞扬和批评过人类活动的任何方式，也没有反对过产生于理性世界的任何思想；他像一个仁慈的贵族那样贡献并接受了一大笔人类文化的遗产。尼采最后的梦幻、最后的理想是：他希望在自己临死之前，能够犹如夕阳一般，散发出自己最柔和的光芒；并将这道光投射到每一个角落，照亮和证实每一种事物，从而使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没有阴影，使任

何一个生灵都没有忧虑。

他简单地决定了前二卷：《对更高价值的批判》和《欧洲的虚无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写着属于这种批判与分析的文字。他奋笔疾呼：“来一丝新鲜空气吧！不能再让这种荒唐的情形在欧洲继续下去了。”但是，这只是一声呐喊，并且他很快就忍住了，尼采像对待怯懦一样，把忍耐抛弃，他要一支爱的赞歌回答人生的挑战。他希望回复到了比较平静的思想，他其实已做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被他提了出来：“现在欧洲的状况真的荒谬吗？也许我们没有注意到在这些事实中存在着一种原因。也许在这种衰弱的意志中，在这种平民的谦卑中，一个人应该正确地认识到某种具有保存的价值的东西。它们似乎无法控制；也许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在今天，我们认为我们所关心的利益是可悲的，但到了许多年以后说不定它是可喜的。”

“沉思：认为所有这些价值的获得都可以是反生物学的，这是一个过于狂妄的想法；解释它一定要用一个人寻求一种维护人这种类型的兴趣才可做到，即便它必须以被剥夺和虚弱的优势去获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人类就会灭亡。——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人类的提高会危及种的保存呢？”

“挥霍浪费的种族往往是强大的种族。……我们在这里面临着经济问题。……”

他强迫自己控制住种种厌恶情绪，绝不让自己用粗鲁的语言，试图心平气和地思考那些自己所谴责的倾向，他的确做到了。他问道：“难道我们一定要剥夺民众寻找真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信仰的权利吗？民众是一切文化的根本、整个人类的

## 尼采传

基础。没有他们，主人们也不会存在？他们需要民众的幸福是他们所需要的。我们必须有耐心让那些反抗的奴隶创造出他们所喜爱的幻想。让他们坚信劳动是高尚的！要是这样能使他们在劳动中变得更加驯服的话，他们的信仰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他写道：“问题在于要使人尽量可用，必须竭尽全力使他们尽量接近永远不出差错的机器；为此，用机器的各种美德武装自己是必要的，他们必须学会忍受无聊，并对无聊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令人愉快的感情应该把它们退回到较低的层次。……被视为最高级、最高尚的生存的机械形式，应该尊重它。

“一种高度的文化只能在一个高于顽固而坚实的平庸的、广阔的基地上建立。”

“减少人口应该仍是在长时期里的惟一目标：因为首先要为一个强健的人种创造广阔的赖以产生的基础。……”

“欧洲人口的减少是无法阻止的巨大过程，它必须加快速度继续前进。这是活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帮助一个人到达一种更强健的、能够超量具备那些衰竭的人种所少有的特质的人种。”

这样，尼采在 1887 年年底，已经成功地将他一直想写的那部当代性的作品的基本框架勾勒出来了。从前他辱骂过的那些目的如今他赋予了它们某种权利、某种尊严。我们可以从《查拉图斯特拉》的最后一些草稿察觉到这种迹象。尼采写道：“信奉查拉图斯特拉的人们将幸福的希望没有留给自己而是给了那些最卑微的人。……他们按照等级制度分配各种体制和信仰。”尼采此时所写的意旨与之相似：“反生命并不是人道主义



## 尼采传

的各种倾向，平庸的民众适应于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也同样适合于需要民众满足的人。基督教的许多倾向也是仁慈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像它们的永恒性那样让人们觉得满意；因为它们适合于所有那些衰弱的、受苦受难的人们，而且毕恭毕敬地怀着恭谨，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要是可能的话，怀着爱去接受痛苦、怯懦那也是必要的。”尼采在 1881 年给彼得·卡斯特的信中写道：“不管我如何谈论基督教，我还是不会忘记他对我精神生活中的许多经验的有帮助的；而且我真诚希望自己永远对他忠诚。”这种希望、这种想法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并且，他很高兴自己能为这惟一的、童年时代的、至今还在把自己献给众灵的信仰说上一句公道话。

尼采在 1887 年 12 月 14 日给从前执教巴塞尔时的一位信友卡尔·弗契斯写了一封语气充满了骄傲的信。

“我写过的所有东西几乎都会被抹掉。我在最近这些年里，内心的焦虑一直非常强烈。如今，在我就要快到达另一个高度的时候，我的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客观些，这样才能更快更好地接近更高的形式。

我年纪是否大了？我不清楚，而且我不知道对我是必要的是哪一种青年时期。

在德国，人们非常不满意我的‘怪癖’。他们根本不清楚核心是什么。我在怎样的情形下，什么时候变得古怪他们也不清楚。”

从笔记上留的日期看，在 1888 年 1 月，尼采似乎开始考虑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问题。那些他在衡量并承认其权利的卑贱的民众，如果最终高贵者控制不了他们的活动，他们对辉煌的目标没有兴趣，他们就不值得活下去。什么才是这种高贵者的

## 尼采传

美德呢？为这种美德服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这样尼采回忆起那个使他苦恼的问题。他能给这个未知的、他的灵魂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着的、或许还是无法实现的伟大最终下一个定义吗？可是他再次陷入悲哀之中。他抱怨自己的烦躁和敏感。这种情绪已发展到每当邮差将信送到他手中时，他总是犹豫不决、双手颤抖地拆信封。

“可以说，这是我最难熬、最难过的日子，”他1月15日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与虚幻保持联系了：当我一想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把我撕裂。……忧伤一旦吞没我时，我只生存在无尽的黑夜。我必须挺过去，因为还有太多的事等着我去做。在清晨，我至少要提供这种智慧给自己。在这些日子里，音乐给了我从未如此好的感觉。它让我从自我陶醉中恢复过来，并使我解脱。我似乎从另一个高度去感受自我、思考自我。它就这样使我更壮大，而且往往在晚上享受音乐之后，就会有一个充满活跃的感觉和幸运地发现一个新的日子。这真的太神奇！就好像在一种比较天然的物质中浸泡了自己。没有音乐，生活就只是一种错误，一种放逐，一种疲倦。”

让我们尝试追踪一下他作品的轨迹。他强迫自己研究一种历史，并想发现那种使更高尚的人性可能成为的社会阶级、民族、团体或种族。这便是现代欧洲人：

“一个具有古典趣味的、由强健者组成的种族如何能从这里解脱出来呢？古典趣味，即强化和简化的意志，就是赤裸心理的勇气。……一个人只有受一种必要性的强制才能使自己从这种混沌状态上升到有机状态。要么强迫自己，要么让自己被消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一个占优势的种族只能起源于暴力与恐怖。问题在于：哪里才能找到二十世纪的野蛮人？显

然他们只可能出现在巨大的社会主义危机之后并强迫自己——将这些危机成为对他们而言最能显示出最持久意志的要素，而且他们也能够成为具有最持久意志的保证。”

这些注定取胜的要素是否能从现代欧洲人身上找出来呢？尼采忙于研究这个问题，并将研究结果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阻止现代主义最好的疗药和障碍。

第一：结束所有轻松心情的真正与战争有关的义务兵役制。

第二：集中而单纯的民族偏见。”

以上几点，另外的一些提法也对其进行了证实。

“不管是为了保持伟大的传统，还是为了创立人类高超的典型，维持军事状态是我们的惟一手段。所有让国家之间的矛盾永存的情况就是这样为自身辩护的。”

这个结论对于尼采的辩论者来说，是绝对想不到的。他曾经反对过民族主义，可如今他又退回到了民族主义，因为他要在这个沉重时刻找到支点。还有一个更加使人意外的发现即将产生。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尼采发现了一种只可能是民主政体或实证主义的形式改良的政党，他赞成这种政党并对这种政党下了定义。他觉察到这两种足以引导人类的心智健全、朝气蓬勃的集团的特征。

“一个不是感情用事的和平的政党，绝不允许自身及其成员参加战争，并且不允许他们求助于法庭。这个政党引起对自身的斗争、反对、迫害、矛盾。这个政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受压制的；不久，这个伟大的政党就与报复情绪和积怨相对立。”

## 尼采传

一个喜欢战争的政党，它以严厉和相同的逻辑反对自己，它的发展存在于一种对立的观念中。”

产生尼采所宣告的即将产生那个欧洲的悲剧时代的有机力量，我们在这两个党派中能否认识到呢？可能可以认识到，不过我们得谨慎，别把这些笔记的价值扩大了。对它们而言这是一气呵成的。它们也该像曾经在尼采的内心汹涌起伏、一闪而过一样，在我们面前急涌而过。他的视觉宽阔无边，它从不停留在一棵树上。工人阶级的清教主义和民族主义他都不满足，因为他清楚人类的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与贵族政治的自由程度同生存和衰灭的，同样他也热爱欧洲无数的传统。

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曾经发誓他这一生一定要找到一种更高级文化的支撑点。此时他感到自己的誓言实现了。他骗了自己，而且由于他内心的不能容忍的狭隘倾向的作用，他抛弃了这些支撑点。在 1875 年他写过——原文的日期记下了这场冲突的持久性——“两种相对的倾向同时强迫他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并将他受制于自己，这在一个思想家的生活中是非常奇怪的。一方面，他渴望认识，于是他离开了支撑人们生活的坚实的土地，多次涉险于陌生的领域；另一方面，他要生存，又必须随时寻找一个生活的地方。……”尼采背弃了瓦格后，他始终在一个个不确定的领域里徘徊。他如今在寻找最后的领域。他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找到了民族主义这个狭隘的避难所。他从这个避难所里退了出来。他觉得这是一个庸俗的对策，一种在民众中保持某种连续性的有用的某种谨严和趣味的原则；他又觉得它好像不一定是，他的种种思想为之而发的、无疑不存在的名流的教条。

尼采消除头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个权宜之计。他终止

## 尼采传

了专心致志的研究工作。那些只会对卑贱者有益的信仰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想起了歌德和拿破仑，他们俩所处的时代和各自的国民偏见都无法影响他们。拿破仑看不起法国大革命，却巧妙地使这场革命的活力转化为己用；他看不起法兰西，却统治了她。歌德对德国没有什么好感，对她的挣扎也不感兴趣：他渴望复活并占用人们所有的梦幻和想象，丰富并保存欧洲早已创造出来的道德财富的巨大遗产。拿破仑懂得歌德的伟大，歌德也喜欢观察这位现实主义者、征服者的生活。一位是诗人，一位是战士；一个使人们保持沉默和屈服、使他们努力奋斗，另一个则对人们关注、沉思，并使他们感到光荣。这两个人是尼采一生中每个关键时刻一再出现的理想人物。他曾赞美过品达和泰奥格尼斯的希腊、瓦格纳和俾斯麦的德国，一段漫长曲折的历程使他再度重回自己的梦幻，回到大革命翌日以拿破仑和歌德为独特代表的、那个未实现的美好而强大的欧洲。

我们可以从写给彼得·卡斯特的一封信中断定，尼采非常不满意自己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依然处在开端、尝试、预期阶段……”他写道，并且继续补充说：“我已完成了《一种价值转换的尝试》的初稿。总的来说，这部作品让人感到痛苦，我没勇气再去想它。假如有足够的时间，我会做得更好些。”他为何不满呢？难道他对自己强加于自身已有三个多月时间的那种顺应群众和虚弱者需要的屈尊和宽容感到厌倦了？难道他迫不急待地要表达自己的愤怒？

在他当时写给妹妹和母亲的几封信中，我们能够比较亲近的接近他。他给这两位各居一方的女性写的信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柔感情，这种感情显示出艰难的掩饰自己的勇气。他似乎对自己重又成了她们膝下的一个孩子而感到高兴。他对母亲百依

## 尼采传

百顺、彬彬有礼，署名非常谦恭：你的老儿子。他和妹妹交谈时好像忘了往日对她的种种不满，他清楚妹妹绝不会从遥远的巴拉圭回来了。他爱她，他为她选择的是条错误的道路而感到遗憾。她是精力充沛的伊丽莎白，敢于冒生命危险。对她身上那些在他眼里高于一切德行的美德他表示非常欣赏，他把这种美德还看成是自己的家族，那个高贵的尼兹克伯爵家的美德。他写信对她说：“从你所说的话中，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是相同的。”他非常关心她所说的话，可是伊丽莎白却一刻不停地向他提出过于聪明的忠告。比如说，当他抱怨孤独时，她建议他去设法当一名教授或是结婚。尼采的回答很简单：“我去哪儿找我另外的一半，即便我遇上了，我能够要求她和我过同样的生活吗？”但是，他也清楚有一个妻子是会令他快乐的，并且也这样说过。

“今天我得告诉你一段小小的奇遇：昨天，正当我像往常一样散步时，我听见了不远处传来一阵热烈爽朗的笑声，当时我还以为是你在笑呢；当我看到这个发出笑声的人时，原来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姑娘，她那一双棕色眼睛如同一对温柔的小鹿。那道眼波温暖了我那颗衰老的、孤独的哲学家的心——我想起了你劝我结婚的忠告，因此在接下来的散步中，这位优雅而年轻的姑娘的形象在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毫无疑问，我非常希望这位美人成为我的妻子——然而她愿意吗？这位姑娘跟着我这样思想的人她会感到幸福吗？而要是我看到一个如此温柔可爱的人遭受痛苦，我的心也是无法忍受的。不，决不结婚！”

此时他脑子里难道没有一种有害而古怪的想法吗？他随时都在想像着自己失去的种种欢乐：声誉、友谊和爱情；他怨恨

## 尼采传

地想起那些占有这些欢乐的人们，第一个他就想起了理查·瓦格纳，他的才华总是得到世人的认可。在托里普森他认识科茜玛·李斯特时，她是那么的漂亮！这个无与伦比的女性再婚了，走进了这个谣言四起的世界，她不仅和瓦格纳生活在一起，而且对他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她头脑清醒、殷勤体贴、善于帮助而灵敏，她使瓦格纳有一种安全感。没有她，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他能控制住自己的容易冲动和焦虑不安的性情吗？他那些源源不断地发表的伟大作品会有如此逼真吗？科茜玛引导他、抚慰他；只因有了她，他才能够顺利完成那部四联剧、写出《帕西法尔》、创建拜洛特剧院。……尼采想起了托里普森的那些快乐时光。科茜玛喜欢他，倾听他的各种计划和意见，读他的手稿，并且快活、和蔼可亲地和他交谈。恼怒和痛苦使他的记忆扭曲了；他觉得自己爱过科茜玛·瓦格纳，或许她也爱过自己。这种想法完全冲昏了尼采的头脑。尼采希望这是真的，他想，如果自己早几年认识她的话，他们肯定会相爱，而科茜玛也会像帮助瓦格纳那样地帮助他。然而没有情形是对尼采有利的。在这一点上，瓦格纳又一次剥夺了她对他的爱。他拥有了一切：声誉、爱情、友谊。

一种奇怪的浪漫气息在尼采的后期著作中体现了出来。一个阿莉阿德尼、巴克斯和提修斯古希腊神话帮助他表达，同时也掩饰了他的思想。提修斯在迷宫里失去了方向，阿莉阿德尼遇到了他并把他带了出来；可是提修斯恩将仇报，他把这位救过自己的女子甩在礁石上，要不是巴克斯见到这位女子的话，阿莉阿德尼就会在绝望和孤独中死去；巴克斯——狄俄尼索斯深深地爱上了阿莉阿德尼。这三个神话人物的名字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提修斯是瓦格纳，阿莉阿德尼是科茜玛，巴克

## 尼采传

斯—狄俄尼索斯即尼采。

他在3月31日，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显得他格外没有活力。

“一种难以忍受的压抑和紧张的状态总是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由于身负重任，同时也因为与完成这一重任根本对立的生活情形，致使我痛苦不堪。”

“……还好有一个特别晴朗温暖的冬天、长时间的散步和新鲜充足的食物，这使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差。除了精力不足外，我哪里都好。此外，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精神上这个冬天已经使我那部伟大的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因此我的脑子没病，除了精力不足外，一切都正常。”

尼采第二天离开了尼斯。在来到恩加丁之前，他想去都灵住一下。对那里宽广的街道和干燥的气候的赞美，他早就听说了。去都灵的旅途相当艰难。他在途中丢掉了行李，他对脚夫大发脾气，于是发生了争吵；然后在热那亚附近的萨皮特伦那他生病了，两天之后即恢复了。在热那亚他休息了三天，这期间他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感谢我的好运因为它把我再次带回到这个城市，在这里我的意志变得坚强了；在这里，一个人不会感到害怕。这次朝圣热那亚期间是我产生感激最多的一次。……”他于4月6日到达都灵，此时他已相当疲惫。“我再也没有能力一个人旅行了”，他在同一封信中对彼得·卡斯特说，“它使我过于心烦意乱，我对任何东西都产生不了兴趣”。



### Ⅲ 走向深渊

这里，我们暂时停止一下叙述，将作者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下介绍。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追踪尼采的思想历程。可是尼采的思想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什么变化了，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他本人身体而不是他的精神的影响。人们常说：尼采是一个疯子。也许他们要作出明确的判断是不可能的。他至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意志和思考能力，能控制自己和自身的判断力。1888年春，他的这种能力消失了。可是他仍然才华横溢，他所写的东西总是力透纸背、笔锋犀利。他十分清醒，不过这种清醒又是可怕的，因为它只会将自身引向死亡。当一个人研究他这一生的最后几个月时，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注视着某件失控的武器。

弗莱德里克·尼采不再研究那一直使他的作品强有力的道德方面的历史。让我们回忆一下在1888年2月他写给彼得·卡斯特的一封信：“我经常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焦躁状态中，每当我心情尚好的时候，这种状态就会过度地强烈。”这几句话清楚地介绍了《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这三部即将面世的作品。

我们得赶紧继续展示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的故事，在这段时间里，尼采已是身不由己了。

他在4月7日收到了乔治勃兰竞斯的来信，勃兰竞斯告诉他，自己将对有关尼采的哲学举行一次讲座，这使尼采感到非常意外。勃兰克斯写道：“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我感到

## 尼采传

苦恼，所以我希望这里的人一下子就认识你。”尼采回信说：“亲爱的先生，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你怎么敢向公众介绍一个糊涂虫呢？……你是不是认为我在德国是非常出名的。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我一直被看作是某种乖戾荒诞、根本没有必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东西的创造者。”他在结尾处写道：“我的骄傲自尊在长期的反抗中变得越来越强烈。我是一个哲学家吗？是不是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封信应该会使他产生莫大快乐；而且，要是这封信可以挽救他的话，也许还会成为他自救的良机。确实，他感到了一种我们察觉不到的愉快。这快乐来得太晚了，此刻的尼采已只能沿着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的道路前进了。

尼采在这段紧张而疲倦的日子里，设法找到一本题为《人的法律》的翻译本，因为他想了解那些自己渴望恢复的特权阶级社会的模式。他读了，并从中得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他这段一生中最后的研究成了他所有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这本书使他兴奋不已——书中具有一部秩序赖以建立的法典和四种等级的习俗，一种简朴、优美、在极端的严格中又具有人情味的语言，一种永恒的思想上的高尚性。那种安全可靠、温文尔雅的印象也从这部作品中作为一个整体超然独立出来。下面的一些戒律是从这部作品的前几页摘抄的：

“在割断脐带时，规定了一个男孩的生日；在读圣经的同时，必须让他从一个金碟里尝一点点纯净的黄油和蜂蜜。

“在出生后的十至十二天里，由其父亲在一个有月光的吉祥的夜晚，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在吉星高照之下为

## 尼采传

孩子举行命名仪式。

“让婆罗门混合姓中的第一个姓表示祥和；吠舍，表示富裕；刹帝利，表示力量；首陀罗表示谦卑。

柔和、清晰、悦耳、易读和吉祥，女孩就应该取这种名字，以长元音结尾，如同祝福辞。”

尼采读后大为称赞。他抄下了这些文字，因为他在这本古代印度的盛典中，清楚地看到了那种歌德善意注视和满怀爱的东西，听到了他自己渴望吟唱的与道德无关的旋律。

不过，他的称赞中也包含着批评。某种神话成为印度人的等级制度的基础，而这种神话其实骗不了解释这些神话的僧侣们。尼采写道：“这些哲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些——或者他们从未见过。……”人的法律是一些优美而机智的谎言，一定是这样，因为大自然的本身是一团乱麻，是对各种秩序和观念的嘲弄，不管是谁，要想建立一种秩序，都必定讨厌大自然，并幻想出一个虚幻的世界。那些优秀的印度法典的制定者们，同时也是说谎的高手。尼采要是不注意的话，就有可能被他们引入歧途。

此时是一场危机前的短暂瞬间，对于这场危机的经过我们一无所知。尼采一个人在都灵，工作时没人在身边，他总觉得缺乏信心。他在考虑什么呢？他一定在考虑和研究这部古代雅利安语写的并赋予他各种梦想以模式以及显示这座美与社会的完美无缺、又记载着理性之欺诈的最出色的纪念碑的作品。他一定爱它也恨它！他沉思、惊愕，从而暂时中止了写作。一种类似的困境曾在四年前阻碍过他完成《查拉图斯特拉》。这不再是一个永恒轮回或超人的问题。他放弃了这些朴素的准则，

## 尼采传

然而这些准则所掩盖的各种倾向——其一是对秩序与结构的放纵、渴望，即使它们是不存在的；其二是对清醒与毁灭的渴望——这些永恒不变的倾向再次影响了这一点。尼采不知所措：他是否最终得相信这些婆罗门、僧侣、这些狡猾的众人之首所说的呢？不，他是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他对自己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也许在几个世纪过去之后，人类在对自身天性、人生意义的价值和起源、各种遗传机制方面认识得更透彻之后，也许会尝试制定新的法则。目前它还不行：它只能使这些早已束缚住人类手脚的古老伪善和谎言变得越来越厉害。尼采开始厌恶自己曾经花费很大的精力去遵循了六个月之久的思想，并且猛然发现自己恰如在而立之年时那样，对那些谎言和虚伪的东西不再感兴趣。

在当时他曾经写过：“必须把一切虚假和可疑的东西揭露出来！我们并不愿意过早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能力创建，也不清楚是创建好还是不创建好。只有悲观主义者才逆来顺受、胆怯懦弱——我们可不想成为悲观主义者。”

尼采在这样表白自己时，他依然有足够的力量想出解决一件困难的事情的简单办法。可是他原有的力量、冷静以及残留下来的一切希望消失已经十年了。他那病态的心灵被烦躁占据了，致使他再也不能作任何抵抗了。他将那部庞大的作品改写成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种种猜测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了证实。

祥和平静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尼采由于痛苦到了极点，他也想让别人同样痛苦。他所选的目标是理查·瓦格纳这个谱写《帕西法尔》的虚伪使徒，这个诱使其时代堕落的幻想家。假如从前他尊崇过瓦格纳，那么他现在出于强烈的愤怒，同时也出于一种责任感来攻击他。他想：“是我提出了瓦格纳主义，

## 尼采传

那么我就应该让它的真正意义公诸于众。”他渴望通过一次猛烈的抨击，使那些比自己软弱，依然屈服于这种艺术威望的同时代的人们从中解脱出来。他要使瓦格纳威信扫地，名誉丧尽；总之，要是我们猜得对，他一定要为自己曾失去的幸福报复瓦格纳。所以他称瓦格纳为一个颓废者和一个低级的喜剧作家、一个现代的卡寥斯特罗。展示一生中都没有使用过这种粗俗的言行。这足以证明那场灾难的降临。

他没有了顾虑。愉快的心情对他的工作有好处且起到促进作用。精神病医生们了解那些先是一般性麻痹，，发展到最后出现的危险的异常现象，而尼采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只是这种现象表现为他非常兴奋。尼采认为是他此时正试着呆下去的都灵的气候给了他这一切快乐。

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亲爱的朋友，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你，都灵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或许你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我心情不错，从早到晚我正在写一本有关音乐的小作品——我像一个神仙那样地消遣，夜间不管声音如何嘈杂，我都能安然入梦：对尼采来说，都灵的一切都好。”

7月份，恩加丁几个星期的寒冷天气伤害了尼采的身体。他不仅无法入睡并且快乐的心情被痛苦取而代之，他的心情时好时坏。当时据佛罗琳·马·萨丽斯—玛雪琳丝在一本有趣的小作品记载，她见到尼采时，是分别了十个月以后。她察觉到了尼采身体状况的变化；他如何匆忙走来，仓促行驶的马车，以及当时他机警的行礼——他的脚步几乎没停下来过，他就这样又回到他的小客店，并立即记下在路上产生的思想。在拜访她时，他将自己的偏见坦白地告诉了她。他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感到恐惧：他那三千法郎的退休金差不多用光了，他如何利用这

## 尼采传

为数不多的钱既维持日常开销，又为自己作品的出版支付大笔费用呢？他减少旅行，把自己的生活开支降到最低水平，可是这仍无济于事，他最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瓦格纳事件》这部作品完成了；他在原文前增加了一段开场白，同时还在文中增添了一篇跋、续跋和一篇后记。他一刻不停地完善着自己的作品，使之越来越尖刻。但完成这篇作品之后，他仍觉得不够尖刻，对此，他有些后悔。

“我希望这本极其有伤风化的小作品使你满意”，1888年8月11日，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对我来说，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有些时候，首先是一些夜晚，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写那么多冷酷无情、愚蠢的话；毫无疑问，我已停止了某些航程，因为我走得太远了。那些涉及到瓦格纳家庭出身的句子大概会被禁止发表。”

也许此时他写给弗罗琳·冯·梅森伯格的一封信为思索提供了材料。

他写道：“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世人写出了最深刻的作品。这篇作品一定会永传于世，因为它的价值超过了我的生命！……而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永远是拜洛特的痴呆症患者！虽然瓦格纳死了，但受他的影响，我仅有的几个能够施加影响的人也离开了我。可是今年冬天我却在丹麦找到了新的赏识者——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内心充满生气的乔治·勃兰兑斯博士在哥本哈根大学公开开设我的讲座，并且取得了辉煌成就！听众总是有三百人之多！这真是一个决定性的小凯旋！——纽约也准备开设我的讲座。我是欧洲“独一无二的”和“最有主见的人”德语作家——对我来说，这多少是一种安慰！”

## 尼采传

他在附言中加上了这样一些话：“我的著作只有伟大的人才忍受得了。这样，我就有幸防止自己激怒所有那些有德行的和虚弱的人。”毫无疑问，胸怀宽广的弗罗琳·冯·梅森伯格在这几行字里发现了 he 指的这些人正是自己。她仍友好地给尼采写了回信：“你说，一切有德行和虚弱的人都不支持你？千万别自相矛盾，道德单词本身就足以清楚地说明德行不是虚弱而是力量。你不也曾经反对过你所说的一切吗？要是人们能只了解你是有道德的这一点多好，我敢担保你的现实生活要比你那些著作更有说服力。”尼采回信说：“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夫人，我怀着真诚的感情读了你那封可爱的来信；毫无疑问，你我都没有错。”

他的生活多么危险呵！他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白天思考着他的那些作品中的词语节奏，思绪的澄清；晚上又整夜地写出白天所想的東西。当旅店老板起床并悄悄出去追猎山林里的小羚羊时，他仍在写作。“难道我不也是在这追猎小羚羊吗？”尼采想着，又继续他的工作。

《瓦格纳事件》这部作品完成之后，尼采又着手写一本针对所有那些人们借以指导自己行动的观念的小册子。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道德世界是不存在的，理性主义者和道德家都是空想家。那么还剩下什么存在呢？“难道是现象世界？不可能，因为我们已经以真实世界代替了现象世界！”除了日益增强的生命力，一切都不存在。“查拉图斯特拉曾经这样说过。”弗莱德里克·尼采最初给这本书取名为：《一个心理学家的闲暇时光》；最后定名为《偶像的黄昏，哲学之锤》。他于9月7日把手稿寄给出版商。他写道这部短小精悍的作品必须震撼、敲击和伸张人们的心，并使人们早有心理准备去接受他那部伟大的

## 尼采传

作品。

他总惦记着这部伟大的著作，以至于几乎还没写完第二本小作品，他就投入到这部伟大的作品中。不过渴望写成的歌德式的、平静的作品已面目全非。他想好了几个新书名：《我们另外一些不道德的提倡者》、《我们其他一些北极人》，最后他还是决定用《强力意志：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的一种尝试》这个书名。在9月3日到9月底，他起草了第一部分：《反基督徒》，这就是尼采要写的第三本小册子。这次他直接提出是与不是、目标与直线，他要使带兽性的生命力的地位得到提高。不论是由玛纽还是摩西、由贵族还是平民所指定的所有道德规则都是骗人的。尼采写道：“欧洲在公元十六世纪初期，在凯撒·波吉亚可望夺取罗马教皇职位时就已经接近了伟大。”这是尼采最后表达的思想，我们是否应该把它当成是结论性的思想来看待呢？

在起草《反基督徒》的同时，他写完了在1884年草拟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之歌》。我们可以从歌中明确看出他对当时使他焦虑不安的不祥预感。

夕阳西下。

你不会在焦渴中停留多久了，

炽热的心！

在空气里，有一种凉爽，

我从生疏的嘴里呼吸到这种气息，

不平常的大凉爽就要到来。……

正午的太阳在空中燃烧，



向你致敬哟，你这阵阵袭来的  
狂猛的风  
午后凉爽的精灵。

空气在飘舞，纯净而平和。  
是否是你——夜的眸子  
向我投来了那富有魅力  
的斜睨一瞥？

勇敢的心灵，坚强些吧！  
不要去问为什么。  
呵，我生命的黄昏哟！  
太阳总要西下。

我们知道他 9 月 21 日在都灵。第二天，他发表《瓦格纳事件》。直到现在才有几人谈及此书，但他们的意见使尼采非常气愤。只有一位名叫卡尔·施皮特勒的作家能够理解他的作品。这些评论的每一句话都使他估量出公众对他作品不理解的程度。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他都一直在追踪和寻找各种只有他才想到的思想：这些德国思想的评论家们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尼采是瓦格纳的门徒之一、曾经是一位著作家。读了《瓦格纳事件》以后他们才估计出尼采先生刚刚和他的老师决裂。此外，他发现一帮新朋友也从看过这本书后开始指责他。一向拘泥礼节的雅各布·布克哈特收到书后竟没给他回信；性格温和的梅森伯格则写了一封尖刻而愤慨的信。

尼采回信说：“在某些问题上，我是绝不允许别人反对的。

## 尼采传

关于颓废这个问题，我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实例：当今那些带有颓废天性和爱抱怨的人们应该把在自己最忧郁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总是为自己提供大量浓郁的酒视为是自己的幸运。就瓦格纳成功地使自己坚信这一点来说，他的确太聪明了，然而他的聪明用在了谎言上。我能成为这个聪明骗子的对手，我感到很荣幸。”

不管他怎样地心事重重，他的一些书信却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欢愉。信中，他赞美一切。都灵的街道、游廊、各种公共娱乐场所、咖啡馆都美丽动人；秋色辉煌、食物充足、价格公道。他吃得香、睡得着。他倾听轻松的法国小歌剧：这些歌剧轻快的风格、“这座包罗各种优雅的乐园”是世上最完美的东西。他欣赏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每一个片断，在他听来不论其作曲者是贝多芬、舒伯特、朗萨罗、戈尔德马克、范伯克还是比才，他觉得都是一样的庄严雄伟。他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不论是从欣赏音乐给我的感受，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说，都灵是我所了解的最可靠的城市，想到这一点我就激动不已。”

有人也许希望尼采会因为这种精神上的陶醉而使他感觉不到自己的命运。可是一句不同寻常的话表示他已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临近。他的理性脱缰而去，他一直在回顾曾经生活的轨迹。1888年11月13日，他向彼得·卡斯特表示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的遗憾，这是他常有的悲叹。这种悲叹的意味也因为他太经常的缘故而减轻。尼采清楚这一点，因而他在信中警告朋友说：“我对你说的这些话，请不要乐观地看待。”

11月18日他给彼得写了一封看上去相当快乐的信。他谈到刚刚听过的米列·梅尔和裘狄克的一些小歌剧。他写道：“亲爱的朋友，沉浸在这些轻松的巴黎式歌剧中，这是对我们的灵

## 尼采传

魂和肉体的拯救。”他结尾时写道，“这封信，我也同样恳请你看到这封信时，不要太乐观。”

这种就要快发作的精神病所引起的身体上的欢腾情形就这样使他既无法避免极度的痛苦又摆脱不了不祥的预感。他希望自己能够集中地回顾一下生活留给他的各种印象和回忆，并创造出—部异乎寻常的、充满胜利喜悦和令人绝望的作品。请看看一些章节的标题吧：“我为什么这样智慧。——这样聪明。——为什么我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书。——我为什么是灾祸。——永恒与光荣。……”他为这最后的一本书取名为《瞧！这个人》。为什么他会用这个名字呢？他像基督一样贡献了自己。基督是人也是神：他打败了自己所面临的各种诱惑。尼采是人，但却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知道并摒弃了各种衰弱的愿望、怯懦的想法。除了尼采，没有一个人那么坚强又那么敏感。他不害怕任何现实。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不是众人道德上的罪恶而是他们最活跃的感情。他写道：“被撕成碎片的狄俄尼索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一个诅咒生活的人，对永远更新和不可毁灭的生活的一种允诺。”耶稣，这个孤独的基督徒有他的上帝，狄俄尼索这个老圣人有他自己的朋友们。而尼采是孤独的一个人，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朋友。不过他照样生活，还能在极度残酷的环境里，高唱“我不是圣徒，而是森林之神。”——这是狄俄尼索的颂歌。接着他又说：“我已经写出了那么出色优美的书，老天对我已是够仁慈的了，我应该感激它。”

不，尼采不是森林之神，而是个圣徒，他是一个受了伤害并期待死亡的圣徒。他说他对人生表示感激，这是谎言，因为他的精神受到过极大的刺激。不过有时候人要取胜就必须制

## 尼采传

造谎言。当阿莉在自己制造的灾祸中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她把武器递给丈夫，并对他说：“诗人，我并不后悔……”她没有说真话，可是这种撒谎对她来说是荣耀的事。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否能把尼采曾经对阿莉所作的评价用于尼采的身上呢？在1879年他写过：“她那神圣的谎言比所有临近死亡的人所说过的一切真话都伟大。”尼采没有赢过。瞧，他已经头破血流，可还是不愿意坦率承认失败。他作为一名诗人，渴望自己极度痛苦的呐喊会成为一支歌。最后一首抒情诗中所体现的那种狂喜给了他撒谎的勇气，并使他为之振奋。

我生命中的太阳啊，  
在黄昏中沉没！  
你的眼睛流露出  
半被灼红的微光；  
你的泪水如晶莹的露珠流淌着  
你爱情的紫霞，  
你最后晚来的祝福  
在这白茫茫的大海里悄然流过。……  
四周只有波浪与嬉戏。  
往日沉重的包袱  
早在蓝色的遗忘中消失——  
我的小船搁浅在茫茫大海边。  
多陌生哟——航行与风暴，  
希望和心愿却已成绝望，  
大海与心灵恬然静眠。

第七重孤独，  
我从未享受过，  
更彻底的美妙的静谧，  
更温暖的阳光的轻抚。  
——那停止闪烁，我绝顶上的冰？

银白、轻捷，像一条鱼，  
我的小船无声息地驶向远方。

不过他感觉到，那种长期梦寐以求的声望即将来临了。尼采多了一个新的读者，他是瑞士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尼采是通过乔治·勃兰克斯才得到这个读者的，尼采非常高兴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彼得·卡斯特。他写信说：“我已经收到了斯特林堡给我写的第一封，这封信也是我第一次收到的体现某种世界历史特征的信。”他们在圣彼得堡，正准备翻译他的《瓦格纳事件》。在巴黎，希波莱特·丹纳在巴黎为他找到一位记者：《辩论》和《两个世界评论》的撰稿人吉恩·波尔多。尼采写道：“通往法国的巴拿马运河终于被打开了。”他的老朋友杜森给了他2千法郎，这是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士为他的作品再版资助的。萨丽斯·玛雪琳丝夫人也向他捐助了一千法郎。弗莱德里克·尼采应该感到很幸福，可是这一切都太迟了。

他的最后日子是怎样度过的我们无法知道。他作为一个下层家庭的旅客，住在一套带家具的房间里，由这家主人提供住宿，而且要是他需要，还提供饮食。他修改了《瞧！这个人》的校样，在原文上加了一篇附录和一首赞美希腊酒神的诗；同时，他还为出版一本新的作品《尼采反对瓦格纳》作好了准

## 尼采传

备。“在出版我那部巨大的作品之前，”他写信对出版商说，“我们应该造成一种真正的紧张状态，让公众有所准备——也许这本书又是一本《查拉图斯特拉》。”他在12月8日写信对彼得·卡斯特说：“我又读了一遍《瞧！这个人》，已经对其中的每一句话都作了极为仔细的思考：它真实地把人性的历史分成二个部分——它是威力最强的炸药。”12月29日，他写信对出版商说：“《瞧！这个人》这本书，我和你建议一致，印数别超过一千册。一本用庄重的文体写成的书对德国人来说，印一千册的确不是智者所为。不过在法国，我却打算发行八万——或者四万册，我说这话你不要以为是开玩笑。”1月2日，另一封信中写道：“开始印《瞧！这个人》吧！——把那首诗还我。”

有一种无法确定的传说，即尼采在后来一些日子里，常常弹奏瓦格纳的一些音乐片断供旅店的人们欣赏。他会对他们说：“我在托里普森与他相识。”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因为此时他可能已回忆起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也许他在向这些不了解自己生活的纯朴的人们描述这些回忆时感到了快乐。他不正在《瞧！这个人》中写过这些话吗？

“因为在这里回忆起我生活中的安慰，我应该对那件给我带来最可爱和最深刻的欢乐的事情——即我和瓦格纳的亲密关系说句感激的话。我与别人的关系可以不谈，但我无法忘记在托里普森的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时光。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与瓦格纳相处的，但觉得我们的天空从来没有一丝阴云。”

1889年1月9日这天，坐在巴塞尔宁静住房的窗边的弗兰

## 尼采传

兹、欧维贝克和妻子看到老布克哈特在自己的房门前按了门铃。弗兰兹感到奇怪：布克哈特和自己并不熟，怎么会来找自己呢？直觉告诉他，他的到来一定是为了他们俩共同的朋友尼采。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从都灵收到尼采那令人担心的短笺了。布克哈特给他带来一封长信，这封信证实了他的不祥预感——尼采疯了。“我是费迪南德·德·雷赛布，”他写道，“我是张毕格，我是普拉德。在今年秋天我已被埋葬了两次。”

没过多久，欧维贝克收到了一封类似的信，原来尼采给所有朋友都写了这样的信。

他写给勃兰克斯说：“致朋友乔治，你已经发现了我，一定会找到我。现在的麻烦是你如何摆脱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彼得·卡斯特收到了尼采给他拍的一份电报，当时他没有理解其中的悲剧性意味：

“致我的皮尔特罗艺术大师。

“请唱一支崭新的歌送给我。世界光明，万物欢欣。”

他写给科茜玛·瓦格纳说：“我爱你，阿莉阿德尼。”

欧维贝克立即去见尼采。他找到了尼采，尼采正被旅店主人看守着。当时尼采正在用手肘犁钢琴，时而高叫着他的狄俄尼索斯颂歌，时而吟唱。欧维贝克将尼采送进了巴塞尔的一家医院，尼采的母亲在那里见到了儿子。

他又活了十年。头几年病势很重，后来轻了一些，有时看起来甚至还可以完全恢复，他可以记起自己的作品。

他会说：“我不曾写过优秀的作品吗？”

有人给他看一些瓦格纳的相片。

他会说：“我非常喜欢他”。

## 尼采传

这些意识恢复了也许是可怕的。它们似乎又不存在。一天，坐在他身边的妹妹看到哥哥这个样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问：“伊丽莎白，你为什么流泪？难道我们生活得不幸福吗？”

终于，崩溃的理智无法挽救了，可是尼采那高尚纯洁的心灵却依然保持着妩媚与温和，以纯洁的印象向世人敞开。

一天，一位出版他作品的年轻人和他一起出门作短时间的散步。尼采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女孩，很快被她迷住了。尼采走到女孩身边停住了脚步，将女孩披在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拢了拢，然后，带着微笑认真地看着这张真诚的脸，说：

“这真是一幅天真烂漫的图画啊！”

弗莱德里克·尼采于1900年8月25日死于魏玛。